

魯魯的尋求

J. 米紹博士 著

魯魯的尋求

J. 米紹博士 著

書名：魯魯的尋求 (The Quest of Ruru)

作者：J. 米紹博士 (J. Michaud, PH.D.)

版本：中譯本第一版

日期：2023/08/31

僅作學習參考用途，不得販售

目錄

致獻

引言

給**明智**讀者的話

關於作者使用的符號的說明

第一部 - 下降的三角形 - 幻覺的面紗

章節

1. 陌生人
2. 黑侏儒
3. 大旱

第二部 - 六邊形 - 早期的一撇

章節

4. 尋求
5. 帕塔利
6. 巫師
7. 商人
8. 苦行僧
9. 婆羅門

第三部 - 正方形 - 基礎

章節

10. 睿智的哲學家
11. 繼續前進！（神聖女神和虔誠的蜜蜂）
12. 狩獵
13. 蘇洛查娜

第四部 - 三界的雙重與三重面向 - 小神們

章節

14. 偉大的詩
15. 大師
16. 道路
17. 最初考驗
18. 偉大的啟蒙

**第五部 – 雙重的五或十元組 – 「父-母」神
章節**

19. 瑪雅瓦蒂

20. 黃金日子

21. 圓滿

22. 最後的考驗

23. 轉變成聖容

致獻

本書獻給於太陽之子們

引言

《魯魯的尋求》展示了2000年前印度的生動圖景；這個璀璨全景圖中包含了壯麗景色、邪惡巫師的巨大「黑暗」儀式；非凡的「考驗」，以及進入奧秘的啟蒙；有著奇怪的冒險；異國情調的愛情場景；一個偉大的聖人；以及一位確切代表著每位**尋求者**心目中理想的大師；最重要的是，真實闡釋了宇宙中一些隱藏的秘密，只要它們可以被披露。

我們會在這些書頁中結識許多截然不同的人物，例如最可愛的**苦行僧**和惡意的**黑侏儒**；博學而仁慈的**婆羅門祭司**和凶惡、帶著頭骨、流浪的僧侶；睿智善良的老哲學家 and 熱情誘人的**蘇洛查娜公主**與她喋喋不休的女僕；這些都以準確的技巧來描繪。但其中有太多的角色和事件，無法在這個簡短的介紹中一一提及。

任何曾經真正愛過、並失去所愛之人都會被最後幾章深深地感動，但魯魯最終完成了他偉大的**尋求**，並在此最後一次投生於塵世時，找到他所要找的東西，以及他的另一個更好的**自我**。

另一位評論家說：『《魯魯的尋求》是**東方智慧**的縮影。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到許多古印度睿智**聖賢們**的最佳格言，在米紹博士無與倫比的散文中再次生動重現。其中有適合各種場合的睿智之言，風趣的評論了塵世存在的變幻莫測，以及揭示了最高真理的靈感智慧寶石，並將讀者的心靈帶到了未曾想象的**光明與美麗**之境。』我們同意並且預測，對於那些以敏銳眼光和理解的心閱讀這本書的人，它將永遠改變他們的生命，就像我們四十多年前第一次閱讀時感受的那樣。

總而言之：這是一本獨特的書，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言；這本書閃耀著輝煌貴重蛋白石的發光色彩。

給明智讀者的話

在你讀這本書之前，我們想說幾句最後的話，睿智的讀者會特別留意。『真理的愛好者應懷疑那些很快就能理解的事情；因為真理總隱藏在暗處；因為當哲學家們把事實書寫的平白易懂時，往往具欺騙性；而書寫得晦澀難懂時，往往更加真實。』我們在這個網站上不止一次地引用了這個建議，並且不需因為頻繁重述而道歉，因為這本書中有很多東西隱藏得很晦澀。我們只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的意思，你可以在第11章的開頭讀到：『..... 據說，若你想學會如何理解鳥類和動物的語言，你必須吃蛇肉，因為它介於一個鳥和一個野獸之間，且吃下他後你可以獲得他的心智屬性。吃龍的心臟和肝臟也有同樣的結果。』

從字面上看，最好的情況只是沒有意義，最壞的情況是產生最粗鄙的迷信形式。但是，若我們知道蛇不但象徵著智慧，也象徵著神秘科學的**啟蒙者**或**開悟者**，那麼真理就會開始從晦澀的陰霾中閃爍出來。如果我們也知道（或被教導）鳥類從最早的時代就象徵著精神，那麼這個神秘寓言的含義就會更加清晰。是不是呀？沒有嗎？讓我們更深入地研究一下。一位**啟蒙者**介於一個神靈和一個人之間（「鳥和野獸」，或精神和物質），並通過隱喻的「吃掉他」（吸收他的智慧和知識），此弟子就學會「理解鳥類和動物的語言」（理解精神和物質的真實本質）。「龍」只是蛇的另一種說法，這兩者都象徵著智者和智慧。很簡單不是嗎？然而，我們懷疑如果沒有我們的註解，你是否能發現這個寓言的隱藏含義？書中有許多看似晦澀、神秘或荒謬的段落：**去思考！**——當你研讀《魯魯的尋求》時，試著使用你更高的直覺，並願**障礙的征服者象神**在你的尋求中幫助你！

關於作者使用的符號的說明

一些細心的讀者問我們，在本書五個部分開頭出現的符號及其描述是什麼意思。我們很遺憾，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快速或簡單的答案。我們可以說的是，象徵主義是**真正神秘科學之樹**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因此，它不可能在一週甚至一年內學會，而是需要刻苦學習、在真正**老師**指導下的長期訓練，以及多年的廣泛閱讀。在**啟蒙者**的眼中，如三角形和正方形些樣看似簡單的符號，所揭示的教義可能可以寫滿許多書。這就是作者將它們包含在此書中的原因。如果你想瞭解更多，我們建議你閱讀我們關於神秘象徵主義的文章，並研究作者的第二本書《金黃星》第7章，其中從許多不同的角度討論了一些主要符號。

第一部 — 下降的三角形



幻覺的面紗

第一章 陌生人

如是我聞：

在很久以前的某日，天上的命運之主們認為時機成熟，決定讓他們的兒子之一下降到稱為塵世的幻境中，以便接受最後的啟蒙；他從天上層面下來後，發現自己在一個嬰兒身體中，且是一對夫妻的獨生子。這對夫妻是純樸燒炭工，生活在克什米爾富饒而美麗土地上。

他們住在一間小茅屋裏，周圍被一帶的貝拉樹環繞，能保護他們免受元素們的幹擾，且位置靠近大森林的邊緣。

他們養了一頭牛和幾只雞，其產品幫助他們維持了只能餬口但也平和的生活。一開始，樹葉小屋充滿了他們年輕男孩的歡樂呼喊，他的名字叫作魯魯（Ruru）；後來，當他能蹣跚學步，他經常離開小屋，以便驚奇地看著那些大樹、小草和神秘的花朵們，各自都有自己的世界，充滿了奇異和顫抖的榮耀，而他欣喜地聽著眾多鳥兒在那片林間隱居所中歌唱、或看著敏捷的羚羊如閃電般，奔馳在森林中遙遠樹木間的空地。有時有一個衣衫襤褸的牧童路過，赤著腳並拿著長棍；又或者路過的是一位前往犁地的農夫。在他看來，他們就像是來自遠方陌生國度的王子進行了變裝，而各自都擁有巨大的秘密和智慧。在附近的農田周圍，他看到了巨大的稻草堆、裝滿穀物的木屋、茁壯的牛，且四處都是一望無際的鮮花，遠處也傳來叮叮噹噹的鐘聲。

他的母親用簡單的根莖、大米和水果來烹煮他們的餐點，而在收穫季節時，他的父親往往會替鄰居們採收一捆捆玉米、椰棗、李子或番石榴。

魯魯望向一片片擺動的稻田，在陽光下閃耀著，或者望向蔓藤上盛開的巨大花朵，如巨蟒一樣擁抱著樹木；或者聆聽瞿翅羅鳥的叫聲，它們在黎明之時打招呼，或是在正午炎熱或傍晚涼爽之時互相呼喚。

在晨風中，樹木們歡快地搖擺著，並在微風中搖曳與竊笑；而到了昏睡的正午時分，木麻黃樹一簇簇深紅色的花朵，則沈重的掛在枝頭；蜜蜂和鳥兒整天圍繞他們嗡嗡叫、或嘖嘖喳喳地想要喝它們的蜂蜜飲料。

他的父親是個幸運的人，因為他擁有好妻子這個珍寶，就像克里希納（Krishna）與巴瑪（Bhama）一樣。她也如同那些良善的女人們，將她丈夫的幸福視為一切的快樂，且她們的家就像天空中的花園，充滿了看不見的幸福，但卻能使疲倦的心靈充電，如同六月悶熱裏的驟雨。她並不像那些懶女人那樣，將她的工作看作是下賤的苦差事，而是為她們小屋的清潔感到自豪；當陽光穿過樹林中紫杉和柚木林的空地時，屋裏的一切都像陽光一樣閃耀著。

魯魯在愛的庇護下如此長大，而隨著時間過去，他被允許在綿延的草地上漫步，但是當鐘聲響起時，就是提醒他回到茅草覆蓋的茅屋，其牆壁上爬滿了藤蔓，並被天空日落之主的超凡光芒所環繞。

或者，他會在樹林中漫步，那裏的樹葉堆積如山，而膽小的鹿羞澀的從那注視著小男孩，但他留戀得聽著蜜蜂的輕快歌聲，盤旋在充滿幸福的花之中，又或者看著蜘蛛坐在脆弱而絲滑的網上，其紅寶石般的眼睛閃耀著光芒。

在其他時候，他坐在柔軟大葉子的綠蔭下，好似某個不可捉摸存在的透明秘密居所。在他看來，所有的樹葉都是由靈巧樹精的巧妙手藝所編織的；而金龜子隊伍持續經過眼前，處理神秘的差事，同時，奇怪的幻影在銀灰色霧氣中跳舞，能從樹木的間隙隱約看到。

魯魯的父母看到他如此全神貫注的樣子時，常會感到納悶。他們也知道，光之子們有時會出生在人類的世界中，擁有著許多美德和智慧，且他們的內在視野能穿透塵世幻覺的面紗，這包裹在神秘皺褶中。然而他們希望他們的兒子不是這些信使中的一員，因為這種人常常被小人的無知所折磨，他們無法承受光明。

在距離小屋不遠的地方有一條小溪，藏在檀香樹下。當太陽 (Sūrya) 高立於穹藍時，其光線在小河的銀色表面上跳舞和跳躍，映照著樹林的橄欖綠色和棕色，小河顫抖著喜悅。

魯魯常常在黎明時溜出茅屋，看著花兒慢慢地張開花瓣，貪婪的迎接帶玫瑰色微光的金光。在朝向小溪的向陽山坡上，生長著百合花、紫羅蘭和盛開的玫瑰。在小河裏，蘆葦隨著水流彎曲搖擺，而微風的音樂在花蕾、葉片和花朵中歡快地歌唱，並祝福重生的大地。在中午的炎熱過後，經向風輕輕地搖動著樹葉，而森林用樹葉為他扇風，使他神清氣爽。

後來，太陽沈入了有著銀邊的赤紅火焰海洋，而在漸暗的天頂上，稱為「蘇摩」的寂靜月亮藉薄紗般的翅膀飄了起來，且它閃亮的光芒發出柔和甜美的聲音。在新月的暮色中，所有的東西都改變了它們的形狀、形體和顏色，被

淡藍色縹緲的銀面紗巧妙地淡化。星星和風在古樹間歌唱；夜鶯為看不見的樹精歌唱小夜曲；而白蓮在月亮霜冷的照耀下變成了一只銀杯。那花香四溢、綿延起伏田野的山坡在魔幻月光下閃爍，直到靛藍瞌睡之夜布滿了珠寶，深沈而閃耀，此時如絲般的陰影靜靜地包圍著魯魯，並在溪邊睡著了。

然後，他的父母—總是知道到哪裏去找他—抱著睡著的他回家了。

有一天，當魯魯大約六歲的時候，有一個聖人出現在小屋中，他幾乎一生都在印度四處遊歷，且只要有靈感就會坐下來冥想，並傳達從神靈得到的神聖信息，給那些願意聽他所言的人。他帶著一個小包裏，非常枯瘦，看起來就像貧窮的化身，但他通

過不斷的祈禱，已能完美的支配自己的心靈；因為冥想、祈禱和沈思能創造一個福者的帝國，其居民們受到天上啟發而成為人類的拯救者們。

魯魯的父母邀請聖人到他們簡樸的家中休息，吃點點心，因為對於那些有需要、或是似乎需要幫助的人來說，窮人總樂意幫忙。聖人同意他們的邀請，當他進入時，小屋突然被他的強大振動所照亮，且燈光變得像朱色火焰一樣紅。

他們給他一些大米和牛奶，並為這些單薄的食物懇求他諒解，但他回答說：『若不是因為前世行為的幫助，沒有人可以給出任何東西；因為人從出生起，就要收穫過去行為所種之樹的果。因此，我代表過去感謝你。』

『我多麼希望，』魯魯的父親說：『我們過去的行為能讓我們現在得到更豐厚的回報。』

『塵世上的財富，』來訪者回答說：『是如此的虛幻，甚至巴納（Bāna）用他的一千條手臂也不可能抓握住它們，且試圖麼做的人甚至會失去抓握的手；如同巴納在戰鬥中被毗濕奴砍掉了所有手臂。』

『這話說的非常正確，』燒炭人回答說：『但是—』

就在這時，他聽到了魯魯孩子氣的聲音，且他沖進了那個小房間。當魯魯看到這位聖人以及從他身上發出的奇異光芒時，他的驚奇和欽佩如魔法使他立如雕像。

『啊，』這位陌生人說：『這是你的小兒子魯魯。』魯魯的父母驚奇地瞪大眼，同時問道：『但你是怎麼知道他的名字的，可敬的先生？』

聖人笑了笑，回答說：『那些被眾神派到塵世中的人，都有明確的使命，而與眾神契合的人總能認出他們。這是一種神聖的親屬關係，能使這些存在意識到彼此的身份。您的兒子有一個崇高的命運，但這是一個精神性的命運，而不是世俗的財富—後者只是邪惡的渣滓。』

魯魯的父母面面相覷，問道：『但這樣的人不就註定要遭遇很多不幸嗎？』

『苦難，』陌生人回答說：『將被那些全神貫注於職責的人所征服；而魯魯就是這樣的人。』

『但是我們不想讓我們親愛的孩子遭受比一般人更多的痛苦。』他的母親說。

『誰能禁錮住旋風呢？』來訪者問道；『誰能逃脫睿智的光之主們為他安排的命運呢？命運的力量超越一切想法。』

魯魯的父親闡述：『我們的孩子應該與其他人一樣擁有幸福的權利。』

『在轉瞬即逝的快樂中，』聖人答道：『這個短暫世界的幻覺將如彩霧一樣展開，且一下子就在**真正光明的光芒**中消失了。世俗的幸福是美好而脆弱的夢境之網，而**精神**最終會從夢境中逃到**現實**中。』

魯魯的母親問：『但這一切對我兒子有什麼幫助呢？』

『生活的目的和目標應該是美德！』訪客感嘆道。

『但是他有足夠的勇氣克服困難嗎？』母親又問。

『一個勇敢的人，』聖人說：『在該行動之時從不畏懼；若沒有勇氣，即使是最小的不幸也可能無法克服。不要忘記，**命運**永遠幫助勇敢的人。』

『難道我們的孩子就沒有辦法逃離你提到的那些考驗嗎？』父親問。

『沒辦法。』他回答道；『**命運女神**能將一個人踩在腳下、或將他舉到天上，誰能戰勝她呢？命運像風一樣玩弄著人類的運氣，如同搖晃著玫瑰花瓣上顫動的露珠。』

當魯魯聽著聖人的宣講時，他被一種奇異的喜悅所吞噬，如同從**天堂之門**的縫隙中得到一瞥。這種與智者交流的花苞，能在**知識之樹**上綻放出燦爛的花朵；魯魯狂熱的崇拜他，僅管他非常的年幼，或者正因為如此，他仍記下了這些他心智貪婪飲下的智慧話語。

魯魯的母親說：『從我們的孩子能開始走動時，我們就注意到他對大自然的美景總有著非凡的喜悅，他對所有爬行或飛翔的小東西都很感興趣，也很溫柔的關心它們。因此，我們希望他以後能成為一個詩人，甚至是一個醫生。我們應該設法讓他接受適當的教育，這樣他就能從我們的卑微地位脫穎而出，並且成名。難道我們現在必須放棄所有的夢想嗎，尊敬的先生？』

『唉，』他回答說：『有些人意外成名，如同一隻烏鴉停在即將要倒下的棕櫚樹上。在無知的人看來，似乎是這只烏鴉驚人的重量使樹倒塌；但**命運**總會確保那些註定要成名的人擁有好運氣。除了真正智者外，誰能說出此人或那人真有資格獲得名聲呢？對傻瓜來說，任何人只要在不冒犯他人的情況下，想出一種與他人不同的做事方式，他就可以看似高人一等。但是，造物者們所創造出來的傻瓜們是非常奇怪的存在，他們的智力被無知的烏雲遮暗；因此，他們的意見並不比我剛才告訴你們的那只烏鴉更有分量。此外，一只青蛙沒有太多的智力，愚蠢到不能欣賞一床紅蓮的柔軟；但人類大多數人的智力並不比青蛙高多少；它被糾纏在羞恥和無知的網中。』

『在任何緊急情況下，智慧總是最好的朋友；甚至比勇猛更重要，因為若只有勇猛，最終會自取滅亡。聖人的行為是由神聖洞察力引導的，這樣的人會毫不猶豫地行動。但真正的聖人不追求名或利；因為**高我**超越了所有人類的理解，即使是最偉大的作家也無法描述它的榮耀；然而，傾聽中的心靈能在**內在**的寂靜中聽到它的聲音。』

父親問：『要達到這種**智慧**很難嗎？』

智者說：『這就如同站在利劍尖端一樣困難；但一個堅定的人會因所受的困難和不幸，而增加他的毅力，且如果這個人的**命運**是成為真正的智者，那麼通過毅力可以獲得所有的**智慧**。最後**智慧**的果實會落在他的腿上，如同成熟的無花果從菩提樹上掉下來一樣；且**生命之樹的金枝**也滿載著豐收的經驗。』

『而你，尊敬的先生，是否自行克服了所有這些困難，且若如此，你是如何找到真正**智慧**的**道路**？』魯魯的父親問道。

『我將生命之酒灑出；我折斷它的杖，把它扔到很遠的地方；因為這就是我的**命運**。』聖人回答說。

『要達到這點，』父親再次觀察到：『應該需要非凡的目標和意志力、以及精力和智力，因為那些曾經品嚐過生命之酒的人，永遠不願失去它；他們沒有那根杖的支持也無法行走，因為快樂已損害他們的能力。』

聖人回答說：『就算我們擁有強大的智力，但沒有同樣充沛的精力，那也是無用的。因為當我們正確的使用智力時，所需要的精力比體力勞動更多。若沒有足夠的精力，有智力的人就不能正當的發揮其心智力量。也有很多人是大腦僵化，而將所有智力光芒永遠地拒之門外，使得每個想法在穿過動物性事務的大門之前，必須被嚴格的檢查，以防止任何高級思想進入耳中。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人只有力量，且或許有精力，但沒有智力；這將與前面提到的有智力但無精力的人一樣無能。每一個問題都有兩個面向，甚至有時兩方面都是負面的。』

『黎明的太陽射出火熱的長矛，將沈睡的世界刺醒；獲得真正**智慧**的人也與太陽一樣，散發出**開悟**的火焰光芒，以喚醒其他人沈睡的心靈。這就是諸神有時會派他們的**光之子們**下凡的原因。他們建立了真正覺悟的**宮殿**，只要美德相符的人都可以進入。這些**建築**立在不可動搖的**磐石**上，因為它們基於神聖**意志**並由它所建立。而那些非由神所建造的房子則是立在一個錯誤的根基上。』

『智者不願再經歷死亡和重生，因而努力求得**解脫**，也就是**救贖**與脫離轉世。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嚴格的考驗和試煉是值得的。』

『通過**神聖**的**沈思**，努力不懈的尋求者成功地將心思止息，甚至連想要止息心思的念頭都沒有了。因為只要嘗試努力就是爭鬥，有爭鬥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平和**.....而平

和只有在停止努力之後才會到來。停止努力之後是湮滅，這是**精神**的真正誕生。

『最後，智者發出清澈響亮的神聖**話語**，而真正的神秘異象使他忘記短暫的塵世，且這個**啟蒙者**真正的**覺悟**並融入到他自己的**神性**之中。

『這難道不值得在**平和**中努力達成嗎？無論這有多麼困難？』

『而你，尊敬的先生，已經達到了那個**極樂**嗎？』魯魯的母親問。

『如果我回答「是」，我就會像某些虛榮和愚蠢的隱士一樣，他被驕傲沖昏了頭喊到：「哈！我終於達到了完美！」

『智者向**障礙物征服者**致敬，並謙卑地請求他的仁慈，因為若沒有他的恩惠，即使是**造物者們**也無法完成他們的任務。

『**「服務他人」**是通往**開悟**的道路，因為人對人的**服務**從來都不是徒勞的。它將產生無數美好的行為結果，儘管我們可能沒發現，但它就像一個飄向天空的崇高**要素**。它的善永遠不會被抹去，因為它們將成倍數增長和傳播，且在之後是未預料到的**幸福**。這種**服務**可以有多種形式，如同詩人或畫家也以自己的方式服務人類，而真正的老師或聖人則以訓誡的方式進行。

『相反的，一個不好的行為就像一首走調的歌，它破壞了幸福的和諧。

『人們之所以屈服於仇恨和其他惡習，是因為他們的低等心靈仍然停留在過去生活的不良情況，從而以破壞性的方式影響了**高等心靈**。**高等心靈**必須學會自我控制來克服這些缺陷。在低等心靈的秘密深處，潛藏著對物質性的事物和情況的種族記憶，這從過去經由遺傳本能中的思想來流傳。這些本能同樣是物質性的，但以不同的方式。

『因而那些戒絕傷害任何生物的人，都將從塵世的痛苦和枷鎖中找到解脫；這也適用於想法和行為。陷入仇恨的人將被仇恨所征服。嫉妒的人將失去那個讓他嫉妒的東西，即使他根本就不曾擁有過它。生活在惡習中的人終將被惡習所毀滅。思想著黑暗和罪惡的人，將住在比他自己所想像還要可怕的**黑暗**中。

『我希望，』魯魯的父親說：『每個人在面臨誘惑時，都能記住這些睿智而真實的格言。』

『他們之所以沒這麼做，』聖人說：『是因為關注感官對象的傻瓜無法忍受反思；膽小的人也不曾反思。』

『但是，』母親問：『要如何且在哪裡才能學到這樣的智慧呢？』

陌生人回答說：『智者之所以能了解一切，是透過對徵兆的推斷，並借助於他們的巨大智力。智者知道品格比財富更重要。他還知道，唯一永遠不會改變的是不定性；且居住在牛奶之海的毗濕奴（Vishnu）知道一切。』

小屋裏沈默了一會兒。於是來訪者轉過身來望著魯魯，這位男孩熱切的目光從未從聖人的臉上移開一秒。他和藹地微笑著，握住魯魯的小手問道：『我的兒子，你聽懂了嗎？』

魯魯點頭，而陌生人接著說：『我知道，小家夥。我也知道你為什麼來到這個塵世住所，它有時看起來是多麼美麗，有時卻可能是多麼可怕。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你永遠都不要忘記今天所聽到的東西；我知道你會記得的。但我奉光之主們的命令，除了才剛說的話以外，要再補充如下：

『要成為富人不需要智慧，只需要足夠精明以及命運的幫助。但有智者才知道如何正確地掌管財富。財富只有在用於減輕人類的痛苦時才有價值。否則，財富是無用的，是詛咒而不是祝福。千萬不要追求財富，我的兒子，因為它們不是你的命運。也不要追求權力，因為當心靈被權力蒙蔽時，就會轉向非法的目標。以下六個缺點是人類的敵人：欲望、憤怒、貪婪、迷惑、驕傲和嫉妒。當巨大的財富、甚至是繁榮的事業沒有用來造福他人時，它就會如閃電閃爍後消失在未知中，且沒有人會受益。一個自私的願望同樣是徒勞的。當一個人嚮往靈性時，即使是如一粒種子般的最小美德，也會發展起來成為一棵樹，並結出最豐富的果實。但是，當一個人轉向物質並下降到錯誤和黑暗時，他以前的美德也會被黑暗領域的不潔之水腐蝕，最終成為不幸。因為一個人的邪惡行為，也會在他的內心結出果實並摧毀他。人對於「自我」（I-ness）的認識也是如此，它就像飛蛾的夢一樣沒有實體，並隨著虛無縹緲思想的無法理解迷霧飄散。然而在人的心靈中有著存在物的永恒連續性胚芽；但這種胚芽若要發展，只能通過正確的行為與思維、並持永恆的信心認為『人是一個眾神之子，並最終能成為一個神靈。』

『但在這能發生之前，一個人必須充分體認到物質世界中以為是真實自我（Ego）的幻夢，是如何區別於精神中的本體；而獲得這種認知的方法是非常困難的。除了服務之外，有另一條總能達到此認知的皇家道路，那就是真愛之路。這不是感官之愛，而是精神之愛；儘管在極少數情況下，第一種愛可以引發第二種愛。那些真正愛的人不屬於塵世上，因為他們的靈魂充滿了美妙的甘露，從天堂的器皿中流向他們乾渴的心靈。愛在正確時候戰勝了最強大的人，就像苦行僧維薩米特拉（Vishvâmitra），當他看到梅納卡（Menâka）時放棄了他的苦行；或者像亞亞提（Yayâti），他因為愛薩米什塔（Sârmishta）而變得比原本的年紀更老。雖然他們的愛起初是由感官引起的，但沒有人可以論斷這樣的愛最終能否成為精神性的。只有睿智的生命之主們才知道。

『下一個通往榮耀的道路是學習、且經由真正的大師和開悟者指導，他們的職責是將智慧傳授給那些值得的人；因為當所傳授的對象不適合接受它時，它不會導致美

德或榮耀，而只會導致遺憾。

『但是，無論你走哪條路，又或者你把它們都走遍了，要成功還需要一個要件：「勇氣」。消沈沒有任何好處，而災難面對那些堅定的人會遠離他們，仿佛他們感到恐懼。因此，無論你在生活中發生什麼事情，都要保持堅定的決心；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對於有進取心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對於性格勇敢的人來說，他們自己的勇氣是成功的唯一原因；因為一個勇敢的人可以靠自己獲得繁榮，無論他的想法指向什麼方向、或者有沒有人支持他。而你，我親愛的兒子，只要你能在生活的所有考驗中都保持堅定，就能被認為值得眾神持續的關照。請永遠記住，巨大的悲傷往往以更大的幸福結束，因為悲傷是眾神的鑰匙，被用來打開我們心靈的門戶，使我們可以看到精神更高的東西，這是真正的幸福；而在世俗事物中隱藏的是不幸的害蟲。願勝利能在象頭神（Ganesha，征服障礙者）的保護下到你這來。』

當他結束對魯魯的談話後，便把手伸到孩子的頭上祝福；他的目光如此堂皇，就像高空中凝視太陽的鷹眼。且小屋充滿了令人眩目的、超凡的玫瑰色光芒。魯魯的父親和母親拜倒在地，但他們兒子閃亮的黑眼睛無畏地看著這位聖人，並向後仰著頭，像一根金柱子一樣直挺站著。

過了一會兒，來訪者再次發言，同時拿起了他的包裹打開說道：『我的兒子，這是給你的小禮物；這是一種樂器，叫作薩隆琴（Sarungi）。它很古老了，讓你留著紀念我們的相遇。當我在神聖冥想中靜坐的時候，有人告訴我要去拜訪你和你的父母，並把它交給你。請你非常小心地照顧它，因為在你生命中的關鍵時刻、一個你必須做出重要決定的時刻時，它有個神聖訊息要傳給你；而你必須先長大並準備好接收它。』

『難道這意味著我們的兒子一定要成為一名音樂家嗎？』父親問。

『不。』陌生人回答：『魯魯會愛上真正的音樂以及所有偉大的藝術和哲學，但他永遠不會演奏任何樂器。音樂是所有藝術中最神聖和最神秘的，因為它在聲音中表達的東西無法用任何其他方式表達；但魯魯的命運與某事物相關聯，它甚至比音樂更偉大。這個禮物的用途會在適當的時候顯露出來，在此之前則看不出。』

魯魯虔誠的把小手放在薩隆琴上，它在來訪者的照耀下閃耀著深褐色和紅色的色彩，且似乎有一種柔和的音樂顫動傳遍整個房間，如天使的嘆息。

『我應該把它掛在牆上以免它受損。』聖人說；而父親立刻服從，並用一根結實的絲繩把它掛在木釘上，而另一端系在薩隆琴頸的上部。

『現在，』陌生人說：『我的使命完成了，我得告別了；我們在這些塵世層面中再也不會碰面了。』

當他們離開小屋時，他們驚訝白天已經過去了，而星星環繞的七者在藍黑色夜穹上高舉，閃爍著炙熱火焰和燃燒的熱情。

在地平線的低處，月亮在它魔法般的銀色船艙中航行，且他們似乎在一片寂靜中聽到了偉大的眾神之歌。

且當聖人消失在天鵝絨的陰影中時，一顆熾熱的流星在深藍青金石色的天空中馳騁，從一個宇宙到另一個宇宙執行它神秘任務，直到消失在永無止境的宇宙深淵中。

第二章 黑侏儒

如是我聞：

隨著時間在它的金與銀戰車上飛馳，在太陽（Sūrya）加冕的白天和被月亮（Soma）保護的夜晚下，魯魯經歷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時期的成長。他的老師們說他是有史以來最聰明的學生，有著非常驚人記憶力。他似乎通過某種啟示的奇妙內在感知來知道所有的事情，不管任何遊戲和運動都表現出色，也有著結實而健康的身體。當他 17 歲時，他已經成為一個外表英俊的年輕人。他身材高大，體型修長，但擁有鐵般的力量。他有著完美的、橢圓形的雅利安人臉，其古銅色桃子般的皮膚下閃耀著玫瑰色的光芒。無論他走到哪裏，少女們都會投以脈脈含情的目光，但魯魯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這些，因為他總是活在自己的想象領域中，而人們稱之為愛情的東西還沒有觸動他。

他從未忘記那位聖人的來訪，他經常從掛鉤上取下美麗的薩隆琴，想知道是什麼信息藏在它飽滿而閃亮身體裏。那件古老樂器裏有一種神秘的魅力，魯魯能感覺到卻摸不到、看不到、也聽不到。他經常向父母提起這件事，但他們善良而簡樸的靈魂無法告訴他心智渴望知道的事。

魯魯和他的父母之間有著很少見的強烈紐帶。他用絕對的奉獻來回報他們的愛和善意，並以各種方式努力減輕他們在家中內外的沈重事務。

魯魯如以前那樣喜愛大自然、樹木、植物和動物、天空、雲和風。事實上，隨著他的成長，這些事物和存在物似乎變得越來越有個性、並充滿了隱藏的意義。他仍會一個人在樹林和鄉間漫步，且他常常渴望的望著宏偉的喜馬拉雅-雪的居所-在遠方閃耀著，如深藍天空中輝煌的白雲。或者他會沿著河岸走很遠，荷花在淡綠色莎草中擡起了可愛的頭，而搖曳的、沙沙作響的紫杉樹在站崗，於午後投下了深褐色的樹陰。

隨後他在一個寂靜、甜美、長滿青苔的山谷中遙想，那裏無疑是仙女們的遊樂場，她們是如此美麗，以至於人眼如隔著霧而無法凝視她們的美麗。

他崇拜那些樹木的美妙；包括沙羅樹、檉柳、南海松，還有棕櫚樹在暖風中慢慢前後揮動著羽毛；也有長著羽毛狀嫩芽的檳榔樹、伸展枝條的輕葉羅望子、淡淡香味的苦楝樹，開著紅寶石般艷麗花朵的木棉，像新娘一樣華麗；也有偌大的印度無花果樹和搖曳的竹椏。

他不時地向毗濕奴（Vishnu）獻上白花，以感謝他所看到的一切美景。因為美是神的斗篷；而在所有這些繁茂植物中，可見猴子在紫色灌木叢中跳進跳出，或在香蕉樹厚重的樹葉間喋喋不休，或在粗大的樹樁和古老的樹冠後窺視魯魯，例如榕樹：它永遠從自身進化出來，永遠活著，因為每根棕色的樹枝都會彎下來並在地上紮下新的

根。這肯定是梵天 (Brahmā) 的象徵，它是**能量的普遍精神**，它遍及並構成一切。雖然梵天本身是中性的，但它有三重人格，都是陽性的，分別是**創造者梵天**、**保存者毗濕奴**和**分解者及再生者濕婆 (Shīva)**，後者從**黑暗和死亡**中帶來**光明和生命**；直到最後所有顯化的事物和存在物都被重新吸收到**至高神的遍一、永恒和非人格的本質**中。

當他冥想著這些時，禿鷹在樹上發出嘶啞、幹澀的叫聲，森林眾神的聲音在微風中湧動，並與附近瀑布的雷鳴聲融為一體。魯魯就是如此度過每日閑暇時間，沈浸夢的美妙之網中；或者漫遊於夜晚涼爽的時刻，而寂靜的擁抱使他遺忘過去的疲憊。

他在想象力的魔鏡上看到了微弱的幻影；在他內在黑暗中，星星像綠柱石一樣閃耀，並反射於他理性不安的深水中；如他思維交織上顫動的圖像；在遐想的盾牌上閃耀的可愛光束。或者，他的心靈迷失在無數遙遠而閃亮的星星中，它們被固定在夜空中，仿佛銀色火花們的旋風被眾神的強大**意志**凍結。在夜晚的蒼老深處，他似乎看到星星掙脫了它們的銀鏈，並四散到**虛無的自由**中，而他的祈禱如香火般升到**至高者的寶座**上。

魯魯為了幫助父母收集糧食，常常拂曉就帶著弓箭出門。當**火之主—拉 (Ra)** 穿過**黎明**的門戶進來時，輕柔的空氣似乎漂浮著金鉞的回聲；而當太陽光芒嬉戲的照射早晨薄霧時，可愛的色調反映在閃亮露珠的眼睛中，而珍珠般的花蜜使精靈的花杯充滿了活躍要素。空氣中飄蕩著歌聲；在開滿鮮花的樹枝間，風發出了悠揚聲音，並偕同早晨昆蟲的頌歌組成芬芳二重唱，這些昆蟲有著金色和翡翠色翅膀，在小花叢中嗡嗡聲的飛翔。

他穿著如紫礦樹一樣的深綠背心在森林裏遊走，手裏拿著弓箭，並慈悲地殺了他的肉糧；然後到了家後，看到父母眼中的喜悅而感到歡欣鼓舞，並向神表示感謝。

魯魯經常到附近的鎮上拜訪他的年長老師們，而他們因魯魯的謙虛而樂於與他交談；因為優秀者的裝飾品就是謙虛。他的老師中最睿智的充滿了威嚴，非常年長，他那美麗的棕色臉龐上布滿了皺紋，那是他深思熟慮和聖潔冥想的印證；而它族長般的鬍子在胸前飄下，覆蓋在他經常穿著的輕盈白色長袍上，讓人覺得他本身就是純潔、智慧和光榮的象徵。

有一天，他們討論到了如何獲得完美記憶的技巧。『根據古代巫師的說法，』這位年老教師說道：『一個人在禁食三天後，應取一株蘇摩 (Soma)，複誦某些咒語，並將這種植物嚼一千次。然後，你就可以記住任何只聽過一次的內容了。或者，將這些花泡在水裏，並喝一年的花汁。或者，你可以喝蘇摩持續一個月，也就是這種植物的發酵汁。或者你也可以一直持續喝。通過這種方式，你就可以像《彌蘭王問經》中的孩童那先 (Nagāsena) 一樣，只聽了三部吠陀一遍就學會其中全部內容。但是，我的兒子，你不需要嘗試這樣的實驗，因為你的記憶已經很完美了。』他如此補充道，露出微笑的鬍子、並憐愛地看著魯魯。

接著一如往常，魯魯開始談論起聖人拜訪他小屋的那個日子，非常令人難忘，並與他的老師討論這位拜訪者所言的睿智而友善之語。

於是他的老師說：『孩子，把心思專注於有益的忠告是很好的，因為這將帶來成功和榮譽。』

『但是，』魯魯回答說：『我並不那麼想要成功和榮譽，且那位聖人說我的道路是朝向靈性的提升，而不是追求富貴等等。此外，我很滿足於永遠和父母一起生活在我們快樂的小地方，因為我想不出世界上還能有什麼更大的祝福和平和。』

『然而，』老師說：『雖然蔑視睿智之言的人總會嘗到苦果，如你那天所聽到的；但你也應該記住，你不能總和你父母生活在一起，你必須在這個世界上開創自己的路，並建立自己的家庭生活，擁有一個良好和善理解的妻子在你身邊。你如此健壯不應獨自生活，像你這樣的好青年不應該如此；而你的父母也不會永遠和你在一起。』

『希望那一天要很久後才會到來，』魯魯激動地喊道：『我愛我的父母，我不想和他們分開。』

『我知道你愛你的父母，』老師回答道：『但你不應過多地停留在這些事情上，未來有一天一定會遇到的那個女人，你還要想到你對她的責任，她擁有你的愛甚至比你的父母還要多。永遠記住，人類的快樂-無論是對親屬的愛，對妻子和孩子的愛，還是對其他任何東西的愛，都不過是這個不真實世界中毫無基礎的夢之織物；唯一的善是為他人的友愛服務，因而它獲得實在性。』

魯魯沈默不語，他的老師繼續說：『愛和恨都是如此。愛和恨是宇宙中最大的兩種力量；但愛永遠是最強大的，因為它直接來自眾神。不是有句睿智格言說過，真正偉大的人唯一報付他們敵人的方法就是慈悲嗎？』

他繼續說：『愛和慈悲是齊頭並進的，當你在對父母的愛中，作為一個忠誠的兒子服侍他們，這證明了人類內在真正如神的屬性。但是當你找到你內心、心智和靈魂的女人時，你對她的友愛服務再加上你的忠誠，將引導至一切最大的榮耀，因為其中包含了物質和精神完美性的**法則**，這將通往塵世和天上的狂喜。』

『噢，』魯魯叫道：『像我這樣不完美的人，要如何才得到這樣的幸福而不犯下諸多的錯誤呢？』

他的老師和藹可親的觀察到：『我的兒子，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在努力時不曾跌倒的；如果你註定要犯錯，那麼你就會犯錯誤，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否則我們應該是完美且不屬於塵世上的。沒有人能阻擋**命運**或打破其鋼鏈；無知者也不能用任何

手段來免除厄運。但無論天空中出現多麼不祥的雲，它們仍可能被提煉成柔和的雨。這尤其適用於尋找真正的伴侶；那位能夠並願意與你分享你所有的行為、思想、夢想和靈感的人。他會帶著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傾聽你的話語，並具有天賦能理解無法言說之事。這樣的人很難找到，因為女人的心是一個纏繞的迷宮，除了她真正的伴侶外，沒有人能在迷宮中閱讀那隱藏在神秘網中的秘密象形文字。就算如此，只有當她在真愛的驅使下願意時，他才能理解他所閱讀的秘密。有句話說，一個女人就像富貴一樣，從不對任何人忠誠。這只說對了一半，因為一旦命運選擇這兩位來彼此提供幸福與平和，以作為對過去受苦和服務的回報，那麼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欺騙對方。不會有不和諧、紛爭、也不會有嫉妒；因為渴望丈夫幸福的好女人是不會滋生嫉妒；她們在思想和行為上也從不與丈夫不和諧。這樣一對情侶已經預嘗到了人間天堂的滋味。有時，會有一個好女人從天而降，被眾多美德包圍，而她對丈夫的讚美就如同太陽的純光一樣。

『要怎麼樣能找到這樣的人呢？』魯魯問，儘管這有違他剛才說過的話，但他還是很感興趣。

『這種問題沒有答案，我的兒子；只有眾神才能把你引致這樣的女人，而且你們兩者都得先值得此連結，如我之前所言。』

當天傍晚魯魯又早早到家，他如仙女般緊緊蜷縮在花心裏；他睡著了，並在春天的楊樹魔咒中夢見了愛的喜悅。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上，光輝的雪反映著晚霞的玫瑰柔和色彩，它的羊脂玉光芒對比了遠處山谷的陰影色調。在他看來，仿佛是火焰織成的金色面紗中，掠過無限天上層面的一切輝煌，並在起伏的光輝中炫彩奪目。綠色和金色的草地、綠色和棕色的樹林有著銀色光澤，也有翡翠、橄欖石和藍寶石色的樹木，點亮了珍珠般的空氣，使詩人和畫家陷入無言的沮喪，因為它們是無法被翻譯、也必定永遠無法被凡人的筆墨所捕捉；一首比最崇高吟遊詩人（Bard）的旋律更高貴的歌。

一股靈感的原始火焰在他心智中燃起，而他對於那未知、但更好的另一半的愛，就像玫瑰一樣在他心中盛開。他向暮色吟唱一首歌，並向升起的銀月打招呼；而白晝在它破損的羽翼上沈睡，而他用幻想之眼看到了美麗少女們的可愛身影，她們似乎排列在一個開滿迷人花朵的花園裡。他在唱歌時，仿佛向白頭鵝和夜鶯借來了靈感，是由青春期純真的渴望所組成的：對於「命運」編織者一無所知，他編織著他的感觀之網，其穿梭之線的狡詐紋理纏結了年輕人。

突然，他聽到一個刺耳的聲音說道：『給夜鶯唱歌的人多麼白費口舌！』

他驚訝地環顧四周，看到一個長相野蠻的黑侏儒，駝著背，是個卑鄙的傢夥，他突然暴怒應對魯魯破口大罵。魯魯驚愕而厭惡地望著這個奇怪的幽靈；一時間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這可好了，』侏儒問：『你為什麼如此傲慢地盯著我看？難道我不夠英俊、強壯、充滿非凡的智力嗎？你這個哭哭啼啼的傻瓜。』

最後魯魯終於開口了，並氣憤地叫道：『走開，你這個不祥的畸形鳥。』

侏儒問：『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你想成為聖人對吧？』

『走開，』魯魯又叫道：『你骯臟的存在玷汙了大自然和精神的美麗。』

『你這個胡言亂語的笨蛋，』侏儒喊道：『精神！你口齒伶俐地胡說的「精神」在哪裡？給我看看，也許我會相信的！』

『我再說最後一遍，』魯魯再次喊道：『走開！你那災難性的嘴唇滴著毒液！』

『走開，走開，走開！』侏儒嘲笑著。『我的朋友，要擺脫我可沒那麼容易，因為我就是你自己。是真正的你，由血肉之軀而不是牛奶和水制成的，因而必須遵循血肉之軀的所有法則。』

『你這個騙子，』魯魯喊道：『你這個邪惡的家夥！』

『你這個癡情的白癡！』矮人喊道。

『我不是！！』魯魯惱怒地說：『愛情對我來說毫無意義，世界上任何其他東西也是如此，除了我的父母外。我的命運屬於**精神**的，我忠於**精神**。』

『忘掉你聖潔的精神抱負吧。』邪惡的侏儒譏笑道：『這不過是給老傻瓜們的空洞噩夢，他們太虛弱而無法享受他們的自然功能。』

『我不會再聽你的讒言了。』魯魯喊道，試圖走開。

但那個駝背的侏儒跳到了他的面前，說道：『你這頭愚蠢的小驢兒，你提到的聖人不過是個老騙子，他的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嫉妒你擁有的剛氣力量。我說，趁你還年輕強壯的時候，好好享受生活吧。』

『讓我通過。』魯魯命令道。

『讓你通過，哦，你這塊死氣沈沈的粘土？』侏儒憤怒地喊道：『我不是告訴過你，你不能擺脫我嗎？只要你活著，我就會在你的前後左右；因為我就是你！我不耐煩的等了很久才揭示我自己，我就是你自己和你真正的內在。我已很長時間私下嘲笑你，去跟什麼一群滿臉皺紋的老傻瓜瞎扯；從今以後，你要像一個真正的年輕人那樣

生活！」

兩人在極度對抗中相互對立；就像土和空氣，或者如火和水。魯魯內在的善都奮起反抗他所面對的邪惡；然而，他聽著那惡魔般的聲音，即使他感到惡心。可怕的想象鑽進了他的腦海，就像烏雲遮蔽了正午的光輝。難道侏儒說的是真的嗎？他內在是否有某種邪惡的原則，並如侏儒所言那樣伴隨他一生？

侏儒看出魯魯有些猶豫，便高興地說：『你這個蝙蝠眼的笨蛋！你認為你愛大自然！我將以某種方式打開你的雙眼，使你最終認識到大自然的真面目；而且時機也不會太早。』

『我不想讓我的眼睛看到你那些災難性的、邪惡的建議。』魯魯盡量裝出一副很有尊嚴的樣子說：『我說最後一次，滾！』

『不，我的年輕偽君子，』黑矮人尖聲叫道：『不是「滾」—而是「看啊」！』

此言一出，樹林中閃出一道亮光，其中站了一位最美妙的少女是魯魯從未見過的。她的面容發光如月，她的嘴唇塗以著砂紅，且她的手和腳的指甲都用黃金點綴。她唯一的衣服是四個基點，且她站在魯魯面前展現出所有的美麗，就像變戲法者卡瑪（Kāma，慾望）的孔雀羽毛，迷惑了**三界**。他的精神被她眼神的巫術所迷惑，並被她的妖術魅力所吸引；且他覺得自己好像沈浸在那雙魅惑眼睛的狂喜中。她就像一股美麗的甘露奔流...不可抗拒！

他慢慢地向她走去，不可避免地被吸引住了，如同大海迎向升起的月亮。一個在天空遊蕩的毗底耶陀羅（Vidyādhara）在魯魯的上方飛翔，並微笑著注視著他。淫糜的金色星星和藍色在蒼穹中閃耀，且空氣中瀰漫著辣木的香味，而螢火蟲在田野和樹木及灌木叢之間閃閃發光。

於是魯魯看到了少女，且他的內在徹底的動搖並伴隨緊張顫抖。他想把她摟在懷裏，但突然那幻象消失了，且他聽到了黑侏儒那邪惡沙啞的笑聲。

『啊哈！現在怎麼辦！我的「靈性」陳詞濫調？』侏儒嘶啞地喊道：『這相較於你對不可知事物的空虛而乏味的夢想，不是更好嗎？這是生命的標誌，像你這樣健康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它；而其他是給那些懦弱、傻瓜和老殘廢，他們不知道、或者記不得他們年輕時的輝煌！』

魯魯完全困惑的環顧四周，並看到侏儒坐在一棵老樹樁上，帶著邪惡的喜悅看著他的受害者。那位妙不可言的少女不見了，仿佛她只是一縷掠過的月光，而世界似乎是空虛的。

『我們還會再見面的。』侏儒叫道，並突然歪身一躍，消失在夜色中。

『唉，』魯魯嘆息道：『我到底怎麼了？我對那個甜美的姑娘充滿了渴望：難道那個可怕的家夥所說的話真有幾分道理嗎？我是否一直生活在一個幻想的國度裏，充滿了焦躁、虛無飄渺的影子，它們遊蕩在狡猾的路上，肆意推翻倒想象的圖畫，並將理想的迷人水晶撒落在事實的荒蕪土地上，難道我從未抵達現實？有精神這樣的東西嗎？或者聖人在那久遠的日子裏誤導了我？』

『我該問誰呢？』

『俗話說，沈穩的先兆是年老，這隨著最初白頭髮一起到來。我太年輕了很多都不太肯定，而且我現在感覺很不平靜。』

『我該做甚麼呢？』

『命運常常擡高不值得的人，而擊倒應得回報的人。我是被這個幻象擡高還是擊倒了呢？』

『誰來告訴我？』

當他站在那裏猶豫不決時，他的臉頰像月亮一樣蒼白，現在更深的黑暗如同一隊強盜的先鋒部隊開始展開。他痛苦地環顧四周，突然在他內心深處響起了聖人慈祥的聲音，他再次聽到了他睿智的忠告。他在黑暗中仿佛看到了一個身著白衣的修女身影，一個柔和的聲音低語道：『苦難將被那些專注於職責的人所征服。』

魯魯將全部靈魂都集中在他的心靈中，靜靜地聽著，且很快他就聽到那個聲音說：『這個短暫世界的幻覺如同彩霧般展開，而很快就會在真光的光芒中消失。』

『啊，』魯魯喊道：『這是那位陌生人的睿智話語；它們是真的嗎？』當他慢慢地走回家，悔恨的尖牙咬著他的內心，他陷入了沈思。

但是，在樹林和矮樹叢之間，似乎不時傳來黑侏儒沙啞的笑聲...

本體 (Self) 只能通過**高等心靈**來接近，而不是通過感官；這是眾所周知的。**心靈**必須儲存在狂喜中獲得的啟發；這也是**真裡**。但對魯魯來說，仍有許多東西需要通過這種經驗來學習，而這將引導一個真誠的人走向**光明**；特別當他有時會跌倒與失敗。眾神愛戴這種一次又一次地嘗試的人。

在那晚魯魯睡覺前，他輕輕地祈禱著，儘管黑侏儒邪惡的聲音仍在他腦海裏回響：

『A-um! 願神聖**教導**中的梵天，一切中的一切，使我的身體、語言、生命、視覺、聽覺完美，給我力量並守護我所有的力量！

『願我不與梵天斷開；梵天不與我斷開；願沒有斷開；對我來說沒有所謂斷開！

『讓神聖知識中的所有美德都置於我身上，我只在那遍**一本體**中找到喜樂；願它們置於我身上！

『A-um！平和，平和，平和！訶利（Harih）， A-um。』

第三章 大旱

如是我聞：

在魯魯與黑侏儒的第一次會面之後，孤獨的小時、日子和星期緩緩降臨，像落葉一樣，落在時間的胸口。魯魯認為這次會面是一個兇兆，是眾神發出的警告，而忽視這一警告的人最終將受苦。啊，要是那位聖人再來給他建議該有多好啊！但他想起那位來訪者曾說他們再也不會見面了。魯魯想起了他曾聽說過的所有不吉利預兆，比如當某人早上出發時，遇到了老虎、貓、野兔或四角鹿，那麼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家裏並延後行程。或者當一個人開始任何生意時，若看到一只黑臉的猴子從右邊或左邊經過，或者一條蛇從前面穿過，那麼就此生意而言，這是個不祥預兆。其他包括母雞在夜裏咯咯叫或下蛋時；或者當一個人看到塵埃惡魔在眼前沿路吹拂時；或者當豺狼或狗搖動耳朵時；或者人們在哀悼死者、風箏置於樹上時發出尖叫聲、或者婦女打破她用來汲水的土器；或者一個人掉了他的頭套、或者當一見面時就打噴嚏、或者狗嚎叫、一隻貓從右手邊經過、或者當一個女人遇到一個寡婦、或遇到一個頭髮散亂的人、或者遇到拿著一盤面粉的女人。又或是看見閃電、煙熏的火、油罐、瞎子或瘸子、病人、一捆柴、脫脂乳、一個空器皿、麻瘋病人、叫化子、或聽見爭鬧的聲音。

他知道所有這些與許多其他的預兆，但在他心智中，他認為與黑侏儒的相遇是最糟糕的。他安慰自己-或者說試圖安慰自己-將這個侏儒比作某位心懷欺騙的人 (Prapancha Buddhi)，他的每一句話都是謊言；他希望這個侏儒所說的不過是一堆謊言，且他不會再遇到它。但在內心深處他並不那麼肯定。侏儒讓他預先嘗到了慾望的滋味，如同芋螺的果實：回味起來是苦澀的。

他為了分散注意力，連續練習數個小時的射箭，因而他變得像持弓神毗瑟奴一樣熟練，且他的技術就像阿周那 (Arjuna) 一樣，並擁有如布瑪 (Bhūma) 的力量。他思忖若他能忘記那光輝少女的幻象，那麼他就會得救；因為當一個人被慾望的對象吸引時，他就會偏離良善的道路。任何人都不應該在這類事情上停留太久。他應該盡全力的不信任這類事情，因為不是有句話教導我們，相信女人的魅力甚至會剝奪智者反思能力嗎？且一個女人不是比一個滿是猩猩和老虎的樹林更危險嗎？屈服於慾望，就是變成邪惡之樹；而這樣的樹怎能結出靈性之美的甜美果實呢？

然而，當他有時在森林裏漫步時，仿佛可愛的、奇異的影子們在樹木之間徘徊，並似乎在滑行於莖與莖之間；永遠是半露半藏的；而且似乎它們也很可憐地轉身遠離光，因為光的一撇就能永遠地摧毀它們脆弱的非實在。魯魯的不知所措就像無知的黑夜，等待著智慧的黎明。

『好吧，』他有時嘆口氣說：『只要生命能保存，任何東西都可以得到；甚至是智慧。』但從沙沙作響的樹葉中，傳來了一種輕柔惡意的笑聲。

有一天，附近的小城出現了一群四處旅行的魔術師，他們搭起了幾個帳篷，而一個人只要花上一些小錢，就可以看到他們透過魔法技藝發明的奇妙機器人和其他機械裝置（*見腳註）。

【*腳註：所有描述的發明都是符合古代印度和東方其他地區的歷史。】

魯魯和他一些朋友前往，且所有人都驚訝於魔術師們的精巧設計，而有些善良的鄉下人還有點害怕。有像鳥兒或蝴蝶一樣在空中飛行的機器；有一個巨大的青銅戰士，他與任何膽敢測試他力量的人單挑；有一輛由金屬龍牽引的魔法車，由一個迷人女神身影所駕駛；有一隻木鳥，身上披著閃亮的羽毛；如果你坐在它身上，輕拍它的頭，它就會飛到空中；如果你用腳跟輕拍它的兩側，它又會下降。有些鐘畫著月亮的臉，並透過指針來報時的，上面還畫著一只兔子呢！有許多像長笛一樣的多管樂器，而水從裏面流過，帶動空氣，因而產生悅耳的音樂；有鶉和夜鶯，它們唱著最可愛的鳥調；有嘶嘶作響的龍、咆哮的老虎、尖叫的豺狼、吹號的大象；有自動吹著號角的戰士；有跳舞和旋轉的優雅少女形體、在半空中不斷上下跳動的球、持續燃燒而不熄滅的燈、當你拍手時就會拍打翅膀的金孔雀、持續的噴泉，當它噴出各種顏色的水時會發出音樂，還有其他數百種奇觀。

魯魯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奇事，且他的腦中第一次產生了想到世界上看看大城市和自然風光的渴望，他經常聽到長輩們談及。但他立刻抑制住了這種想法，因為如果他現在離開他年邁的父母，他們怎麼辦呢？此外，他並不想離開他們以便能放縱他自私的願望，因為他真心愛他們；最近年老迅速降臨到他們身上，它是美麗的小偷，使人看起來像一朵被雪襲擊的蓮花，其花瓣在冰冷的風中枯萎。

魯魯在那天傍晚回家的路上，看見田園風光裏有許多情侶在彼此甜言蜜語。他在以前的生活中從未注意這些事；但現在樹下少女的幻象經常伴隨著他，因而一切事物都有了新的面向。他憂心忡忡地環顧四周，唯恐那個邪惡的侏儒碰巧出現在他身邊、並用粗俗的玩笑和揶揄來嘲笑他。然而，他唯一看到的不祥之物是紅色的戰爭之星，它在上方天空中閃耀，而樣貌兇惡的螢火在遠處平原留下了傷痕，牧民們在那裏看守他們的羊群，保護它們不受夜間遊蕩的野獸的傷害。黑夜的巨龍吞噬著時間，而金色的星星在黑暗稠密的空氣中搏動。銀色的滿月駛於高空上，而當魯魯靜靜的站了一會兒欣賞甜蜜的月亮之美時，他驚恐地看到一個黑影正慢慢地爬過它，仿佛一個長著烏黑翅膀的幽靈吞噬這個閃亮球體、並盤旋在大地之上；或者如偉大的時間之影帶著神秘威脅隱約出現。遠處傳來喊叫聲，魯魯認出那是拾荒者們的聲音；因為在日食期間，拾荒者的種姓（Methar）會收集捐獻物以安撫他們的神羅睺（Rāhu），這樣他就會放開對日食或月食的控制。羅睺是阿修羅，他在海洋攪動時偽裝成一個神靈，得到了一些甘露（Amrita），並接著喝下它以成為不朽。但是蘇利耶（Sūrya）和蘇摩（Soma）注意到這件事並告訴毗濕奴，後者立即用鐵餅砍掉了羅睺的頭。由於頭部含有甘露，它變成不朽並懷著對太陽和月亮的報復之心，試圖一次次在仇恨中吞噬它們。若要說服他放開受害者，必須向他所保護拾荒者施捨、或者發出巨大的噪音。魯

魯知道這些，但日食總是一個非常邪惡的預兆，且他突然害怕地想起了他的父母，於是，在險惡的黑暗中，他彷彿穿了帶翅膀的涼鞋飛奔回家。『萬物的保護者，幫助我吧，』他邊跑邊啜泣：『保護我可憐的父母吧。』

但是，他所聽到的回應只是隨風而來的絕望哀號聲，且黑暗中充滿了未見的危險。豺狼在深夜裏發出可怕的尖叫，就像極度痛苦的女人。在他經過的一個村莊附近，他看到一排羅睺的信徒，正赤腳走在填滿燃燒煤渣的溝渠上向他敬拜—以安撫該神靈。

天變得如此黑暗，仿佛時間和空間的無數原子聚集在一起，並編織成一個天鵝絨窗簾，永遠隱藏著神之光。在他周圍是隱約的低語，如同墳墓裏死人的聲音，一大群靈魂在痛苦中徒勞地哀號，並迷失在黑色幽暗的雄辯孤獨中。這就如同一個死亡的宇宙在等待話語使它回復。

魯魯終於到家了，如被追趕的鹿般氣喘籲籲，並沖進了房間... 他的父母在彼此的臂彎裏酣睡著。魯魯坐在他簡樸的沙發，並在祈禱和感謝神的過程中，疲憊地睡著了；感激的淚水從他的眼中滑落，而痛苦的結被鬆開了。

對於那晚的惡兆魯魯確實該感到憂慮，因為一場巨大的考驗和災難正盤旋在印度的美麗土地上，準備在最勇敢的人心中制造恐懼，並給許多人帶來毀滅和死亡。雨遲遲不降下，且熱浪淹沒了所有的土地，燒毀了莊稼、必幹涸了小河和溪流，甚至連瀑布的歡快聲音都停止了。天空已經失去了它的藍色，而看起來像一個熔化的銅之海；太陽在其中就像一個毀滅一切的火焰燈塔閃耀著。一點雲的痕跡都沒有，無論多麼小，而熱風燒焦了所有的草、玉米、樹木和花朵，並掀起了巨大使人窒息的塵土雲。牛群在田間死去，鳥兒沈默不語，而人們無精打采，只有在晚上才會走動，儘管如此，夜晚的炎熱也讓人難以忍受。

魯魯的父母在虛弱態下吃了很多苦，儘管魯魯四處尋找，仍然無法添加小屋裏微薄食物儲備。在他所有的漫遊中，他看到的唯一活的生物是一只大狒狒，它坐在樹頂上掃視著周圍的地面；它靜止的像一尊雕像坐在那裏觀察，並以惡毒的雙眼警惕著敵人或危險，又或者在尋找昆蟲來吃；因為誰能知道一只猿猴的想法呢？但是就連昆蟲似乎也消失了，且不久後，口渴的折磨開始奪走人類的生命，因為到處都沒有水能喝了。

有一天，魯魯像往常一樣兩手空空地回到家時，看到他親愛的父親和母親默默地承受著痛苦，便對自己說：『唉，命運向我們打開了災難之門。確實，一個人不能通過許願和禁食就獲得知識，因為這需要透過學習才行。同樣，一個人不能通過單純祈禱就找到食物；且當所有的土地被燒毀而沒有任何食物時，無論人們如何努力尋求也不能獲得食物。聖人們同樣很容易被勸導去聽從理性，但最偉大的聖人即使擁有所有力量能傾聽理性並給出良好建議，他也卻無法促使大自然在沒有水的情況下長出糧

食。的確，羅刹魔（Rakshasas）、畢舍遮（Pishāchas）、布塔（Bhūtas）和其他所有與人類為敵的惡魔勢力，都帶來了這種苦難狀態。』於是他去拜了卡提凱亞（Kartti Keya）神的腳底，但沒有得到食物和飲料。

有一天，他偶遇了一些婦女，她們在夜間架起了一棵芭蕉樹，以榮耀胡杜姆德奧（Hudum Deo）神，她們光著身子圍著樹跳舞，一邊唱著歌一邊討好神靈以促使他降雨。但一切都無濟於事。

傍晚時分，日落的暗紅色光芒褪成柑橘色、然後變成灰色，然後夜晚的神秘陰影靜靜地籠罩著不情願的大地；在一天開始時，大地永遠如新的誕生轉向太陽的光芒，但在一天結束時，它總必須屈服於巫術和死亡的黑暗象徵...以隨著黎明到達另一個投生。但現在，每一個黎明只是另一個死亡，而魯魯的精神之花變成了塵埃和灰燼，因為在他看來，每一個新的日出不是金色的太陽，而是偉大的愛絲摩迪爾

（Asmodel），是來自金星的可怕的主，他在黃褐色光輝中降臨，且他的火焰光環從恒星深處閃耀著壯麗的光芒；因為上層空氣中瀰漫著燃燒的泥土塵埃，以至於太陽在日出時的往常美麗幾乎消失了。

與此同時，他的父母變得越來越虛弱，再也無法離開他們的臥床，只能整天整夜地躺著，又熱又渴地喘著氣。而魯魯則無止盡地為他心愛的年邁父母四處尋找食物和飲水，他們曾如此充滿活力和仁慈，而現在卻如此無助和悲傷。他的勇氣和毅力超過了三界的英雄，他在無盡的尋找中又走得更遠，是如此無望和徒勞。接著，另一種恐怖加入了，在陰間眾神深不可測的深淵中，傳來了如遙遠的雷聲的不祥隆隆聲，地面突然如憤怒大海的波浪一樣起伏。

『哦，梵天，』魯魯絕望地叫道，他想到了家裏的父母：『哦，聆聽我的祈禱，並帶給我安慰吧！』天上冒出的火焰之舌就是此如火的回應，而遠處的森林上空可以看到一團濃煙。魯魯飛快地跑到山頂，在高聳的護牆上看著火向他這邊蔓延。遠處的紫雲染紅了天空，暴風雨即將來臨。現在，第一陣令人窒息的熱風吹來，如同點燃稻草般燒起了森林大火，火焰像龍卷風一樣呼嘯而來。動物受驚的嘈雜聲傳自樹林裏的躲藏之處。鳥兒們驚叫著，野獸們惶恐地抽泣著，被激怒的蜜蜂和黃蜂們的煩躁翅膀發出憤怒的嗡嗡聲。閃電不停地劃破悶熱的空氣，擊中了如雨落的大量樹葉，並在倒塌的樹幹和樹枝上迸出撕裂的火焰。雷電手因陀羅（Indra）騎在眾神之象艾拉瓦塔（Airavata）身上，後者用巨大象牙用力一擊將群山劈開，且一場可怕的風暴開始肆虐。

兇猛豹子流線形而偷偷摸摸的形體向魯魯曲折靠近，憤怒的尾巴拍打著它們黃色斑點身體。蝘蛇和蛇悄悄地快速溜了過去，它們的眼睛反射著慌忙的閃電；它們可憎地蜷縮前進，搖擺著修長的臀部，就像被粗壯惡棍追趕的可悲妓女。

這時又來一陣騷動的大地起伏，且在樹木、巖石的碰撞和動物的嚎叫聲中，魯魯從山上摔了下來昏迷了一會兒。之後他想到了他父母的痛苦，他們現在一定為他們的獨生子感到焦慮不安；於是他跑啊，跑啊，拼命地跑回家，而在夜和黑暗的深處中、在天上火焰和森林燃燒的照耀下，人們感覺到邪惡力量的昏暗踐踏，並聚集了他們的毀滅大軍；可怕的喧囂聲從遠處迅速地接近。鮮艷的閃電身著兇猛火焰的紫色長袍，就像兇猛的**宇宙電之子們**所射出的**憤怒話語**之箭，在他頭頂上閃耀著並向四面八方襲來；在森林的動蕩之火中，混雜著多種深紅色火焰的舌頭，跳躍著憤怒激情的元素火花。雷聲不斷，其偌大的喧囂聲在魯魯看來，似乎所有的行星和日月都以可怕的速度墜入了**太空**的大深淵，並在宇宙最低處的花崗巖地面上發出爆炸性的轟鳴聲，同時惡毒的地精則在瘋狂的邪惡中跳舞。

總算他到達了小屋，當他帶著啜泣的呼吸進入小屋後，看到他的父親和母親躺在臥床上，他們微笑、平靜的臉被閃電照亮。他們一動不動地躺在一起，雙手交扣，眼睛失去了生命的光彩，仿佛望向遠方的住所，他們在那裏看到了難以言喻的**神聖幸福**奇跡，是他們勞碌一生後的甜蜜休息。

魯魯大叫一聲癱倒在床腳，昏迷不醒地躺了一個小時。當他醒來時，他跌跌撞撞地站起來，闔上了他所愛之人的眼睛，並虔誠地拉一塊布在他們臉上。當他向外看時，森林裏還在燃燒著，他仿佛能看到邪惡形體在火焰中跳躍。神怒的可怕雷聲已經歇止了；他的閃電棒已經停止了擊打；所有大自然跳動的心都在等待著最後的大災難，它必將打破、撕裂和摧毀那孵化於熱火中的女巫們。

突然，巨大的火光和最後的雷聲響起，憤怒中震耳欲聾，與此同時，大地在瘋狂的抽搐中再次隆起，然後大雨如洪水般傾瀉而下，很快的，仍在搖擺的群山中便瀉下了滔滔的洪流，野蠻的暴雨席卷了他們面前的一切，所有的土地都被淹沒了，水上覆蓋著樹木和房屋的殘骸、動物屍體和溺水者的尖叫聲，直到魯魯眼中充滿痛苦地轉身離去；誰能抵擋得住低等眾神的怒火？

最後，一輪淒涼的太陽照亮了飄浮的、奔騰的雲層，而魯魯從小屋所在的小高地上，看著愾怒的洪水急促地呼嘯而過，海浪上佈滿了蒼白的泡沫和擺動、抽搐的屍體，似乎徒勞地扭曲，彷彿那些鬆弛下垂的遺骸們正在做最後的努力，以擺脫妓女骯髒的控制—單調的腐敗。

第二部 — 六邊形



早期的一瞥

第四章 尋求

如是我聞：

在隨後的日子裏，魯魯在悲痛的恍惚中躺著，一些好心的鄰居為他的父母舉行了最後的儀式，並用愛之手引領他們到眾父親的家。

所有幹旱、火災和洪水的跡象，都像被施了魔法一樣消失了，只剩下被毀壞的住所顯示了地震的影響。魯魯在這之後第一次散步時，便聽到閃閃發光的溪流和不斷奔流的瀑布充滿了歡樂大自然的旋律；它們的笑聲有節奏的在彩虹般霧氣中下降和上升，並掛在深谷的舞動水面上。一只孤獨的蒼鷺靜靜地站在水潭邊。好運的少女們胳膊上有貝殼鐲子漫步著，也有戴著腕環的婦女，這是結婚的標志；且所有人都像許多嬉戲的鳥兒一樣嘰嘰喳喳。

白嘴鴉和喧鬧的烏鴉在它們芒果林的窩忙碌著，芒果林就像一個封閉的黑環，靠近森林中的一塊空地，而農村的女仆們從樹上摘下她們喜歡的樹枝來裝飾自己。小溪蜿蜒曲折，充滿了熔化的銀子，這在太陽的亮光下閃閃發光，而孔雀們向上翱翔並大聲歡叫。

但是魯魯看上去如此悲傷和憔悴，就像愛神在失去妻子拉蒂 (Rati) 時一樣。熱情的大地在他面前展開，就像夢中的圖畫一樣，他用精神之眼看見一切、並穿透其最深處，而意識到所有的東西都是「空」。太陽鳥在樹枝間跳來跳去，發出清脆而尖銳的音符；它穿著深綠色的衣服筆直地站著，且脖子上有一個黑環。鴿子們在棟樹上咕咕地叫著，其丈夫不停地對他所愛的妻子說：『我愛你—真的！』

但是魯魯為失去父母而悲傷，就像白蓮為它的朋友—月亮而悲傷一樣。

『我為什麼要在這個不再吸引我的地方停留，且這裏的一切都讓我想起所失去的親愛父母？』魯魯對自己說：『我為什麼不到遙遠的地方去，到外面的世界裏去，並想辦法治好我因不幸而生病的心靈呢？但我該去哪兒呢？』他沈思著。

『說到底，這無關緊要；任何地方都可以。』他補充道。

於是，他下定決心後回到家裏，把小屋和他為數不多的財物賣給一些朋友後，就從木掛鉤上取下了薩隆琴，並在一個晚上向他的親戚們悲傷地告別後—在他選定了一個吉祥的時刻後，便開始了他的尋求之旅。

血紅的太陽染紅了池子的表面，仿佛它們是眾神即將沐浴的深紅赭湖，並因喜悅而變得紅潤；而溪流和雲朵都披著火焰。當他發現一棵巨大的菩提樹時，白晝已從其頂端落下，且柔和的暮色漸暗形成黑夜。他繞著那宏偉的森林之王順時鐘走了三圈，

並向住在其中的神靈祈求成功與向它供奉。然後他靜靜地站這棵樹前，它是**欲望的賜予者**，並用熱切的祈禱再次向它祈求；而這棵聖樹用柔和的沙沙聲回答了他，滿足了他的願望，因而他在此樹的威嚴前虔誠地鞠躬。

而現在，黑夜的黑鳥正張開隱蔽的翅膀，而林間小路似乎和他所受的災難一樣曲折不平。遠處的房子傳出搏動的鼓聲，必伴隨著歌手的快速吟唱—那裡正在舉行婚宴。

他沈思著：『他會不會終究還是失敗，從此赤裸體流浪，並在幽冥眾神的恐怖深淵中哭泣？或者他希望能贏得解脫，並乘著快樂的翅膀升上星空？』他那種病態的懷疑思想就像在沼澤地裏盛開的邪惡的花朵。『啊，』他想：『聽聽那些手鼓！一群傻瓜！！此時此地，人們在歌唱著其快樂的**生命之歌**，而死亡的哀嘆鼓聲卻在遠處輕輕地嗚咽著。』

現在月亮已升起來，且那鮮花盛開的山丘在他受的著迷下閃耀著藍色的光芒。夜的斗篷被星星們照亮；如主般的它們往下看著這個流浪者，如同它們的眼睛充滿了對於他悲傷的憐憫。

在經過了幾個小時的不斷行走，他在一棵尼拘陀樹下尋求庇護，其範圍如此之廣，以至於可以在它的根枝之間隱藏一支軍隊，並形成一個天然的回廊。當他進入夢鄉時，他的思想中到了星星們的住所，且它們似乎變成了巨大火焰，擁有了形體，並變成了具有皇室外貌和氣度的**存在**；不久後，他慢慢地降落在昏沈的麻醉夢雲上，並徹底休息。

* * * *

當魯魯醒來並走出那葉茂的亭子時，早晨閃爍著黎明的魅力；天空像一個蔚藍拱門綴滿了玫瑰花，且他發現了一股甘甜的溪水來洗滌他的喉嚨。他靈魂的靈藥被活化了，且在洗淨自己之後，他擦去了眼睛裏最後一點睡意。

漸漸地，晨霧開始散去、並似乎溶化在這精致的色調中，如此空靈而芬芳；而明亮的空氣是透明的。他收集生長在樹上的水果，一邊做早飯，一邊觀察金甲蟲，有綠色和紫色，或者紅色，它們在落葉下和草叢中爬行、發出沙沙聲，如此柔和、神秘，並閃爍著金屬光澤。一縷陽光照射在他們的盾牌上，讓他們如同活躍珠寶一樣閃閃發光。

最後，魯魯站了起來，在吃完飯後便覺精神煥發，他環顧四周，發現自己離樹林的邊緣很近，因而繼續往前走，穿過了充滿光明的極樂草地，小鹿在那裏快樂地跳躍著，其融化的眼睛是一首眾神的詩。他聽到了遠處的說話聲，且在穿過一個鮮花盛開的山谷時，他驚訝地停住喘息。那裏有個寬闊大理石台階的寺廟，且在那個門的入口拱門旁，坐著一個流浪的僧侶，正在數他的佛珠和祈禱。魯魯恭敬地等著，直到僧

侶擡起頭來和他打招呼。他得體地回應，並請求允許在他身邊坐一會兒。

『當然可以，我的孩子。』僧侶和藹地回答，並用觀察一切的微笑眼睛看著此青年。『我的孩子，你要去哪裡呢？』他慈祥地問。

『我在尋找智慧的路上。』魯魯回答。『我想走遍這片土地，從每個角落的大師心智那裏收集真理，且當我找到它時，我將把它編織成神聖美麗的絲綢織錦，並展示給所有想看到它的人。』

『對於一個如此年輕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奇怪而不尋常的話，』僧侶饒有興趣地觀察著：『告訴我更多關於你的事，你是誰，你來自哪裏。』

於是，魯魯如同一個破裂的大壩，再也無法容納其激動的內容，從嘴裏湧出大量的話；他告訴僧侶他的家、他的老師們、那位聖人、薩隆琴、最後是他的父母和他對他們死亡的悲痛。

『別為這個傷心了，』僧侶說：『死亡是出生的終結，也是其獎賞。想想你父母現在所處的極樂；所有的工作、爭鬥和虛弱都被遺忘了。他們已經越過了幻覺的面紗，進入了現實的領域。我們在塵世所看見的不過是影子；是感官的覺知，這束縛著我們所有人。感官是說謊者與騙子；而那些超越它們的人最終找到了真理和幸福。只有惡人才會畏懼真理而退縮。』 36

『但是，』魯魯說：『我希望我親愛的父母能永遠和我在一起；我們在一起很快樂。』

僧侶回答說：『不知感恩的人被慾求更多蒙蔽了雙眼，且不知自己已得福分。』

『你把我父母的死稱為一種福分嗎？』魯魯憤怒地叫道。

『一個擺脫憤怒的人已經得到天堂。』僧侶回答道：『且當心靈被包裹在感官慾望的厚重盔甲中，美德無法穿透它。』

『但是，』魯魯叫道：『愛自己的父母怎麼會是感官慾望？』

『我的孩子，所有對於人類或其他存在物的愛都是感官上的。』僧人說：『它總是欲望的一種形式，而被人類欲望之網所纏住的人，就是感官的囚徒，並屈服於感官的暴政。如果你想找到真正的智慧，你必須首先找到自由；而會愛的人是不自由的。』

『我不相信，』魯魯嚷道：『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我情願做我所愛之人的奴隸和

俘虜。你所說的那些話使我感到厭惡，且聽起來不像是一個朋友的忠告。然而，我總以為像你這樣神聖的流浪者，在胸中會有對所有生命的真愛。而若你擁有這種愛，那麼你也是一個囚犯；且若真如此，那麼你的祈禱、冥想和懺悔對你有什麼幫助？」

『我的孩子，』僧侶微笑著回答：『一個人的內心知道他前世的朋友和敵人；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敵人有可能成為朋友，但這種友誼不會永遠持續。難道因為我告訴了你真相，你就視我為敵嗎？』

『但是，』他繼續說：『你還很年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魯魯低著頭，為自己的急躁感到羞愧，他懇求道：『請原諒我一時口快，尊敬的先生；我知道在我面前有一條漫長的路；一條非常困難的路；一條不會通往成功或財富的路。』

『哦，我親愛的兒子，』僧侶說：『如果一個人沒有利用生命、勇氣或財富來保護他的兄弟，那麼這些天賦對他有什麼好處？且又有多少擁有生命、勇氣或財富的人，真正懂得以正確的方式利用命運的贈禮呢？當謙虛與富足結合在一起時，它們會增強彼此的榮耀；儘管命運會保護那些註定要變得富足的人，但如果他們的富足只用於自我，最終會有可怕的結局。兇猛的精神能驅使人們成功，但成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能會擊倒狂熱的揮舞者。』

『有天一個漁夫釣到了一條大魚，而那條魚開懷大笑！』

『魚啊，你為什麼笑呢？』漁夫吃驚地問。

魚回答說：『我笑是因為我很高興！』

『那你為什麼高興呢？』漁夫問道。

『因為你抓住了我。』魚回答說。

『因為我抓住了你？』漁夫說，比以前更驚訝了。『你這條傻魚，你不知道你的生命現在已經到了盡頭了嗎？』

『是的，』魚說：『我很清楚。』

『那這就是你為什麼笑嗎？』那人又問。

『確實如此，』魚回答：『在前世中時，你是一只蒼蠅，且我記得我吞下了你。我如此造成了你的死亡，並成了你的債務人；但現在這個循環已經完成了，因為當你造成我的死亡，將使我擺脫了債務，且我們都免除了；在你和我的心中都沒有留下任何罪過或敵意。』

『所以你看看，』僧人繼續說：『這條魚儘管成功地捕獲蒼蠅，最終卻導致了它自己的死亡。』

『這是一個很好的教導。』魯魯說。

『因此，』僧侶說：『你不會後悔你所走的道路沒有帶來物質上的成功，而是帶來精神上的覺悟。成功通常是以他人的損失為代價的，因而當時候到來時，該成功的人會成為他人的奴隸。在你未來的旅程中，去敬拜薩拉斯瓦蒂（Sarasvati）這位雄辯和學習的女神，直到有一天你遇到你預定的大師。但對於你在路上可能學到或聽到的東西，不要感到不耐煩；因為一切事物中既有一粒真理，也有大量的無知。』

在僧侶為他祝福後，魯魯深表感激。在微風的吹拂下，玉米田以沙沙作響的低語故事回應。在一片芬芳的、開滿了星點鮮花的草坪上，冒出了一朵鮮艷的、完美的花朵，比其於的更加絢麗；就像一位可愛、優雅、散發著甜美香氣的女王，主持著宮廷並受到其他人應予的敬意。整個場景是如此的耀眼，魯魯覺得他好像面對的是渦漩的火光雲。

當他走在路上的時候，他聽到了遠處的歌聲，且很快他就看到一座高大的鍍金尖頂寺廟在一些樹木之間的空地上。一陣神秘的熏香飄了過來，且當他走近那聖地時，祭壇的煙熏得他淚流滿面。當他視線回復清晰時，他看到一群朝聖者在祈禱或冥想；而虔誠的男孩們用天使般甜美聲音吟誦《薩瑪吠陀》。然後，祭司獻上米狀的阿伽（argha）作為眾神的祭品，其中加入了狗牙根草和花。

平和的芳香沈入了魯魯的胸膛，自從他父母去世後，他的心首次感到輕鬆。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的痛苦減輕了，且他想起了那個起初使他如此憤怒的流浪僧侶的話。

『當然，』他自言自語道：『正直者的美德就像一片天藍落到人間。』

然後，他的心靈之眼看到了一個極為輝煌的異象，使他完全驚訝地抽一口氣，並且伸出雙臂喊道：『哦，到我這裏來，我的愛人。』

然而，他所看到的是兩只閃亮的藍眼睛，充滿了甜蜜和純真，它們以難以置信的高興和驚訝的表情注視著他，使他的心充滿了敬愛。而同樣迅速的，那驚奇的藍眼睛消失了，且他從無法描述的振奮中回神，伴隨奇怪的情緒顫抖著。

『毫無疑問，』他喃喃地說：『那是天上層面的飛天女神的眼睛；我從未見過如此可愛的事物。它們就像兩朵花，因此，當萬物之母（Prakriti）第一次看到萬物之父（Purusha）時，她的眼睛一定也是如此。這意味著什麼呢？』

突然間，他知道自己感到非常孤獨，他想到了薩烏巴裏（Saubhari）的故事：這位年老、虔誠、孤獨的聖人，突然被激發擁有後代的渴望，因此他來到國王曼達提（Māndhātri）面前，要求與他 50 個女兒中的一個結婚。國王不敢拒絕，但又不願意把他可愛的女兒之一交給這個憔悴的老人，他看起來更像一捆幹枯的老樹枝，而不是一個新郎；國王拖延了一下最後說，如果這 50 個美人中任一個想要他這個丈夫，他將

同意這樁婚事。薩烏巴裏跟隨國王來到女孩們的住所，但他在路上變成了一個英俊的年輕人，好看到女孩們看到他時都被迷住了，並互相爭奪誰應該成為他的妻子。最後，聖人把她們都娶了，且他不再寂寞了；他為每個人都建了一座獨立的宮殿，以最豪華的方式裝修，且周圍有精緻的花園；通過他的魔法，每個妻子都相信她的丈夫一直和她在一起，且只對她一個人忠心。他有她們所生的一百五十個兒子；直到他厭倦了他所有的財富後，他和他的妻子們隱居在森林裏。

在此期間，祭司們已結束了儀式，對於蘇摩的祭祀和供奉也結束了，並且唱完了所有的詩句和梵書。

少數敬拜者仍在徘徊；主持儀式的祭司們和歌唱者們都走了，現在只剩下魯魯一個人在神廟前獨自沈思。他坐在那裏，冥想那天的所見所聞，直到有一句話在他的心靈中響起：『起來吧！醒來吧！尋找那些偉大者並獲得理解。』

他抖了抖身子，拿起薩隆琴站了起來；他沿著太陽軌跡繼續前行，他不知道去哪裏，但他相信那個**神聖**向導指引我們的步伐；只要我們相信整個世界都是從「那個」來的... 一切的**榮譽**歸給他，那**知道一切的本體！真理；智慧；永恒；梵天**。所有**幸福的源泉**，不朽的，閃耀的，平和的，仁慈的，**無二的!!**

願**訶利**消滅一切罪，從而使**高等心靈**變得潔淨；因為凡是**永恒的**不能被殺死...除了被它低等的那部分殺死！

第五章 帕塔利

如是我聞：

魯魯在田野和樹林漫遊了好幾天，不斷前進，並尋找他心靈不斷渴望的覺悟。太陽是天空中的金蓮，它在白天陪伴著他；而在夜晚時，一片繁星海洋的茜素藍深處遊動；它們的音樂呈綠寶石的光輝。他躺在搖曳樹下的柔軟苔蘚上，這些樹是風的優雅女兒，在月亮守護之光中沙沙作響，而他安然入睡，直到金色的早晨帶著蝴蝶的色彩吻醒了他，帶著本能喜悅的承諾；而太陽在金色的光輝中，再一次從黎明中破曉。接著，露珠似乎被點燃，且它們的匍匐植物在極光的呼吸脈動下擺動，且樹木似乎在歡快地跳舞。大黑猴們在巖石和灌木叢間竄來竄去，它們的孩子緊緊抓住它們的皮毛；而叢林中充斥著孔雀、鴉雀、鸚鵡、豺狼和野鹿。金色的鳳凰木開出了華麗的橙色花朵，而茉莉花看起來就像精雕的白象牙傑作。魔幻的蓮花池位於寂靜之地，是沈睡神靈的居所，其中光線照射在銀版下透明的地板上；另外也有許多歡樂之處，使靈感的斗篷降臨在他身上，而他被籠罩在幻想的羽狀懷抱中。他舉起了歌聲的火炬，使旋律湧動於空氣中、樹林中、裂開的山丘中；那些繁花似錦的日子、以及玫瑰時光的芬芳依然縈繞著，並洋溢著榮耀。

就這樣，日子和星期就在未聽見的柔軟翅膀上飛逝；但有一天晚上，他看到一個牧民在路邊休息，身旁的陶盆裏有炭火以驅走晚間的薄霧。他們互致問候和祝福後，他問那人此處是何處，於是牧民告訴他，在不遠處有一個城鎮，叫作「花之城」（Kusu-mapura）位於恒河岸邊。

魯魯在得到完整的指示後，繼續前進，且在吃完晚餐後，他在樹下找到一個柔軟的地方過夜。

當他第二天早上醒來時，他按照給他的指繼續前往花之城。走著走著，他在一個十字路口遇到了一個濕婆教苦行者，帶著骷髏頭，蓬亂的頭髮，使他看起來像帶著半月亮的濕婆神，且這個聖人完全被灰燼染白了。他陷入了沈思之中，他的心靈試圖深入到那內在的奧秘，也就是神。當魯魯經過他身邊時，他擡頭並問他要前往哪裡。魯魯告訴他後，這位苦行僧說：

『你知道這四條道路要走哪一條嗎？』魯魯回答說他不太清楚，因為對此地區很陌生。

『你有著急前往嗎？』聖人詢問道。

『不，』魯魯說：『我的時間完全由我掌握；但你為什麼這麼問？』

『因為，』那人回答說：『這裏馬上會有一個葬禮儀式，如果你從未在十字路口

見過，那麼你應該等看看，因為一個人總是應該抓住機會學習新東西。」

魯魯同意了，並被邀請在苦行僧身邊坐下。同時聖人一直專注地看著魯魯，隨後進行了對話。魯魯問聖人他是如何為正當的冥想做準備，並尋問冥想是不是和做夢一樣，或者非常接近於做夢？

他的回答是：『愚蠢的人睡得又深又久；但智者怎麼可能在夢中迷失自己呢？』

有一段時間，他們談論了很多事情，魯魯熱切的提出關於神聖經文等的許多問題，而苦行僧親切地回答他，最後魯魯向他傾訴了他與黑侏儒和美麗少女的經歷；不過由於某種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他並沒有提到那兩只藍眼睛的異象。

『請告訴我，先生，』他說：『那個侏儒，還有那個少女，是一個夢、還是實在的、還是一個異象、還是你謂的冥想或啟示？』

苦行僧回答說：『向一個傻子提供建議只會招來嘲笑；向一個陌生人托付秘密可能會有同樣的結果。一個智者在眾多傻瓜中，會如同一朵掉進河裏的花被淹沒；同樣的：這適用於一個太容易信任別人的人。但由於你似乎不是一個傻瓜，而我也不是一个會嘲笑信任的人，我將回答你。那位侏儒告訴你的事有很多真理。但他只是你低等心靈的幻影，也就是你自己的身體，而這是很難克服的，因為它被五種感官所控制。那個少女的異象是你動物本能的虛構想象。但要小心：因為有各種各樣的女人。被另一個男人征服的女人就像敵人手中的劍；因為她會在熱望中毫無顧忌地犯罪。當一個人被這樣一個邪惡女人的言語和技藝所迷惑時，他會不分真假，且他可能會變得像沒有身體的**愛神阿南加**（Ananga）一樣，其原始身體被希瓦之眼的火所吞噬。

『一個邪惡的女人就像綻放的蓮花床，而裏面潛伏著一只鱷魚。**造物者**首先創造了魯莽，然後創造模仿魯莽的女人。』他痛苦地補充道：『且脆弱愛之箭使自制的堅固盔甲裂開。小心眉毛相接的女人，因為她是吸血鬼或狼人。永遠不要忘記，情欲和憤怒是**救贖之門**上的兩道門門；這應能使你始終保持安全，因為一個人若被錯誤的女人所誘捕，就是被囚禁在深牢裡。誰能約束憤怒的河流或熱望的女人？但貞潔是由她自己的美德來守護的。嫉妒的女人比其他都更糟糕，因為嫉妒是災難的種子；因為嫉妒的心靈會失去了所有的辨別力，這樣的人應該被**盎必迦**（Ambikā）摧毀，這是濕婆的另一個名字。一個男人如果不去抵制女人的不良本能，就好比與他仆人共同犯罪一樣：因為如此主人就成了仆人的奴隸。』

『而你，尊敬的先生，是否也因為這樣的女人而受苦？』魯魯問。

『是的，』苦行僧回答說，並在內心深處咆哮著：『最後我沈淪在墮落的叢林中。』

『那你是怎麼拯救自己的，』魯魯問道：『你最後殺了她嗎？』

『雖然當一個女人背叛她的主和愛人時，整個三界都會顫抖；』聖人說：『但真正的勇者總是仁慈的，我讓她和她選擇的男人一起走。』

『但你不能糾正她嗎？』魯魯問。

『沒有人能夠通過不斷地將石頭往上拋，而使它固定在空中。』他如此回答：『也沒有人可以通過說教，迫使一個女人回到美德的道路上並維持住。這也不重要了；因為在我內心裡，此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像一根稻草，不值一提。此外，我們只是傀儡，按照命運之主們的指示跳舞。』

『她很美嗎？』魯魯問道。

『什麼是美？』苦行僧反過來問道：『從前有一個兇猛的惡魔，一心想要毀滅人類，方法是問一個無法回答的謎語。如果這個謎沒有解開，那麼失敗的人總是會被殲滅。有一天，惡魔遇到了一個正在耕作的純樸農民。他一如既往的問他問題：『誰是這塊土地上最美麗的女人？』

『我的妻子。』農民回答。

『你怎麼證明？』惡魔又問。

『因為我愛她；而心愛的人總是最美麗的。』『你是唯一解開我的謎語的人，』惡魔說：『從今以後我是你的仆人，請命令我。』

現在傳來了一聲聲的哀號，每時每刻都在靠近。魯魯看到了一長隊的男人、女人和祭司的隊伍。領首的婆羅門帶著一個鍋，裏面混著黑豆、米、檳榔、一枚銅幣和一盞裝滿澄清黃油的燈。當他們到達十字路口時，他們灑水以達到淨化的目的，並把罐子留在那裏作為祭品，以安撫任何可能住在那裏的惡靈。這個儀式非常莊重的進行，而當隊伍再次折返回家時，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不趕回頭看。。

魯魯饒有興趣地觀察著一切，在一切恢覆平靜後，苦行僧告訴他，若在三條路交匯的地方撿到的七塊鵝卵石，能作為對付邪惡之眼的護身符；且在一位婆羅門的葬禮上，會使用五團麥粉和水來獻給各種神靈。其中第三團總是獻給村子裏十字路口的神靈，因為屍體會通過此處。過了一會兒，魯魯向這位苦行僧告別，並再次踏上了前往城市的道路。

他邊走邊想，這位苦行僧告訴他的各種類型女人是否都是真的。『但是，』他叫道，靜立片刻道：『我親愛的母親不是這樣的人...我也不認為那藍眼的是這樣的人；不要緊，我時候到了就會知道。』當他大聲說出這些話時，猴子們從無花果樹上往下看，此樹巨大多瘤，因歲月而蒼老，且猿猴們完全驚奇地盯著魯魯。無論如何，它們對於完全不擔心它們的女伴，而是隨遇而安，只要她們在各方面都令人滿意！就算她們做任何事都沒有好處，至少能夠為她們的丈夫抓背。

在遠處，可以看到山巒起伏的側面，且沿路上魯魯首先偶遇一個旅行者，而後遇到了一小群少女，她們邊說邊笑地走向**城市**，他被進入耳朵之門的歡樂所吸引了，因為他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聽到同齡人的聲音了，而年輕人總是吸引著年輕人。

在那些日子裏，印度的女兒們並沒有被禁錮在封閉的閨房裏，而是自由地與其他同齡的男女混在一起；魯魯現在看到的年輕少女就像天上的花雨一樣。的確，不可抗拒的女性魅力如琥珀，只有少數人才能克服；這是好的，因為一個人必須藉由這些優雅和魅力，來經受他最大的考驗、試煉—和墮落；從而以更大的智慧重新崛起，有時會通向純潔。魯魯被這些優雅而苗條的城鎮少女所吸引，因為這是他前所未見的，他一直生活在農村環境中。他覺得自己仿佛自己被淹沒在渴求生命的海洋中！

突然，他聽到了一個似乎熟悉的聲音，於是驚訝地環顧四周，他看到了自己所在地區的一位老朋友，正和其他年輕人進行熱烈的交談。

兩位朋友在陌生地相遇，就像在沙漠中找到了甘露之泉；魯魯急忙趕到隊伍中，呼喚著朋友的名字，且兩人對此意外相遇都感到高興。彼此連續的迅速問答，如同大風吹落的樹葉雨，且他的朋友把魯魯介紹給其他所有人，並邀請他一起加入他們前往**城市**。魯魯當然非常樂意，因為他待在自己的思想中太久了；而當痛苦以幸福結束時，誰會不感到高興呢？

在道路兩旁的林木之間，不時可以看到一些維沙達人（Vishādas）和沙巴拉人（Shabaras），這些非雅利安人的野生部落是印度的原始居民，他們生活在森林裏、吃著甜美的水果、並用陷阱捕殺小動物。

當他們到達**城市**時，魯魯被新朋友們邀請到他們家，但魯魯在接受邀請之前，他請求他的老朋友—即維拉瓦拉（Vīravara）—帶他去找理髮師，以便他能去除旅行中的風塵僕僕，並讓自己精神煥發。『當然沒問題。』維拉瓦拉說：『我認識一個非常好的理髮師，且我會陪著你，直到他完成你所希望的一切。』

就這樣，他們向其他人暫時告別，並開始了他們的任務。

他們去找的馬赫利（Māhli）非常樂意為魯魯服務，儘管他和所有其他同類人一樣，認為自己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理髮師們的職責結合了外科醫生、按摩師、婚姻代理人等，而他們的妻子則在婚禮、分娩和其他活動中提供幫助；且他們為婚禮提供葉盤和杯子、提供托朗門（torans）、或掛在房屋和婚房門上的葉串。

當前的理髮師充滿了重要性，因為他和他的妻子將協助舉辦一場婚禮，位於魯魯被邀請的那間房子裏。雖然他只有個位數的量級，但他仍然渴望像滿月一樣閃耀，且他像任何一個傻瓜一樣滔滔不絕，證明了這句諺語的真理：『人中的理髮師如同鳥中的烏鴉。』因為他從不停止啼叫。他是魯魯見過最大的八卦和醜聞制造者，且魯魯和

他的朋友被他惡毒的舌頭逗得哈哈大笑。他也說出許多睿智格言，例如他關於賭博的箴言是：賭博-如果成功-會帶來各方面的好運。他看到魯魯和他的朋友都如此年輕，可能是生平第一次參加如此重要的婚禮，因而他告訴他們：『婚禮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儀式，特別是當戀人雙方癡情到沒有對方誰也活不下去。

『愛有十個階段。』他說：『

1. 見到心愛之人而感到快樂。
2. 想她而感到快樂。
3. 產生結合的欲望。
4. 失眠。
5. 消瘦。
6. 對所有其他存在或事物完全漠不關心。
7. 喪失羞恥心與膽怯。
8. 分心導致精神錯亂。
9. 昏厥發作。
10. 死亡。

『這就是愛情的十個不可避免階段，』他說：『且只要戀人分開，這些總會如此發生。』

當他為魯魯理完頭髮後，他伸出一只貪婪的手說道：『年輕人，不要害怕因為給錢慷慨而得罪人；鸚鵡是唯一能靠月光生存的生物！』

魯魯的笑聲使這個貪婪者感到滿足，在與維拉瓦拉離開後，他評論道：『真是個非常古怪的人；所有在大城市裏的理髮師都像這樣嗎？』

『哦，是的，』他的朋友回答說：『他們都因其特殊性而聞名。有許多關於理髮師的諺語，例如「理髮師有三十六種才能，他有這些才能靠別人吃飯。」「理髮師、狗和婆羅門，這三者遇到同類就會咆哮。」因為他們都互相妒忌。婆羅門和理髮師經常以不同的方式一起行動，所以有句話說：「正如河流中總有蘆葦，婆羅門旁總有理髮師。」也有人說：「九個理髮師相當於七十二個裁縫。」他們常與高種姓客戶有密切聯系，使他們被認為是純種姓；但另一方面，他們的職責包括放血、剪屍體的指甲和頭髮、以及其他不愉快的事情，而使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不純。儘管如此，他們還是非常自豪，且據說：「在理髮師的婚禮上，所有的人都是紳士，若要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拿火炬是很尷尬的。」還有人說：「理髮師為別人洗腳，卻羞於為自己洗腳。」

這時他們已經到了維拉瓦拉的朋友家，於是他帶魯魯進去，並把他介紹給這對即將舉行婚禮的幸福夫婦的父母。現場來賓們以及魯魯先前遇到的青年們，對於魯魯這

位英俊的年輕陌生人很有好感，尤其他受到了家裏一個女兒的微笑歡迎，這名年輕女孩名叫帕塔莉，且她的眼睛從未離開過魯魯的臉。有許多人匆忙來回走動的仆人，正在為慶典做最後的安排。不久，理髮師和他的妻子來了，他們都很浮誇，且滿腦子都是自己的重要性。

當典禮總算開始時，他們充當了婚姻祭司的助手，並根據客人的要求向他們提供水、檳榔葉和煙鬥。他們在典禮中點燈、拿火把，他們既提醒新娘和新郎、又引導他們完成覆雜的婚禮儀式。理髮師現在收到了慣常收到的禮物，即新郎來到新娘家時曾穿的衣服，因為按照習俗，新郎會從新娘父親那裏得到了一套新衣服。

最後一切都結束了，來賓們分布在房子的各個房間裏，有些人則去花園裏享受新鮮空氣，帕塔莉是出去的人之一，且魯魯在她邀請的目光中陪著她。

這位少女就像由維薩卡曼（Vishakarman）親自創造的一樣美麗，後者是梵天的神聖建築師。她的步履起伏，且她的氣息比世界上所有的香料和蜂蜜都要甜美；她的美貌沐浴在月亮的銀光中，月光依附在她身上，彷彿永遠無法分開，而她的眼睛像珍貴的珠寶一樣閃耀。對魯魯來說，這個少女看起來就像春輝女神的化身。

於是他們如在夢中於月亮燈下漫步，從未說一句話，都被對方的存在所迷住。他們似乎充滿了眾神恩寵的甘露，即使是財富之神俱毗羅（Kuvera）再給任何東西也無法增加他們的幸福感。

『哈，』魯魯想：『誠如所言，心可以電光般被迅速征服。』且他就像一只鳥，被蛇閃亮的眼睛所吸引。

然後他們聽到房子裏傳來聲音叫他們進去；因為一些著名舞者的表演正要開始。他們就座於其他客人和家庭成員之中，不久後表演者在一個大房間盡頭的低矮舞台上，開始啞劇的演出。跳舞的女孩們像藤蔓一樣移動著手臂，且她們的手和手指充滿了神秘的含義。

接下來是一位婆羅門祭司的演說，魯魯曾困惑的試圖專心理解，但隨著演說者的繼續，他變得越來越迷惑。演說者通過相反的關連，在聽眾的頭腦中制造了一種混亂的狀態，而他們卻沒有意識到。他喋喋不休的說邪惡的行為將導致聖潔；仇恨的憤怒將喚醒愛；邪惡將創造精神的神聖提升；懦弱將獲得力量；以及其他撒旦的詭計，都是藉由扭曲話語的意義使尋求者引入歧途。

魯魯非常驚訝地看著帕塔莉，而她則全神貫注地聆聽這位真理顛覆者所言；且當演講者說出一些特別殘暴的謊言時，他很驚訝她竟然點頭贊同。

他困惑地想：『難道是我瘋了，還是我完全沒有理解能力？』『這番話多麼不同於神聖陌生人說的話，不同於流浪僧侶、甚至是苦行僧的話，後者覆著白灰和他對所

有女人誇張的仇恨。』

現在會議結束了，且客人們在吃了一些最後的茶點後，都回到自己的房間，以在睡眠中尋找新的力量。魯魯和帕塔莉互相道了晚安，但這女孩明亮的眼睛似乎整晚都在魯魯的夢中盤旋。

第二天早上，當他們吃完早飯後，她詢問他是否願意一起去花園裏散步，這樣她可以展示花園的美麗。他熱切地同意並跟著她，他的心被她晨色的魅力所迷惑了。

這個花園很大，被許多綠葉和繁盛花朵之海所包圍；木棉傾斜在安靜的池塘上，夢想著在清澈的水邊，有一個都是它們樹木的天堂。兩人坐下來交談了一會兒，魯魯談到了前一天晚上的演說家、以及他話語中令人震驚的矛盾之處。帕塔莉皺了一下眉頭；但由於戀愛中的少女總是很機智，能迅速避免與她熱望的對象發生沖突，她說：

『那個人學得太多了，以至於他的心智變得不平衡了。他知道所有的魔法秘密，也知道如何回憶起前世發生的事情，因而這些記憶毀了他；生命之主們用一層黑紗蓋住前世行為不是沒有道理的。』因此，她試圖安撫魯魯明顯的怨恨。但是，儘管她說了這些話，仇恨之樹仍在他的心中成長，他喊到：『遠離這種錯誤的教義！這種人不應被允許用謊言來毒害他聽眾的心靈。』

帕塔利為了分散他的心思，建議一同前往附近的寺廟看看，且她很快就進屋去拿一些零食，能在散步後享用。

當她準備好後，他們一同前往大約半小時路程的寺廟。當他們抵達時魯魯很高興，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聖地（Kshetra），且這座寺廟是為榮耀毗濕奴而建立的，而祭司和崇拜者在可愛者的一個雕像前唱著迷人的歌曲。

當魯魯聽完禮拜後，便恢覆了良好的幽默感，帕塔利建議他們到寺廟周圍漫步一會兒，是片如公園般的林地，並吃點東西。在他們吃完後，又吃了檳榔與喝酒，一邊愉快地交談著。魯魯對帕塔莉的興趣更深了，因為她是最漂亮的，她的袍子是用阿達提斯（Adatis）布做的，用極好的線織成，緊緊地貼在她可愛的身材上，增強了其迷人的曲線。

他們在一棵馬瓦樹下休息，這棵樹有一大片蒼白的葉子和黃色的花，這些花後來會長成漿果，貝農民們用來釀出令人陶醉的飲料。

帕塔利無法將目光從魯魯身上移開，酒的潮紅漲到了她淡紅色的臉頰上，在她突然對他產生的激情的光輝中閃閃發光。她看起來像是愛神迷惑世界的魔法技藝化身。

突然間，魯魯像看到了巨大災難的幻象一樣開始行動起來，因為在那裏，在一棵樹的半掩映下，他看到了黑矮人可憎的身影，他那雙好色的眼睛惡狠狠地盯著這兩人。魯魯從帕塔利身邊移開，仿佛她是一只有毒的爬行動物，而她在突然受傷的驚訝

中，疑惑地仰望著他。

『怎麼了，魯魯？』她驚訝地問。但魯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帶著怔怔的表情從帕塔利盯著侏儒，又盯著他。帕塔利順著他的目光方向看去，但除了那棵似乎讓魯魯如此困惑的樹，什麼也看不到。她再次轉向他，眼神中帶著慵懶的表情，就像兩朵天鵝絨的蓮花，並甜蜜地責備他莫名其妙的分心；當她俯視他時，她的脖子上有三條線，表示高尚的財富和榮譽。一邊是可愛的少女，一邊是冷笑的侏儒，催促他前進，魯魯就像一朵被對立的微風搖動的花一樣搖擺不定，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擺脫這兩個人。但是，他的心花違背了他的意願，向帕塔利的魅力開放，突然間，他因熱情的熱情而臉紅了；其他的都忘了。然後，她曼妙身體突然一扭，像一朵芬芳的紅玫瑰躺在他的心上；隨著一個惡魔般的跳躍，黑矮人在空中消失了。

然後...魯魯又看到了兩只美好的藍眼睛的異象，他被喚回了理智和正直。『哦，沒有羞恥心的少女，』他喘著氣說：『你想用你的女性詭計破壞我們的平和？』

他的話像一支毒箭一樣刺傷了她，她尖銳地叫了一聲，就跳起來跑開了。

魯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眼淚從他的眼睛裏流出來，不可控制地顫抖著，他站起身來，撿起他的薩隆琴慢慢地走開了；他為自己說的那些殘酷的話而羞愧地低下了頭，對那個他再也見不到的美麗少女充滿了憐憫。

第六章 巫師

如是我聞：

魯魯沿著林間小路走了近一個小時，充滿了悲傷，還記得可憐的帕塔利，其美麗的優雅有著強大魅力，像一只悠揚之鳥的魔法吟唱，用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著他。他對所發生的事情持續感到羞愧，並希望自己早已死去。而在他面前，站著那個畸形的黑侏儒擋住了去路，他如同深紅色癰疽的眼睛閃爍著憤怒的光芒。

『哈，』他喊道，氣得口吐白沫說道：『這不是我們哭哭啼啼、煩惱憂愁的「聖人」嗎？嗚！你這個傻瓜、笨蛋、呆子和蠢貨。呸！你竊盜了無暇與清白無辜。哦！你這一塵不染、無瑕疵的端莊怪物和可怕的貞潔。我大可以殺了你，你這個邪惡的白癡笨蛋。像你這樣的小醜，在我為你做了那麼多的陰謀詭計、把我的創意發揮到了極致之後，難道這就是你假聖潔給我的獎勵？你是這樣向我表達感激之情的嗎：我是你的**大師**！！！！』

這時魯魯已怒不可扼，他跑到侏儒面前想把他踢開。

『啊，』後者大叫一聲，靈活地跳到一個灌木叢後面。『這就是你感謝我的方式，嗯？但是等著吧，我的面容憂鬱膽小者與醜角；下次我為你設下的陷阱，是沒有任何東西救你的了，我的情緒低落戀人。我還要讓你成為一個男人，你這個可憐膽小懦弱的壞蛋！可悲啊，你這個流口水的慢郎中；口齒不清、不吉利、無能、無能和不育的**蠢材**！你陰險的**唬人**，當可愛的水果整個落在你的腿上時，又太愚惰而無沒有把握；你這個虔誠的、誇大的、微不足道的**蠢貨**！！！！』

他致命的瞄準魯魯臉上吐口水，然後消失了。

魯魯怒不可遏地大叫，且最想做的是抓住這個墮落陰毒的精靈並扭斷他的脖子。他對於這些不應受的侮辱激動得滿臉通紅，並快速向前且憤怒地喃喃自語。

更令人不安的是，他想到他這麼突然的逃離，維拉瓦拉和他的新朋友們不知會有什麼看法，甚至他還沒有對他們盛情款待表示感謝。魯魯經驗不足，因而還不知道對於一個遵循**命運之路**的人來說，別人的看法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他努力做到他所知道最好的事。他一整天都走得很快，就好像他在努力擺脫自己思想的紛擾。在他看來空氣中充滿了靈體的呼喊、神秘的跡象和預兆。儘管他那天的經歷已相當不快，但他腦袋裏卻有一種預感，未來將有更多的邪惡到來，這使他心裏感到沈重。當夜幕降臨時，他遇到了一個長相怪異的人，他全身都覆蓋著棕黑色的泥土，表示他的心靈被塗抹了地獄阿維奇（Avichi）的排泄物。他受月亮的瘋狂影響，在月白（*見腳註）之下尖叫，像一只在靛藍天空中航行的神秘之鷹。這個幽靈讓魯魯打了個寒顫，如同草原上的花朵遭受突然刮起的寒風，其寒意攪動著熱帶的花草。這個流浪者瞪著眼睛四處

張望，仿佛害怕一些可怕的惡魔會抓住他並吞噬他。因此，一個秘密的罪行往往能通過作惡者的恐懼心理來揭露。他語無倫次地胡言亂語，這些話像一股液態的火焰般，從他受折磨靈魂的閃耀噴泉湧出來。

【*腳註：在印度，月亮既是男性又是女性。】

當他看到魯魯時，站在原地不動，並焦急地盯著他，突然他嘶啞的低聲說：『我著火了；我在燃燒；整個世界都在燃燒起來；難道你沒看到那灼熱的火焰正在燒毀一切嗎？在一切事物中都有一種不神聖的火，是維拉卡（Vrika）的咆哮，是燒毀所有人類身體的火...如果你捂住耳朵就能聽到它！』

他用食指閉上耳朵後恐懼地低聲說：『那裏！...你現在能聽到它嗎？...聽！！...它要將我燒掉了！歐！...給我一些水將他澆熄！救命！救命！！！！』他猛地一躍，沖向月光下如鏡的荷花池，並一頭紮進池中。

魯魯追了上去想再次把他拉出來，但搜尋無望，因為這個瘋子可憐受折磨的心靈與身體一下子就陷進了泥裏。魯魯無助地站在池邊，直到他聽到身後傳來輕輕的沙沙聲，他忐忑不安地轉過身來，看到一個高大威嚴的男人身影，正仔細地端詳他。

『哦，』魯魯心想：『希望這不是另一個瘋子！』

『不，』這位陌生人回答了他未說出口的想法：『我不是一個瘋子！我一直試圖抓回那個剛剛在泥濘中窒息的傻瓜。他是我的助手，且我今晚非常需要他的幫忙，因為我有一些重要的工作需要有人協助才能完成。』

雖然魯魯對這個新來者的麻木不仁感到排斥，但他仍很有禮貌的問是否有能幫忙的地方。『因為，』他解釋說：『我的時間完全是我自己掌握，我不急於去任何地方。』

陌生人仔細端詳魯魯的臉，然後說：『很好，如果你不害怕的話，我就接受你的提議。』

『這世界上有什麼好怕的呢？』魯魯問：『一個人唯一能失去的是自己的生命；而這絕不是什麼大損失。』他想到他那天的經歷而痛苦地補充道。

『這樣啊，』陌生人回答說：『讓我們瞧瞧；跟我來。』

他帶著魯魯直接進入樹林中心，沿著黑暗中狹窄扭曲的小路，彷彿他有一雙貓或貓頭鷹的眼睛。魯魯透過微弱的月光才得以跟上，他幾乎被樹葉遮住了，只有白衣偶爾閃現出幾乎難以察覺的微光。在走了很久之後，他們又來到了空地上，且現在魯魯

看到他們正在進入一個墓地；一個燃燒的地面，或者說燃燒的高台。眾神不眨眼的從上面俯視著這兩個人，後者在深深的寂靜中站了一會兒，甚至沒有任何樹葉的沙沙聲。

『我們來這裡做什麼呢？』魯魯總算開口問。

『你很快就會看到。』陌生人說完走到一堆木頭前，上面躺著一個死人的形體。這時，在黑夜的黑銅色斗篷下，傳來一種奇怪吟唱的哀鳴音調。突然間禿鷹和豺狼的大合唱發出了哭聲和嚎叫聲，仿佛這是邪惡活動的徵兆；看不見的女巫在尖叫，且幾個葬禮堆悶燒火的熊熊燃燒起來，咆哮著、發出威脅性的嘶嘶聲，如同火焰惡魔的火熱氣息。

魯魯站著不動，如被雷擊中般吃驚；但此陌生人向他招手，儘管魯魯平時很勇敢，但此時他邁著踉蹌的步伐走去。

『幫我把那具屍體從這堆木頭上擡起來。』陌生人命令道。

『什麼，』魯魯叫道：『用死者玷汙我的手？叫我做別的事吧，這件事我做不了。』

『如果兩個人同心協力，』陌生人憤怒的聲音回答：『沒有什麼是不可能達成的。幫我把那個屍體擡下來！』他的聲音裏有一種力量和命令的語調，使魯魯被迫違背自己的意願去服從。

『現在我們要把他擡到那邊的空地上。』陌生人說；魯魯幫助他這樣做。對魯魯來說，這一行為可能的結果，就如同一只躺在叢林裏老虎，等待著在指定時間沖出來消滅他們兩個。夜晚的微暗遮掩了星星，且空氣中有一種不祥的恐怖感，現在被一陣風攪動並在它前面吹著烏雲，仿佛死亡王子從一個地方趕到另一個地方頒布他致命的法令，而他飄動的喪服在他飛行的身體後面流動。

『你的行為會釋放所有低等世界的惡魔。』魯魯警告他，且聲音不由自主地顫抖著。

『不要在意那幾個惡魔，我年輕的朋友。』陌生人漫不經心地說道：『太陽的光芒對惡魔來說太刺眼了，因而它們只在夜晚時分冒險出來；同樣的道理，他們不會攻擊有德行的男人和貞潔的女人。你為自己的純潔感到自豪，不是嗎？』他冷笑著問。

『我認為我在幫助你而觸摸那具屍體時，已經被玷汙了。』魯魯說。『但是，』他補充說：『我認為你要負所有的責任，因為是你強迫我這麼做的。』

『沒關係，』陌生人說：『我能控制下層世界的所有惡魔，且他們害怕我這個主

人。』

這個陌生人輕蔑地站在那裏，他的大眼睛裏閃爍著力量，魯魯大可以相信他的宣稱是有幾分道理的；但他同樣感到非常不安。

現在這個陌生人站在死者面前，開始念出黑魔法的咒語；他是位邪惡的巫師或魔法師，通過這些咒語，他能迫使他熟悉的靈體（像艷麗的光在他頭周圍飄動）進入那個身體。現在，這具屍體發出了嘶嘶的聲音，且火焰從它猙獰的嘴裏噴出，而巫師用他的手掌狠狠地拍了它一下。屍體站了起來，且巫師跳到它的背上，兩人迅速的跑出了墓地，來到附近的一座廢墟寺廟；魯魯好奇地跟在後面。當他們到達寺廟時，巫師從被惡魔附身的身體上下來，而那身體立刻倒在地上。

然後他進入寺廟並跪在神龕遺跡前，這是供奉杜爾加（Durgā）女神的，且他祈求得到一個恩惠，只要他的請求得到滿足，便願意提供任何想要的祭品。然後有一個聲音對他說話，讚揚他掌握了黑魔法，並要求他犧牲兩個剛出生的嬰兒。

魯魯以目睹了這一邪惡的協議，感到極度恐怖，且他立即就決定要以某種方式阻止它，哪怕是要付出他的生命。空氣中回蕩著神秘、可怕而強大的音樂洪流，仿佛一場恐怖風暴席卷了樹林，甚至延伸到了山頂；每當雲層裂開時，在斷斷續續的月光下，遠處的山頂雪帽就清晰可見。

巫師離開破敗的廟宇，並大步走到魯魯身邊，他的眼睛裏充滿了興奮。『在這裏等我，』他用嚴厲的聲音命令道：『也就是說，』他又說：『只要你美好的勇氣和美德沒有變成悲怯的恐懼的話，我半小時後就回來。』

魯魯點頭同意，並對自己說：『哦，是的；我會好好等你的，且我會看看我能做些什麼來阻止你的魔鬼般工作。』

他坐在一根倒下的柱子上，而四面八方響起了地獄之聲；但很快他就感到非常平靜，因為他決心挫敗巫師褻瀆的計畫。

這位巫師的來訪似乎釋放了惡魔的力量，因為魯魯從他所坐的地方，可以看到墓地內各種火堆跳躍的火焰；這些火焰都突然變成有生命。而一些喋喋不休、幸災樂禍的形體在燃燒的火炬中跳舞，用沙啞的聲音和咯咯笑聲高興地呱呱叫。他們有各種形狀和大小；有歌布林和火精靈，有的胖，有的瘦，有的手臂很長，有的有尾巴；也有像侏儒或巨人一樣的醜陋精靈，有的只有一只眼睛，有的有三只眼睛，有的牙齒突出破裂，有的大腿歪斜，或有著像蛇、驢、馬、老虎、猴子或大象的頭。有一個體型巨大的惡魔，長著可怕的獠牙，且頭髮都豎起來。他揮舞著從燃燒火堆中抽出的燒紅的劍，並用它劈開死者的頭骨，且用他尖舌抽出沸騰的大腦；當他扔掉這些頭骨時，一大群貪婪的元素精靈撲向它們，並狂暴爭奪剩下的任何肉塊；狂熱地舔舐和吮吸。

這時，樹林裡傳來了打穀聲和撞擊聲，還有隱約的嗚咽聲。巫師從森林中出現，且懷裏抱著兩個哭泣的小嬰兒。他吩咐魯魯把他們放在地上，自己則脫下白大衣，露出了一條符咒腰帶在半夜裏閃著火光；且腰帶上系著一把魔劍和一把祭祀刀。

一群新的野獸形體從墓地裏沖出；它們像可怕的老巫婆，大聲尖叫，並用他們彎曲骯臟的爪子抓撓空氣。這位巫師現在手裏拿著一根魔法棒，無所畏懼地走到他們面前，並用威嚴的手勢、說著威脅性的話把他們趕後退。他的眼角余光看到魯魯和放在他腿上的兩個小嬰兒，而魯魯試圖用他笨拙的方式安撫他們。

巫師總是被一大群的懷疑所困擾，這些懷疑像憤怒的蜜蜂和黃蜂一樣在他畸形的頭腦中嗡嗡作響，把他逼得心煩意亂，迫使他厭惡所有他懷疑的人，深怕他們知道他黑暗奧秘的可怕秘密，或是與他和他的邪惡計劃作對。當他在自己周圍清理出足夠的空間後，他開始繞著圈走，並在地上劃出一條狹窄的雙溝圓，直徑為9英尺。在兩個圓圈之間的空間，他畫了十二個魔法符號。他在內圈內畫了兩個正方形，形成一個八角星；在星內又畫了一個較小的圓，圓內有一個正方形，其四個角指向四個方位基點。在內部的正方形和圓圈內有許多額外的魔法文字，而當一切準備就緒後，巫師叫來了魯魯，並請他和兩個嬰兒一起進入內圈。他們如此在保護性的魔法圈內站了一會兒，此圓圈代表了最終性和連續性，因為它管轄著羅盤的每一個點，且可以被看作是地平線的一個內同心圓。這位巫師完全了解神聖吠陀經的所有魔法咒語和儀式，但卻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在使用，且此時他開始哼唱邪惡的咒語。魯魯認為他應該向巫師懇求以試圖挽救這些可憐嬰兒的生命。

『先生，』他喊道：『雖然我對任何種類的魔法都一無所知，但我感覺到妳正打算舉行的儀式存在著可怕的危險。難道沒有其他更友善的方式，來達到妳必須達到的目的嗎？且絕對有必要犧牲這兩個孩子嗎？』

巫師說：『只要我們在儀式結束之前都待在圈子裏的話，就不會有任何危險。』

『但如果出現了一些不可預見的意外，或者妳所召喚的惡魔對妳來說過於強大的話呢？』

『那麼我有我的護身符腰帶，它可以保護我免受塵世之上、之中、或之下的每一個惡魔的傷害。』

『儘管妳有魔法腰帶，難道妳不怕如果出了什麼問題，我們都可能失去生命嗎？』魯魯又問。

『誰想繼續生活在這個卑劣的世界？』巫師嘲諷地問道：『在這個世界上，作惡多端的人昌盛，美德被蔑視和毀滅，而服務和奉獻所得到的回報是譏笑、嫉妒以及缺德的忘恩負義？我已經學到了教訓，知道善良、正直和純潔是傻瓜的特性，我轉向仇恨、邪惡和敵視所有其他人。我將像眾友仙人（Vishvamitra）一樣強大，當他所居住

的世界對他的靈魂來說，變得過於卑劣時，他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遠離你的抱怨和怯懦的恐懼！」

『我不為自己擔心，』魯魯平靜地說：『但我希望你能放過這兩個孩子，我認為你的道路不是指向力量，而是指向徹底的毀滅。』

『那是我的事，』巫師傲慢地回答：『現在請你安靜點，因為你沒有辦法阻止我，我是不容侵犯的，且你說的任何話都無法改變我的主意。當一個人擁有像我這樣的掌握和智慧時，就不會聽從一個無知者的意見。』

魯魯嘆了口氣，沒有再說話，但他全神貫注的觀看和傾聽；他下定決心如果有絲毫的機會，就把這個巫師反將一軍。

現在巫師開始了。為了完成他可怕的魔法，他使用了奇怪的裝置、聞所未聞的儀式、形成了一個骯髒黑色團塊，充滿罪惡和過度怪異、喚出了黑暗中扭曲道路的異象、慾望和在深紅祭祀中被勒死受害者的痛苦；他首先開始念咒語並召喚冥界眾神，接著在適當的時候宣布秘密嘶音的死亡之語。他透過詭異的咒語和魔法比劃，在空氣中畫出一個神秘的黑色五角星，且他將一個惡靈關在裏面直到被釋放。當這完成後，他用有力的聲音和秘密命令來召喚靈體們出現在他面前，並叫出他們的名字，來將他們引到圓圈的前面和周圍，直到它被一群邪惡形體所包圍。然後，一個可怕雅克西尼（Yakshini）跳舞著到來，並演奏著她的琵琶骨。她用兇狠的紅眼睛盯著圓圈內的巫師，試圖讓他身上長出角來，以便迷惑他的精神，並成為她魔法的犧牲品。她圍著魔法圈跳啊跳，直到巫師突然發出一個嚴厲的命令，迫迫使她用腳去碰外圍的部分，結果她就像一道閃電一樣飛上天空，並發出可怕的尖叫聲，這讓巫師感到十分有趣。

其余的一幫靈體因恐懼而後退，並向巫師咆哮和吐口水，而巫師發出嘲笑的吼聲，因為他們無能為力也無法接觸到他。然後來了一個巨大的惡魔，就像一個史前的巨人，揮舞著他的大棒，眼睛惡毒的瞪著，且當他咬牙切齒時，聽起來像沈重的鐘或鑼。巫師指著他喊出了一個特定的詞後，巨人縮成一團，並發出了意料之外的痛苦吼叫；後者加入了奔逃幽靈們的幽暗長廊，但從此對魔法圈敬而遠之。

現在，巫師一直在等待的偉大邪惡女神終於來了，他用具有絕對力量的咒語來稱呼她。她在火焰的包圍下，騎著一輛金色的戰車，由六頭牛和六頭驢拉著；一個有名的惡魔女王，就像古代的阿迦勒（Aggareth）一樣；她的杏仁眼在殘酷的紫色眼瞼之間，閃爍著狡黠的光芒。巫師指著空中的大五角星，命令她從馬車上下來，並在那個神秘的空中房間裏坐下來，這樣他就可以適當的獻祭這兩個嬰兒，並獲得所承諾的恩賜。她的眼睛裏閃爍著憤怒的光芒，因為巫師比她預想的更聰明，使用了五角星裝置；她慢慢下車，並準備進入這個臨時監獄，而只有在給予了恩賜、且巫師遠離她之後，她才會被釋放。

但這位偉大的女神首先對此死靈法師甜言蜜語，並用溫柔的微笑勾引他離開魔法圈。她說：『向你致敬！你用可怕名字命令我出現，我在這些名字前謙卑地行禮。到我這裏來；因為你真的很偉大，我願意在你面前鞠躬，並永遠為你服務，哦，奇妙的凡人，如果你願意，你將在我身邊永遠不死。你低語的魔法比暴風雨還偉大，你強大的意志比龍卷風更跋扈。在我身邊統治吧...。』但他粗暴地打斷了她，並用嚴厲的語氣吩咐她進入**五角星**，直到被釋放以前要一直待著。他對於她的魅惑完全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就像毒蛇無視仁慈一樣，且他在那一刻的樣貌比**永恒死亡**的黑暗住所更可怕。一種徹底的荒涼感震撼了魯魯，仿佛**宇宙之柱**和所有神聖的**方尖碑**都被打碎了，而**永恒**也失去了它永遠存在和永遠持續的力量。**內在之光**似乎陷入了**混沌**的混亂之中，群星在其中齊飛，且被**罪惡**之雲永遠覆蓋。濕婆之眼睜得大大的，且其**內在之火**準備沖出去並殺戮...。

魔法師說完後，出現了一片死寂，而只有**寂靜**之聲不祥地哀鳴 — 未被聽見，但能在**靈魂**深處辨別，造成了無限的痛苦。憐憫和善良的品質在天上層面的**深處**顫抖；但突然間，似乎一聲嘈雜命令擊中了魯魯的內耳，且**神聖火焰**的莊嚴**眼睛**在空中閃爍，輕蔑地指責他無所作為。**命運**之流從它的鐵牢床中掙脫出來，並再次沖出急切地洪流。現在是擊倒他的時候了，魯魯突然跳起來撲向巫師，而巫師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女神身上，於是魯魯用力抓住符咒腰帶，並把它從巫師的腰上扯下來，同時有力的踢了他，使他被猛烈地扔出了魔法圈外，而魯魯則迅速的系上腰帶，並撿起了神秘的魔杖、以及這位死靈法師在摔倒時掉在魔法圈中的劍和刀。

整個惡魔群眾歡快地嚎叫著衝向巫師，而巫師在沒有腰帶、劍和魔杖的情況下，無法抵擋他們，也無法回到圓圈的保護中。魯魯在圓圈中用自己的武器指著他，準備在必要時出擊。這位巫師像一只受驚的貓一樣跳了起來，並以最快的速度跑開，而整個隊伍都跟在他身後。但是他還沒來得及到達樹林，那些削瘦的獵犬和地獄怪獸就追上了他逃跑的身影，且他在他們的爪子和尖牙下，化作了如煙般、粘糊糊的恐懼。

女神像一只兇猛的母獅，看了魯魯和孩子們一會兒，但只見他一言不發、坐在那個圓圈裡一動不動，且懷裏抱著兩個熟睡的孩子，於是她冷冷地笑了笑，重新登上她的金色戰車並駛向黑夜。

火葬場的火又一次熄滅了，所有的惡魔都離開了，滿足於他們可怕的俘虜；當魯魯在這個死亡競技場睡著時，寂靜場景慢慢從他視線中消失了；他受到了**命運眾神**的保護。

第七章 商人

如是我聞：

在魯魯入睡之後，他夢見蜜蜂嗡嗡作響和風的嗚咽，令人昏昏欲睡；夢見了粘稠坑中爬行的初等形體和鬼鬼祟祟的鬼魂；因為恐懼的陰影投下了一片黑暗在他沈睡的心靈簾子上。昏暗的微風似乎充滿了哀傷的聲音，這時他又一次在異象中看到巫師用奇怪的魔法編織他的冥王花環。魯魯驚慌失措，瘋狂地喘息著，看著那些無恥奧秘的無名褻瀆，直到罪孽的惡火閃熄燦滅，而可怕的褻瀆得到報復和贖罪。

然後他在夢中看到了天上少女們的異象，如一股藍寶石星星之流和祖母綠及紅寶石的光，從黑夜的穹頂上降下來，而他沈入了更深的無夢睡眠中，仿佛天使翅膀的柔軟羽毛撫摸了他的眼皮，並為他祝福。

然後，黎明如珍珠般純淨的帳篷，打開了它們歡快的大門；魯魯醒了，而兩個嬰兒則繼續睡著，裹在魯魯前一天晚上給他們蓋的巫師幔子裏。他伸了個懶腰，站了起來，他現在神清氣爽，就好像剛從燃燒的森林裏逃出來，現在沐浴在甘露河裏的人一樣。

『榮耀歸於光明之子們，他們不眠不休的看著所有創造之美和人類的愚蠢。』他感激地感嘆道。

他感到右眼有一種奇怪的悸動，這預示著他的命運現在將往好的方向發展，且他將暫時從過去二十四小時的噩夢經歷中解脫。他環顧四周，看到了魔劍、匕首和魔杖仍然躺在圈內，且他先確認周圍已沒有前晚的幽靈後，總算走出了圈外，以便更好的了解周圍環境。

在他的右邊是火葬場，被一片樹林所包圍。魯魯到處尋找一些可以吃的水果或喝的水，因為他預計嬰兒隨時都會醒來，且他不知道要如何照顧他們。然後他注意到自己仍繫著符咒腰帶，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取下來，並檢查它是否有任何損壞。慶幸的是，當他從巫師身上扯下腰帶時，只有金色的扣子稍微扭曲，於是魯魯用他強有力的手指，很快就把它彎成了正確的形狀。然後他仔細觀看了腰帶，並為它的美麗而陶醉。它上面布滿了奇怪的圖案和字母，是由數以百計的各種寶石制成的，並在陽光下閃耀著無數的火花和光輝。

『這是一個真正的寶藏，』魯魯對自己說：『它太珍貴了，我不能讓他露出來。』他補充道，並把它繫在衣服下的腰間藏起來。他想：『我該拿它怎麼辦？它不是我的，但我不知道要把它交給誰；我最好等一等，也許未來會有答案。』

然後他拿起劍、魔杖和刀，並用後者挖了一個洞，盡可能的將它們深埋。當他埋好並把松散的泥土踩實後，他在上面放上一些樹葉、樹枝和墓地的灰燼，便覺得輕鬆

多了，於是抱著兩個孩子進入了樹林，希望沿著太陽的一條盡可能直的路線，從而到達某個有人居住的地方，或者遇到某個人，這樣他就可以打聽這兩個小孩子的父母在哪。

他走向前晚巫師和嬰兒一起出現的地方，而還沒經過十分鐘，他就聽到遠處的喧囂，包含婦女悲痛的哭聲和男人互相呼喚的低沈音調。他朝著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竭力大聲呼喊，而被噪音吵醒的嬰兒開始哭了起來。突然間，他發現自己已經走到了樹林的邊緣，且不遠處有幾個人正在來回奔跑，向各個方向搜尋。魯魯再一次大聲喊叫並被看到了，所有的人都向他跑去。當他們看到孩子們除了哭以外都安然無恙時，大家都歡呼起來，且他周圍響起了一片嘈雜的聲音，每個人同時都在問不同的問題，而兩個女人迅速地把孩子們從魯魯的懷裏抱出來，魯魯對此一點也不難過；她們高興地大叫著，抱著孩子們跑向遠處的房子，隱約可見於幾棵樹之間。其余的人都聚集在魯魯周圍，因此他開始擔心自己的寶貝薩隆琴，因為在前晚整個的混亂中，他仍一直設法將它攜帶身邊。

他們正以最快的速度朝屋子走去，魯魯就在其中，這時一位極其莊嚴和威嚴的人物，出現於花園周圍的樹木之間。他是一位高大的、看起來很端莊的紳士，當他走近這群人時，其他人都退了開來，讓魯魯面對這個新來者。他彬彬有禮地請魯魯跟著他進屋，途中經過種滿玫瑰的花園，周圍有蕨類植物作為其芳香美麗的背景。花園裡有幾位在散步的女士，她們穿著雙重優雅，因為她們的辮子幾乎垂到地面，且編織著花環；每個人都有一個小侍從，用一把蒲扇揮舞著他的女主人。

在花園的另一個地方，巨大的罌粟花混合了巨大的進口月蓮，而其他的花在微風中輕輕搖擺；濃郁的香水味飄揚於溫暖、帶有香脂味的氣流中。在一塊高大巖石的凹陷處，有一只巨大貓頭鷹一動不動的坐著，其黃玉般的眼睛像金色火焰的輪子。遮陽的樹木矗立在靠近房子的地方，樹上爬滿了馬拉提蔓（Mālati）。然後他們來到一個由紅色礫石鋪成的拱形庭院，裡頭有一個接待室，其屋頂由細長的圓柱支撐。有一個綠色蘆葦簾子遮住了房子本身的門口，且在其兩側有格子窗。

此人推開蘆葦簾示意他進去，而魯魯認為他就是此處的主人。這的確是一個可愛的房間，且魯魯懷疑他是否在一個國王的宮殿中。裏面有高大的白色大理石柱，其倒影在墨綠色水晶地板上的就像一群天鵝，它們把頭伸進荷花池裏以輕咬多汁的根莖。

但這個主人並不是國王，而是一個名叫達納帕裏塔（Dhānapalita）的商人，且他名副其實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所擁有的黃金、珠寶和麝香寶藏足以壓倒一百名搬運工，此外，他還戴著一條長而華麗的珍珠項鍊，據說這些可愛的珍珠是從大象的大腦、額頭和腹部中找到的，且這被視為一種強大的護身符。

這位商人和魯魯都還不發一語，後者在困惑中搖擺不定，不大知道該怎麼辦。這時商人拍了拍手，幾個無聲腳步的仆人立即進來，並端著各種氣味誘人的菜肴，擺在

這位主人和其客人面前的小桌上。商人在檢查並核準了菜肴的內容後，便揮手邀請魯魯開始用餐，同時以身作則在魯魯的盤中堆滿了各式山珍海味，然後在舉目望天、並默默呼求毗濕奴來祝福食物後，開始用餐以向他廚師們的技藝致敬。

他們一直保持著死寂到最後吃完了餐，商人和魯魯坐在一些低矮的沙發上，置滿了豐富刺繡的絲質墊子；而當兩人都感到相當舒適時，商人首次開口說話。

『現在，我的年輕朋友，』他開始說：『告訴我你在哪裏找到我們的孩子，以及你是如何知道他們住在哪裏的？』

魯魯如此受邀講述了他的故事，並從可憐瘋子的自殺開始說起。然後他描述了那片荒涼的林地，到處都是元素精靈的幽靈，那片可怕鬼魂森林的樹叢中發出威脅的沙沙聲，被薩滿幽靈的巫術所纏擾，這些罪惡的瘋狂使節在林地的荒道上夜行，後來講到巫師在廟裏祈禱的事。

『他向誰祈禱？』商人問道。魯魯答道：『他在崇拜杜爾加女神，並說：「向你致敬，神聖的女神啊！我崇拜你染紅的腳，你作為濕婆的力量統治一切著並掌管三界；你斬殺了摩西沙（Asura Mahisha）！哦，你你的追隨者們，我渴望你保護，請拯救並賜予我恩惠！」』

然後魯魯繼續講述了可怕女神的情況、巫師是如何帶著嬰兒抵達、以及魯魯是如何決心拯救他們。然後，他講述了他懇求放過他們的生命和巫師的譏笑。

商人插話說：『命運為幸運的人提供了成功的手段。』

『是的，』魯魯回答說：『但當時我不知道如何拯救那些孩子。』

『對於一個偉大靈魂的人，』商人又說：『不會放棄一個計畫，只要它能為他的兄弟們帶來利益。』

『這無疑是事實，』魯魯說：『但邪惡的巫師與女神達成了協議要犧牲這些嬰兒，且他們的組合很強大。』

『是的，』商人回答說：『但沒有人能夠通過殺死無辜的人來獲得勝利，即使是有罪者也一樣。』

『然後，』魯魯繼續說：『當巫師看到成群有角的元素精靈接近時，他奇怪的眼睛被邪惡的喜悅點燃了。且當他們更靠近時，他似乎長得更高了，並且顯示出一種可怕的威嚴，仿佛他充滿了一種巨大而可怕的力量，並且自身完全意識到了這一點。然後可怕的女神來了，她有一雙燃燒著的眼睛，像保衛著幼崽的母獅一樣發光。』

魯魯繼續著他的故事，對於他擊敗巫師並救出嬰兒的過程，他淡化了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最後講到孩子們被侍者帶走然後與商人會面而結束。

商人沈思了一會兒，用手指撥弄著他那條奇怪的珍珠項鍊，然後說：『當一個人的心靈在下行的道路上時，要把下降變為上升是最困難的；他也不容易停下來。每當他犯了錯誤，罪的重擔就會加重，這會加快他墮落的速度。他將像一塊石頭被扔進無底的海洋，而這塊石頭將永遠地沈沒在他自己創造的粘稠泥漿中。』

『我很驚訝，』魯魯說：『這個巫師以他所有的力量 and 知識，竟然在我如此懇切的替兩個孩子求情之後沒有懷疑我。』

商人回答說：『在一個純潔的靈魂中，有一種品質是一般心智無法理解的。』

魯魯聽到這些話不好意思的臉紅，因為他到前一天黑侏儒是怎麼稱呼他的；但他還是很感激，因為他認為這個商人不僅有智慧，還有財富，這種人的美言就更有分量。

『我無法理解的是，』商人繼續說：『那個巫師是如何偷走我這兩個孩子的？順道一提，他們是雙胞胎，是我唯一的兩個孩子。他們總是被守護著，就像西塔（Sitā）在蘭卡（Lankā）洞穴中被她的女侍者守護著一樣。他們是我和我妻子最寶貴的財產，因為雖然財富可以通過好運獲得，但生命只能由眾神授予。任何人似乎都不可能進入孩子們與保姆住在一起的房間。這不可能的程度如同一個小男孩試圖把整個海洋放入一個小水壺中一樣，或者一只貓試圖放火燒掉滿滿一池子的魚，以將它們烤來吃；或者用煮熟的雞蛋生出活的小雞一樣。』

『也許，』魯魯推測說：『巫師知道如何產生磁性催眠的秘密，或是使自己隱形的秘密。』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商人回答說：『重要的是，幸虧你的勇敢，他們才能活著回來。』

接著是一陣沈默；然後商人從座位上起身說：『現在我想把你介紹給嬰兒們的母親認識；你願意跟著我去她的房間嗎？』

魯魯高興地同意了，並跟著商人來到一條通道，通向了一個充滿花草樹木和鳥類的內部花園。那裏矗立著銀色樹皮的奇拉樹（chilla），上面掛著厚厚的小圓葉簇，如同淡綠色的圓盤。那裏盛開著紫礦樹，它有時光禿禿地站著，似乎已經死了，然後又突然綻放出火焰般的花朵。鳥兒到處遊蕩，有著金色和斑斕的羽毛。在樹陰下有猩紅的花朵，綴以金條，以及歌唱的鳥兒唱著阿維斯陀語的旋律。一只貓鼬突然從路上飛奔而過，魯魯喃喃自語：『一個幸運的預兆！』

商人笑了笑，說：『幸運的預兆就像是幸運和不幸的標記一樣：如果人們相信它們，它們就是真的。聖人們對於身體印記（Sāmudrika）的解釋，寫下了許多學術著作。據說，主佛擁有三十二個幸運標記和八十個小標記。在庫魯巴人（Kurubas）的習俗裡，新郎的父親會觀察準新娘頭上的某些標記或「捲髮」。如果在她的額頭上有一個，就被認為是幸運的；但如果在後腦勺或右太陽穴附近發現一個，則情況相反。

『另一方面，帕利人（Pallis）是泰米爾（Tamil）農業主義者，他們認為額頭上的「卷發」預示著女孩將成為寡婦，而後腦勺上的卷發則預示著她丈夫的長兄死亡，所以你可以選擇如何看待「卷發」。

『據說，額頭上的橫紋數量表示壽命長短。如果一個人有兩條線，他將活四十年左右；如果有三條線，他將活七十五年左右；如果有四條線，他可能活一整個世紀。』

『這非常有趣，』魯魯說：『如果你願意，請再多告訴我一些。』

『沒問題。』商人回答。『如果一個人在笑的時候臉頰上出現了酒窩或凹陷，他有著放任的性格。如果他的下巴是雙下巴和寬下巴，他會是意志堅強的人。如果下巴薄而圓，他喜歡女人的愛慕。如果他的耳朵很長，他會是放蕩的人。如果在他的鼻子頂部有一條深深的橫線，他會希望能擁有權力和權威。如果他五個指尖上有螺紋，他將有皇室血統；如果十個手指都有這個標記，他將成為統治者或國王。如果一個人的腳底有一條線，位於他的大腳趾和第二腳趾之間，他將乘坐轎子旅行。若一個女人的小腳趾與鄰近腳趾重疊，或者如果它沒有碰到地面，那麼她的品德就會很差，並尋求與許多男人恩愛。如果一個人的手遮住太陽時，光芒會從四隻手指縫隙中露出的話，他就是一個奢侈的人。相反，如果他的手指肥大而沒有縫隙，那他就是一個吝嗇的人，而且很可能是一個守財奴。』

魯魯饒有興趣地聽著這位商人的話，並很驚訝他了解這麼多不同的標記和預兆。

商人回答說：『有些標記能相當可靠的指出一個人的性格，且這個人可能碰巧是要談判對象。因此，它們對我的交易很有用。』

他們慢慢地走著，而魯魯注意到商人的住處是在一個幽深的小樹林裏，瀰漫著花蕾的芳香，綻放於黎明的露珠中；儘管現在仍然是清晨，但是天氣已經相當熱了。現在他看到了一間可愛的房子，前面是鋪設好的庭院，而一只奇妙的孔雀站在通往庭院的台階上，張開輝煌的尾巴，其一千只眼睛在陽光下閃耀著翡翠綠、金色和藍色。在屋頂上方，一面五顏六色的翼旗在風中懶洋洋地拍打著。

從這裏能看出，這個商人在權力、輝煌和財富方面的興旺，而當他們進入他夫人

的房子時，這一點就更明顯了。那些地毯、掛飾、家具和裝飾品，都是魯魯修無法想象的高貴，即使在白天也是燈火通明。

商人敲響了金鑼，很快就聽到了輕盈的腳步聲和絲綢輕柔的沙沙聲，又過了一會兒，他的妻子便進來了。她非常年輕，魯魯不會想到她就是那些嬰兒的母親。很明顯，商人對她感到非常驕傲，也深深地愛著她，因為他看她的眼神就像因陀羅（Indra）看到舍脂（Shachi）一樣，他們一同居住於天上層面的極樂中；且她閃爍著蓮花般的光芒的眼睛，首先停留在她的主身上，而沒有看到魯魯，並且其丈夫還未介紹給她這位孩子們的救星。在魯魯看來，當她進入房間時，就連璀璨的燈光也被她星星般的美麗所掩蓋。

她的眉毛如同燦然的秋月，而她的首飾有許多大的金亮片，且由許多精美的珠寶所環繞。她的丈夫給了她如此多的寶石，仿佛地球已經放棄了所有的寶藏而從此失去其財富。她看起來像孔雀一樣快樂，當雷聲宣布著大雨時，孔雀會歡快地叫著迎接。當然，魯魯想，所有的黃金和香料、象牙和檀香的儲備，都不足以買到這樣一個輝煌存在所帶給一個男人的幸福；而他為自己的想法感到臉紅。

然後，商人向他可愛的妻子講述了故事，只揀選他認為不會冒犯她嬌嫩耳朵的部分，並且對魯魯進行了應得的讚揚。當魯魯看到女士對他的感激之情時，他感覺自己的靈魂就像一只純白的鷹，乘著絢麗的翅膀飛向天堂。

『今天早上我們非常害怕，』女士說道：『當侍女們發現孩子們失蹤時，我們很害怕。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也不知道該從哪裏開始尋找他們，我們也想不出誰會把他們帶走，這段時間我們都很焦慮；但現在一切都結束了，多虧了你。』

這位商人說：『在極樂的天堂和絕望的監獄之間，其時間間隔往往非常小，以至於人類的智力無法感知它。災難有時會像雷電一樣從寧靜的藍天中落下，就像快樂的太陽可能突然刺穿絕望的烏雲一樣。』

這位女士現在著急於回到她的孩子身邊，因為她還沒有完全從驚嚇中恢覆；所以她迷人的與魯魯告別並千恩萬謝，儘管他拒絕一切感謝。當他再次與商人獨處時，商人想知道魯魯自己的過去，於是他從頭開始告訴他一切，並給他看了薩隆琴和護身符腰帶。

『我說不出這件樂器將以何種方式影響你的未來，』商人說：『我只能說它年代久遠，且非常珍貴。這條護身符腰帶也有很大的價值，因為它的鍍金層是由一位工匠大師連在一起的，而其珠寶確實是最珍貴的。你想賣掉它嗎？』他問道。

『不，』魯魯說：『我想保留它作為紀念品，如果你認為這麼做正確的話；因為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將繼承它，我甚至不知道這個巫師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從哪裏

來。』

『那你完全有權保留它，』這是商人的結論『它可能是你的**命運眾神**給你的禮物，它也可能對未來的事件有一些影響。我祝你一切順利，希望你能很快找到你所尋找的**大師**，因為當學問與智力結合在一起時，兩者都能相得益彰，比如你在拯救我的孩子所表現出來的那樣。』

然後他問魯魯在旅行中他是否能提供任何幫助，因為他認識這片土地上所有重要的人，他可以一路上將他介紹給這些人，且他們可能會知道一位偉大的**大師**。

『不，先生，』魯魯感激地說：『我發自心底感謝你，但我覺得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找到真正的大師，且我真的不要求任何感謝；我很高興能成為**命運**的工具，把你的孩子還給你。』

商人對此顯得非常高興，並說：『真正的感激會找到方法證明，就像真金被試金石所證實一樣。我剛好擁有一個合適的樂器盒，請至少允許我送給你拿來裝薩隆琴，因為我擔心在你的旅行中，它如果沒有適當的裝箱可能會損壞；而它又太珍貴了。』

魯魯感謝他，並在美麗的花園裏等著，直到商人帶著薩隆琴回來；商人把薩隆琴拿去以確認他所想到的那個琴盒是否適合它。

當商人回來時，他手裏拿著一個可愛的盒子，是用輕木制成的，上面鑲嵌著龜甲、珍珠母和黃金。它還有一條帶子，這樣魯魯就可以把它背在背上，且手就可以騰空了。商人還送給他一根手杖，裏面有一把精制的劍；因為他說：『你似乎沿著人跡罕至的道路旅行，而可能會遭到野獸或強盜的襲擊。現在你將能夠保護自己，儘管我希望你永遠用不著他。』

就這樣他們告別了；商人重覆說道，在任何時候如果魯魯需要介紹或任何其他幫助，他將隨時為他服務。於是魯魯離開了那個幸福的家，繼續他的**尋求之旅**。

第八章 苦行僧

如是我聞：

當魯魯再次前行時，他的思想充滿了過去兩天的非凡經歷。他特別想起了兩位嬰兒甜美的母親，也想到了那個善良的商人。但他意識到有一點：雖然商人的妻子非常漂亮，且她的藍蓮目光極為美妙，但這些都無法相比於他在異象中看到那兩只藍眼睛，有著完全的輝煌；因為它們如同一對無比可愛的雙胞胎星星 - 透過這個窗戶能看到一個發光的靈魂，而這不是像他這樣的普通人可以想象的；因為它們肯定是天上仙女（Apsaras）的眼睛。而他思索究竟在這個塵世上是否有這樣一個存在，還是她總是居住在眾神的光明領域，而只是偶爾憐憫的俯視那些被困在下面、陷於錯誤和幻覺之網中的人？然後他也在想自己對帕塔利的行為是否正確；但另一方面，當帕塔利躺在他的懷裏時，邪惡侏儒就在那棵樹後面幸災樂禍地看著他。誰能告訴他真理，並給他真正的、明智的指導？此外，他能將這樣的經歷告訴誰呢？

於是他繼續流浪；晚上睡在苔蘚或樹葉的床上，白天以甜美的水果、堅果或可食用的根莖為生；有時在農場買些麵包和牛奶。

在牧場的草地上，母牛站在齊膝深的茂密草叢中，並沈浸在晨霧中，而薄霧在它們沈思的腦袋周圍飄蕩，直到旭日的的光芒突然一吻，驅散了彩虹般絢麗的旋轉霧氣，而整個大地被藍寶石色的無限蒼穹所籠罩。他或者在寂靜中，傾聽著藤條的聲音，在微風中唱著韻律的回旋曲，並用它們纖巧的羽毛頭編織優美的旋律主題。有時，他做夢般地凝望峽谷，或凝望漩渦，為其令人眩暈的回旋而著迷；或者他把自己浸泡在清涼的河水裏，而在其中猛衝、眼睛明亮的魚，像海底的寶石一樣閃閃發光，歡快地跳躍著，直到漂浮的水草上面有點點的閃亮液體珍珠，而柔軟的鰻魚在銀色的波紋中一閃而過。

魯魯就這樣日覆一日的沿著太陽之路，不斷向前邁進。有時他遇到一個農民，有時遇到一個鄉下少女，而他都祝福他們，並恭敬的稱呼少女們：『哦，我的母親。』這樣她們就會知道他沒有邪惡的企圖。

清澈的小河在鮮花盛開的草地旁跳舞，而夜裏的精靈和仙女們在她們的仙女環中，優雅地踏著韻律的步伐，富有詩意，並在天鵝絨般的草地上圓滑繞圈。在清澈柔和的空氣中，他聽到山之精靈的呼喚響起，並看著喜瑪拉雅的溪流從巖石的裂縫中躍下；因想到能與海洋結合而感到很高興；而在尖銳的峭壁巖石之間，冒出了泡沫的漩渦和渦流，歡快地跳舞並發出歡快的聲音大笑。

在寂靜的水池中，他看到了聖潔蓮花之美，它象徵著仰望神的靈魂。隨著太陽下沈和月亮升起，平原變得像巨大的競技場，其中金色和銀色的光束在爭奪主宰權，而夜晚發出它的影子來戰勝它們兩者。然後，黑蝙蝠在深葉樹下靜靜地航行，而魯魯在

他那張厚厚的軟葉床上，伸了個懶腰後就睡著了，旅途十分疲憊，並夢見了有著金羽的巨鳥，長著鷹翅，並在巨大的玫瑰色雲層下莊嚴地漂浮。然後，太陽再次升起，一口金色的火焰井，美味無比；火熱的太陽-他喝著閃亮的晨露。

喔！金色白天和夢幻般的銀色夜晚；這是一個只有年輕人才會知道幸福時刻！

有一天，他注意到一群婆羅門坐在路邊，正在進行神聖的交談；當魯魯慢慢經過時，聽到他們博學的論述彷彿玫瑰從一張嘴傳到另一張嘴；他的心崇敬的向他們俯首。

還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位剛結束一個月斷食的耆那教隱士；且他看到這位隱士站在樹下和灌木叢旁，全神貫注地傾聽。

『哈，』魯魯自言自語道：『他知道鳥類和動物的話語，並通過傾聽它們的秘密來收集智慧。』

他冒昧地向隱士恭敬地問了一句：『哦，神聖的先生，神的存在的秘密是什麼？』

隱士回答說：『我的兒子阿，梵天首先出現於一朵蓮花中，而此花從毗濕奴的肚臍長出。』

魯魯對這個答案感到驚訝，並在感謝了隱士之後繼續上路。

『怎麼會這樣？』他驚奇地想：『但一定是這樣，因為這樣的聖人一定知道真理。』他如此天真地補充道，儘管激烈的鬥爭發生於他的神聖心靈和他的世俗推理之間。

在接下來的一周內，他花了幾天時間越過一座大山。它是群山的君主風範，且有許多溪流從布滿洞穴的一側流下。沿著其中一條溪流，他遇到了一個苦行僧，他在不穿衣服的情況下做禮拜。魯魯等待他結束後問他：『尊敬的先生，您為什麼要在裸體狀態下舉行這些儀式？』

『因為，』他回答說：『衣服可能含有汙染，而且，在神聖或魔法儀式中所使用過的衣服不能再次使用，因為它們在第二次穿著時會破壞咒語；還有許多其他原因。』

『是什麼讓你這麼說，且為什麼？』魯魯問。

『同樣的原因，進入神社時不能穿皮拖鞋，甚至長襪；因為制革和剝皮是令人厭惡的職業，所有皮革工人都應被驅逐。』

『我可以理解關於皮革的說法，』魯魯說：『但是普通的衣服只會被身體觸碰，而我們是透過身體向眾神致敬。因此，祈禱的行為本身就應該是一種汙染，無論穿不穿衣服，因為我們必須有身體才能祈禱。』

『你這個人！』苦行僧喊道：『像你這樣的年輕人能爭論聖人制定的法律嗎？』

『我一點也不能，』魯魯回答說：『我在整個土地上流浪以尋找智慧，但你剛才告訴我的似乎不是智慧。』

『那麼，』苦行僧觀察到：『你會吃用酵母做的面包，或普通的面包，即使它是由比你低種姓的面包師所烤出來的？或是所吃的米，沒有事先在石頭或石洞裏用帶鐵齒木杵來碾碎？』

『為何不吃呢？』魯魯詢問：『米、面包和酵母都是眾神製造的，且每個人類都是的兄弟。我不相信種姓制度。』

『你的意思是說，』苦行僧尖叫道：『你不相信有賤民？假設你被毒蛇咬了，而在場的唯一醫生的種姓低於你，你會允許他觸摸你以拯救你的生命嗎？』

『為何不呢？』魯魯笑著問：『眾神不是曾命令說，一個人應該盡可能長地保存他的生命，以實現他的命運嗎？』

這個苦行僧憤怒地撕扯著自己的頭髮，並對著魯魯大喊大叫，魯魯則靜靜地站在一旁，饒有興致地看著他。

『那你會和一個陌生人握手嗎？』苦行僧嚎叫著；彷彿那是點燃滅亡之火的稻草，而魯魯將因不了解潔身之法而被燒死。

『如果，』魯魯平靜地說：『如果一個人是善人，寧靜而仁慈，那麼當他遇到另一個人對於善有更自由的想法時，並不會像小孩一樣暴跳如雷，因為這些想法是眾神在所有人類心中種下的微小種子。這樣的善人，無論他的生活地位如何，我都會稱他為我的兄弟；就像我應該遠離一個假裝有自制力的聖人，他的行為就像一個敵視人類的惡魔，像羅刹（Rākshasa）、皮沙卡（Pischācha）、維塔拉（Vetāla）、布塔（Bhūta），或任何其他惡意的鬼。』

苦行僧張口結舌地聽著魯魯的平靜宣告；最終，他在內心仍是善良而理智的人，戰勝了自己的憤怒，並將祝福灑在了魯魯的頭上。

『哦，睿智的年輕人，』他感嘆道：『確實，高高在上的眾神通過你沒有胡子的

嘴唇說話。你重新喚醒了我心中寬容和善良的種子，也就是愛；在我實踐了這麼多年的儀式和苦行之下，那顆種子已經被傷得太久了。你說你在四處流浪尋找智慧，但你已經說出真正的智慧，陰暗沒有必要去尋找你已經擁有的。誰是你的大師？」

『我的大師是大自然本身，且一直都是如此。』魯魯回答：『我發現善良和力量存在於風的活躍甜美中、在微笑的太陽中、在保護的月亮中、在所有爬行、行走和飛翔存在的美麗中、表現於母親對孩子的關懷中、在我親愛的父母、老師的美妙愛中、在陌生人的神聖話語中，他在我小時候某天來到我家。』

『你有一個偉大的，』苦行僧說：『告訴我更多關於你的事情。』

因此，魯魯把他自認合適的部分過往告訴了他，而苦行僧聚精會神地聽著。

『那你背的那只美妙箱子裏裝的是什麼呢？』他問。

然後魯魯告訴他關於薩隆琴的事情，而當這位苦行僧表示希望看看它時，他打開了箱子，這是他在離開商人幾周後首次打開。這位苦行僧讚嘆於此樂器的美麗，而魯魯則隨手打開了箱子裏的一些隔間。令他驚訝的是，隔間中有兩個天鵝絨袋子，且當他打開時，發現其中一個裝滿了金幣，而另一個裝滿了珠寶。於是他想起了商人的一句話：『真正的感激總能找到方法表達。』他對這些貴重禮物的精緻感到驚訝。

當他和苦行僧正在欣賞這些閃閃發光的寶石時，突然一個影子落在他們身上，且一個刺耳的聲音說：『啊！這是一個適合國王的寶藏！』當他們倆驚愕地擡起頭來時，陽光下站著一個猙獰而帶著頭骨的流浪和尚，他用手指撥弄著他的頭顱項鏈，並用一雙邪惡的眼睛盯著黃金和珠寶。魯魯趕緊把它們放進袋子及箱中後，闔上它並再次掛在脖子上，且緊緊握住他的劍棍。

新來者惡意的笑了笑，未經允許就在兩人旁邊坐下。他從隨身攜帶的包裹中取出一瓶酒，遞給魯魯和他的同伴，提議他們喝一杯以慶祝這次吉祥的會面；但兩人都急忙拒絕了，因為眾所周知，強盜有時會提供摻有曼陀羅的酒以使受害者昏迷，之後他們就可以隨意搶劫並將其殺害。和尚聳了聳肩說道：『啊，好吧！如果你們不願意接受我的款待，我也不在乎，況且還能省下那麼多好酒。你不必擔心我會讓你喝醉，就像毗濕奴曾使圓生樹花蔓生，從而讓世界沈醉於其甘美香氣。從那時起，人類就為愛而困惑與瘋狂；因為每個戀人不是都瘋了嗎？』他挖苦地問。他一直帶著惡魔般的笑容看著魯魯的盒子，這真實表現了他無神論、不敬神的本性。他是魯魯遇到過的最危險的敵人，因為他擁有蛇（Naga）的魔法力量，雖然魯魯目前不知道.....這是一種使對手眼睛失明的魅力，此和尚因而可以隨意地隱形。儘管魯魯因缺乏經驗的而不熟悉這種魔法，但苦行僧則不同，他一生都在研究各種不同魔法。且縱使這個流浪和尚就像一個陰謀詭計之海，但這個苦行僧知道所有的對抗咒語，他決定待在魯魯身邊，直到他們的危險訪客離開。

但魯魯總是渴望從任何人身上學到任何東西，於是問和尚：『為什麼你說每個戀人都瘋了？』

『這很容易證明。』和尚回答：『我的兒子，愛是人類和神靈世界上最偉大的力量。當主濕婆躺在烏摩（Umā）的懷裏時，即使是他也被愛所征服。』

『而且，』他繼續說，向不可見的神鞠躬：『如果連他都成了受害者、陷入它的圈套、在快樂中暫時迷失，忘記了自己和他所統治的所有世界，那麼，僅僅一個人類或神靈在同樣狂喜的纏繞中掙紮時，該如何做才能保持自己的理智？因此：每個戀人在那強大的控制力下，都會失去對自己的控制，且只要他心甘情願做愛的俘虜，他就會瘋狂。』

『但是，』魯魯說：『我說的是愛，而不是激情，這完全是另一回事。』

『呸，』和尚回答說：『它們都是一樣的。愛比一個人的故鄉更令人著迷，它只能在激情中找到表達。』

『那不正確，』魯魯叫道：『有一種神聖的愛，它超越了單純的激情；對此我很肯定。』

『是的，』和尚冷笑著回答：『我聽過傻瓜們談論那種冰冷的「愛」，它只適合古代的白癡，但我給你的建議是，年輕的朋友，忘掉一切，在你還年輕力壯的時候以正確的方式享受愛；另一種愛就給身處第二童年期的軟弱老糊塗就好。』

魯魯跳了起來，他的眼睛閃爍著憤怒的光芒，並喊道：『你所說的就像我認識的一個邪惡黑侏儒，如果他進入另一個身體而變成你，我不會感到訝異。我為什麼要為了你那塊野獸激情的玻璃，而毀掉神聖之愛的寶石呢？』他在憤怒中顯得如此具有威脅性，以至於和尚也站了起來，在暗地裏喃喃自語了幾句。但苦行僧也跳了起來站在魯魯和尚之間，用雷鳴般的聲音吼出了對抗咒語，使致命的和尚急忙撤退，很快就消失在了遠處。

『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訪客，』苦行僧對魯魯說：『他甚至可能是一個披著人類外衣的邪惡魔鬼。小心這種人，我的孩子，以免他們毀滅你。』

魯魯感謝他，並請這位苦行僧多講一點關於這種存在，以便他未來能有所警惕，儘管他並不害怕；『因為，』他說：『我總覺得有某種形式的神聖保護盤旋在我頭上，且當出現真正危險時，它總會採取行動；儘管主梵天很清楚知道我自認配不上這種神聖的保護，也知道我所有想法。』

苦行僧說：『光是想到這種保護，就能起到保障作用；我希望你永遠不要忘記。』

在你的旅行中、或在其他任何時候，你是否曾與一個真正的婆羅門祭司交談過呢，我的兒子？』

『不。』魯魯回答：『在我出生的附近小鎮有幾個婆羅門，且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曾經富有和強大的婆羅門家族的後裔；但我們很貧窮，而住在我們鎮上的婆羅門是相當富有的人，他們不會看上一個貧窮燒炭人的兒子。』

『你想見見一位真正的婆羅門啟蒙者嗎？』苦行僧問。

『我當然想！』魯魯急切地喊道：『你有認識的嗎？』

『是的，』苦行僧說：『而且他住在離這個地方不遠的地方。我打算今天去拜訪他，因為他是我的老朋友；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和我一起去。』

魯魯對於能見到一位真正的啟蒙者而感到高興，於是他們立即開始前往他居住的地方。

魯魯說：『請告訴我一些關於婆羅門的事情，因為我對他們還知之甚少。』

『沒問題，』苦行僧回答說：『婆羅門的首要職責之一是每天在早上第一餐和晚上最後一餐之前燃起聖火（homa）；因為《鷓鴣梵書》（Taittiriya-Brāhmaṇa）說，眾神通過祭祀獲得了天上。它必須由酥油、凝乳、大米或谷物制成。普通的婆羅門在婚禮之後，他可以請一位火祭司向他演示 48 種生火儀式，如果他想學的話；而不是 16 種普通儀式。婆羅門祭司必須知道所有的魔法儀式，而且他在實踐這些儀式時必須非常小心，否則地精、魔鬼和其他元素精靈群可能會欺騙他甚至摧毀他。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必須知道如何控制迦納（Ganas），他們是濕婆的追隨者和隨從。他在向神靈供奉之前，必須在手指上套上羽穗草的戒指。他必須有神諭的能力，是一個煉金術士（arch-chymic），且他必須知道所有關於北方的秘密。

『在執行神聖的法則時，他必須有一顆堅定的心，然而在對待他的兄弟時，他的心應該像玫瑰花瓣一樣柔軟。他必須能夠呈現為火焰的形體，並像閃電一樣消失。他必須知道施恩者濕婆神何時在空中遊蕩，並為那些值得的人祈求福利。他必須進行許多苦行來變得純潔，否則當他代表其他人懇求眾神時，眾神將不會聽他的。

『他必須知道種植許願樹的秘密，它生長在天堂並能滿足所有的願望。如果他完全配得上這個榮譽，眾神會從這棵樹帶一根樹枝給他，並告訴他，當它開花時，他可以隨意許願。它一開始總是不能開花，直到他所有的家人、仆人和從屬用他們的眼淚澆灌了十二個月，它才會生根發芽。然後他所有的祈禱都會實現。但他也必須敬拜眾神之神象頭神（Ganesha）：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沒有人可以在這個世界上獲得成功。』

『這些婆羅門啟蒙者一定是多麼了不起的人。』魯魯觀察到。

『是的，』苦行僧說：『當他們很完美時當然如此。一般來說，婆羅門可以藉由儀式來完成所有事情，並且符合神聖文本。他們也知道如何使生命之水流出的秘密，它存在於每個人的小指頭裏；且只要有人喝了它就能永生。』

『有人這樣做過嗎？』魯魯想要知道。

『不，』苦行僧微笑著回答：『因為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會冒犯命運眾神；此外，他們將永遠無法進入天堂，而是被迫永遠生活在這個罪惡和幻覺的黑暗居所。』

『他們對於女人有什麼看法？』魯魯問道，他無法忘記以前在不同場合下，有人以各種方式告訴他關於這些美味的生物。

『很多好話。』他這麼回答，魯魯松了一口氣。

『一個好女人的直覺會直達真理的目標。』這是他們的一句諺語。他們還說：『真愛就像從天上層面降下的火焰，並在心中永遠發光；向萬物灑下溫暖的祝福之光。』

『他們對不忠的妻子是怎麼說的？』魯魯問道，想到了那位如此憎恨女人的濕婆苦行僧。

『很久以前，』他的新朋友回答說：『有一個不忠妻子的鼻子被她丈夫割掉了。她帶著它去找一個睿智的婆羅門重新縫上，但當他假裝準備這樣做的時候，他秘密叫來一只鷹俯衝了下來，並帶著女人的鼻子飛走了！』

現在他們已經到達了婆羅門啟蒙者的居住地。在一座小山頂上有一座神龕，裏面有濕婆的圖像。白色的石階通向小寺廟，且台階和斜坡上擠滿了請願者和懇求者，帶著供品來自周邊地區甚至更遠的地方，在此之後祭司會祝福他們，並祈禱他們的願望得到滿足，如果他們應得的話。

此刻他坐著以蓮花座的姿勢喃喃祈禱，他的大腿交叉，一只手放在左大腿上，另一只直立起且拇指按著心窩，而他的眼睛注視著他的鼻尖。

『讓我們加入敬拜者的行列並祈禱。』苦行僧說到，而魯魯跟著他走上斜坡來到小神社。

第九章 婆羅門

如是我聞：

當婆羅門祭司授予了最後的祝福、且最後一個敬拜者離開後，苦行僧拉著魯魯的手，把他帶至那裏。祭司探究地看著魯魯，而當苦行僧想說幾句介紹的話時，他揮手請他靠邊說：『我的朋友，沒有必要介紹這個年輕人；我知道他要來，我已經等了牠幾個星期了。』

然後他對魯魯說話，叫他的名字，並提到過去發生在魯魯身上的各種事件，最早可以追溯到多年前聖人的來訪；他幾乎講完了魯魯的一生，還說到：『那確實是一個非常神聖的存在，一個偉大的聖人，且在這個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樣得到這樣的榮幸。但是：你的**命運**非常偉大，我的兒子，如果你願意，你可以作為我的客人和我待上一段時間，儘管這只是你**道路**上的一個階段。若你希望得到指導，我會盡我所能給你這樣的指導。』

魯魯對這一提議感到驚訝和高興，而苦行僧因純粹的喜悅而幾乎跳了起來。然後祭司說：『還有你，我的老朋友，』對苦行僧說：『你也被邀請；因為**生命的賜予者們**已經下令，在魯魯尋找**智慧**的過程中，你將陪伴他一段時間。』

這讓兩人都很高興，因為他們已對彼此產生好感，而且苦行僧已把魯魯視為兒子看待。

這位婆羅門名為孫達拉卡（Sundaraka），他把他們倆領到他家，在一起吃完晚飯後，帶他們到自己的房間，並告訴他們明早他將開始與魯魯談話，以及討論一些神聖的法則和原則。

因而第二天祭司開始了他的教誨，從神聖的吠陀經開始，而魯魯對這些和其他聖書的了解使他感到驚訝。他們討論了天空和太陽、風暴和月亮等的簡單神靈，以及討論各種祭壇，是任何人都可以為自己選擇的神靈來設立；今天是因陀羅（Indra），明天是瓦魯納（Varuna）。儘管因陀羅是最強大的，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定義梵天的崇高，他是無法描述的。一切關於他能說的就是：『**他如是**。』他不能用語言來描述、不能用頭腦來理解、也不能用視覺或聽覺來觀察。一切都是梵天！他是祭壇上的祭司，也是家裏的客人。他同時是思想與思考者、是話語和演講者、行為和行動者、被崇拜者和崇拜者；是花和塵土、樹和星，也是它們之內和之外的力量。他是一切的永恆之流，不管是能被感官理解的、還是無法知覺的東西。他是**世界的靈魂**，是**宇宙的本質**，但又是非物質和非創造的、不可限制和永恆的、是不斷變化的和持續不可改變的。所有的宗教、詩歌、藝術、哲學和科學都只包含他的一小部分；但只有他是完整和不可分割的：他住在**秘密平和**的力量中。

『在傳說裡的很久以前，梵天出現在眾神面前；而他們不認識他。於是他們派火神阿格尼（Agni）去詢問他。這個未知者挑戰阿格尼燃燒一根稻草；但後者做不到。然後他們派了風神來，而這個未知者挑戰他吹走稻草；但他做不到。眾神面對的是力量，只有這力量的允許他們才能運作。為了發現這種力量是什麼，古代的聖人們去尋找最高知識，在各方面都很神聖，且他們試圖通過自律和許多苦行來制服自己的心靈和身體，以便他們能夠達到平和，從而使他們找到表象面紗後面的神秘真理；這表象面紗這並不是真正實在。他們祈求能從虛幻被帶至真實-也就是梵天；從生命如夢黑暗睡眠的死亡中，到達崇高覺醒的死亡之光的生命-也就是梵天；從而到達不朽-也就是梵天。』

『存在著三個世界；人的世界，只能通過兒子獲得；眾父的世界，可以通過犧牲抵達；眾神的世界，可以通過知識征服。因此，無知是罪過，而獲得知識是美德，被譽為具有最高價值的唯一目標，是達成目的的不可抗拒手段。知道這一點的人在整個世界聚集。』

『人類是什麼時候、且如何被創造的呢？』魯魯有一天問到。

『人類從來沒有被創造過。』婆羅門回答說：『人類從不朽的梵天本身出來，且其真正本體被許多面紗包裹著。它的外在面紗是身體，是所有之中最粗大的；雖然它有很短的一段時間的用途，但它無關緊要。它的起源不可愛，它的過往不快樂，並且就像塞滿玉米的糧倉一樣充滿了疾病；最重要的是，它是高等心靈的陷阱和監獄。』

『身體的主要部分是什麼？』魯魯問道。

『氣息是最基本和最神聖的部分。如果所有的視覺、聽覺等感官都麻木了，只要能呼吸，身體就仍然活著；因此，氣息是身體最重要的部分，儘管在吸氣時看不到它。』

『真正的本體必須投生多少次，才能適合進入天上層面呢？』魯魯問。

『《奧義書》的聖人們通常不相信有輪回。』魯魯聽到這個回答相當驚訝。『生命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它是一個祭火，一個人在其中既被孕育又被燒毀。當死者在火葬柴堆上被焚燒時，他們從火焰進入白晝，從白晝進入季節，從季節進入眾神的世界，然後進入閃電火；然後，如果他們學會了用堅定的意志控制他們的身體感官，並且是個值得的人，他們將進入梵天世界從此不再回來。』

『而這一切都發生於一個人生？』魯魯疑惑地問。

『我的兒子，它是這麼教的。』祭司回答。

『那你相信這個教導嗎？』魯魯又問。

祭司保持沈默，而苦行輕聲地對自己笑了笑，並對於魯魯的敏銳思維感到有趣和欣慰。

『但假設，』魯魯說：『一個人不配進入梵天世界：那麼會發生什麼？』

『如果他是不完美的，』祭司說：『他有一段時間去了月亮後面的一個地區。當他耗盡了善行所產生的功績時，他又被送入空間。在空間裏呆了一段時間、成為空間的一部分後，他變成了風，然後是煙，然後是霧。一旦他變成了霧，他就會變成雲；然後他就會下雨，並以一些種子或谷物的形狀誕生。然後，他必須等到有人吃了他才會進一步發展，且即使到那時，要生成還必須加上消化。』

『這似乎是一個非常覆雜的過程，』魯魯說：『我想知道它是否真的會如此發生。』

『時候到了你就會發現的，我的孩子。』婆羅門嚴肅地回答。

『對我的有限經驗來說，』魯魯補充說：『這種教義裡似乎有大量的想象力，而對生命的真實情況了解甚少；或者它們只是理論？靈魂本身是否被關在我們裏面，就像一只美麗的鳥被關在籠子裏，渴望飛走以重新獲得自由？除了梵天是一切存在和不存在事物的內在和外在外以外，是否有一個比內在本體更偉大的另一個本體呢？那麼靈魂或高等心靈從何而來，它將去何處？而命運的最終目標是什麼？這些是我想知道的問題，尊敬的先生。』

『好極了！』苦行僧看著婆羅門喊道：『這正是每個有思想的人想要解決的問題。親愛的朋友，你的結論是什麼？』

祭司撫摸著他的胡須，若有所思地看著魯魯。『我在思考，』他開始說：『我是否應該根據最高的智慧來回答所有這些問題並解決它們。我認為比較好的作法，是讓魯魯在流浪中盡可能多地聽取不同老師們的各種理論。真正的真理包含在神聖的《吠陀》、《奧義書》和其他偉大的著作中，是由許多世紀的最偉大的聖人經由神聖靈感辛苦並精心建立起來的。如果我們向入門者直接解釋每一個要點、從而把道路弄得太簡單，那麼該入門者就不會獲得任何功績，而且他也無法理解；無論他的老師口頭耐心地解釋法則多少次都一樣。不知道錯誤的人就不能欣賞真理。而若要對那些看不見、聽不見、感覺不到、或說不出的東西產生概念，只有本才能辦到。但為了獲得這種睿智的概念，一個人首先必須在無知和痛苦的黑暗中居住和尋找：因為這些是最偉大的老師。』

『這讓我想到了，』魯魯說著轉向了苦行僧：『我曾請你告訴我所有關於眾神的事，但你轉移話題談到薩隆琴！』

『我是故意這樣做的，我的孩子，』苦行僧回答說：『因為我所能告訴你的也只是大眾道聽塗說知道的內容，包括你也知道；我希望我的朋友能向你解釋這個奧秘的真相。』

婆羅門看著魯魯說：『當那個薩隆琴在指定時間對你說話時，你將知道眾神、梵天這個眾神之神、生命、整個宇宙、靈魂以及你自己的奧秘，而所有的奧秘都在你裡面顯化。每當你得到一個新的啟發，薩隆琴就會發出悠揚的聲音；這就是為什麼將它送給你的原因，因為它是由大師之手制造的，因而大師的一小部分心靈被放在裏面：當你得到一個心靈的啟發時，你就會走上大師身分的道路，且宇宙中所有的大師心靈們都會與你的心靈齊響，而薩隆琴也會歡快地震動起來。告訴我，你聽過它神聖的聲音嗎？』

『薩隆琴只有一次似乎對我輕輕耳語，』魯魯說：『那是當神聖陌生人把它交給我、而我的手放在它上面時。』 72

婆羅門說：『這是因為制造它的人的心靈認出你年輕心靈（儘管是不可置信的古老）中的可能性（仍如此接近其下降的來源），並滿意地嘆息著。

『人的至高部分是靈魂，是沒有邪惡的；它無年老、無死亡、無悲傷、無饑餓、無口渴、無欲望。它與每個太陽系的至高靈魂是一樣的，且又與每個宇宙的至高靈魂是一樣的。

『人的心靈應該尋求並找到自己的靈魂；它應該渴望與它結合，並充分了解它。一旦有人達成了，天上層面就響起歡樂，因為它的一個孩子回到他原來的，這是他在歷經千辛萬苦、心力交瘁、殘酷痛苦之後，以及在潛意識中，他無休止地渴望與極樂世界居民的神聖重新結合。

『據說因陀羅本人花了一百零五年的時間，與一位比他自己更睿智的神靈在一起；他藉由尋找心靈、並拒絕所有世界和所有欲望，以試圖找到本體-也就是靈魂。

『我們在塵世上或多或少了解的有限自我，只是無限本體的一個閃爍、一個微光、一個映像，它由兩個一半組成：永恒的高等心靈和永恒的靈魂。一旦這兩個融合（有兩種不同的融合方式，我不會向你透露，但你必須在別人的幫助下自己發現），此融合就是打開整個宇宙和一切永恒之門的鑰匙。』

『這是一個非常高級別的教導，』魯魯說：『且比之前的那些更令人愉快，但它非常難以理解，而我就像飛蛾被旋風吹上天一樣困惑。』

『這是一個好兆頭，』婆羅門說：『一旦你被吹得太高、以至於旋風失去了控制時，你將漂浮在幸福的寧靜高處，而旋風則被拋在下面；此風被無知者稱為「生

命」。所有的痛苦和悲傷、所有的渴望和爭鬥、所有的疾病和誤解都被你拋在身後；而在那裏、在這些事物之上，你會找到另一只飛蛾—在時間開始時是你的—在時間開始前也是；從所有萬古都是你的一且現在持續到所有萬古都是你的，永遠不會再分開，永遠上升超越所有旋風，並在天上喜樂的福份中結合在一起。』

魯魯點了點頭對自己說：『原來那就是藍眼睛居住的地方；哦，希望有旋風把我吹起來！』

婆羅門悲傷地看著魯魯，並透過神聖的認知讀懂了後者的想法。他對於這個純真願望充滿了憐憫，因為此許願者不了解所祈求的沉重十字架是什麼！

他們的對談是如此崇高，涉及每個主題關於宗教、哲學、神話、眾神、惡魔、飛天女神（Apsarases）、民間傳說和迷信。魯魯向該婆羅門學習了當時所有已知的煉金術和魔法的原理；咒語和對抗咒語，以及許多其他內容，例如瑜伽的各種體系及其所有的姿勢、冥想、神秘身體的組成、手印等等。他了解到瑜伽的關鍵是直接的經驗，以及關於阿特曼（Atman，靈魂）、精神（Purusha，本質）、生命能量（Prāna）和阿卡沙（Ākasha，基質）的奧秘。他體認到《薄伽梵歌》中這句話的真理：『平衡被稱為瑜伽。』他了解到聖人是如何通過內在之眼看到吠陀的啟示的；他們看到了真理，並盡可能地把它們寫下來。如此產生了咒語（Mantra）、禮儀文本、祈禱和讚美詩；《梵經》（Brāhmana），關於儀式和祭祀的方式和戒律；以及《奧義書》

（Upanishads），包含神秘或秘密的教義、神秘哲學和神學教義，它們在首次被感知後，披上了具有隱藏意義的詞語，這是只有才能理解。還有他從記憶中學習的《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和《娑摩吠陀》。

一年就這樣過去了，師徒二人因彼此光輝的心靈和內心的善良而相愛。這苦行僧是個熱切的聽眾，且他現在會穿著衣服進行所有的宗教修行；因為他已學會看清自己先前的錯誤觀念。他和魯魯都喜歡聽祭司柔和親切的聲音；因為《摩奴法典》中不是說過：『有益的教導要在不傷害生物的情況下進行；而渴望履行職責的人，也必須使用甜蜜的低語。一個人若有純潔的言語和心靈、並始終適當的保護它，他確實得到圓滿吠陀的全部果實。一個人即使痛苦也不要發脾氣，或設計禍害別人；一個人不要說出不正當的話而使別人感到不安。』

魯魯在這種教導氛圍中成長飛快，並在跟隨婆羅門學習了六個月後，他成為了他的助手，並適當地參與了服務。他整個非常高興，且所有邪惡事物和想法都飛走了，是被圍繞在婆羅門居住地的神聖氣場所驅逐。那邪惡的侏儒再也沒有出現，而魯魯也幾乎忘記了他的存在，仿佛他是一個惡夢，消失於覺悟的晨陽最初金色光芒。

對於該婆羅門祭司來說，他規定要敬重任何在自己房子裏的客人，也都要有座位、食物、床、水、樹根和果實。但他不應該尊敬異端、做惡者、偽善、騙子、理性

主義者和偽君子；即使是用言語也不行。

季節如此來了又去；現在處於風暴神靈的統治下，它們是三倍六十的馬爾殊（Maruts），是樓陀羅之子們，因陀羅之子們和兄弟們，海洋、天上和塵世之子們。他們武裝著閃電和雷電，騎在旋風上並指揮風暴；接著就處在幹旱惡魔的統治下，即弗栗多（Vritra），他永遠與因陀羅交戰；接著又是春天盛宴的時刻，在這美妙的時期，從馬來亞山吹來的柔風搖曳著跳舞的藤蔓，而田野裏充滿了嗡嗡作響的蜜蜂，且戀人們在花園裏漫步，充滿了喜悅；在這個幸福的時刻，象面神（Ganesha）伸出他的象鼻並賜予保護和成功。

當魯魯沉浸在冥想中時，總是從他幾乎不動的嘴唇中發出神聖咒語的低語，而這永遠不會被那些心靈仍缺乏聖光...覺照...的人所察覺。

在晨時他會收集燃料、鮮花和聖草作為供品；每天剩下的時間若不是與祭司交談，就是在嚴肅的禮拜中度過。

他已經完全無視時間、愛情、名聲和世界上無數的憂慮，且他極強的意志力和生命要素的能量使其周遭氛圍顫動起來；而當他越來越沈浸在學習之池中時，他感到的喜悅如同天鵝食下多汁的蓮花一樣。他用精神之眼看到了喜馬瓦（Himāvat）山脈的濕婆山，且上面裝飾著各色魔法藥草的花朵，在閃閃發光的雪峰下盛開。在那裏可以找到消除衰老、恐懼和死亡的神奇力量；它們可以通過主濕婆本人的恩惠而獲得。它們是覺悟者與生俱來的權利。那座山的美麗甚至超越了須彌山峰的榮耀，後者是雄偉的不朽者之山。

但是，儘管婆羅門對他心愛弟子魯魯的超凡魔法能力感到高興，但他知道，是時候讓他親愛的學生再次前往他的尋求了。於是有一天他將此告訴魯魯，後者在聽了這個建議後感到心碎，但他作為一個好兒子，不會不聽從他視為靈性父親的聲音。

『我必須告訴你的事只有一些了，』婆羅門說：『但要永遠記住，由開悟者啟動的魔法科學，可以由某種神聖的力量來征服。當神的聲音說話時，人無法戰勝它。那些想成功獲得大師成就的人決不能忘記，在敬拜神時，必須用一種與他特性相似的愛來崇拜他；是無私的、涵蓋一切的愛。智者通過努力追求智慧而獲得謙卑；而看見了真正的一體性就是喝下了不朽的靈藥... 甘露（Amrita）。

『儘管所有的事物和存在都互為一體、在彼此之中，這一大幻象的總和對人類的心靈來說是無，因為它超出了人類有限的理解。

『弟子應首先馴服並駕馭感官的兇猛駿馬...而你已成功做到這點.....到一定的程度。但是當真正的大考驗到來時，沒有人能夠預知會發生什麼。一個人應該征服身體

的內部敵人：如愛、恨、憤怒、惡意、貪婪和妄想。若要制伏在其他人身上的相同敵人，他需通過這種方式來準備好；因為一個人如果仍然是自己激情的獵物、當他自己仍然在生命的陷阱中時，無助他怎麼能帶領別人走向覺悟之路？

『當他掌握了自己的能力後，他就可以自己收學生。他應該仔細挑選他們，並通過巧妙的測驗來測試他們，看看他們在克服熱望後，是否仍是它的奴隸；且他應特別測驗他們的恐懼、美德、激情、和懷疑主義；他應該測試他們對自己 and 他人說話的方式，看他們是否不誠實、惡意、或充滿任何種類的驕傲。

『但一個人必須從經驗中學習，』他繼續說：『因為我告訴你的東西對你來說畢竟只是二手知識，因此你會發現在第一次真正的考驗中，它就會崩潰成灰，而你必須重新開始。將你所學的一切付諸考驗；然後你就能確定它是否對你有任何價值：因為生命以不同的方式攻擊每個人，如果我們想以熟練的方式應對所有事件，我們都必須建立自己的技巧。

『人依據他內心的純潔而獲得獎賞。那些尋求光明的人，將得到使他們超越所有世俗事物的神聖異象作為回報；而世俗的物體和存在總承受著自己產生的不快樂。那些尋求黑暗的人，將被累積的財富和責任而滿載悲傷；且他們每一個小時都將充滿焦慮和恐懼，以免他們失去他們虛幻的收益。

『前者將沿著金色道路通往太陽之光，且他將使他們從重生中解脫；後者將絆倒在無光的道路上，並消失在月亮的黑暗背面；且他們必須在那裏居住於黑夜的陰影中，直到他們再次開始塵世生活的疲憊輪迴-虛幻且充滿悲哀。

『我對你的未來沒有確實的恐懼，但是 ... 誰知道呢？願你在大考驗開始時不會失敗，我親愛的兒子。』

魯魯充滿了對於他慈祥老師的愛和感激之情，並跪在他面前以祈求最後的祝福。

第三部 – 正方形



基礎

第十章 睿智的哲學家

如是我聞：

魯魯又一次開始了他的旅行；這次他不是一個人，而是由他的朋友苦行僧陪同。

『我們該去哪裏？』後者問道：『我非常了解這個國家的這一地區，我可以帶你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城市，可以看到奇妙的建築、市集和各式各樣的人。』

『不，還不行，』魯魯決定道：『那些嘗過天上喜悅的人，還會渴望一個城鎮的快樂嗎？但是，』他繼續說：『我想去海邊看看，如果不會太遠的話，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大海。』

『這很簡單，』苦行僧回答說：『只要幾個星期我們就能經由幾個階段到達大海。這是一個好主意，因為當你觀看偉大的海洋，你會對梵天的力量有更好的概念。』

於是他們繼續前行，苦行僧自願作為向導，選擇了這片土地上最美麗的部分來旅行。早晨時，**光之神靈們**孕育了太陽，後者整夜睡在玫瑰色的床上，並在不安的夢中從西方轉向東方。但現在他張開了他的**金眼**，並向周圍世界發出了祝福的光芒。可愛的樹木，如黃玉蘭和山毛櫸，其懸垂的花朵像耳環；有強壯而巨大的菩提樹；有著纏結頭發的荊棘，還有成千上萬樹戴著綠色頭飾、金色王冠、深紅色頭盔，佈滿了攀爬的森林藤蔓，搖著它們光彩奪目的頭，並沐浴在明亮太陽的金色光芒中。

美麗起伏的大草原覆蓋著閃閃發光的露珠，並在傍晚月亮升起時呈銀白色；有一個銀色紫水晶的火焰，還有夜間小生物細小的聲音，產生了元素聲音的微弱刺耳合唱。接著樹林裏閃爍著超凡的光芒，仿佛空氣中充滿了從月光石中擠出的要素，且閃耀的群星中似乎迴響著和聲，仿佛兜牟盧（Tumburu）正在用他的琵琶演奏，他是**天上音樂家**以及**天上仙女的舞蹈大師**。

時間之輪如此轉動於黎明的玫瑰精華和魔幻之夜的煉金術之間。

最後他們抵達了浩瀚的海洋，這是大魚蒂明（Timin）的家，這條神奇的魚吞下了吉拉（Gila），而眾神的笑聲在波濤的雷聲中回蕩。熱風下降到海中以冷卻它灼熱的氣息，而一只信天翁在波濤上張開巨大的力量之翼，以輕快的速度莊嚴地航行著。在遠處，一只帆捕捉到了來自太陽的微笑，而在附近的巖石和堅硬的懸崖之間，傳來了洶湧海浪的的鞭打和咆哮聲。一縷縷翡翠的漩渦泡沫噴灑著著魯魯，他直接往下走至海浪邊，並深呼吸著鹹味空氣的美妙氣味。一個巨大的浪升起，周圍環繞著泡沫罩，仿佛海女神從深處升起，伴隨一千名仙女，並歡快地搖動著她們的白長發；而魯魯歡呼雀躍地迎接她們。

巨大波浪持續的親吻著海岸，急切地愛撫，彷彿兩人是熱情的戀人：海岸是耐心的新娘，而海是熱烈的新郎！野性的、深刻的、永恆的、無邊無際的大海如此在威嚴中滾動，從一代代都沒有改變，如同它最初被創造時那樣年輕；它是無限者的一個映像。這些就是魯魯心中閃過的想法，因為他在苦行僧身邊第一次感受到光榮深淵的所有宏偉。

在海浪的咆哮聲中，響起了一個細小、尖銳、高亢的聲音，而當兩人環顧四周時，看到了一個小而枯瘦的身形，是個身著哲學家 (gnani) 長袍的慈祥老人。野巖和沈重的巨石遍布著岸邊，他攀越它們過並向兩人走來，舉起手打招呼。

魯魯和他的同伴饒有興趣地看著他，並往他顛簸的路走去迎接。當他們見面時，哲學家說：『誠然，偉大的人所擁有的最崇高特質，就是憐憫不幸之人；你能迎接一個在顛簸之路的陌生人是很暖心的，尤其是這個人已經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裏。你能告訴我一些信息嗎？』

『當然，』苦行僧回答說，於是他簡短的告訴他這是哪裏，並表示願意指引他到想去的地方。

『我在找的是，』哲學家說：『一個最奇妙和神聖的洞穴，據說裏面有很多古代的神像；你知道它在哪裏嗎？』

『我知道，』苦行僧回答說：『而且，我本來就打算親自帶我的朋友魯魯去那裏參觀，我們可以陪你道那個聖地，該處一定是由天上雕刻家所鑿出來的，才會如此的美麗。』

『哦，謝謝你，』哲學家回答說：『我非常感謝你的陪伴。』

三人爬上了懸崖，且經常停下來休息，以讓老哲學家有機會喘氣，而他們終於到達了山頂，哲學家精疲力竭的躺在草地上。幾分鐘後，他閃爍著調皮的目光觀察到：

『有句老話說，聆聽的最好方法就是偷聽，看的最好方法就是偷看；但我想補充的是，爬上高聳懸崖的最好方法是被人擡著走，或者像迦樓羅鳥 (Garuda) 那樣用翅膀飛；迦樓羅鳥是毗濕奴的交通工具，它的身體半人半鳥；有著鷹的頭、翅膀、喙和爪子、有著人的身體和腿，而它的臉是白色的、翅膀是紅色的、而身體是金色的。它能很快到達山頂。』

面對對這位老人古雅但描述生動的幽默，魯魯和他的朋友笑了起來，魯魯說：

『你似乎很喜歡引經據典，因為短時間內你就引用了兩次，而且你似乎也喜歡神話所描述的生物。』

『是的，』哲學家回答說：『我一生都在研究諺語，其中往往包含著最底層的人

所說出的最高智慧，而且我當然喜歡神話，它們不過是古代真實情況的回響，以一種有趣、有時很好笑的方式描述當時地球上還活著的奇怪生物。』

『但你作為一個哲學家，』魯魯說：『我是從你的袍子和剛才所說的話來判斷的，你真的相信這些事情嗎？還是你在經過大量研究後，所獲得的智慧告訴你並非如此？』

『一切之中都有真理，』哲學家說：『也有虛假。一個真正的哲學家應該能夠將兩者區分開來，並了解它們是哪個。』

『那你對迷信有什麼看法？』魯魯問：『我聽過很多迷信的說法，而人們也依此來行動，但我經常懷疑是否是真的。例如有人說，如果一個人剛出門時，就遇到了拿著空壺的人，那麼他必須回到家裏，等幾分鐘再出發。還有人說，貝殼手鏈能讓愛人保持真情、能避免守寡、並保護佩戴它的女士免於一切傷害。還有關於苦行僧的故事（當說到此時，他挪揄地用眼角余光看著他的苦行僧朋友），他們在苦行過程中，最初只吃樹葉和抽煙。在我看來，這種迷信不過是蛇和禿鷹的巢穴、是錯誤信仰的化身。這裏有一種思想上的虛偽和諧；就像一個畫家把他所有的顏色混在一堆，結果是一種死亡般的鉛色調，是想像力的可怕複雜性。』（3u見本章節文末的譯者注）

睿智的哲學家的眼睛裏閃爍著愉悅回答道：『對於你這樣的年輕的人，說得很好；但請你告訴我：有誰能用幾片葉子來遮蓋大火呢？』

『沒有人。』魯魯回答。

『是的，』哲學家說：『而且任何一粒真理，都無法被一座山、甚至被人造的哲學所掩蓋！在每一個迷信和神話中、在每一個受啟發苦行僧所實行的各種苦行中，都隱藏著一些東西，是純樸的心靈能辨別出來的，而受過過度教育的人，則因他們驕傲於偉大的智力成就，而沒有看到這些東西。像後一種人被自大、自負和虛榮所蒙蔽，而純樸的人則用孩子般的眼睛觀看，並在他崇高的純真中看到了所有的真理，儘管他不會用高大上的詞來說出冠冕堂皇的句子。』

魯魯羞愧地垂下了頭，因為他一直在炫耀、被驕傲牽著鼻子走，且他對內心和心智純潔的人嗤之以鼻，指責他們簡單而純真的信仰。

一滴眼淚從苦行僧的眼中滑落，因為儘管他清楚地知道，魯魯理應受此睿智的責備，但他對朋友的心是柔軟的，且當他看到魯魯羞愧時，便感一陣悲痛。

此時魯魯擡起頭來，並用巨大的黑眼睛注視著睿智的哲學家，他說：『先生，我很感激您給我上了很好的一課；一時的精神亢奮使我犯了一個錯誤，我很後悔；您願意原諒我嗎？』

老人握住魯魯的手，並用慈祥的聲音說：『孩子，不要為我的話感到受傷。一旦一顆心被那神聖的火點燃、被虔誠的穩定火焰所接觸，就不會因一點風而息滅；因此，短暫的驕傲也不能摧毀以往謙卑的性格。從你的回應可以看出，你有這樣的謙遜，且當兩個知識分子就一個觀點進行智力的爭論時，沒有什麼好道歉的。你只是被你的熱情沖昏了頭腦，就是這樣而已。』

『先生，我感謝你的寬宏大量，』魯魯說：『但是，既然你對迷信和習俗有深入的研究，我想在你尊貴的腳下坐一會兒，並學習相關內容，如果你願意給我這個恩惠的話。』

『沒問題，』哲學家回答：『你可以作為我的學生，同時我們繼續前往你朋友答應帶我們去的神聖洞穴；在這期間我能和你對談。』

『基於迷信的最重要的習俗是什麼？』在他們出發前往山洞的旅程不久後，魯魯如此問。

『如果我們可以將它置於這個標題下，』哲學家在思考了一會兒後說：『我會說一個「**真理行為**」是最重要的。』

『那麼，』魯魯又說：『如果你願意告訴我一些關於它的內容，我將非常感激，儘管我對它並非一無所知，就像我有許多其他習俗和迷信的一般知識；但我應重視你的觀點和意見。』

哲學家說：『一個人通過執行**信仰行為**，就有可能產生最偉大的特異現象，如果我們不想稱此為奇跡的話。施展者會有一種暫時的偉大力量，可媲美最強大的國王或最正直的婆羅門。一個人通過此**行為**可以降雨、滅火、使海洋倒流、解除中毒、保持乾燥的穿過河流、使河流回到源頭、以及其他許多奇妙的事情。一個人將能在**財富之神庫維拉**（Kuvera）的城市阿拉卡（Alakā）成為一個富民。一個人將能戰勝眾神的敵人，即阿修羅（Asuras）、底提耶（Daityas）和壇那婆（Dānavas）。一個人可以驅使眾神的仆人們為自己服務，而它們是乾闥婆（Gandharvas）、飛天女神（Apsarases）、伽藍（Ganas）、金那羅（Kinnaras）、古伊阿卡（Guhyakas）和夜叉（Yakshas）。一個人將能自由地與超人類交流，如那伽（Nāgas）、大成就者（Siddhas）和陀羅尼（Vidyādharas）。一個人也能征服和馴服對人有敵意的惡魔，包括布塔（Bhūtas）、鳩槃荼（Kumbhāndas）和庫什曼達（Kushmāndas）。』

『哈！』苦行僧插話：『你之前關於一些神靈的問題，現在總算得到了答案；而且這次你沒有問就得到了，魯魯！我在這一點上看到了關於耐心的訓誡；就像貪婪的鯉魚在試圖吞下整條面包前，必須先學會耐心；他必須等到投生為大象後才能完成這一壯舉，但到時他會更喜歡一捆幹草！貪婪的人永遠不會滿足，他的命運是被嘲

諷。』苦行僧在說完這段智慧後自顧自的笑，高興於自己突然閃現的無害智慧。

『乾闥婆們，』哲學家微笑著繼續說：『作為眾神信任的仆人們，他們守護著天上蘇摩（Soma），因此成為神聖的醫生，因為蘇摩是一種靈丹妙藥。他們還指揮太陽的馬匹們，並作為阿格尼（Agni，火和光之神）和瓦魯納（Varuna，天上法官）的仆人。他們居住在空氣的神秘莫測的諸多空間中，並直立於天穹之上。飛天女神曾經是水精靈，現在是他們的妻子或情婦。韃陀羅喜歡美麗的女人，且對她們來說非常危險。飛天女神經常出現在樹上，並響起他們魯特琴和鈸的音樂。有時她們會成為韃陀羅的妻子，並一同在因陀羅（Indra）的宮廷中擔任歌手、舞者和樂師。當一個虔誠的皈依者在修行中獲得如此多的成就、以至於眾神本可能要屈服於他時，此時會派出一個美麗的飛天女神來分散他的專注力；如同梅納卡（Menakā）勾引了維西瓦米特拉（Vishvāmitra），並成為沙恭達羅（Sakuntalā）的母親。飛天女神是給因陀羅天堂中墮落英雄的獎勵。她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形體，並對她們喜歡的人類非常深情。她們掌握著賭桌的財富，人們正是在這裡最嚮往她們的友誼。

『金那羅們（Kinnaras）唱歌和演奏於財神和寶藏之主面前，雖然他們有個馬身，他們有一個人的頭。古伊阿卡（Guhyakas）幫助守護庫維拉（Kuvera）的寶藏，且他們居住在大山洞裏。夜叉（Yakshas）擁有魔法力量，正如他們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樣。

『納迦（Nāgas）是蛇神們，居住在冥界（Patālā），在一個名為豐財（Bhogavati）的城市。有時他們有蛇的身體、有時有人類的頭、有時則是到腰部以上都是人類。他們的敵人是太陽神迦樓羅，他們從那裏飛出來。成就者（Siddhas）是對人類友好的幽靈，且他們極為純潔。

『陀羅尼（Vidyādhars）從名字看出擁有咒語，是巫術方面的開悟者。他們以大社群方式生活，有國王們、官員們、妻子們和家庭。

『羅剎（Rākshas）是非常惡毒的超人類；他們喜歡擾亂祭祀、幹擾聖人的祈禱和冥想、且他們可以使死屍活動；它們的名字意為傷害者和破壞者。它們有的是藍色、綠色或黃色的，且身體畸形，一出生就立即生長成熟。它們的手指甲有毒，若被它們觸碰到是最危險的。它們吃馬和屍體，且在晚上的火葬場附近徘徊。但如果它們喜愛你，那麼他們就能賜予你財富，因為他們是富得流油的。他們的首領是羅波那（Rāvan），是羅摩（Rāma）的大敵。

『畢舍遮（Pishāchas）在許多方面與羅剎相似；但他們擁有治療能力，且如果你知道如何討好他們，他們將治愈任何疾病。

『布塔（Bhūtas）沒有影子；他們會逃離燃燒的姜黃，且在說話時有鼻音。他們

是那些遭受暴力死亡的人類靈體，因此他們憎恨所有的活人。

『因而，這裡列出了一個**真理行為**所能征服的存在。它還有許多其他用途，例如證明一個孩子的父親身份；獲得一般方法無法獲得的飲用水；使森林大火退回；在火的測試中獲得安全；使船只回港；獲得兒子；釋放被囚禁的動物；將人從監獄中解救出來；查明真相；治療麻風病；治愈傷口，以及其他一千種用途。』

『要如何正確地執行**真理行為**呢？』苦行僧問道。

『舉個例子就夠了。』哲學家回答：『在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中，主佛陀的前世是一個名叫魯巴瓦蒂（Rūpāvati）的女人，她遇到一位饑餓的女人正準備吞噬她的新生兒。魯巴瓦蒂立即走到女人面前，割下自己的乳房給那女人吃。當她的丈夫得知此事後，做了以下的**真理行為**說道：「如果這個從未見過、也從未聽過的奇妙驚奇的事情是真的，那麼願你的乳房復原。」於是她的乳房立刻就恢覆了。』

講到這，苦行僧突然打了個噴嚏。

『願神保佑你。』哲學家和魯魯異口同聲喊道。

『願神仁慈保佑你。』苦行僧回應。

『這裏我們有另一個習俗的例子，我想聽聽。』魯魯說。

『這很容易。』哲學家回答說：『有時祝福語是祝長壽，有時打噴嚏被認為是好或壞兆頭。有次主佛陀責備他的一位弟子，因為他在有人打噴嚏後說：「祝長壽。」其中一個師兄弟問道：『先生，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用「你也是」來回應「祝長壽」？』而這位大師告訴他們，從很久以前就這樣，並講了一個他前世的故事，當時他是一個律師的兒子，當他們旅行時，這位律師給了他一顆昂貴的珠寶。有一天，他們找不到住處，於是就在守門人的家裏吃了一頓飯；因為任何旅店都不接受遲到的旅客。城外有一棟閒置的建築，但是守門人告訴他裡面鬧鬼。然而小夥子告訴他父親不要害怕鬼魂，且他承諾要制服它們。於是他們便進去了，父親躺在沙發上，而他的兒子坐在他身邊，為他按摩腳。』

『鬼魂被有條件的允許在那個地方出沒，也就是要有人進入並打噴嚏，並且當鬼魂說「祝你長壽」時，要回答「祝你長壽」或「你也是」才能保住性命；但沒這麼回答的人都會被鬼魂吃掉。』

『於是他決定讓小夥子的父親打噴嚏；於是他透過魔法升起一團細小的灰塵，進入父親的鼻孔並打了噴嚏。但父親沒有回應鬼魂的祝長壽，而這時看到鬼魂的兒子想：「哈！這個鬼魂想要一個回應！」於是他念出了一首小詩來祝願鬼魂長壽。』

『鬼魂心想：「啊！我不能吃兒子，但我要吞噬父親。」但父親現在明白並猜到了鬼魂的目的；所以他說出了第二節，一同祝願鬼魂「長壽」。』

『然後小夥子對鬼魂說，它前世必定犯了一些錯誤，而迫使它繼續做鬼；但若它繼續保有吃人的習慣，將使它在黑暗中越陷越深，最後徹底迷失。

『於是他教導鬼魂**五戒**，而那個可憐的鬼魂從此成為他順從的仆人。

『在後來的日子裏，人們認為噴嚏是因為布塔（Bhūta）進入或離開鼻子引起的。

『打一次噴嚏是個好兆頭；打兩次是個壞兆頭；但如果一個人打了很多次噴嚏，就沒有任何含義了。

一個真正的印度教教徒在打噴嚏時，總會喊道：「羅摩（Rāma），羅摩！」

『是的，』魯魯說：『確實如此；但我從來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在打完噴嚏後要說「羅摩」。』

『說出神聖話語是危險的。』哲學家觀察到：『人們應該小心它們的雙重效果：一個是完全的**幸福**，一個是可怕的詛咒。』

這時，一只狐狸從他們面前的路上穿過，並消失在灌木叢中。

『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迷信，』苦行者說：『如果在右邊看到黑鹿、狐狸或鹿，是個好兆頭；若在左邊，則是個壞兆頭；但為什麼會這樣，我不知道。』他悲傷地補充說。

哲學家說：『這種純樸的信仰在人的心智中生長，而不可能將它們都追溯到源頭。我們離**聖洞**還很遠嗎？』他轉向苦行者補充道。

『我們到了！』後者喊道，並轉入一條狹窄的小道，他們突然看到一塊被挖空的巨石，其入口像打著巨大哈欠的嘴巴。三人都進去了，並驚訝地發現裡面採光很好，或許是因為屋頂和側面有幾個裂縫，能讓日光照射進來。

洞穴裡充滿了各式圖像，包含**不朽眾神**、惡魔、小神、侍衛和侍從。那裏也矗立著一個濕婆的巨大三頭半身像，其中央面孔充滿了神聖平靜的威嚴；在巨大的寧靜中如此神秘而美麗。

有巨大的門神（Dvarapālas）、畢舍遮（Pischāchas）、笑著的克林努卡（Kirtlinukhas）、神秘的阿巴瓦拉（Abhāswaras），其真實性質鮮為人知，因為他們起源於昏暗的過去時代。那裡站著梵天的長子阿比瑪尼（Abhimāni），身邊是他的妻子斯瓦哈（Swāhā）和他的三個兒子。在濕婆旁邊是他妻子的可愛半身像，她是「女神」或「偉大女神」（Māha-Devī），而她溫和仁慈和兇猛憤怒的雙重性格，都刻在她美妙的面貌上。

那裡也有牧牛人 (Gov-Vinda)，他的另一個名字是克里希納 (Krishna)；且那些神聖存在的光輝雕塑似沒有盡頭，他們在洞穴裏站了不知多少個世紀。

那個洞穴中有種難以形容的神聖氛圍，當魯魯看到那支偉大眾神的隊伍時，他敬畏地喘息著；彷彿他們來到塵世上向虔誠的人保證，他們的對應物在天上統治著。

誰是創造這些神聖雕像的**雕塑大師**？它們存在於那裏多久了？就好像在靜靜地看著這個世界，並在等待...著什麼？

這些沈默的描繪了**偉大力量們**！

是他們使水升到天上，並從山腰向海裏傾倒。是他們使樹木張開葉子，並在火熱的憤怒中一舉將它們炸毀。是他們使行星在它們的軌道上運行，同時用它們的星眼看著人類。是他們造成雨、風、季節、強大的潮汐，使地球在其軌道上擺動時保持平衡。是他們用強而有力的雙手支撐起整個宇宙，並以其弱小的力量創造出小昆蟲的奇蹟。

於是，魯魯做了一個夢，他在崇拜中看到了那些**眾神之靈**的神聖象徵。

【*譯者注：

在本章中，可以讀到我們在引言中提到的一些諺語；這些如同本書中的許多其他章節一樣，表面上看來既荒謬又晦澀。即便是博學的魯魯也駁斥這位哲學家所引述的迷信，說到：『在我看來，這種迷信不過是蛇和禿鷹的巢穴、是錯誤信仰的化身。』

他是對的嗎？在許多情況下，他很有可能是對的，但正如我們從哲學家的回答中得知：『在每一個迷信中 ... 都隱藏著一些東西，是純樸的心靈能辨別出來的，而受過過度教育的人，則因他們驕傲於偉大的智力成就，而沒有看到這些東西。』這是真的。不僅僅是「受過度教育」的人看不到，大多數神秘學家也看不到。讓我們來向你展示我們的意思，並由此給你進一步的提示，以幫助你解釋這本卓越書中提到的眾多類似諺語、迷信和神話中所隱藏的意義。下方是魯魯所駁斥的「迷信」之一。

『...還有關於苦行僧的故事（當說到此時，他揶揄地用眼角餘光看著他的苦行僧朋友），他們在苦行過程中，最初只吃樹葉和抽煙。』

親愛的讀者和通往**光明**之路上的同伴，你對此怎麼看？這裡所謂的「苦行」，是指通過學習、冥想、沉思以及嚴格控制身體、感官和低等自我來獲取知識和智慧。我們可以說，吃「葉子」象徵著這個過程。還記得在許多語言中，書本被稱為「葉子」。在眾多古代民族中，最早的書寫是寫在葉子上，且樹葉也被用於像德魯伊和希臘人中進行抽籤和留下秘密信息。

那麼「煙」呢？科學輕描淡寫地告訴我們，它是『燃燒所產生的可見和不可見顆粒。』但是，是甚麼東西的「燃燒」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說，所謂的「煙」包含了真理的可見和不可見的「顆粒」，這些是苦行者者通過吸收知識的葉子而獲得的。注意一下其中的順序，我們首先獲得知識，然後才能「食用」其果實。

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稱呼那些不可見的粒子為「精神」，而可見的粒子為「物質」，或者說是精神性和物質性的真理；因為如果我們希望全面理解任何事物，不管物質還是精神方面的真理都是必要的。「燃燒」也暗示了燃燒掉錯誤思維和錯誤信念的過程。因此，禁欲者不再需「吃」樹葉，因為他現在沐浴在神聖智慧的芬香中，並僅「食用」那神聖本質。

我們希望這個解釋能讓你更深入的了解這些諺語中所隱藏的含意，這對純朴內心和心靈的人來說容易理解，卻躲過了那些自誇智力成就的人的複雜思維！】

第十一章 繼續前進！(神聖女神和虔誠的蜜蜂)

如是我聞：

現在他們離開了神聖的洞穴，問道：『我的朋友們，你們現在要去哪裏呢？』

苦行僧答道他們沒有明確的目的地，但他本人正陪著魯魯尋求覺悟，而只是遊蕩於命運之神們所指引前往的地方。

『那何不跟著我呢？』哲學家建議說：『我自己也在某種朝聖之中，而我現在打算回到我居住的城市；但我不急，我們可以悠閒地前往。』

魯魯和苦行者都樂於接受這個提議，魯魯問道：『那麼當你走路的時候，能不能再告訴我一些你的智慧，而我坐在你腳下聆聽？』

哲學家對於魯魯反用自己的玩笑而開懷大笑，並友善地同意了。

『我們應該談些什麼？』他問。

『我想想，』魯魯說：『大約一年多以前，我看到一個流浪的和尚在聆聽樹上和灌木叢中鳥與動物說話；這是怎麼做到的？』

哲學家笑著回答：『據說，若你想學會如何理解鳥類和動物的語言，你必須吃蛇肉，因為它介於一個鳥和一個野獸之間，且吃下他後你可以獲得他的心智屬性。吃龍的心臟和肝臟也有同樣的結果。』(*見譯者注)

【*譯者注：我們在本書的引言和上一章節的注釋中，已經討論了這些迷信中隱藏的含義。若你還沒閱讀這些內容，我們建議您先閱讀。如果你偶然翻到了這一頁，我們建議你無論如何都要閱讀引言，因為本書如果未按順序從頭開始閱讀的話，會無法理解其中的教導。】

『但仍有龍這種生物存在嗎？』魯魯天真地問：『無論如何，我不願以這兩種方式獲得知識。』

『我自己從未見過龍，』哲學家調皮地回答說：『但我們周圍有很多蛇。』

『我猜你現在是在揶揄我。』魯魯懷疑地說。

『我唯一聽說過的龍，』哲學家說：『是神話中的龍，我相信在古代可能有這樣的動物。也許龍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鱷魚；也許這個名字是指其他一些巨大體型的動物，因為我知道不時會發現未知爬行動物的巨大骨架。對龍的信仰可能也是源自魔法和迷信。』

『請您跟我談談後兩者？』魯魯懇求道。

『這些都是非常大的主題，』哲學家回答說：『我會試著告訴你一些關於他們的事。』

『迷信和魔法往往是同一回事。例如這樣的情況：有位竊賊打算掠奪某房子的財物，便從墳墓中取出泥土灑在房屋周圍；他認為這將使住戶陷入沈睡。或者他們會拿著馬薩恩（Masān，火葬場的灰燼）扔在所搶劫的住戶身上，使他們在睡著後完全失去知覺。還有人會偷一根人的脛骨，將其中殘存的骨髓去除後，裝上牛油並點燃，然後在屋子裏持著這根奇怪的蠟燭走三圈，據說這麼做能防止屋子裏的人醒來。或者他們用人的腿骨做成笛子吹奏，這種音樂讓所有人都進入夢鄉...除了竊賊以外。這是一種魔法和迷信的結合。』

『還有各種黑魔法；有一種被稱為墨迷埃（Momiāi）的最有效符咒，由黑巫師以下列方式制作。首先，他們先抓一個盡可能又肥又黑的男孩；在他的頭頂上鑽一個小洞，然後吊起他的腳置於慢火上。由此產生的精華或汁液被蒸餾成七滴 - 這就是墨迷埃。它具有超自然性質的治療特性。無論傷口多麼嚴重，都會被它立即治愈，擁有這種魔法藥膏的人被認為是不會受傷的；它也被稱為毗濕奴之油，或稱羅摩之油。』

『還有所謂的「魔法障礙」，逃跑者可以借助這些障礙使追捕者無法超越他；例如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有位被追捕者在身後扔下一根樹枝，它立刻變成了一片無法穿越的森林；當扔下一塊卵石，則變成了一座山擋住追捕者的路；當扔下一瓶水則變成了一條河等等。』

『此外，我們必須想到一些密宗儀式，人們在其中被獻給杜爾加（Durgā）女神；受害者一般是處女。』

『是的，』魯魯說：『我見過這樣的一個例子。』

『你有嗎？』哲學家驚訝地喊道：『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於是魯魯講述了兩個嬰兒和邪惡巫師的故事，而當魯魯向這位老哲學家展示魔法腰帶時，他大吃一驚。

『你這兒有一件真正的、非同尋常的珍寶呀！』他喊道：『你知道這條腰帶是用來做什麼的嗎？』

『不知道，』魯魯回答說：『但那商人說，上面的珠寶和鑲嵌物使它非常有價值。』

『這些珠寶當然很值錢，』哲學家說：『但它真正的價值在於它的魔法性質。』

『那麼，一個人能用它做什麼呢？』魯魯問。

『那條腰帶的作用，』他回答說：『是當一個人的心靈專注其上時，能使心靈從身體發出，到三界任何想去的地方觀看所有奇跡。它賦予心靈一種力量，使它能夠在空中自由遨遊、並學習所有的秘密。』

『我想馬上試一試！』魯魯興奮地叫道。

『哦，不，』加納尼回答：『這並非那麼容易；你必須首先通過許多星期或幾個月專注、冥想和靜心來準備，直到你在內心達到真正的平和狀態。最好的方法是在一位真正大師的指導下進行。』

『先生，您能幫助我學會怎麼做嗎？』魯魯急切地問。

『我恐怕不能。』哲學家回答：『我只是個哲學家而不是偉大的**神秘主義者**，你需要後者的幫忙才能達到這個目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一位？』魯魯嘆了口氣。

『你會在指定的時間找到的。』他答道：『我兒，不要急躁；你擁有腰帶就表明你也會找到**大師**的。此外，』他補充說：『那條腰帶曾被用於黑魔法，而你在使用它之前必須由聖人淨化；否則你可能會再次看到那個可怕的女神！』

魯魯想到她與那個黑夜裏的所有惡魔和妖精時，不禁在心裏打了個寒顫；那燃燒的火葬場、嗚咽的嬰兒、以及那可惡魔法師的可怕詛咒，似乎又浮現在眼前。

『那個黑色儀式跟**煉金術**和**火崇拜**有什麼關係嗎？』苦行僧問。

『沒有，』哲學家說：『煉金術是關於從卑金屬中獲得黃金。例如在過去，偉大的錢德拉·瓦爾瑪（Chandra Varma）出生自月神錢德拉瑪（Chandrama）的懷抱，他擁有從鐵中提取黃金的知識和力量，而非無知者所認為是將鐵轉化為黃金。還有關於拉裏亞（Laliya）的一個故事，他是艾哈邁達巴德（Ahmadābād）的一個鐵匠。他給比爾（Bhil）做了一把斧頭，但比爾抱怨它砍不動而還了回去。當拉裏亞檢查它時，他發現他一直努力磨的是一塊**哲人之石**而不是一塊鐵。當他一確定後，他就用那塊石頭摩擦他所有的鐵器，使他變得極為富有，以至於國王對他懷有極大的仇恨，並派軍隊去搶奪他的黃金。他並沒有把石頭交給貪婪的國王，而是扔進了巴德拉（Bhadra）河，正如故事所說，直到今天仍在那裏。在某次，當一些鐵鏈被置於石頭水中所在的位置時，所有的鏈子都變成了黃金。但由於船上水手在放下鐵鏈後，過了幾個小時、並已

沿河前往一段路程之後，才發現他們的鐵鏈變成了金子，因而其準確的地點從未被發現。這當然只是一個寓言，但所謂的「哲人之石」只是一個象徵，隱藏著偉大的秘密。

『關於**火崇拜**，這也是一種魔法運作，雖然不一定是黑魔法。當有人想從**火神**手中得到恩惠時，他往往會向火神供奉木橘。如果該神靈對貝爾（Bel）的果實感到滿意，那麼它們將以黃金的形式從火洞中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七射線的火神**會以身形出現在祈求者面前，並將施予恩惠。但進行獻祭的婆羅門或其他人必須貞潔與純潔，若非如此，就無法討好該神。』

『**火崇拜**與稱為阿什溫（Ashvins）的**光明雙神**有什麼關係嗎？』苦行僧又問。

魯魯否認的搖頭，而哲學家說：『不；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存在。他們被描述為**禪努**（Dyanus）之子們，禪努是天上的「**天空-父親**」；他們也被描述為**蘇利耶**（Sūrya）之子們或**薩維特裏**（Savitri，太陽的激發活動）之子們。在《吠陀經》中提到，太陽與薩尼亞（Sañña）結婚，後者在為丈夫生了兩個孩子後，由於丈夫的**光輝**過於強大而逃離了他。太陽在經歷了許多變故之後，減少他的**光輝**，並將自己偽裝成一匹馬，去尋找他失去的妻子。當他最後找到她時，他們混合了他們鼻孔中的氣息，並從其中產生了**光明雙神**。

『在其他資料中，它們象徵著「**日與夜**」、「**天上與塵世**」、「**日與月**」等。他們被描述為乘坐一輛金色的戰車，由兩匹馬牽引；他們的名字也代表「**兩位騎士**」，但有些詩人會說戰車是由某種神秘的鳥、水牛或驢子所牽引。

『但也要考量到阿什溫的另一個方面，因為他們還被描述為治療疾病者、拯救遇難者（尤其是海上遇難），他們扶起被踐踏的人，是戀人的仁慈朋友。』

魯魯對哲學家在各種問題上的廣泛知識感到驚訝，說道：『當你在懸崖頂上休息時，你說最好的聆聽的方就是偷聽，你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

『這一點，』老哲學家回答說：『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有許多關於一位男人或女人偷聽鳥類和動物之間談話的故事，而這些是你自己想精通的造詣。例如，在《本生經》中有一個著名的故事，兩隻公雞被無意間聽到在相互吹噓，說自己的肉被人吃掉時蘊藏著更多美德。『你有什麼力量？』其中一個問道。另一個回答說：『那些殺了我並吃下我的炭烤肉的人，第二天早上就能得到一千塊金子。』但另一個回答說：『呸！這沒什麼。如果有人吃了我的肉，他就會成為國王；而若他只吃我的外皮，男人就會成為軍隊統帥，而女人則成為首要王後。』

『這次談話對他們兩者都產生了可怕的後果。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那你能說說關於牛的崇拜嗎？』苦行僧問道，他突然變得比魯魯自己還渴望得到信息；而魯魯一直在全神貫注地聽著，因為哲學家講的東西是魯魯以前學習時從未聽說過的。

『在《毗濕奴往世書》中，』哲學家說：『我們會讀到維納（Vena）之子頗哩提（Prithu）在成為普世君主後，他希望能為他的臣民找到可食用的植物，因為在之前的無政府狀態下，所有的植物都已消亡。因此他攻擊了大地，而後者很快就變成了一頭牛的形體，並在他面前逃竄，穿越了天空的所有區域。最後她屈服於他，答應用她的乳汁滋養大地。然後，頗哩提拿起他的弓來將大地表面夷為平地，並在這個過程中鏟平了成百上千座山。然後他使「自生者」（Svayambhuva）變成小牛，且他為了人類的利益，擠了大地的奶並收進了自己的手裏。

『由此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穀物和蔬菜，人們直到今天仍然依靠它們生存，未來也將如此。當頗哩提賦予大地生命時，他就成了她的父親，且正因為如此，她得到了頗哩提毗（Prithivī）的尊稱，意思是「頗哩提的女兒」，如你所知。此後，所有的眾神、惡魔、聖人、蛇和樹都根據自己的需要拿了擠奶器、並按自己的需要擠了大地的奶。這是一個美麗的象徵，如果你冥想它，你就能夠解釋它的含義。

『在古代，人們吃各種各樣的肉，但牛的宰殺總被視為一種祭祀行為，而且在婚宴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能為賓客提供娛樂。過去不禁止傷害或殺死某些動物，一直到婆羅門時期才禁止。在現在的日子裏，仍然有一些動物可以被殺死作為食物，但一個人必須永遠記住靈魂轉生的法則；儘管他今天是一個強大的國王，但他在下一個投生可能是一只烏鴉。

『由於牛的牛奶、凝乳、酥油、尿液和糞便等產物都很純淨，能用於淨化、驅魔、魔法、醫藥和家庭儀式等神聖儀式，因此現在牛被視為非常純淨而不再殺害它。此外，牛的甜美氣味產生了一個神話，它追溯自蘇拉比（Surabhi，「芬芳者」）；她曾經實行了某些嚴格的苦行，因而梵天在三界之上的一個地區授予她不朽的地位，名為牛界（Goloka）。這個地區是牛群的天上層面，有著最高的美麗程度。只有那些持續地向神聖的牛獻禮和膜拜、從而在塵世上獲得了大量功德的人才能進入。』

『謝謝你，』苦行僧說：『現在你能談談一些關於毒藥的事嗎？因為反面說明最能提升心智，我很想聽有關純潔的相反物，並聆聽你的蜜語談到那完全卑劣的東西。』

睿智的哲學家聽到這個古怪的請求，微笑著說：『有各種各樣的方法能使用毒藥，甚至在《摩奴法典》中我們可以讀到，一個國王的職責是「當他用圍攻的方式將敵人困在城中時，他應紮營騷擾敵方的王國，不斷地用毒藥破壞他的草、食物、燃料和水，甚至活的樹木和爬蟲也不放過，一到石頭和落腳處也被毒害。」

『最致命的毒藥是生長在喜馬拉雅地區的烏頭，因此那裏的羊必須戴上口罩。還有羅剎配製的毒少女，她們被送往毒死最初擁抱的任何男人。有時，國王有專門的毒女，她們一出生就被餵以毒藥，然後作為一份大禮送給國王想除掉的敵人；任何這樣少女的一個吻就足夠了。』

『也有住在蛇眼裏的毒藥；即使他不出手，他的眼神也能殺人，而只有穿著密不透風盔甲的戰士才能殺死他。』

『此外還有毒氣，以及綠色樹蛇的膽汁混合著綠色水蛙和叢林烏鴉的膽汁，塗在嚼檳榔的檳榔葉上。這些只是惡人或惡魔用來摧毀敵人的一些方式。』

『難道沒有辦法對付投毒者的卑鄙行徑嗎？』魯魯問道。

『有的，』哲學家回答說：『有種戒指是用非常神聖的羽穗草制成的，這最初是由毗濕奴神的頭髮形成的，在他化身為烏龜時從他身上掉了下來；當時他在海洋的攪動中充當曼達羅山（Mandara）的支點。若將這種戒指一直戴在手上，便能保護佩戴者免受毒害。你或許知道這種草是如何被用於各種儀式，與啟蒙和魔法有關，或是在婚禮、祈禱、祈求眾神和其他許多場合。但是它作為防止中毒的保護措施並不是很廣為人知。』

魯魯問：『為什麼巫師有時會吃掉他們所獻祭的受害者？』

睿智的哲學家回答說：『當受害者是純潔和高種姓時，食用此肉體的祭品能使魔法更完美。』

『但是他們用這些魔法有什麼好處呢？』魯魯又問。

哲學家說：『他們為了一時的好處而得到永遠的毀滅。』『很久以前，』他繼續說：『有一個總是挨餓窮人，且他找不到任何能使他永遠有足夠食物的方法。於是他去拜訪鄰近一位有名的巫師，問說要付多少錢他才願意舉行儀式、召喚眾神、從而永遠提供這位飢餓的人足夠的食物？巫師告訴他，若要得到這個恩賜，他要求他在今生來世永遠為他服務。饑餓的人在絕望中同意了，且儀式如期舉行。在儀式達到高潮時，出現了一個可怕樣貌的惡魔，他給了這個窮人一些米；儘管他每天都會吃掉一部分，但米的數量從未減少，所以他不再饑餓。』

『儘管他感激所得到的恩惠，但他內心卻懊悔自己為了一把米而把自己賣給邪惡的人。』

『於是有一天他逃離了巫師，並在一個神聖小樹林裏住了下來，他扔掉了米並在那裏他實行了可怕的苦行。他在那裏待了很多年，不吃不喝，只靠早晚的露水和自責』

來生活，並日夜不停地祈禱寬恕。

『最後，眾神對這個可悲的罪人感到同情，於是有一天，他們引來一位天上仙女經過他的小樹林。該女神是持明（Vidyādhara）的女兒，她來這是要敬拜大時（Mahākāla），而後者的雕像就在附近的一個寺廟裏。當她看到那個因懺悔而瘦弱如影的人時，她仁慈的心房敞開，並讓他進入其中，儘管他沒有意識到。她賜給他**魔法科學**，從而使他充滿**光**，並能隨意改變自己的形狀。

『因此他站起來，化身為一只蜜蜂，飛到一個充滿鮮花的峽谷，他從此在那裏一直居於鮮花的花蜜中，冥想於它們精致的快樂，如同眾神本身的美麗，且從那時起，他的星星們對他的所有星光性或邪惡影響都消失殆盡。最後，他對於美的純淨之愛與沈浸（因為純淨之愛的美麗是**三界的真正統治者**）引導他走向那條被稱為**太陽之路的神聖道路**，那是通往榮耀和永恒平和的道路。』

魯魯和苦行僧在聽完這個新奇的故事後，都興高采烈地鼓起了掌。但突然間，哲學家停下腳步，驚訝地望著一座古老的寺廟的廢墟，在現已迅速降臨的暮色中隱約可見。

他走向它，而其他人跟在後面，他們驚訝地看到廢墟有座巨大的女神雕像，如此神聖而輝煌，且她的一只手上坐著一只巨大的棕金色蜜蜂，仿佛在冥想 ...

苦行僧伸出右手進行繞拜儀式，並以深度虔誠的態度繞著**聖像**走了三圈，跟隨太陽的路徑走（因為相反的方法是邪惡的咒語或儀式，並會帶來不幸和**天上受福者**的拒絕）。

魯魯和那個苦行者接著效仿他的做法，之後他們吃了點東西，並在神聖女神的保護下到寺廟附近睡覺。

第十二章 狩獵

如是我聞：

在夜晚涼爽的遊牧風吹拂下，樹枝緩慢地擺動，而月亮在樹枝間玩起了捉迷藏；這三個朋友睡著了，且魯魯夢見當他專注於魔法腰帶時，他能將心靈發送到了眾神居住的神聖區域。而他很有可能真的訪問了這些領域，因為高我不是在我們睡眠時，解除了塵世的束縛，而在三界的各個地方遊蕩嗎？而在這之前，每個人都必須像古時村子裏最卑微的佃戶一樣做奴隸。

在他的「夢」中，他看到了天上仙女們，她們纖細的身體看起來好像是由馬齒莧魔法的要素形成。她們有可愛的眼睛，就像深邃、神秘的水池，其中反射出正午天空的蔚藍，並以驚奇和欽佩的心情欣賞它的天藍輝煌。她們的嘴唇是羽毛光澤的柔和紅色，就像人們有時在紅玉喉北蜂鳥的胸部看到的那樣，她們的牙齒像兩排最純淨的珍珠，而她們閃亮的毛髮從頭到腳包裹著她們，像不同顏色的天鵝絨披風。當她們唱起吠陀讚美詩時，其聲音迷住了一個人的內心與心靈；且她們微笑的發出笑聲，就像快樂的大海在低窪巖石上奔湧，而其上的所有天上層面迴盪著歡樂眾神的鼓聲。天上氛圍閃耀著黃金的光澤，且到處飄散著甜美的香氣，就像淡淡芳香的雲朵們。

且他也在夢中看著一面巨大的翡翠鏡子，其中反映出任何他希望看到的人的前世；且他所有前世悠久歷史的各種糾葛都變得更清晰，而在這些久遠的早期，低等神靈的狡猾音樂在他的內在心聆中唱著絲般的曲調。

第二天早上他醒來時，記憶中還殘留美妙魔法的微弱痕跡；但這一切的實質都已消失。

三人在附近的一個小溪盥洗後，又繼續前進，在這幾周裏，他們一路穿越美麗的氣候，而那位哲學家給他們講了許多有趣的故事。

最後他們來到了一個大森林，老哲學家說：『在我們穿過這片森林後，將到達我居住的著名城市；這大約需要一個星期，而現在我很高興能當你們的嚮導。等我們到家後，如果我能說服你們的話，或許你們可以和我待一段時間。我很樂意介紹你們認識我的一些朋友。』

苦行僧和魯魯感謝他的好意，而後者一想到有生以來第一次能看到一座大城市時，很高興並滿懷著期待。

當他們距離城市只剩下一天路程時，他們突然聽到了刺耳、喧囂的號角聲，打破了林間的寧靜，就像耶底底亞（Jedidiah）聖殿的銅海被突然的陽光照射一樣，在氛圍中閃閃發光，並刺穿至聖所的神聖面紗，無畏地燃燒著，直到耶和華聖所守護者的手

再次將它所在門外。遠處傳來了人群的聲音，順著聲音望去，他們景象看到的景象是魯魯從未想象過的。有一大群外貌高貴的人騎著大象和馬，他們帶著旗幟和羽毛、閃閃發光的劍、長矛和斧頭，且一頭有著金象牙和火眼的墨黑大象坐在他們之中，一位外貌強大的人騎在上面；魯魯從未見過這樣的人。他是三種皇家力量的化身；一個高貴的氣質、睿智的面容、以及充滿活力的身體。

『那個了不起的主是誰？』魯魯對哲學家低聲說。

『那是我的主人和我的國王，』後者驕傲地回答：『他的名字叫作「長壽者」(Chirātyus)，如他的名字所示。』

魯魯以最深的敬意注視著國王和他的隨從，然後他看到被殺大象的額頭裂縫中，掉出無價的珍珠灑落周圍。大象被獅子和老虎的爪子撕碎，而這巨的空地就像是森林中的競技場，後兩者和幾頭大象都死在這。老虎閃閃發光的牙齒被月牙形的箭砍掉了，並像白色的花蕾一樣散落一地；鹿的血像深紅色的地毯一樣鋪在地上，而它們和幾頭野豬身上插滿箭，如同許多鷺鳥的羽毛裝飾著，看起來像一群半獅半鳥(Sharabhas)倒下的屍體，它是神話中的八足怪物，被眾多的羽箭摧毀而隨著黑蜂的低鳴從天上下降。

很明顯，所有的動物都在那盛大遊行之前逃跑。而魯魯在想象中看到孔雀在剎車前呼嘯離開，野天鵝們遺棄了它們的湖泊和池塘，猴子從一棵樹跳到另一棵樹噤噤喳喳，在號角聲中未受傷且未受追擊；而豪豬和其他小生物也逃得無影無蹤，這些小動物中只有黃鼠狼被追趕和抓住。他也從內在之眼看到老虎從岸邊輕盈地溜走，並在看到那些可怕獵人的閃閃發光隊伍時，便突然轉向海灣；他還看到野牛退回到它們陰暗的隱蔽處。

現在，國王的大象跪了下來，而該君主輕盈地跳了下來，四處檢視追逐的成果。然後他迅速下達了一些命令，而他的仆人牽來了他的馬，哲學家說這匹馬叫夏拉維伽(Sharavega)，如同名字代表的如箭一般迅速。國王一躍而起便騎在它背上，且在西風的推動下，如雲之影迅速離開。

魯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道：『那個國王是最為英俊的人，而他的心靈和身體一樣偉大嗎？』

『是的，』哲學家回答說：『由於我任職於宮廷中，我一有機會將把你介紹給他認識。』

魯魯對這位哲學家產生了新的敬意，因為他如此謙虛而從未談論過自己和他在生活中的地位。

『我想寫一首詩來描述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如此意外地遇到他的那群獵人。』

魯魯說。

『去寫吧，』哲學家建議道：『他讚助所有的藝術，如果他喜歡你的詩句，他可能會給予你保護。』

魯魯顯得非常疑惑該如何進行，因為他在跟隨老師學習期間，從來沒有寫過任何超出一般作業的東西。但現在他感到胸中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在湧動，而他無法解釋；他開始意識到他對於那位強大主子產生的熱情，這是他以前從未見過的；使他感到幾乎可以勝任任何事情。

他想，或許國王會因為他精通弓箭而加以重用；但他不覺得這樣一位偉大而明智的統治者會認可他的任何詩句，因此他只想寫下來自娛就好。他如此告訴哲學家，但後者在敏銳地觀察了魯魯幾個星期後，得到結論認為此年輕人可能有此才華，因此他不願聽到推諉，並敦促魯魯在他家安頓好後立即開始寫詩。

『你可以先給我看看，』他說：『然後我會給你我的意見。』

無論如何，這能暫緩一下，魯魯如此想到便高興多了，因為他確信哲學家會拒絕他的作品。

獵人們沒有注意一直隱藏在灌木叢後面的這三個朋友，現在後者一行人繞過空地並繼續前行。第二天，他們到達了城市，而魯魯此時又見另一個驚奇。

城外是古老的皇家陵墓，位於湖邊的樹林中。這座城市本身非常古老，其城牆有許多門戶。在從其中一個城門進入後，魯魯看到面前是一條寬闊筆直的道路，被稱為商隊街。路邊有許多住宅，有些是大理石的，有些是粉刷過的磚頭；後者建在低磚平台上，平台向前延伸超出房屋正面，形成了寬闊的台子，讓居民能在屋檐的陰涼處蹲坐。這座城市非常大，且有許多寺廟和宮殿。還有許多最為壯觀的白色建築，其白色的圓頂聳立高於四周高牆。這些是新的皇家陵墓，是給晚期的國王和偉大管理者。廟宇的拱頂和肋骨狀結構上，雕刻著無數各種大小的人物，它們各自的形態都格外可愛，且其細節都與每個寺廟和墳墓的總體規劃以及相鄰建築和諧一致。

這座城市建在一座大山丘的側坡，而寬闊的山頂上矗立著國王的宮殿，由花園和貴族的宮殿式住宅所環繞。由於宮殿和周圍的建築都是用黃金裝飾的，效果像是太陽厭倦了在天上無休止的遊蕩後，終於來到了這座山頂上休息。這個地方確實是一座珠寶之城，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樣，因為裏面的每個少女都像一顆非常美麗的寶石。現在有著節慶的佈置，而天空幾乎被風中漂浮搖曳的紅絲旗幟所遮住。鼓的敲打發出高興、激動的聲音，而家家戶戶的窗戶都探出了笑臉，仿佛每扇窗戶都是盛滿明亮花朵的床，而大量人群完全占據了街道。

這三個朋友漸漸而難地穿過人群，一直往上爬至宮殿所在的山頂。哲學家不時遇

到一個熟人便會走到一邊和他說幾句話。魯魯注意到所有的人都用紅粉（kunkam）來裝飾，象徵著歡樂。後來他問哲學家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慶祝活動，他回答說當天早上傳來了一條關於戰勝鄰國的重大勝利的消息，而那被征服的國家現在已經成為國王和他的人民的巨大財產。他的陛下一直在期待這個消息，這也是他前一天打獵後匆匆離開的原因。

『但是，』魯魯說：『既然國王已經有了如此多的財產，他為什麼還想要更多呢？』

哲學家回答說：『國王們的特殊職責不正是饑渴地追求塵世的物品和領土？一個健全的治國之道，其主要的原則就是避免不幸，而當一個國家越強大，它不幸被敵人戰勝的可能性就越少。』

現在他們終於到達了皇宮，且在受到值班哨兵的恭敬禮後，哲學家帶領他的兩位朋友進去，把他們帶到階梯上的一個宏偉的公寓，他從那裏走出一個大陽台，陽台的位置很好，可以讓他們清楚地看到進行中的事情。

在他們下方左邊不遠處有個寬闊的露台，上面擺放著一個珠寶寶座，而國王就坐在上面。他由他的國務大臣們陪同，就像太陽總是被行星所包圍。一把高聳的白傘舉在他頭頂上，高 15 英尺，寬 6 英尺。兩旁有人揮動著羽毛扇為他扇送清新的空氣。城裏響起了音樂聲，且歡樂的呼喊聲回蕩著，而這裡歡樂鼓聲的隆隆聲似乎比下面更加響亮。國王手裏拿著懲罰的棒子（danda），以示他的敵人已經化為塵埃，而膽敢舉手反抗強大君主的人有禍了。

當他坐在他的寶座上時，他就像諸天上的一個燦爛新星，在美麗上超過了太陽、月亮和群星。他額頭上戴著一頂沈重的皇冠，鑲嵌著野蠻的寶石和金子，閃閃發光。

此時他舉起了手，現場立刻陷入了深沈寂靜中，接著響起歌誦者的聲音，他們正在吟唱頌揚勝利的神聖《薩瑪（sāma）吠陀讚美詩》；且當沈默的眾人仰望他們的主時，魯魯仿佛俯瞰著一朵朵金色蓮花，盛開在天上恒河水面。

現在，一位大臣發表演說讚揚了英勇的**皇家軍團**，並告訴民眾國王將打造一個**勝利之柱**，並將立即發送禮物。人們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且花之雨從各家各戶傾瀉而下，四面八方傳來的歡呼聲幾乎淹沒了宮廷內的軍樂聲。現在，國王下令賜予美麗的花瓶和其他器皿，裏面裝滿米或硬幣，他的陛下被吟遊詩人歌頌、被詩人讚美、並受到全體人民的崇拜。

舞女的曲折扭動為節日增添了活力，如同來自天上的仙女們，表演著戲劇性的查利塔（chalita）舞步，意在展示她們的技藝。且在優秀歌者的歌聲中，華麗的服裝和裝飾品被分配給賓客。

慶典和歡樂如此進行著，直到最後哲學家請他的客人進屋休息一會兒，並吃些點心。

『國王和他的大臣們現在一定很累了，』魯魯觀察到：『他們已經招待賓客和人民好幾個小時了。』

『生活中，』哲學家說：『充滿了需要履行的職責和需要克服的悲傷，我的兒子。一個人的地位越高，責任就越重；一個人對於國家的福祉和幸福來說越是重要，他就越有必要始終表現出平靜的面容，就算他心已碎或靈魂受苦。一位智者曾經說過，人民的塑造是按照他們國王的榜樣；且他生活所示的榜樣勝於法令的力量。國王管理其王國最好的辦法，是要像父親管理子女一樣的管理其人民。然而... 我的兒子，你所尋找的道路上布滿了荊棘，比藏在任何國王金冠下的荊棘更可怕。為什麼不和我永遠在一起，並跟隨你成為詩人的傾向呢？我認為你有潛力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詩人。把你那個尋求純淨天上層面的任務，留給那些已經告別青春和成年的人吧；或者，把你的尋求推遲直到你嘗盡了生命的滋味。』

在魯魯還未回答之前，突然聽到一聲巨響及痛苦般呻吟，魯魯嚇得跳了起來，跑向放置薩隆琴的箱子。他用顫抖的手打開它，發現其中一根弦斷了，於是他拿起樂器轉向哲學家，而苦行僧則驚訝地張大嘴巴，此時魯魯眼眶泛淚喊道：『這是薩隆琴給的信息，也是回應了你的提議。歐！睿智的哲學家啊！我已做出了最後的決定，因為天上之主們親自為我制定的命運之路，我怎麼能偏離它呢？』且他絕望地補充道：『但我現在該拿薩隆琴怎麼辦？我美麗的信使永遠壞掉了！』

『不要為此悲傷，我的孩子，』哲學家親切地說：『這只是斷了一根弦，能輕易的用新的替換。我可以請我們宮廷音樂家之一為你替換。讓我馬上將此樂器交給他們以修覆損壞之處，他們還會告訴你今後如何自己修復、以及如何正確調音。』

『把薩隆琴從我手中交出去？』魯魯憤憤不平地叫道：『決不！』

『好吧，』哲學家和緩地回答：『那我現在就叫這裏的一個樂師來，他將在你面前進行。』他說完這句話便離開了房間，隔了一會兒就帶著一個皇家音樂家回來了，他手裏拿著一個裝滿琴弦的包包。

當這位音樂家看到薩隆琴時，興奮地喊道：『哦，多麼好的一件傑作！它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古老，但又是多麼被長期忽視。這件事需要馬上處理。』隨即他開始用一塊柔軟的絲布小心翼翼地擦拭它，之後他更換了琴弦並將樂器調好音。

『我想你最好多換幾根弦，』他說：『因為有些弦隨時可能斷掉。』

魯魯感謝他並感激地同意了；在他把新琴弦拉緊一段時間，並將整個組合調好音

後，便對魯魯說：『我聽說你不知道如何保持樂器的音調正確；你想學習怎麼做嗎？』

『哦，是的，』魯魯叫道：『請你教我。』他現已從驚嚇中恢覆過來，一直以最大的興趣觀看著一切。

於是音樂家向魯魯解釋了整個過程，最後他給了他一個小銀管，上面有各種標記，且裏面有一根滑動桿。

『現在，』他說：『如果你想調第一根弦，也就是這根，』 - 指著它 - 『就把桿子往上推到這個標記，標示第一根弦的名字。然後從這個開口向管子吹氣，你會聽到琴弦所應調到的正確音高。接著將琴弦纏繞的末端螺絲或栓子往上或往下轉，直到你聽到準確的音符，並用手指撥動琴弦進行測試；此時音高應與管子特定標記的音高一致。』然後他依序解釋了剩下的部份，並把整個樂器再次把音準調掉，看著魯魯嘗試把它調好；在半個小時後，魯魯就掌握了這個技術。

接著樂師再次拿起樂器並演奏起來，輕聲哼唱著古樸的老調；在魯魯看來，他好像漂浮在旋律的海洋上，或漂浮在天上音樂的香雲上，如同他在夢中聽到天上仙女們的吟唱，但直到現在才想起。

魯魯在一次次感謝音樂家之後，從藏著寶石的天鵝絨袋子裏，拿出一顆酒紅色的紅寶石送給他，而音樂家看到它時，眼中閃著喜悅的光芒。『這是一份真正的皇家禮物，因為紅寶石是真正高貴的寶石，它充滿了國王獻給眾神的閃耀血液！』他驚嘆道：『我將永遠珍藏它，以紀念你和你輝煌的樂器。』他一邊低頭一邊向後退去離開了房間，臉上洋溢著快樂的笑容。老哲學家走到魯魯面前，魯魯手裏拿著薩隆吉，顯得若有所思的站著。

『我現在明白了，你的命運之路沒有彎道，我親愛的兒子。』他說：『我犯了一個錯誤，且我請求你原諒我。』

『我原諒你，我親愛且尊貴的朋友！』魯魯喊道，並被羞愧和感動淹沒：『像我這樣的人，在善和智慧方面我遠遠低於你，才沒有能力原諒你這樣的人；因此，我從內心深處感謝你的所有善意和建議，並因此引出了薩隆吉內心中大師的神聖聲音，得以輝煌的確認我的職責所在。』

『這是我聽到你說過最好的話。』哲學家回答說，他的眼睛仿佛藏著淚水閃閃發光。『現在已經明確決定了，』他繼續說：『你們倆作為我的客人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而我會盡我所能幫助你們講解所有你們還沒有學過的聖書；同時，我會幫助你成為一個詩人和作家。如果你同意這麼做，我親愛的兒子，你將幫助我獲得我此生的果實；而當聲音再次召喚你前進時，你將得到我所有的祝福。從今以後，你是我真正的兒子，我是你慈愛的父親.....如果你願意的話。』

魯魯感動的說不出話來，並用雙手握住睿智老哲學家的手，看著他，感激的淚水從他的眼睛裏落下，而苦行僧則跪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祈禱讚美著那引導人類命運的仁慈眾神。

第十三章 蘇洛查娜

如是我聞：

於是這個可憐燒炭人的兒子，現在被安置在一個強大國王的大宮殿裏。誠然：命運纏繞的線只有通過眾神之手才能解開！魯魯對於他的新老師非常滿意，並陶醉於新環境的美麗和壯麗。他努力學習新知識，並在每一個空閒時間創作他的第一首詩。這首詩在他導師睿智和善意的指導下，逐漸增長和發展，直到有一天連老哲學家都找不到任何缺陷，於是他告訴魯魯，他將向國王提及他和他的詩作。魯魯非常焦急地等待著哲學家代他會晤的結果，而在幾天後，哲學家走進安置魯魯的房間高興喊到：『觀見的時間就定在明天了；你確定你都記住了嗎？』

魯魯說他已記住，因為他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缺乏。於是，大日子終於到來了，他緊張得渾身發抖，被引領到大禮堂至**王室臨在**。

國王坐在孔雀座上，由他的臣子們所環繞，且他看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威嚴和令人敬畏，而當他看見魯魯並注意到他明顯的驚恐時，他的面容迅速閃過一絲愉悅的微笑，同時眼中閃過一絲慈祥而寬容的光芒。但當哲學家介紹魯魯時，他變得非常嚴肅，並在收到了該詩人在羊皮紙上以金字寫下的詩後，他簡短的示意他開始。

魯魯的眼前似乎飄蕩著不透明的雲層，但他用最高的意志力征服了自己，並開始誦讀讚美國王的詩篇；他生動地描述了他所看到的狩獵結束的一切，用他的想象力描述了之前的事情，並複誦了他對國王因收到**勝利**消息而迅速離開的印象。接著是對慶祝活動的敘述，最後結束是對國王的成就、勝利、善良和智慧的炙熱讚美。

陛下聽了非常高興，並賜予魯魯榮譽頭巾，祝賀哲學家收到好學生，並指示他任命魯魯為宮廷詩人和歷史學家，能在皇宮有專門的公寓，並且也有不錯的薪酬作為開始。他還賜予魯魯能自由的在宮廷任何地方走動的權利，這樣他對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能保持聯系，並將其用於進一步的寫作。

哲學家的高興程度不亞於魯魯，且當苦行者聽到這個消息時，他是如此的興奮以至於連續幾天都忘記了他的宗教禮拜。

就這樣，魯魯在一天之內成名了，且當他外出時，他成為宮中和城中所有可愛少女傾心注目的對象。他創作了一首又一首的詩，他的風格新穎、非常個人化，是他自己和他的理想典型的體現，並隨著一次次的成功，其詩的力量和美感得到了發展。在國王的慷慨許可下，他被邀請到貴族和國務大臣的家中，在那裏他朗誦了他最新的文學作品，獲得了這些傑出人物的熱烈掌聲和歡呼。他之所以能從他的環境中得到靈感，因為此皇宮就像因陀羅的宮廷一樣美妙，花園就像人間的南丹那（Nandana），即因陀羅的快樂園地。他經常在那裏看到國王的獨生女蘇洛查娜（Sulochanā）公主的

女侍者，她們拿著金壺來到景觀湖邊，為她的洗浴打水，他想知道這位皇家女子是否如他想象的那樣美麗。

在山腳下有一條神聖的河流，部分的環繞它，河中閃耀著這座偉大城市中長長宮殿的倒影，好像是地府之都的皇家住所，從深處升起，驚異地凝視著自己輝煌燦爛的身姿。魯魯從來沒有停止讚嘆那些華麗的寺廟，它們緊密地聚集，直沖雲霄，仿佛擡高驕傲的犄角，因為在塵世上無人與之媲美。國王的宮殿充滿了黃金和珠寶的寶藏，堆得像須彌山（Meru）和凱拉薩（Kailāsa）的山峰一樣高，似乎這個地區是繁榮的聚集地。

如此日覆一日、周覆一月的度過，魯魯的想象力和靈感不斷的增強，直到他的名聲蓋過了所有其他人。但是說來奇怪，沒有任何人嫉妒他，因為他保持著真正的謙遜，並對他遇到的所有人永遠保持仁慈、樂於幫助和謙虛。他也越來越有陽剛的魅力，許多人都投向他邀請的目光；但他的思想上活在詩歌的領域裏，因而對世間女性的挑逗視而不見。當一個人的精神在崇高層面中漫遊時，低等心靈的感知不正是會被暫時的抹去嗎？

有一天，等待他的是一個新的榮譽，因為蘇洛查娜公主有一個女侍者，是一個全宮都知道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吉瓦（Jihvā），因為她可以快速動她的舌頭，在一天中從來沒有靜止過三秒鐘－她來找他說，她的皇家公主女主人傳來消息，請魯魯當天晚上蒞臨她自己的私人公寓，且她希望聽到他朗誦他最新和最好的詩歌。這的確是一個新的進展，因為魯魯至今還沒有見過公主，儘管他聽到了許多關於她的名聲和美貌的描述。他告訴那女孩他將按照命令參加，並直接跑到哲學家那裏以告訴他這個消息。這位老哲學家看起來若有所思，對魯魯說：『孩子，請不要誤解我的話，也不要對我要說的話有錯誤的想法，但我必須給你一個警告。我知道你就像一位不眨眼的神靈一樣穩定而真誠，但另一方面，我認識那美麗的蘇洛查娜公主，她的可愛勝過這座幸福城市的所有其他可愛的少女，就像月亮蓋過了最亮星的光芒，且在她父親的眼中，她像月光一樣完美。我重覆一遍，我從她出生時就認識她，且她與你相比，就像風一樣善變，既無法控制也無法引導。為大人物提供娛樂消遣並非沒有好處，因為皇室的腦袋永遠喜歡消遣。但是，要與國王的孩子們保持朋友關係是很難的，因為他們會因為別人最輕微的錯誤而大發雷霆；且如果你使她生氣的話，她可能會讓你在這裏不好過，縱使你是一個受國王和所有其他人喜愛的偉大詩人。』

魯魯感謝他的警告，並保證會盡可能地小心。那晚，他按時前往，被引領到了蘇洛查娜公主的面前。她坐在一張珠寶沙發上，且她的美麗確實讓月光黯然失色。她的身體像闊莢合歡花一樣柔軟，且這位高貴的少女整體是如此的可愛，其唯一的對手可能只有她在鏡子裏的倒影。魯魯恭敬地站在她面前，等待著她屈尊與他說話。

她靜靜地看著他心想：『哈！他看起來多麼光榮和純潔，就像是從太陽降臨一樣。』

魯魯從他的眼皮下欣賞著她優雅起伏的身姿，她身上綴滿了珠寶，還有紅番花、靛藍、檳榔和錫、鮮花和薄荷；她的氣息如甜美甘露淹沒了她周圍的香花的香氣，且在他眼中，她比石榴還要美麗。

『哦！』魯魯想：『我想她超越了天上飛天仙女的榮耀；這不是一個女人，而是一個從天堂逃出來迷惑人類感官的仙女！』

現在公主直視著魯魯，且用她目光中的藍蓮花花環向他致敬，並用甜美、悠揚的聲音問道：『你是我父皇的詩人嗎？』

『我有種無法形容的幸福感，尊敬的女士。』他回答說。

『那你叫什麼名字？』她問道，好似對此一無所知。

『我的名字叫魯魯。』他回答。

『一個真正的皇家名字，』少女觀察到：『你是某個國王的兒子所偽裝的嗎？』

『不，高貴的夫人，』魯魯回答，且在不理解的情況下受寵若驚；『雖然我有著純婆羅門的血統，但我的父母只是純樸的燒炭者，住在克什米爾一個小鎮附近的森林外緣。』

『這很奇怪，』公主說：『那你怎麼升至如此顯赫的位置，成為我父親的宮廷詩人？你可知許多偉大的作家為這個位置奮鬥了多年，卻徒勞無功？』

『我只能感謝我的老師們，皇家女士，』魯魯說：『他們是從我年輕時就開始教導我的好人，最後包括我們國王陛下自己的宮廷哲學家。』

『但是，』公主反過來說：『必定有其他原因；就算有一千名偉大的老師也不能把一個泥人變成一個藝術家！告訴我更多關於你的事情。』

於是魯魯給她講了很多事情，從聖人的來訪開始，且她以一種感官上的愉悅聽著他的聲音，這是魯魯在天真無邪的情況下不可能知道的，他也對高級貴族的不貞潔少女缺乏了解。他謙虛地低頭看著，發現她房間的地板是由半透明、閃閃發光的寶石構成的，它們明亮的光線照亮了整個房間，並反射在金色的家具上。魯魯向她講述了巫師所舉行偉大魔法儀式，以及他在流浪中遇到智者的迷人故事，還借鑒了他從婆羅門祭司和睿智哲學家那裏聽到的故事，用他自己生動想象力的珍珠來美化它們；他還告訴她他們所使用的咒語和符咒。

當他講到天上領域的奇跡時，他受到美麗的環境和少女芳香的精致甘露所啟發，而被帶到那些地區，且他所看到的奇妙異象使箱子裏的薩隆琴唱起了悠揚的歌曲，仿

佛它想為說話者想象中的超自然力量伴奏，使他和這位公主的精神升至天上層面，那裡夢幻般地閃耀著，而一個睜大眼的銀色眼睛在山上宮殿的上方。

魯魯和少女如此被詩意的翅膀帶走了，以至於他們甚至都沒有聽到薩隆琴的甜美聲音，這是自從魯魯得到它以來，它第一次自己說話。

而他們都完全迷失在天上區域的幸福投生中，忘記了時間、空間和他們自己。最後魯魯講完了他的故事，且兩人都在幸福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因為有什麼祝福是比暫時忘記塵世的日常生活更大、並且沈浸於想象中、在靈感之神的天上住所中？

少女從她的沙發上站起來，看起來像濕婆所愛的烏瑪（Umā）女神一樣燦爛，她說：『我感謝你，高貴的詩人，這是我所度過的最美妙的夜晚。我希望你明天晚上再來，並我讀一些你的詩給我聽，因為你今晚尚未這麼做；你走神了，你也帶領我在詩意狂喜的飛行中，飛往世界金色的門戶，神聖的生命之主們在那裏統治著，允許我們在那裏看到飛天女神和神靈的幸福，這是通過你的天才的至高力量達成的。』

『這全是受你的啟發影響，公主，』魯魯說：『是我應該感謝你實現這一切。』

『說得像個弄臣似的，』她挑釁地回答：『但你是說真的嗎？』

『打從心裏！』魯魯急切地喊道，並鞠躬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她把她可愛的手給他親吻，並叫她的女侍者吉瓦引導魯魯帶到她宮殿的外面。

當他們遠離公主的房間時，女仆開始喋喋不休說道：『哦！你已我的女主人待在一起很久了，你覺得她怎麼樣，她是不是超出所有普通的美，她是不是一位親切的女士，你會不會很快再來，她怎麼看對你的詩，她是不是很滿意？但她一定如此，否則她不會留你這麼久。』且她調皮的眼睛上下打量著魯魯，熱切地端詳他的每一個細節，包括他的外貌、個性和儀態。魯魯心不在焉地回答，仿佛他半浸在一片溫暖、美味、彩虹色的歡樂海洋中，而女孩喋喋不休直到他們到達外門。然後她道了聲晚安，嘆了很多口氣，看著魯魯消失在夜色中，被微笑的星星所照亮；因為他是一個非常英俊的青年，還有什麼比年輕和美麗再加上純潔更吸引人的呢？隔天，睿智的哲學家有些焦慮地看著魯魯，並且當他聽到今晚還要碰面時，變得更加焦慮。但他很明智而沒說甚麼、也不對他的學生提出進一步的警告，後者似乎正在快速升入名利的天空，就像一顆閃亮的流星。他思忖，他是否會倒在女性詭計的祭壇腳下，而被撲滅嗎？難道他最終成為普通的犧牲品被獻祭、心碎一地、且他的心靈和神聖的靈感破碎？他只能相信魯魯的命運，並相信引導他前進道路的眾神的保護。但他知道公主的心思和性格，也同樣非常擔心。

對於苦行僧來說就不同了。他整天纏著魯魯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而當後者說當晚將有另一次覲見時，他感到很自豪，如同他自己接收了魯魯的榮譽一樣；他在宮殿和花園裏大搖大擺地走著，仿佛他是一個強大的戰士，剛剛單槍匹馬戰勝了一大群對

手。

對魯魯來說，這一天似乎永無止境，且他的耳邊一直響著公主美妙的聲音，且他透過心靈的感知看到了她誘人的眼睛，如此光彩奪目；同時，甜蜜芳香從她柔軟優雅的身體流淌出來，侵襲著他的內在感官。時間終於到了，他的眉頭火熱、脈搏跳動，他敲了敲那位女士住處的門，她點燃了他的內心和感官。

這一次，他被帶入一個不同的房間，甚至比第一個房間更華麗，而他敬畏地看著她，她躺在一張金色的床上，被可愛的女孩們用扇子扇著，她們看似花環圍繞著一朵偉大的皇家玫瑰。

公主拍了拍手，少女們就像一群蝴蝶一樣，在房間裏飛來飛去後消失了……於是只剩他們兩人。

『我們的詩人這次帶來了什麼？』她親切地問。

魯魯如同被蜂弓之神重創，因她的出現而呆住無法回答，只能默默的遞給她一些羊皮卷，上面寫著他最新的詩作。她漫不經心地瞥著不同的標題，且當她這樣做的時候，魯魯沈醉在她的優雅和精緻中，且他心想：『一個人就算不知道她的顯赫地位，也能看出她是一位高貴的女士。她優雅的外形、柔軟的四肢、她坐著或躺著的方式、她可愛的氣味，像蓮花的氣味一樣芬芳，將宣布她是一個真正的和神聖的公主，一個仙女，甚至一個女神。』

他在不知不覺中輕聲說出了最後幾句話，被公主聽到了，她暗自高興地聽著他的喃喃自語。

『當她閉上眼睛時，』魯魯繼續說：『就如同兩朵進入了夢鄉藍蓮花，此時夜幕降臨、並用愛和沈睡覆蓋大地。』

這一次公主開口說道：『謝謝你，我的詩人；這是個非常討人喜歡的演說，使我非常高興。但請告訴我，』她繼續說：『你總是對漂亮女孩說這些好話嗎？』

魯魯滿臉疑惑，跪倒在地大喊：『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事情，哦，公主！請你原諒我的冒失；我不知道我在大聲說話，因為我迷失於仰慕你無以倫比的美貌！』

公主笑了笑，並把她的手給他，說道：『對於一個幾乎沒有練習的人來說，你確實做得很好；起來吧，我的詩人，坐在我的床邊，這樣我們就可以安心地交談了。』

魯魯顫抖地服從了，他很不好意思，想抗議自己不配這個榮譽。

『現在，』蘇洛查納說：『讓我們下一次再來看你的詩，此時來談一談你自己的愛情觀念。當你說你從未對另一個女人說過這些話時，我不知道該不該相信你。有人說，一個人對愛情的追求，就像蝴蝶追求完美的花朵，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他從一朵花到另一朵花，從每一朵花中獲取一些甜味，直到他找到他內心的玫瑰；然後尋找就永遠結束了，因為他被淹沒在那朵完美之花的芳香蜜汁中。在你自己的經歷中，這不是事實嗎？』

『對其他人來說，這可能是事實的，哦，最可愛的女士，』魯魯熱切地喊道：『但我向你發誓，我從未尋找過任何少女；相反的，我逃離她們，因為我認為我的命運比我以前見過的任何女人都更重要。』

『那現在呢？』文藝女青年問道。

『現在我已迷失了，我不知道該怎麼想！』魯魯絕望地喊道。

『告訴我，』公主說：『你對女人的真實看法是什麼？』

『有句話說得好，』魯魯回答說：『一個有德行的女人比眾神本身還要崇高。』

公主聽到這個回答後微微皺眉，問道：『那還有什麼？』

『我還認為，』魯魯繼續說著，越陷越深於誤解的泥潭中：『一個純潔女人的靈魂本質是神聖情感，而一個男人一旦找到他真正的伴侶，他的靈魂本質是堅定和忠誠。』

『這些智慧是誰教你的呢？』蘇洛卡納又問。

『哦，柔弱的人，』魯魯熱切地說：『一個人如果內心和心靈是純潔的，他就有可能知道一切。如果沒有美和真愛 - 這是三界的光，那麼全人類將被淹沒在徹底的黑暗和死亡之中。』

『你不可能獨自發現所有這些東西，』蘇洛查娜公主說：『一定是有一些愚蠢的老教師，用這些聽起來很高大上但不切實際的教義填滿了你可憐的心靈。』

『是的，』魯魯溫暖地說：『但我尊敬的老師們不是愚蠢的老人，而是睿智的古老聖人，他們從各個角度觀察了男人和女人的世界 ...在天平上稱量他們，看看是否擁有真理、純潔以及愛的神聖覺照 ... 而發現大多數人都缺乏！』

蘇洛查娜忿忿不平地回答：『不要聽那些可憐學者的話，他們不知道愛的真正含義。一對戀人是彼此的受害者也是勝利者，並且被創造者編織的相同花環束縛著，散

發出愉悅的仙饌，直到兩人都淹沒於激情狂喜的不可抗拒洪流中：這就是愛的形式，它超越了那些愚蠢的老白癡關於「天上層面」中「純潔」愛情的所有哀嚎，他們之中沒有人能夠證明其存在。』

魯魯極為驚訝的聽著這位皇家少女所說的話，且他感到恐懼的冷顫在背上來回奔跑；且突然間，似乎有一個黑影從蘇洛查娜女士沙發後的房間中一閃而過。

『是黑侏儒！』他想：『他再次試圖將我引入一個陷阱，這只會導致身體和靈魂毀滅。』

他看著公主發光的眼睛，而在那張可愛的面具後面是一張母老虎的臉，打算撲向她的獵物。他感到像冰一樣冷，且那個皇家女郎的所有魅力，在他內在的火焰中如同雪花融化了。

『愛不是愛，除非它像閃電般來臨，』他說：『然後不會有激情的想法，而只有崇敬所愛之人靈魂的純潔和智慧。如果激情是唯一的目的，那其中根本沒有愛；難道你不知道這一點嗎，公主？』

蘇洛查娜回答說：『對於任何聰明的年輕女子，告訴她在愛情經歷中要如何做是沒有用的。她不需要任何指示；因為甚至在人們開始教她什麼是正確和不正確的行為之前，她就會通過一種內在的知識來知道如何行動，它的作用甚至比你的「閃電」更快。你不妨教一條魚游泳，或者教一只鳥如何築巢和孵化蛋。此外，選擇自己的愛人是出生於貴族、財富、精神和皇室的女兒所不可改變的特權；而我的選擇會是我父親的選擇。』她用充滿意義的口氣補充道。

魯魯沈默不語；仔細聽著黑侏儒可怕的聲音，他預計隨時會響起嘲笑聲。

蘇洛查娜繼續說：『我要你用靈魂和身體來換取我！』

『不，』魯魯說：『如果你願意把自己交給我作我的妻子，我會在我們所有生命中、在塵世和精神的每一個領域中，成為你的主和保護者。』他彎下身，碰了碰她的腳，然後把手放在了自己的頭頂。

『不可能，』公主回答說：『我已經和鄰國的一個國王的兒子訂婚了。』

『哦！你真可恥！』魯魯憤怒地喊道，同時站了起來，像復仇天使一樣聳立於蘇洛查那上方，而她在她猛烈而突然的爆發下畏縮了起來。

『外在美的幻覺，』他繼續說：『讓人目眩神迷，而正是你所吹噓的激情誘惑，才使世界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但當糊塗的做夢者從夢中醒來時，他們的杯中充滿了苦澀。只有兩個靈魂的內在共鳴才會引向永恆的幸福，只有當他們品嚐了一滴精神

與精神神聖交流的美酒；這就是純潔的天上之愛，也是塵世之愛。』

魯魯的聲音是如此的熱烈和激昂，他的神態是如此的莊嚴，以至於公主瞬間呆住並羞愧地低下頭來。她看起來很沮喪，她和一個死人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她還生活在活人之中！房間裏短暫地陷入了深深的沈默，然後她嘆了口氣說：『是的，你的話是真的；但它們確實用眼鏡蛇的獠牙刺痛了我的心。』

魯魯在她面前低頭鞠躬，且不等任何人送他出去就離開了房間和寓所。

『哦，』當他再次來到外面的寂靜星空下時，他對自己說：『她的光澤和優雅；她的任性，就像藍色蜻蜓顫抖的翅膀；但她如同流沙一樣狡獪，受害者被吞噬到他的毀滅之中，或者像輕浮的浪潮把遊泳者帶離陸地很遠，已淹沒在充滿泡沫和饑餓的深海中。哦，美女中的美女，是比狡猾的蛇更可怕的女叛徒！我必須離開這裏；而且要快，否則當她從當前的羞恥中恢覆過來時，我的頭就會成為犧牲品。女人的愛是甘露，而她的恨是純粹的毒液。』

他匆匆趕到哲學家的房間，當時已經很晚了，而在叫醒他之後（這並不困難，因為老年人幾乎不需要睡眠），他告訴了他一切。107

老哲學家讚同魯魯立即逃離的決定，並說：『永遠不要感到絕望；只要活著，在道路上總有機會達到一個轉折點，這將引向幸福。的確，在三界中一切都是幻覺，但是，我的孩子，有些幻覺比其他幻覺更持久，可能看似永恆的持續。幻覺往往和現實一樣真實，直到做夢的人在能達到的最高區域中真正清醒、並仍保持個體性時，他才會發現並知道幻覺的陷阱。誰能說清楚什麼是時間和空間，而這些只是一個夢？』

『我認為你最終會找到真正的幸福；但不要忘記，我親愛的兒子，所有人類對於幸福的體驗都只是永恆中的短暫時刻。這也適用於悲傷，儘管這似乎總持續更長的時間；而當你真正的考驗開始時，請盡可能的記住我說的這些話；因為如果真的發生了悲傷的事情，它們可能會成為你的安慰。』

『除了不得不離開你之外，你我來說是如此親切，哦，你是我真正的父親，』魯魯用抽泣的聲音說：『唯一讓我擔心的是我苦行僧朋友的命運。他最近過的很好，但如果我們回到流浪生活、或者重新開始苦行，可能會要了他的命。』

『你沒注意到他實際上變得越來越胖了嗎？』他帶著古怪的微笑補充道

『不要擔心他，』哲學家回答說：『把他留在這裏並且就離開，而且越快越好，因為被拋棄的女人所展開的報付是迅速而可怕的，甚至現在她可能正在對你提出指控。誰知道呢？有一天你可能會回到我們身邊，或者我們會在某個地方再次找到你；且就算我們在塵世上不再相遇，那麼我們一定會在天堂相遇，因為所有真正的朋友和戀人最終都會在那裏相遇。』

第四部 — 三界的雙重和三重面向



小神們

第十四章 偉大的詩

如是我聞：

由於夜晚城市的所有大門都關閉了，哲學家把魯魯帶到了一個地方，其負責的官員是他親密好友。他們在一旁簡短的談話後，軍官命令哨兵進入警衛室，並打開正門的一個小門，讓魯魯通過，他一直隱藏在外面黑暗中。魯魯已深情地告別過了，於是在匆匆的最後告別後，他溜了出來，並朝著哲學家指示的最安全的路線前進，因為它幾乎立即通向一個巨大的森林；若有人派出一群士兵追捕他並搜查鄉間的話，這條路使他最有機會逃跑。哲學家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皇宮，並從一個私密的門進入，在無人注意的情況下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並再次入睡。

他的預防措施沒有白費，因為在他回去後不久，走廊裏出現了巨大的騷動，且鄰近的魯魯房間傳來沈重的敲門聲；不久，他自己的門和苦行僧的門都被敲擊。兩人同時從床上起來，也同時打開各自的門。他們受到負責皇宮警衛的官員嚴厲地質詢，想知道他們是否看到或聽到魯魯的任何消息，因為魯魯不在他的房間裏也找不到。苦行僧和哲學家都聲稱完全不知道魯魯的下落，因為他們已經睡了好幾個小時，這對苦行僧來說是真的，但對哲學家來說並非如此，如我們所知。

老哲學家問官員發生了什麼事，而由於哲學家是個重要人物，官員告訴他，蘇洛查納公主衣衫不整地來到國王的寓所，旁邊還有哭哭啼啼、喋喋不休的吉瓦，她們指控魯魯在她的房間裏侵犯了她，他本應在那裏給她讀一些他的詩。

該官員說，國王很生氣，並命令他立即逮捕魯魯。在他講述魯魯的劣跡時，哲學家一直很平靜，但這個可憐的苦行僧發出了一聲深深的呻吟後昏倒在地上了。

雖然已在皇宮裏進行了大量搜索，且隔天早上也向四面八方派出了幾批士兵，但還是沒能找到魯魯，而在幾天後，搜索以完全失敗告終。

與此同時，魯魯以最快的速度向森林深處前進，雖然他有時聽到遠處有追兵的聲音，但他設法把自己藏在茂密的樹林裏，直到他不再聽到獵人們的聲音。

在經過一個星期穩定而快速的旅行後，他開始感到安全，而且事實上，他再也沒有聽到或看到任何關於國王、哲學家或苦行者的消息。他對於缺少這兩位朋友感到遺憾，因為他對他們有著最深的感情；而且他從未忘記他們。

苦行僧在哲學家身邊呆了很久，每天都在為他所愛的魯魯哀悼，直到有一天，人們發現他在床上毫無生氣，已在睡夢中安然離去，並升到了**更高領域**，毫無疑問地，他將在適當的時候再次見到哲學家和魯魯，如哲學家所預言的那樣。

這片森林面積很大但非常荒涼，魯魯在幾個星期的旅行中沒有遇到任何一個人。

最後，他發現了一個非常安靜和美妙的小山谷，在一條小溪邊，且由於那裏生長著各種水果和堅果，他決定在那裏休息一段時間，並冥想之前發生的一切。於是，他用樹枝和樹杈為自己搭建了一個小木屋，用樹葉覆蓋著，並安頓下來以長期居住。

然後他想到，他應該寫一首偉大的詩，描寫他在第一次拜訪蘇洛查納後半段時，他在異象中看到的天上層面異象。

幸運的是，在他逃離皇宮時，他匆匆忙忙地整理了能攜帶的所有個人物品，並在混亂中帶走了一個裝有羊皮紙和書寫材料的箱子。儘管這個箱子很重，但他一直帶在身邊，主要原因是如果他丟棄它，它可能會成為一條線索告訴追捕人他前往哪個方向。但現在它已成為一項非常有用的資產，他為他最初的錯誤感到高興。其中還包含了他的宮廷詩人所收到的所有款項，因為他所有需求都由宮中提供，而從來沒有任何機會花錢。這是雙重的好運，因為他不願意變賣富商給他的珠寶和黃金。他於是讚美了指引我們所有行動的主們，並做了一個藏寶之所，暫時將他的財寶藏起來；因為雖然他還有劍棍，但可能會有一些強盜團夥四處遊蕩，也許他單槍匹馬打不過他們。

當他最後完全安頓完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為薩隆琴調音，且在他看來，薩隆琴似乎有生命的在他的手下顫抖著，如同對自己的新住所感到高興，並預感即將發生重大事件。

魯魯很高興能再次回到大自然中熟悉的老地方。能與塵世上的偉人們在一起生活是一次寶貴的經歷，但現在他把過去幾個月的所有奢華都視為一片草葉；因為不再有用或有價值而被丟棄。

他白天四處遊蕩，尋找食物和樹枝，以便在需要時生火。有時他會在晚上生火；當他沈思著葉子所反射的火光效應時，他的靈魂遊蕩到了一個奇怪的領域，這是他在黑暗中看著那神奇而神秘的光芒時所喚起的。他逐漸收集在超凡區域漫遊時得到靈感，誠為他創作詩材料，而這將是他的傑作。一天晚上，當他躺在幹樹葉的沙發上，什麼也不想要的時候，在他頭頂的空中出現了那兩只藍眼睛的景象；在他看來，那兩只眼睛裏有一種新的表情，像是幸福和讚同。他在異象消失之前為其祝福，並感到興奮和非常滿足。於是他睡著了，而月亮這位黃昏中的美麗使者，照亮了森林的景象，並透過樹葉間的空隙窺視著小屋，他微笑著看著魯魯入睡；流星劃過藍黑的天空，仿佛空中精靈的皇帝正在練習弓和火焰箭。

有一天，當魯魯在樹林裏散步、夢想著他的偉大詩篇時，他突然看到了一根祭火的煙柱直沖天際，仿佛指向眾神高貴之家。當他走近它時，他注意到一個孤獨的隱士坐在它旁邊，身穿樹皮制成的紅色衣服，這使他看似綠色海洋中的一顆巨大的紅寶石。魯魯聞到煙霧中混合著特別的味道，每當這位信徒者將袋子裏的某物丟入火中時，這種味道就越明顯。

魯魯在樹間靜靜地看著，還注意到那個人不斷地嘀咕著一些話，直到他突然停下

來，回過頭看到魯魯站在那兒。

『過來吧，我的兒子。』他對魯魯說；而後者按要求做了。

他用銳利且刺穿的目光看著魯魯後，他問道：『你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為什麼看著我？』

『我只是在散步，』魯魯回答：『我獨自住在附近的一個小屋裏，我很意外會遇到你。請允許我問一下，每當你把袋子裏的東西丟入火中時，是什麼導致那種奇怪氣味的？』

『好的，』隱士回答說：『我扔進火裏的是一魔法植物，叫作哈姆尼 (haemony) 。』

『那它的魔力是什麼？』魯魯問道。

『若將這種植物獻給母親安比卡 (Ambika) 女神，並喃喃念著一些我知道其中秘密的神秘咒語，我將獲得我希求的特定物品，然後就能將它們加入到我的大收藏中，其他物品都以同樣方式獲得。但僅靠現在的儀式是不夠的；在这一切結束後，我還將用牛奶煮過的米做祭品，並將其部分到四個方位積點，然後我將請求女神接受我的崇拜並滿足我的願望。』

『但是，』魯魯說，驚恐地退了幾步：『安比卡女神是杜爾加，是要求人類獻祭的可怕的存在！』

『並不總是這樣，我的孩子，』隱士回答說：『有許多方法可以讓你接近眾神，如果你知道怎麼做的話！』

『你怎麼能證明呢？』魯魯問，充滿了好奇心。

『我的大師也是這麼教我的，』那人回答說：『他是三界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魔法師，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東西，是我所認識的最富有的人；且他擁有最獨特的魔法工具。』

『例如？』

『恩 ...』隱士說：『例如，他有一個金色的飛行腰帶，使他能夠在空中升起，並在夜間看到人們所有的秘密行為。這給了他很大的力量，因為隔天他會接觸這些人，在他們耳邊說了幾句話後，就能得到很多黃金和珠寶。一個國王曾經在這樣的情況下，給了他一些村莊和許多其他豐富的禮物；他還把他的女兒給了他！但這是我的大

師後來非常後悔的原因。』他古怪地補充道。

『他還有一支筆，是用天使翅膀的羽毛製成的，他能用它來預測未來：因為用它寫下的東西一定會實現的。』

『此外，他還有一個奇怪的烹飪器皿，是用一個人的頭骨做成的；且只要他祈求，那個器皿就會裝上最美味的食物。他有一顆星光蛋白石，像母雞的蛋一樣大；這顆蛋白石可以讓佩戴者隱形，如果他希望的話。最後，他擁有了一滴**生命靈藥**（Amrita），一道燦爛的光芒會從它照出，就像一條金線！』

『那所有這些奇妙的東西真的給他帶來了長壽和好運嗎？』魯魯懷疑地問。

『確實如此！！』隱士熱情地喊道：『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她對他來說更像一個畢舍遮（Pishachā）而不是一個女性人類。但除此之外（畢竟就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他榮耀的名聲傳遍了整個宇宙，並帶來了多年的好運、繁榮、權力和幸福。』

『那他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嗎？』魯魯問。

『唉，沒有，』隱士回答道：『因為在某個不祥的日子裏，他的妻子發現了那一滴**生命靈藥**，並出於好奇吞下了它；她立刻長出了一對強大的翅膀，飛上了天空；毫無疑問，她在那裏等待著她的主到來，以便折磨他直到永遠。』

『那，』魯魯笑著說：『對你的大師來說是最不幸的；但至少在那件事之後，他有幾年沒有她的平靜時光。你如何解釋這種妻子成為了丈夫的禍害而不是福分？』

『一個妻子，』拋錨者說：『首要職責是對丈夫的忠誠，如果她失去這點，那麼她從來就不是他靈魂的真正妻子，而只是一個陌生人，是由於**命運之神**的某種神秘目的才與他結合；且實際上，她永遠不能擁有她丈夫的名字和保護。要永遠記住，**愛神**的標準徽章標志是一條魚；這意味著幾件事，其中之一是，除非夫妻之愛的火焰在女人的心中燃燒，否則她對他就像水元素居民一樣冷血。』

『現在，』魯魯說：『我想告訴你，我一直是學習奧秘的真誠的學生；但我從未接受過你所實行的儀式的指導。因此，你能不能請你教我一些關於他們的知識？』

隱士同意了，因為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和學識來讓這個年輕的陌生人另眼相看，於是開始長篇大論地講述他從師父那裏學到的**魔法技藝**。但他要麼忘記了其中真正的細節，或者根本就沒有理解它，因為他要表達的意思就像風或黎明一樣難以捕捉，它們都是不留痕跡地消失了。他說，為了成功向神靈請願，必須用沙米（Shamī）和阿什瓦塔木（Ashvatthar）做祭火，將這個分成三個火，獻上祭品，並專注於心願的實現。然後需要各種魔法藥草，比如他在這個場合所使用的，最後還得派遣心靈的戰車-他告

訴魯魯，其實就是願望本身 - 漫遊在神靈的所有區域，直到找到合適的。

但當魯魯問起儀式的後半部分究竟該如何進行時，這位隱士很快就迷失在不一致的指示和解釋的漩渦中，以至於魯魯放棄希望能理解這位啟蒙者的魔法教義，於是他在多次感謝他、並保證忠實地遵循所有指示後便告辭了。

他回到自己的小屋裏；感激能在這裡找到平靜，且他不禁於人們這種幼稚信仰感到驚訝，如這個無知的隱士。魯魯很清楚，這個人的大師不過是個狡猾的流氓，他經由鑰匙孔裏偷聽和從縫隙裏偷看（如睿智的哲學家曾經暗示過的那樣）來獲得不光彩的信息；於是在他睡覺之前，他把這個隱士和他的老師從他的腦海中永遠地排除了。

當他躺在臥床上時，他在夢中看到一個具有神聖外表的英雄，騎在孔雀身上，且在他身邊的是一位女士，她看起來像正義和忠誠之女神，帶著真理的羽翼；她就像美麗和愛的天使一樣神聖，而金色的光輝從她的天上形體射出，並將其包裹在閃亮的光環中。她有一雙輝煌的藍色眼睛，這是他曾在異象中見過幾次的，且她滿懷熱愛地看著她的伴侶。從她的藍眼睛中發出一道火焰，魯魯認出這是她靈魂中赤紅色愛之火的映像。她轉過身來對魯魯說：『紅色是感情的顏色，而藍色是其最高力量的顏色；是不朽的、不可磨滅的虔誠。』在她說話的聲音中，香水和聲音融合成了芳香的精華，流淌在極樂世界花園的上空，且崇高的表演者們圍繞著二人起舞，獻上奇幻的舞蹈演出。

魯魯在夢中意識到那英雄代表了他自己，那位女士就是他看到那雙藍色雙眼時，靈感湧現的那個她。

魯魯床邊的薩隆琴發出一段奇怪的旋律，如一只怪鳥的叫聲，但很動聽，此旋律在小房間裏顫抖了一會兒後，便顫抖的漂浮到那片野生森林的柱廊樹間。而薩隆琴中的共鳴弦發出著狂喜震動的嗡鳴聲，在魯魯驚訝地驚醒時仍然回響著，仿佛他從高處跌落；他屏住呼吸，陶醉地聽著那美妙歌聲的回聲，他夢中的畫面仍然在他眩暈的眼前；那長笛般的聲音音調仍然在他耳邊回響。在那天剩下的夜晚中，睡眠逃離了他，就像沙漠中的沙魔在熱風到來前逃離。

他靜止地躺在他的樹葉床上，並把整個心靈專注在他所看到的東西上。無數詞語和句子從他意識的內部深處湧現出來；且它們形成了他以前從未設想過的語句和詩句。它們就像長長一排排的花，散發著甜美的芬芳，伴隨那聲音的音樂，看起來像是龐大的交響樂軍團，化身成了詩歌，以生動的文字形式呈現，並穿著因陀羅花園裏花朵編織的長袍；每個詞語都是一個輝煌的天使，每個都有和他夢中女士相同的藍寶石般的眼睛。而當清晨趕走了黑夜後，他從臥床起身，他熱切匆忙的寫下他的詩，以崇高、精妙的風格創作。

且當他在書寫時，薩隆琴瘋狂地吟唱著，仿佛是某個多情仙女的聲音，身著盛開的美麗，猶如春天般繁榮，正呼喚她的主。

於是魯魯寫下了他的傑作；一整天沒有片刻的休息或進食，且他覺得自己如同一個無所不能的、創造一切的光和顏色之神，各式各樣，就像交織的彩虹弧穿過熾熱的天穹，如同想象力的終極完美。他在魔法技藝的微妙中寫下了這些發光的話語，仿佛它們是用奇怪符文和未知符號寫成的咒語，是最偉大力量們的召喚。

瞧！當黃昏降臨時，他寫下了最後一個字，並嘆了一口氣，疲憊而無意識地躺在草地上，並睡了一個無夢的覺，那些用巨大努力做好白天工作的人，現在可以休息了，在神聖向導的保護下安全；他總是在我們身邊，我們在命運的道路上努力時，當我們相信他，他就是我們的庇護和安全保障；他是我們最外在的榮耀，而非內在，他神聖的手將帶領我們到神聖和變容的大門。

第二天早晨，當東方的朱紅色太陽在美麗的珍珠雲層中升起時，魯魯醒來了，且所有的樹園、小樹和灌木、莊嚴的棕櫚樹、以及所有的森林巨人、它們開著花的爬藤植物，都因黎明的珠寶露水而閃耀奪目；他站了起來，伸了伸懶腰，仍然半睡半醒，而腳邊放著羊皮紙頁，上面寫著他那首偉大的詩。

它們如同綴滿了無數的鑽石，魯魯把它們帶到小屋裏，等待太陽升起後，就能把它們攤開在金色的陽光下曬幹。

後來，他從早晨到中午之間，匯集了所有的羊皮紙，並把它們適當排序，且他用許多祈禱來感謝靈感之神們的批准和保護之後，他在樹林裏找到了一個小丘，周圍是由高大樹木圍成的空地。他筆直地站在丘頂上，用最崇敬的言詞讚美梵天的偉大力量。

當他的發出聲音時，小鳥們從樹枝和樹杈上偷看他，且在高貴樹木的古老樹樁之間以及芬芳的灌木叢下，森林裏居民的閃亮眼睛看到了那座山丘上的陌生入侵者，闖入它們孤立的世界。然後他拿著他的手稿，像古代的聖人們一樣，向大自然無數群眾致敬，並流淌出活生生的聲音流，湧出有韻律的抒情詩句；是他天才的燦爛花朵。

他的話語飛翔，讚美著美麗，沿著微風傳遍了遠方。他漂浮在狂喜的海洋中，沈浸在自己的言詞中。且他的偉大詩篇的香氣飄散在世界各地，就像風將花香擴散開來；在那片森林山丘上，當這位詩人在樹蔭下用低沈、悠揚的聲音朗讀他的故事時，鳥兒和所有的動物們都圍著他一大圈，眼睛含著淚光的聆聽著。而發光和閃亮的昆蟲們在綠色的氛圍中掠過，用迅速、狂喜的翅膀飛行。樹木彼此之間輕聲呢喃，並重覆著金色的音調，在不斷擴大的圓圈中，向各個方向傳播它們，直到風聽了它們的話語，並將其帶到高空，一直到行星節點周轉的各個球形殼，它們進行著神聖命令的航行；也一直傳到眾神與人的三界中，他們意識到，現在有一顆嶄新和榮耀的星星已在他們的蒼穹上升起，賦予他們住所和每個黃道星座點美麗的祝福。

當魯魯像祭壇上的大祭司一樣執行詩歌聖禮時，一頂金光皇冠閃耀在魯魯的頭

上。當風撫摸著這些搖曳暈眩的花朵時，沙隆基感到無比的喜悅，且美妙的嘆息聲從它的金褐色胸中傳出，漂浮在輕快、有節奏的微風旋律中。

第十五章 大師

如是我聞：

那天晚上，當明亮的黛安娜 (月亮) 在她銀色隨從的陪同下，騎著前往追逐時，魯魯坐在他的火爐旁並想著他的詩，徒勞地想在那篇偉大傑作中尋找缺點，該詩靈感來自於他夢中的異象；而他想：『現在我應該怎麼做？我的作品永遠不會超過我昨天寫的那篇，當時的我幾乎是在恍惚之中。繼續呆在這裏有什麼用呢？我將去看看命運接下來要展示什麼。』

當他看著橙色的火焰時，瞧！它們被靛藍所勾勒，且他在火的中心看到一張臉，如此神聖、散發著智慧和愛。那聖潔的面孔似乎在表達鼓勵，且他在它眼中讀到了認可他回到**尋求之旅**的決定。他站起身來，懷著深深的敬意鞠躬，這時火焰像狂野的火精靈一樣跳了起來，而那超自然的面孔也消失了。

因此隔天早上魯魯又啟程；他的內心和心智都渴望再次見到那雙藍眼睛的**女士**。他的靈魂現在不斷地渴望著她：因為她不正是他最崇高創作的靈感來源嗎？

接近傍晚時分，他到達了一個大叢林，他想：『天色已晚，時間是否足夠穿過這片可能充滿蛇和老虎的荒野呢？』

但好奇心驅使他繼續前進，因為他看到了遠處大量的黑色樹木，似乎屬於另一片森林，於是他對自己說：『我相信我可以在天黑前到達那片樹林，如果不行，的話我將在叢林中找到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如果我們相信眾神的仁慈，我們不總是在眾神的保護之手中嗎？』

於是他進入了叢林，穿越了其中茂密的灌木、小樹和纏結的藤蔓，遇見幾只小動物的寧靜被擾亂而四散逃竄；這時，他突然看到一個孤獨的身影，單腳站立一動不動，仿佛他在向前跨一步時意外地被石化了。那是一位身穿黑色羚羊皮的乞討僧侶；這樣的人經常在城市裏徘徊以尋求施舍。魯魯在他面前停下並問道：『你為什麼要在這叢林裏一動也不動地站著？』

僧侶在把他的靈魂從遊蕩的領域拉回來之後 - 如同是為了彌補他在塵世的靜止姿勢 - 回答說：『因為我將藉由這種方式以及懺悔的不進食，最終能獲得幸福，因為我沒有其他辦法。我還進行了許多其他的苦行以崇敬眾神。』

『那麼，你認為，』魯魯說：『如果你繼續用一只腳站在這裏，眾神會高興嗎？他們是什麼樣的神靈，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這我不知道，』無知的僧侶回答道：『但他們可以看到，至少我願意並渴望服

務和尊敬他們，所以他們可能會對我寬容。』

『在我看來，』魯魯說：『還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來崇敬眾神。讓我們坐下來討論一下這件事。』

但僧侶不願意聽從魯魯的建議；因為他在無知中認為魯魯是一個化為人形的惡魔，且現在正試圖勸說他放棄苦行，從而失去功德；他眼中充滿了不信任的看著魯魯。後者很容易讀懂懺悔者心中的想法，於是打趣地說到：『你怎麼看待女性，神聖的先生；你是否因為你的苦行和功德而鄙視她們？』

僧侶現在確定魯魯是一個偽裝的邪神，他凝重地回答：『我不恨也不鄙視女人，因為我甚至從未想過她們。』

『哦，你這名神聖、有德行的僧侶，』魯魯叫道：『古人說得好，一個人如果忘記女性並轉而專注沈思在自己完全純淨的思想、連同拋棄肉體的話，那麼他所到達的三界某個地方，那裏所有的生命都是無性別，且陷入永恆的完全遺忘中。你難道不知道嗎，』他繼續說：『一個人在找到他的另一半以前只是半個人，而那另一半住在宇宙的某個地方，等待著某個時刻，兩個將相遇並使彼此完整，他和她從而獲得他們出生的果實。你難道希望那個更好的另一半跟你一樣，註定要遭受同樣的命運嗎？如果你繼續自私自利的做法，你知道她將在三界中遊蕩、完全心神錯亂、為她的主哀號和徒勞的地捶胸頓足嗎？你和你無知、惡毒的想象真是可悲！！』

僧人極其驚訝地聽著魯魯的爆發，目瞪口呆地看著他，就像一條魚突然從自然環境中被拖了出來，且現在被命運之鉤懸掛，是由一個狡猾而無情的漁夫拋向他的。魯魯自己也很驚訝，因為他一直在抵抗所有年輕人都會遇到的誘惑，且他的腦海中從未出現過他現在表達出的想法；至少他之前沒有意識到。但現在他覺得有兩只微笑的藍眼睛從遠處看著他，讚同他剛才說的話。

僧侶在驚訝之余，已將另一只腳放在地上，並說道：『確實，先生，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也許你是對的。』

『我知道我是，』魯魯堅定地喊道：『讓我們坐下來好好談談。但在哪裏比較合適呢？』他補充道，環顧四周尋找一個合適的地方。

『我知道一個地方，』僧侶說：『跟我來，我會帶你去一個舒適的角落。』他一拐一拐地走進叢林，由於他的腿缺乏活動而有些僵硬。

這個「舒適的角落」原來是一座古老寺廟的遺跡，氣與他帶領魯魯進入了眾神的古老聖地；而且正是時候。白天的藍色羽翼已經折疊起來，而疲憊地沈入了休息，沈重的雲層遮住了月亮和星星的光芒。一陣強大的風升起，並憤怒地撕扯著上方空中拱

頂；暴雨傾瀉而下，且鋸齒狀的閃電交加，擊打著附近森林的君主們，同時雷聲在遙遠的巖石巨山中滾動回蕩。在廢墟寺廟外，未被看見的黑矮人興奮地尖叫著，並在驚人的喧鬧聲中歡呼雀躍；因為魯魯和僧侶沒有意識到他的存在，他們在討論...愛！

當早晨到來時，天空又恢覆了晴朗，且僧侶在與魯魯交談後，現在似乎更有人性了，他告訴魯魯，在叢林的原址上曾經矗立著一座偉大的城市；且作為向導向魯魯展示了寺廟、宮殿和住所的古老遺跡。它的歷史是什麼？沒有人知道；但許多人的靈魂居住在這些古老的地方，在腐朽的路面上、在夜晚的蘇摩之光中，徘徊在記憶的迷宮中，並用幽靈般的笑聲嘲笑著孤獨的旅行者。僧侶曾多次目睹此景象；而在遠處矗立一座古老的、布滿戰痕的城堡之影，這被所有人遺忘了，除了被殺戮者的靈體之外。在那片荒野中，還散布曾經巨大宮殿的破碎大理石基座和石台。那裏矗立著荒蕪廢墟的祭壇，祭祀之火早已熄滅，懺悔者顫抖的嘴唇沈默已久，崇拜的火焰隨風飄散並充滿薰香。

魯魯看到這一切後變得若有所思，並沈思道：『看啊！凡人的所有宮殿和廟宇最終都必須倒下，所有開端都會終結；他們所有的聯盟都會以清算告終；所有的人類行為都會消失，就像田野上的花朵一樣腐爛和枯萎，如同被遺忘的舊夢。但思想仍然存在！因為它們是精神性的；只有那是永久的。』

『但是，』僧侶觀察到：『當我實行偉大苦行時.....這不也是精神性的嗎？』

『不，』魯魯果斷地說：『單腳站著而忽視了身體的行為，哦，值得尊敬的僧侶啊，是一把荒謬和罪惡的雙刃劍。荒謬在於試圖通過物質性且無用的行為滲透到**精神領域**；而罪惡在於忽視了眾神為他建造的身體，只要那個身體還存在期的間，就借給他作為心靈的居住地。』

『那之後呢？』僧侶問道。

『我不知道在之後會發生什麼，』魯魯說：『這就是我四處漫遊的原因，也許我因此能找到那**大師**，他將向我揭示凡人心靈能知道的所有秘密。』

僧侶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道：『在你可以看到的地平線的林深處，我聽說住著一個非常神聖的隱士，他居住的每個地區都會受到他的出現所祝福。他曾住在我所知道的一個城市附近，於是那裡就成為一個神聖的學習中心，也是物質上繁榮的住所。據說他的**智慧**已經達到了如獅身人面像的最高啟蒙奧秘，且現在處於完美無瑕的狀態。他的名字是納拉達（Narāda），是神聖的**朝聖者**。』

『哈！』魯魯興奮地叫道：『那你self有沒有見過那個聖人呢？』

『我可不敢！』僧侶喊道：『有人告訴我，他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某物會將所有不

值得的人拒之門外，因為這些人缺乏必要的高等智力和精神發展的性質；而像我這樣的人，』他悲傷地補充道：『完全不值得到他面前。』

『我會說恰恰相反，』魯魯回答說：『你的謙卑將會是到他面前的通行證，如此一來，你也可以沐浴在這樣一位神聖存在的智慧陽光下。』

『絕不要，』僧侶們大聲說：『如果我看到他我會嚇死的，且我甚至不會去嘗試。但你去他吧；因為我覺得你身上有能讓你見到那位神聖隱士的東西，且如果你以適當的方式問他問題，他甚至可能回答你一兩個問題。如我所說，進入那片森林，並沿著太陽的路線向西走；如果真的是註定的話，你一定會找到他。』 120

魯魯感謝他，並急切地朝向他被告知的方向走去，他不知道他在通往天堂的極樂之山的道路上，未來會遇到什麼：最高的提升、最大的恐懼、難以置信的幸福、最深沈的悲傷，以及最後他內在一切的質變。於是他走進綠蔭環繞的森林，快樂地唱著歌，因為他一生都在尋找崇高大師，現在似乎終於走上能找到他的道路。但如果他有一丁點的預感知道等待他發生的事情的話，他還會如此愉快地前往嗎？誰知道呢？人的心靈是一個無法解開的謎；尤其是對他自己而言。命運之手現在即將拉開帷幕，而其景象將被一種幾乎無法承受的光所照亮。但魯魯不知道 - 否則在通往真正智慧的道路上，他的腳步可能在那時就會動搖了；儘管他有勇氣和高度的決心。

命運不正是在萬物中嗎？即便萬物並非全部受到命運支配？有智力的人不是被賦予了一種自由，讓他們權利按照自己的意願跟隨命運之路，而不是被拖著走向毀滅？魯魯沒有想到這些事，而是沿著太陽之路向前走—向西走。

而他身邊跟著那個有害、淘氣的黑侏儒小跑著，儘管魯魯現在看不見他；且侏儒惡意地對自己咧嘴一笑，展示他的突出黃牙，他那貪吃的肥胖身體布滿了腫脹的血管，而當他用扭曲的腿四處跳躍時，他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可怕。

所有人類如此在這個塵世上投生：一部分被靈魂所聖化，一部分被低等本能所詛咒；誰能說他已經完全征服了後者-除非他是一個真正的啟蒙大師？

許多天來，魯魯沿著太陽之路向西行進，直到一天下午他到達一個大空地，就在雨水降落於永遠渴望甘霖的印度土地上之後。且在天空蔚藍的深淵中，顫抖著色彩繽紛的彩虹。光明之子們從天使神聖領域出發，通過這座彩虹橋陡然上升到邏各斯的光輝宇宙宮位—未被看見。

『哈！』魯魯想：『一個吉兆！也許我的尋求之旅快結束了。』

可憐的魯魯；他的尋求才剛剛開始！隔天，他意識到周遭氛圍發生了微妙的變

化；他感覺到一種新的振動，這是他以前從未感受過的。在箱子裏的薩隆琴似乎也有反應，因為魯魯能感覺到一種柔軟的顫動：就像一只狂喜的蝴蝶找到了它的完美伴侶。並且悠揚的音樂嘆息從箱子裏傳出，就像細長的光線穿過樹葉之海的綠色魔法，在夏日的微風中顫動，使振奮感流過魯魯的身體，仿佛一只溫柔的手像雪花一樣輕柔地撫摸著他。且在完全的寂靜中，樹林響起了神秘的沙沙聲，且開滿鮮花的藤蔓有了不同的光澤，仿佛在它們的花心中隱藏著一種內在的光芒。

當魯魯繼續前進時，他感覺自己似乎涉足於到種阻礙他前進的粘附物質中。但他仍然毫不畏懼地繼續前進，儘管一種奇怪的預感使他的心臟痛苦地跳動，並發現呼吸困難；好似這裏的空氣比其他地方的空氣更固體化一樣。

然後他似乎聽到了遠處的聲音，且其音質仿佛是一個巨大銅鐘的聲音，且制造者在鑄造它的時候將大量地金和銀混合在一起。它低沈卻洪亮的響徹而出，讓魯魯完全入迷和敬畏，就像它是神靈的聲音一樣，且即便他必須奮鬥穿過一支密集的憤怒惡魔軍隊，他也會響應那崇高說話者話語的召喚。

而現在樹木開始變得稀疏，且各處透出越來越多的光線；他看到光線有一種額外的光澤，仿佛它是從一個更高的領域照耀出來。然後—毫無預兆地—他發現自己處在樹林的最邊緣，且他看到了一個最為輝煌的景象在面前。

那裏有一個閃閃發光的水池，裡頭成千上萬的荷花仰望著一個人的臉：他站在銀色的池面上，向花兒和池子周圍一圈玫瑰翅膀的紅鶴布道，它們恭敬地靜聽著神聖的話語。從這位隱士的靈知口中-正是他-湧出了讚美**隱秘眾神**的奇異頌詞。他受金色的氣場所包圍，帶有玫瑰色、寬闊、廣闊延伸的邊緣，而其內部像太陽一樣閃耀，只因對人類的純粹之愛而下凡。他站在水面上的一個魔法圈子裏；一個具有不可抗拒神聖性的圈子，像一個巨大的氣場一樣圍繞著他，由外層的玫瑰色邊緣散發出各種柔和的色彩，仿佛是由眾神之手混合的，讓所有的生物感到迷惑。且當他說話時，他的眼睛像毗濕奴胸前的大寶石一樣閃閃發光。

魯魯站在那裡呆住，在無法想象的陶醉中看著和聽著；正當他被永遠的吸引和奴役的時候，薩隆琴顫抖著且仙女般的旋律從箱子裏飛出來，並在美妙伴奏的起伏波動中飛向天空。

隱士的佈道結束後，便沒有引起絲毫漣漪的走過水面，徑直來到魯魯身邊；魯魯站在那裏，像雕像一樣僵硬，不能動彈，也不能說話。他看到這位隱士唯一的裝飾品是一串念珠。他的耳朵因歲月而蒼白，且他的臉被**命運**的鋼鐵所刻印，而他狂喜的皺紋也深深地印在那神聖的面孔上。

聖人用他的**靈魂之眼**看穿了魯魯的心靈之紗，並說：『只有那些心靈純潔的人，才能勝任**放棄**的勞苦。』

『你能打開通往十倍榮耀的秘門嗎？
『你能看見綠色七重星並保持你的異象嗎？
『你能承受第七領域那令人窒息的幸福嗎？
『你能在你的靈魂中平衡宇宙領域的七道射線嗎？』

『不，大師，』魯魯以最大的謙卑喃喃說道：『這些事我都做不到，且雖然我找了幾年的大師，但我希望我現在找到了他，我知道我不配。』

『但有一點，』納拉達回答說：『顯示了你的天上血統，那就是你沒有向我下跪或向我鞠躬。只有這樣的人才配得上接受最高智慧的指導。』他用一個神聖的吻啟蒙了魯魯。

『跟我來，』他對魯魯說。

後者跟在他身後，就像一位迷失在不可思議的幸福和宏偉夢境中的人般，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很快，他們來到了寧靜的隱居所，此聖人便居住在這裡的大自然美景中。看著他如同一種視覺的神聖化，而在方圓數英裏的範圍內，正如僧侶所說的那樣，所有的生物，甚至鳥類、動物和昆蟲，都生活在神聖的幸福之中，是產生自創他神聖的光輝所，他就像天使幸福的化身；他被眾神派往塵世上以便祝福眾生，並賜予他們平和的榮耀。

在他進入之前，納拉達揮舞著他的手說：『看哪！』於是一個巨大的水晶柱在魯魯面前升起，裏面充滿了活生生的蜜蜂。

『那些蜜蜂在這根柱子裏做什麼？』魯魯問。

『這些蜜蜂，』納拉達說：『是勇猛戰士的靈魂。他們奉眾神之一的命令被囚禁在那根柱子裏，只有當他決定與惡魔大軍作戰並永遠消滅他們的那一天，他才會釋放這些蜜蜂，並派遣他們再次投生為人。』

『然後，這些每一個蜜蜂都將再次成為偉大的戰士，成為掌管大量戰鬥人員的將軍，且所有的軍團在這些蜜蜂的指揮下，將湧現並徹底鏟除邪惡的力量，這些邪惡力量現在控制著大多數的人類，不斷地在他們的心靈中竊竊私語，慫恿他們做出淫亂和暴力的行為。因此，每個人都會派出神聖的戰士，即本身最高等的部分，然後殺死並無情地摧毀低等的部分，其形體就像你不久前把他留在森林裏的那個黑侏儒。』

『哦，』魯魯熱切地說：『若我能把那個骯臟的折磨者隨風散去，我會感到欣慰。』

『你能夠且你將這麼做，』納拉達說：『即使現在，他仍潛藏在那片森林裏，處於徹底的困惑狀態，一刻都不敢相信他自己的愚蠢和無知，認為你根本不可能成功地接近我；因為這種卑鄙的東西總是以他們自己低等和令人厭惡的標準，來評斷人的高等原則。』接著聖潔的隱士把魯魯領到了屋裡。

第十六章 道路

如是我聞：

對於**大師**的**尋求**已經結束，而對**真理**的**尋求**開始了。誠然，當弟子準備好時，**大師**就會出現；但誰能理解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又有多少人可以說是真正為**大師**準備好了？大多數尋求者寧願生活在**幻覺**的夢境中，這難道不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嗎？那些自稱渴望探究和學習神聖秘密的人，往往偏好以自己無知和奇幻的方式來得到答案，而不採納由眾神本身指定的**開悟者**所給出的解釋，這難道不也是事實嗎？要找到這樣的**開悟者**並知道他，是多麼困難啊！人的心智是多麼的渺小阿！他出生於**幻覺**中，把自己虛妄的想象堆成一堆，並用崇拜的目光注視著自己夢想中的虛榮，這只是增加了**幻覺**，使他看不到**真正的現實**。而且，他不僅仍處於塵世人類世界時會這樣做。不！當他越過了**邊界**時—被其他做夢者稱為**死亡**—他立即開始建造另一個循環的虛幻構建，這是在他遊蕩心靈的無知中創造並構想的，而他認為此時終於掌握了最終的秘密，直到他再次被掃蕩，離開他新而無用帝國，是未受指導、幻想、虛構的思考，就像一片草葉：在那片或任何其他領域中都沒有價值，並重新開始進行他在塵世層面上困惑的冥想。

於是他又在次咆哮和喊叫他從「上面」得到的「新」真理！他不知道就算他收到任何信息，都是由所謂「星光界」的困惑居民發送給他的，他們總在尋找容易受影響和受騙的傻瓜，以便將他們自己無法再容納的垃圾卸下至那些未經訓練的心靈中。這些愚蠢的人類甚至會以他們的「智力」為榮，卻不知道「智力」只不過是他們的動物本能和動物狡猾的自然發展，如猿猴所表現出來的為例；而只有稍微更成熟一些，因而更加危險和誤導性。這種人對他們所謂的「熱情」嗤之以鼻，認為永遠不該信任它.....他們這麼說。他們沒有意識到，受啟發的狂熱者由於其內在振動的加速狀態，使他比「知識分子」更有機會來契合於高等世界的更高振動頻率；而「知識分子」不過是一個或多或少受過教育的動物，只比我們在年幼時在馬戲團裏觀賞的動物高個幾等。類似的「知識分子」充斥著所有低等的星光界，且他們唯一的出路是回到塵世，以讓那些空洞的做夢者更加困惑，並不那麼有智力。

知識分子和做夢者都有很長的路要走，他們應該被歸為屬於同一類無知的人；無論知識分子們多麼不喜歡這個難以接受的真相。因為兩者都生活在同樣非知覺的黑暗中... 這是最可怕的罪。

被給予真正的光之後—也許—他們會轉身而去，在物質的黑暗中沈悶和摸索 ... 把那當作光。可憐的靈魂們，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流浪的心靈們，因為他們對**靈魂**本身一無所知。

魯魯有著神聖血統、心靈的純潔性（當沒有受到試圖迷惑他的黑侏儒的攻擊

時)、對於聖書的深入研究、以及他想象力的輝煌飛行，源自於他不斷努力的與所有美好和高尚的事物相契合。他不是那些無所事事思辨者，他們空想的腦袋只是為了將他們自己得出的傲慢和浮誇的結論，呈現給其他愚蠢的、搖擺不定的、猶豫不決的凡人，從而自我崇拜並成為那些上當者的「老師」。魯魯在大師的指導下，現在開始了在**光中生命**的新循環。他逐漸掃除心靈中所有黑暗的角落，包括錯誤教義和對**神聖法則**誤解的蜘蛛網。

納拉達告訴他，那些體悟到物質世界的幻覺並了解精神世界的榮耀的人，已經找到了真正的**現實**。這是一個任何東西都無法消解的現實；是一個無法被摧毀的夢想：因為這樣的夢想永遠存在。他說，宗教的最高形式是**奉獻**，無論對象是什麼-只要這個行為是純粹且沒有自私的偏見。人類由於受到**幻覺之鏡**的影響，已經失去了對於本身從前神聖狀態的回憶。

魯魯緊緊依附著他的大師，就像燭火緊貼燈芯一樣，他敬仰他大師的神秘力量；但有一次，他被告知弟子不應該太接近他的大師。當魯魯問為什麼時，他的回答是：『你只是一個物質的影子，是一個太陽的映像，而我也。當兩個影子混合在一起時，會增加黑暗！』

『對我來說，』魯魯喊道：『你就是太陽本身！我只想在你**智慧的光芒**中取暖。』

『你對存在物的真實性有錯誤的概念，我的兒子，』聖人回答說：『當眾神創造人類時，後者就像一面鏡子，其中反映了所有的造物之美，儘管這些美本身只是來自**眾神心靈**的映像。但是，人類用迷霧覆蓋了那面閃亮的鏡子，此迷霧是他自己模糊想象力的朦朧映像，從而拋棄了他的神聖繼承。因此，他不再能清楚地看到那個魔法鏡子出X中所顯示的東西，他所看到的唯一圖像是他自己的思考拋回到自身，並掩蓋了他真正內在視野的清晰性。因此，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沈思，便誤認為是來自天上地區和**眾神心靈**的信息。』

『人正在成為神靈的存在；而**神的象徵是太陽**，當它的光線落在塵世上的鑽石上時，它又會再次閃爍和閃耀。因此：無論一個人的進化程度有多高，他都無法與天空中的那個金色標誌相比，它用**光和生命**淹沒著周圍的世界.....而即便是太陽本身，也只是隱藏的**太陽**的微弱映像；隱藏的太陽是宇宙中所有宇宙世界的真正和最高的神。』

當納拉達說話時，他的氣場在他頭部周圍發出琥珀色的霧靄，時而閃耀，時而又逐漸消失，很快又重新煥發出輝煌的光彩，以回應他神聖的思想的魔力；他的智慧之言澆灌著**真理**之花。

大師繼續說道：『當**精神**開始踏上**太陽之路**時，他會從一個層面上升到另一個層面，越來越宏偉。在每一個接下來的層面中，他與其中閃爍的居民都會呈現出更輝煌的形體；直到最後，他到達了**未知者之門**— 未知者甚至超越了**隱藏邏各斯**本身的認

知，並有著超越他的**神聖榮耀**！但這只有在經過難以想象的漫長時間後才能實現。

『在這發生之前，他必須達到真正的**天神身分**；這與人的脆弱和無助相去甚遠，以至於人類的心智無法衡量此差距超乎想象的偉大……而仍然**存活**！然後他必須從這個神聖的存在狀態進化到下一個狀態，並成為神聖的**光之子們**一員，一個**創造者**，這遠遠超出了**天神或天使**的想象力或感知力，而人的這些能力源自於後者。然後，在經過無數個百萬年的時間循環、在難以想象的龐大數值時間之後，他可能會成為一個**高等的邏各斯**，即**隱藏者**，並在接續更大的週期中，在那職務中以相同的方式運作。而之後呢？接著他可能從隱藏的神演變為另一個宇宙的**未知最高神**，這遠遠超出我們的宇宙和我們的**普遍領域**，從而成為它的主，並完全未知和不可想象地統治著它的無數宇宙國家。對於它的許多**邏各斯**來說，他是**無形體者**，並與宇宙本身的**源頭和隱藏源頭**是一體的；因為即使到了最後階段，一個**隱藏的邏各斯**作為一個宇宙所有**造物者的主**，他仍然有**形體**，不管這個**形體**是純粹的**神聖火焰**，還是以任何其他方式顯化出來——同時也是未顯化的。儘管他或它有某種**形體**，但他-**隱藏的邏各斯**-甚至不能開始想象下一個階段，儘管他的**智慧和秘密力量**是如此之大，而在**進化**中所有低於他的東西對「它」無法產生任何概念。但是，由於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受制於同樣不變的**法則**，我們可以假設，即使一個宇宙的**最高神和統治者**也有某種**形體**，儘管沒有人能知道它可能是什麼。眾所周知的公理說道，**精神**若沒有可作用的**物質**就無法運作，且這必須適用於每一種有運作的**狀態**——不管是多麼**神聖和崇高**；因為若沒有**運作**，就不會、或不可能有**顯化的宇宙**位於任何存在的**領域、層面或狀態**中。因此，以上粗略描述了**通往太陽 ... 和超越它的朝聖之路**。』

因此，他時不時短暫的掀開**智慧的金色面紗**，使魯魯對他的神聖繼承有了幾瞥；在此生塵世或任何他處的存在中都不會將它們遺忘。

『親愛的大師，**隱藏邏各斯**——一個**太陽系的主**——是什麼時候出現的？』魯魯問。

納拉達回答說：『在每個**太陽系**中，那個唯一神是最初的且將是最末的，他是最高**隱藏邏各斯**；且他是一個宇宙**最高神**的本質；**邏各斯**是雙重的，而在他的**男性和女性原則**的綜合意識中是一體，因此是所謂「**父-母**」神。此**法則**適用於所有有意識的生命實體；從**最高神**到最低等的昆蟲。但是，儘管所有的事物和存在在或長或短的存在周期中都會發生變化，包括沙粒到**隱藏邏各斯**，即宇宙的神、**眾太陽系**的大集合，各自本身就是一個**太陽系**且在自身之中，他總是如是；不管是過去、現在和未來，我不恰當的用這些術語以便你能夠理解我的意思。因為過去、現在和未來不管任何意圖和目的都不適用於**最高神**；因為他的**時間周期、持續時間**或**存在**、或任何可能使用的術語，其數值都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它成為**無時間**而能被稱為**永恆**。但同樣的**二元法則**也適用於他，因為**神聖法則**總是以相同的方式發揮作用，否則它們就不是神聖無誤的，就不再是**法則**了，且它們永遠不可能有任何不同。』

『那麼，確實當一位男人和女人若沒有找到他們真正的另一半時，他們確實只是

半完整的。』魯魯觀察到。

『這是正確的。』納蘭達回答：『當真正的愛人們相遇時（有時他們被稱為「親和力」-但應該提防這個詞，因為它在過去經常被濫用），就像曾被**命運之主們**分開的兩個原子急速融合在一起。當這種重逢發生時，就不可能再有進一步的分離；即使是眾神也無能為力，只能在他們的無能中垂頭喪氣。真愛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它使誘捕一個生靈回到塵世熟悉之處的束縛斷開，像切斷一根脆弱的線條一樣。純潔的愛就像一座山，無法被災難的風、死亡、猜疑和不信任所撼動。但請記住，我的兒子，愛的心只會向**命運**臣服一次—不會再更多次！』

『如果一個人找不到他的真愛呢？』魯魯問。

『那麼，』大師回答說：『這樣的人未能收獲他出生後的果實.....因為某種原因；且他必須等待直到在其他投生中，眾神憐憫並賜予他那崇高的**融合的幸福**，這是沒有經歷過的人不可能理解的。』

『這種結合，或融合，只能在一次投生中發生嗎？』魯魯又問。

納拉達回答說：『我的孩子，它可以在許多投生中各發生一次。但要等到這對愛人都學會了犧牲一切，甚至是他們的愛-如果有必要的話（儘管一旦他們再次結合，就不可能再有真正的分離），並且兩人所達到的崇高狀態能契合**高等區域**，那裡居住著他們**發光靈魂**（Augoeides）和他們共同**射線的邏各斯**，所有真正的**愛和友誼**能完全純淨和無私的存在於此：只有那時他們才能擺脫塵世重生的**大輪子和循環**。而只要他們仍是嫉妒的獵物、貪婪、自私、依戀無價值的世俗物品的和感官的奴隸，他們就必須回到他們仍與之契合的塵世；直到他學會了最後一課。』

有一天，魯魯的大師給他一個大**考驗**，將一個裝滿水快溢出的杯子讓他握著，並命令他到蓮花池邊繞著它走十圈，一滴水都不能灑，結束後回到隱居所。他還告訴魯魯，如果他失敗了：那麼他和納拉達的相處就會結束，因為此失敗證明魯魯缺乏必要的專注力，使他無法進行更高等的**神秘學研究和啟蒙**。魯魯對這一任務的難度感到震驚，並害怕自己會失敗；他開始了**考驗**，他將所有的意志力集中在試驗上，並迫使他的手和腳服從他持續到最後，最後他成功地繞完圈子。當他過一段時間回到他大師身時邊，一滴水都沒有灑出來，納拉達問他：『今天你在池子周圍繞圈時，有沒有注意到池子裏的蓮花是多麼的可愛？』

『不，大師，我確實沒有看到，因為我太專注於避免水滴的濺落，以免你將我驅逐。』

納拉達回答說：『因為你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任務上，所以不可能注意到其他東西。在未來我將給你其他訓練，而你必須以同樣的專注力來練習；因為除非

你將你的心靈從一切外在的思考中移開，否則你不可能對**真理**有任何直覺。一旦你學會了這樣做，你的直覺就不會再被幻覺之網纏住；而**實在**的世界將永遠向你敞開。這是我引導你走向**救贖之路**的第一課。現在我將給你上另一課，藉由它你可以學會揭開你前世的秘密。』

於是他把魯魯領到隱居所的一個小房間裏，裏面只有兩樣東西，即：一張坐椅和一面供人凝視的黑鏡子。他在給了他的弟子某些明確的指示後，便讓他獨自一人，而魯魯準備好自己進行第一個真正的實驗，這是找到和發現這個實驗的人的秘密。半小時後，他在那面黑色拋光的鏡子裏看到了他的內在自我，他驚恐地看到了潛藏於每個人的魔鬼面容，直到他用一萬次的愛和慈善的行為征服了它所代表的存在。這個映像的圖像具有猙獰黑侏儒的特征！！魯魯一聲憤怒的呼喊跳了起來並沖到外面，而納拉達正站在美麗花園的花叢中。

『哦，大師，』魯魯喘著氣說：『那個骯髒的黑侏儒在這裏；我在鏡子裏看到他了！！』

『不，我的兒子，』聖人回答說：『那不過是你自己的低等本性，你的高等心靈在鏡中看到了它。』

『但我以為我將看到自己的前世。』魯魯失望地喊道。

『如果你繼續堅持進行實驗，最終有天會成功的。』隱士如此說道：『你應該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你確實在鏡子裏看到了你前世的一些東西，因為在每個投生期間，低等心靈（雖然不是同一個；因為它在每次投生的結束後都會溶解）與高等心靈攜手並進，而且它的特征與大多數人類沒有太大差別。當你能夠看到它的本來面目時，你總是會看到一些不愉快的東西；特別是當高等心靈還沒有學會控制它時。但是，即使它被高等心靈壓制住了，它也總是準備好並渴望一有機會跳出來；除了那些被完全淨化的人，此時其邪惡力量就會遠遠逃開；我希望你之後會看到這個現象。不要灰心，要堅持下去，且在幾周或幾個月後你就會成功。』

於是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魯魯都在鏡子前練習，且每次都有新的東西加入到他看到的異象中。當他在進一步的考驗中再次看到黑侏儒時，他堅定地注視著他，直到一團淡灰色的霧氣升起，擋住了那個骯髒的面容。當他持續看那片霧氣時，起初他只看到迅速閃過的人臉、風景、建築和其他東西；但它們掠過得如此之快，以至於他無法將它們固定在腦海中。但通過不斷的練習，場景和事件終於成形，並且他在結合了其他練習和研究後，發展出他自己的一種技術，這應該如此，且他從大師給他的建議中獲益；納拉達解釋了當他自己是弟子時在鏡子裏看到的某些異象和符號的含義，從而提示魯魯未來如何解釋他自己看到的內容；因為沒有人能夠闡釋、破譯或闡明另一個人的異象—即便是最偉大的老師—且如果有人假裝能這樣做，他就是一個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騙子... 每個靈魂都有自己的秘密生活，只有它自己**射線的主**才會知道。

於是魯魯學到了大自然各種聲音的內在秘密，以及植物和礦物的隱藏奧秘，且他學會了如何在研究中適應和使用這些聲音。他學會了某些話語中元音的真正價值，以及神聖咒語的真正含義，並學會了如何將它們應用於他的內在發展，以及如何控制圍繞著我們所有人的不同力量，儘管很少有人意識到它們。當魯魯以正確的方式和正確的音調或音符來念誦他的咒語時，薩隆琴發出柔和甜美的聲音，並與唱頌者的聲音融合在一起。

他按照正確的發音方式，誦讀了A-um的音節，於是所有**智慧**的知識在他心智中逐漸增長，直到它變成像雪崩般的學問。

他在大師的指導下進行**昆達里尼之火**的冥想，且在所有其他的神聖中心被激活後，他成功地逐漸消耗了小我的力量，如此一來他就被釋放了，並且能夠與納拉達一樣隨意進入各種**存在的層面**。他一步一步地攀登著神秘的山峰，隨著他聆聽**神聖隱士**的話語，知識的灰色黎明便由太陽般的啟蒙和睿智的玫瑰色正午光輝所取代。不理解的烏雲被分開，而**空靈之光照耀**了進來。

漸漸地他意識到自己的前世，就像一些記憶中的老歌一樣，且他精神記憶中交織的紗線緩慢地解開，重新編織成一幅偉大而奇妙的生命掛毯。起初他懷疑並思索：『這是**真實**的，還是感官誤導的夢境？』

然而懷疑的暮色最終被信念的珍珠色黎明所照亮了，在之後是確定的耀眼白晝；因此當最後證據堆積在一起時，他再也不懷疑了，且他發現那些知道自己前世的人，完全熟悉於最高的**智慧**。

他通過他神聖**科學**的力量，登上了他**投射**的魔法戰車，並且無論在白天還是夜晚，都能在各個天空和氣候中任意漫遊。

有一天他問：『親愛的大師，去世的人居住在哪裏？』

納蘭達回答說：『一個去世的人住在他的行為中。』

『這怎麼可能？』魯魯問道。

大師回答說：『一個人與什麼相契合，他就會變成什麼。殘忍的人將前往或沈淪到下層世界居住著折磨者的地區。而漠不關心或懶惰的人將被抹去，或永遠地沈睡。受啟發的**至福夢想家**和詩歌大師，在超自然高昂的靈感下，具備超人的洞察力，將升至他們的異象世界中。愛人們將再次相遇於在蔚藍天空中玫瑰色和紫水晶色的雲彩下，且風景充滿了令人愉悅的銀色溪流，有所有能想象顏色的永恒花朵，有芳香樹木和美味水果，有青翠山丘和晶瑩的瀑布、以及閃閃發光的湖泊和水池。這是夢幻和幸福的領域，是塵世上永遠無法知道的；兩人遠離刺探的眼睛，獨自沈浸在完美結合的

狂喜中。而聖人將翱翔於低等人無法企及的王國，並與同等於他的人會面並居住在智慧中，在不斷擴大的崇高圈子裏擴展—與眾神永遠合一。

『因此，所有的人都將活在他們的行為中 .. 或活在他們的夢中 ... 或停止**存在**，如果主們如此決定的話。但對某些人來說，這些行為或夢將是對更高意識的**實際覺醒**，不再有回到沈睡的可能。對於他們**道路通往太陽**的金色區域的人來說是如此。他們永遠不再需要回到塵世，除非是自願的犧牲行為。其他人則去了**月亮**的區域。而那些冷漠、懶惰、褻瀆的人將到**月亮**後面，也許永遠不會再作為人回來；其余的人將住在可愛的郡裏，等待新的重生。』

有一天，魯魯給納拉達看了他的魔法腰帶，並問他是否有任何邪惡的東西附在上面。聖人把它拿在手裏，喃喃地說了幾個話語，並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呼吸。然後他把它遞回給魯魯說道：『被囚禁在這條腰帶上的惡靈現在被永遠釋放了。』

『那它還是一個魔法腰帶能用於有益的事嗎？』魯魯問。

『除非將一個善的靈體被束縛在裏面。』聖人回答說：『你希望我替你奴役這樣一個善良的存在到這個腰帶中嗎？』他反問道。

『不，我絕不希望！』魯魯喊道：『我不會剝奪**三界**中任何動物、人或靈體的自由！』

『那確實很好，』納拉達說：『但不管是誰做了或讓人做了這條腰帶，他都知道很多事情。它的黃金上嵌有七乘以七種不同的寶石所包圍，具有強大的象徵性組合。它可以用來召喚善靈和惡靈，因為這種情況確實存在，儘管無知者懷疑或不相信，而且我知道它已經被多次用於邪惡的目的。但它現在是無害的。你應該永遠保留它作為紀念品，同時冥想它上面的象徵，而我將向你解釋它們的多種面向和組合。當你準備好接受真正的**啟蒙**時，我會給你一個比這個腰帶更強大的東西，我還會指導你如何制作其他必要的工具。

距離隱士居所不遠處有一片橄欖樹林，而魯魯在一天晚上偶然的向它走去。他驚訝地看到他的大師坐在那，面朝神聖的舍基那（Shekinah），其上放著一個裝滿純淨水的水晶碗。納拉達正處於深度冥想狀態，身旁歡樂地燃燒著一堆香氣四溢的草木，發出咄咄的聲響，並散發著神秘而神聖的薰香。那種香水的香味令魯魯感到愉悅，他靜靜地尊敬地看著他的大師。

平和的花環加冕了神聖隱士的額頭，紫色的氣場在他的頭上搖曳，且從它的右邊發出紫色的流光。他的目光注視著在絲絨般的深藍色天空，其中閃耀著不計其數的星星銀色光芒。他在如此完全的**智慧**中，閱讀著天上的卷軸，其中記錄著行星和星星們用神秘的符文寫下地球和人類的命運。

當魯魯屏息觀看時，瞧！**精神之門**敞開了，傳來**天使們**緊迫的腳步，且夜晚的惡魔們見到納拉達的**至福**而顫抖並蹣跚逃跑。這時，有一個光輝的**形體**站在大師面前，發出閃亮的**光芒**，且那個神聖**神靈**戴著閃閃發光的王冠，她的深紅色外衣，一直延伸到地面，並鑲嵌著一條金帶。

然後納拉達開始說話；他用最崇高的詩意和最深切的敬愛來稱呼**天使**。魯魯聽著並驚呆了，他想：『相較於那位偉大大師的話語，任何的言論或著作都只像爬行的蛆蟲；所有的演說家都只是叫囂的烏鴉和偷竊的喜鵲，只靠他神靈所遺棄的雄辯碎屑為生；他們只是他熾熱**光線**的暗淡映像。哦，我竟然敢於認為我微不足道的作品有任何價值。它們相較於他的神聖靈感，就像灰燼對比於**天上之火**。』

魯魯的內耳聽到那崇高聲音的輝煌音樂，編織著天使般的快樂幻想，他對自己說：『**覺照**和**真理**的燦爛羽毛如此揮舞，以清除**心靈**中最後的懷疑和恐懼。』

他靜靜地轉身離開了那天上演說和受祝福的景象，而沒有等著聽**天使**的答覆；他沿著腳步再次回到聖人居住的神聖住所，是一個在月光下孤獨的、神秘的聖地；但現在牆壁之內似乎散發出更大的**光**，滲透出如此壯麗的輝煌，使魯魯不敢進入。

因此他在門外等著，直到他的大師在遠處出現，走得很慢且似乎還在深沈冥想。

最後他抵達並在魯魯面前停了下來，他那雙閃著隱隱淚水的睿智眼睛看著魯魯說道：『祝福你，我的兒子，因為你轉身回去了；也**祝福**你對於我簡單話語的想法。我在風的嘆息中聽到了你飄過來的想法，你沒有理由對你的**偉大詩篇**感到絕望。這樣的靈感是非常罕見的，且你的更為精采加奇妙，因為它產生自你與她的契合，而有一天你會找到她；另外難得的是，在悲痛和失去的重手觸及你的眉頭之前，你就能夠創作出這首詩了。祝福你，我的孩子；今晚我不能再多說了。』

他拖著步子往裏走，仿佛生命的歲月重如山的壓他疲憊的身體上。

魯魯站了許久思考著大師的話，如同金框畫像中一動不動的人；他被一種無法形容的悲傷感所壓迫，也有一種僅能模糊理解的強烈渴望，但是非常真實的。

當他最後去休息時，他躺在黑暗中思考，並深深地冥想著納蘭達所說過的話。當他逐漸被自己的專注力向上帶時，他看見了一把紫色的王座，上面堆滿了珍貴的飾物，但他掠過不予理會；他在他的精神身體裏繼續向前，看到了一個潔白的王座，上面放著一件雪白的披風和一頂金色的王冠。他站在寶座前，並舉目望著寶座上方閃耀的深紅色火焰；從那裏飛下一只白鴿，鴿子站在他的腳下，擴大成露珠百合花，其綻放出神聖**神靈**的形體，閃耀著白色光芒；他拉著他的手將他置於寶座上，並將閃閃發光的雪白長袍包裹著他的身體，也將金冠戴在他頭上，讓他手裏握著鑲嵌著寶石的蓮花權杖，並在他胸前掛上白玫瑰。他的耳朵裏有一股巨大的湧動，似乎他在那個**神靈**的懷抱裏，飄到了巨大的高度，而那雙可愛的藍眼睛凝視著他的眼睛-更近，越來越近

-直到他失去了所有的存在感，並溶解於一個極樂的涼爽天藍色火焰中。

第十七章 最初考驗

如是我聞：

當魯魯隔天醒來時，他感到很困惑，彷彿他的靈魂被留在了他的異象中，他像在做夢一樣進行著他平常的學習；被他無法理解的奧秘所迷惑。

納拉達沒有說什麼，但他觀察到魯魯若有所思的神態。然後像往常一樣，他的弟子相信他的大師而將前晚的經歷告訴他；這位神聖的隱士沈浸在一種既專注又悲傷的氛圍中傾聽著，他說：『愛和記憶是同一件事；我們不愛的東西，我們很快就會忘記，我們愛得越多，我們記住的時間就越長，而完美的愛永遠不會被忘記。

『如果我們失去了那個愛的對象，遺憾就會在我們有生之年像噬人的蟲子一樣啃噬我們的心。因此，一個如此愛過的人，如果在絕望中希望放棄世界和感官，那麼他的回憶將成為他在放棄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礙。靈魂越強大，記憶就越強大。

『那些希望從這個幻覺世界的所有吸引力中解脫出來的人，只能通過長期艱苦的懺悔和苦行來實現，一直到他們對塵世的所有執著像樹上的枯葉一樣從他們身上掉下來。但這只對那些從未真正愛過的人來說是可能的，且歸根究底，這些成就是否有用是值得懷疑的，例如真正的懺悔、生活和思考上的苦行等等，因為眾神把我們放在這個世界上，難道不是為了讓我們按照大自然法則生活？

『無論如何，我們有必要使我們的內在精神解脫，即高等心靈，使它變得像一泉純露，從中流向他人的只有善。

『自我對於其真正對應物的真愛，將不會阻礙這種完美，只要兩者在精神上的成就和志向同樣崇高。然後，兩者的覺醒和從塵世枷鎖中的解脫都是同樣偉大的，並將加倍強大—持續到永恆。

『因此這兩者之間有一種神聖的紐帶，永遠不能被切斷，不，甚至不能被死亡切斷，因為看似的分離只會使它們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然後記憶會變成燃燒的火炬；不會有遺憾，而只是一種幾乎無法忍受的渴望。那時需要的唯一屬性是耐心；因為死亡作為「分離者」到了某個時刻將成為「統一者」。

『真愛比中午的太陽更難掩蓋；我希望你在今後的日子裏，當你想到昨晚在橄欖樹林裏看到的那一幕時，你要記住這一切。』

魯魯明白了並轉過身去以掩飾他眼中湧出的淚水；現在他知道了命運在他大師臉上寫下悲傷線條的原因；因為悲傷永遠不會像快樂..或愛那樣被掩飾。

納蘭達繼續說：『同時，「那個」是難以忘懷且永不被遺忘的，它將如同不會熄

滅的火花，在過去的塵埃中閃耀。因為真正的**愛**是神聖的，就像**阿達那爾**（Ardhanār，**濕婆**的雙重方面）一樣不可分割。**愛**和**回憶**是一樣的，就像**斯瑪拉德薩**（Smaradāsa）一樣，他是**愛**和**回憶**的奴隸。

『實際上，**愛**取決於對最初創造的記憶，當愛人們找到他們的伴侶時，他們的內心深處就會燃起一股無法熄滅的神聖熱情。』

納蘭達教導魯魯許多奇妙的秘密，且他的話語永遠披著玫瑰色的光輝，所以弟子越是聽**聖者的智慧**，越是被**老師**的口才所迷住；他彷彿他是急流中的一片葉子，在那閃爍的博學之波中流轉。

有一天，魯魯對聖者說：『我聽到了很多關於**三界**和更高層面的教導，也聽說了惡靈所居住的下層區域，有人告訴我，**塵世**本身就是最低的地獄，而沒有更低的了：請問大師，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我的孩子，』神聖的**隱士**回答說：『你被誤導了。**七個精神層面**的最低層是塵世，對一些人來說，塵世是地獄，確實如此，這裡有一群邪惡的存在想要摧毀他們；但這並不是全部的真相。塵世之下有六個**黑暗和罪惡的層面**，如同塵世之上有六個**光明和善良的層面**。因此，塵世佔據了一個中心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之上和之下層面的特性。

『塵世是七個低等層面中最高的，也是七個高等層面中最低的。但你應該明白，「最低的層面」一詞並不意味著這些層面在地球內部；**高等層面**也不必定在地球之上。「層面」這個術語實際上是指「狀態」或「振動頻率」。一些層面可能會混合於塵世層面，或者相互混合；就它們不同的振動八度而言，塵世形成了它們的一部分，因為這些可能會重疊。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比普通人更「敏感」的人，可能會「感覺」到有善或惡的存在物、狀態或振動。「通往太陽之路」和「通往月亮之路」這兩個術語，在某種程度上應以這種方式解釋。然而，有一條通往太陽的路，也有一條通往月亮的路；但其中真正的秘密我只能悄悄告訴你，不能大聲說出來。

『當**隱藏太陽**中的**黃金邏各斯**發出他熾熱的氣息時，一個太陽系就誕生，具有中心太陽和行星環；每個行星都居住著**隱藏邏各斯**的一個兒子，他們被稱為**行星之主們**或**創造者們**，存在於每個行星的內在和周圍。而「他」，**藍眼者**，吸入火焰的氣息，使太陽系中所有的物質都沈睡了，或被溶解在無名的虛無中。

但永遠不要忘記，我親愛的兒子，試圖尋找**隱藏邏各斯**的**終極秘密**是無用的，**宇宙最高神**的秘密也是如此，這就像潛水員徒勞的試圖在海洋深處，找到一千年前或一秒鐘前低落的一滴雨水。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迷惑**契特拉古波塔**（Chitragupta）的感官，他是我們所有行為的**記錄者**，無法對我們的缺點視而不見，或只看到我們的美德。』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理解這樣的秘密嗎？』魯魯問道：『且所有人都能學習冥想和專注的技術，從而像我學會看到自己的前世？』

『不，我的孩子，』回答說：『我們前世的記憶徘徊於遺忘的黑暗中，除非我們學習喚醒它們的法則。但這只會給少數人；其餘的人在現在的夢中遊走！』

『同樣，瑜伽的終極秘密是專注；但偶爾才會出現意志力和目的夠強大的尋求者，來探究它的奧秘。』

就這樣，魯魯被教授了所有可能的知識，甚至包括最偉大的聖人所知道的，且每天，在絳紫色夜空之下，他等待著黎明冥想的時刻；當太陽升起時，他迷失在高等世界的奧秘中，而烏鴉則在他周圍的吃著每日的祭品，因此烏鴉被稱為「巴里伯克」(Balibuk)。而迦樓羅 (Garuda) --鳥王--笑咪咪地望著。當魯魯的高等心靈以這種方式去學習智慧時，環繞的霧氣將他包裹在柔軟的蒸汽中，而世俗知識的鍍金形象和它的泥土底座，破碎的躺在他腳下。

他站在明亮的覺照之柱上，並在神的神聖法則的平衡中找到了平和。

然後，他在冥想結束後起身，如同一隻閃耀的天鵝從湖面上升起：閃爍著內在覺悟的露珠；閃耀著幸福的光芒，飛向無邊幸福的無限。光線延展到最白的榮耀，與之相比，白天的光線就像是夜晚的陰沈陰影。

智慧的教導持續從他大師的口中發出，就像一團火焰，燃燒了七重幻覺的面紗。新的異象向他的內在視野飛來，那只隱藏的眼睛在大多數人身上已鈣化和關閉了，因為他們的祖先過去不當地使用它，他們埋葬在久遠時代的迷霧中；他的精神淹沒在美麗之海中。他跨越了屏障，知道罪惡不是人類所認為的那樣，而只是想象力之鏡的海市蜃樓、以及人為的法律與習俗，在每個地方都不同，而且相互矛盾；這對他們扭曲而不成形的思想來說，只是一種折磨手段。

現在他的大師認為時機已經完全成熟，能進行最後的教導，於是他開始讓魯魯接受最高魔法科學的嚴格訓練，這是為了使他的弟子能為等待他的偉大啟蒙做好準備；這是邁向開悟的神聖而可怕的一步。

他教他用精煉鋼鍛造一把劍和一把匕首，但沒有魔杖、杯子或五角星，『因為，』他宣稱：『後者是黑色儀式中使用的工具，雖然匕首和劍也用於黑魔法，但在你的情況下，它們應主要用於嚇唬可能威脅要攻擊你的元素力量。』

他教導魯魯魔法字母表和宇宙分類的對應關係，並傳授他一些施展魔法、驅逐和淨化的方式。魯魯同樣學會了如何正確地用自然物體和現象產生魔法鏈接，以及如何避免被邪靈迷惑。

大師說：『魔法是**意志**的行使，通過它可以改變世俗的精神性狀態。事實上，每一個意志的行為都是魔法，不管他是通過物質還是精神性方式進行。

『所有的變化都是通過力來產生的，因為若沒有力來使物質性和精神性原子動起來，任何事情都無法實現。當你舉起手時，你是在運用精神性力量，出於自己的意志；而在運用肌肉時，使用了物質性力量。但若精神或物質手段都不可行，你就不能使用力量。例如，若你的手臂完全癱瘓，你就不能通過精神意志來舉起你的手，因為你大腦控制手臂的物質部分已經失去作用。因此，在你嘗試操作高等魔法之前，有必要充分瞭解所有的精神性和物質性的力量和狀態，而且你必須有實際能力來施展你的意圖。

『通過強大的**意志**，有可能召喚宇宙的力量來幫助，它們將服從**開悟者**的命令。對一個真正的**開悟者**來說，他在**精神領域**的進步是沒有限制的；他的智力自由也不會在任何方向上受到限制。

『只因為無知才會使人無法控制大自然的一切。他不知道他所感知的一切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而且通過將自己等同於他希望影響的事物，他可以直接控制該物體或主體。而且如果他知道此秘密，他可以將其中的力量轉化為他希望導引和使用的另一種力量；宇宙中的力是無限的。當他為了自己的目的施展這個、那個或任何力量時，他同時影響到其他所有力量與宇宙中其他情況；因為每一個行動就像是一塊石頭扔在海中引起的漣漪：這些漣漪向各個方向延伸和擴散，影響到整個海洋。因此，你會看到，任何存在都不是孤立的。一切都是**整體**的一部分，他們的行為通過這些擴散的漣漪影響整個宇宙，正如他們反過來被一切其他存在所掀起的漣漪或振動影響一樣。

『但一個人若要利用任何振動或力量，他必須在所希望的任何時候都能夠與這些振動或力量契合。一個沒有任何靈性交感的人，不可能成為一位偉大詩人或任何類型的藝術家，甚至一個小藝術家也不行。一個非常敏感的人也不能勝任做屠夫的工作，甚至是普通工匠的工作。一切在宇宙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他們必須繼續在各自的職能中工作，直到他們贏得權利能前往更進一步或更高。

『**魔法**是認識萬物的**藝術和科學**，並將自己的**本體**等同於萬物，並只為了善而使用他們。然後人們將學會區別他是什麼以及他認為自己是什麼的不同。』

然後，納蘭達開展了這些教導（這在本書記錄中只能順便提及），直到魯魯完全理解和掌握這些**法則**。

他還學習了宇宙的各種狀態和力量的列表，這些在《奧義書》中只有一絲微弱的光輝；因為真正神聖的原則不能在眾人面前討論，因為他們無法掌握神聖**法則**的意義，因為這些法則遠遠超出了「我執」（Ahankāra），或稱產生我的能力，後者將一切都歸於個體或「行動者」。這些東西不過是真正**精神智慧**的開始，而**開悟者**會將此

拋開。確實有人說過：『向非智慧（即智力）鞠躬的人，會墜入盲目的黑暗之中，而在智慧中再次找到喜樂的人，會墜入更大的黑暗之中。』**真正的智慧**，如納蘭達所教導的，相當於**偉大光明**，對不瞭解它的人來說是**黑暗的**：因為它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智力。

『那位既知道**智慧**又知道非智慧者，他透過非智慧越過死亡，而靠智慧得永生。』奧義書如此說道；但除了具有**神聖智慧**之礦的聖人外，誰能完全理解這句話呢？因為它對一般人來說是無法解釋的。

納蘭達解釋了《伽陀奧義書》詩節 16、17 和 18 的三個**咒語***的真正含義，這些被認為是「插篇」- 但不是如此；這些句子一直讓所有評論家感到挫敗，所以他們才用「插篇」的想法來掩飾自己的無知。

【*這三個咒語從未被任何除納蘭達以外的人破譯過的，包括其前面 14 和 15 詩節。】

14. [死神回答：]

現在我向你宣佈，**納奇克特**（Nāchiket）啊，請聽我說，因為我[很清楚]知道通往天上層面的火。要知道，這團火儲存在隱秘處 [在心或菩提中]，既是到達無盡世界的手段，也是它們的基礎。

15. 因此，他告訴他那作為世界源頭的火，用什麼石頭[作為它的祭壇]、用多少、以及如何進行。然後換他復述已解釋過的東西，[以至於]**死神**很高興地又把它重述一遍。偉大靈魂者帶著對他的喜愛說到：

16. 我在此給你進一步的恩惠。[惟]有靠著你的名，這火才會永遠前進。進一步取此多形式的項鍊。

17. 三重的**納奇克特**，與三者合一，遵循著行為的三重[道路]，航行在生與死之上；知道此可愛的神，從梵出生，全知，[並]體認到他，他將永遠到那個地方去。

18. 這個三元組知道三重**納奇克特**，在知道後實踐**納奇克特**[儀式]；在[他死]之前，他拋開**死亡**之網，[並]遠離悲傷並進入天界的喜悅。

（然後接下來的三個咒語如下：）

19. 這是你的火，**納奇克特**；那能通往天上層面！這是你要求的第二個恩賜。人們會稱這火是你的。要求第三個恩惠吧，**納奇克特**啊。

[**納奇克特**說：]。

20. 關於人去世後狀態的著名疑問，有人說他存在，有人說他不存在，還有人說--我想知道這點，請你指教。這是我選擇的第三個恩惠。

21. [死神回答說：]

古代眾神對此也感到困惑。其中法則微妙，誠然不易理解。要求另一個恩惠，**納**

奇克特；拋棄這個疑問，不要為難我了。138

魯魯在納蘭達的解釋下才明白：『**三重納奇克特**是：火花、高等心靈和靈魂，他們沿著行為的三重道路，駛越生死。在出生時，低等心靈是物質感官的人體；在死亡時，取而代之的是**星光體**，成為**高等心靈**的載體。在塵世生活期間，**星光體**和人類肉體（低等心靈）作為可見形體混合在一起，但兩者的心中都包含著**神聖的火**。那些知道**神**的「祭壇三塊石頭」是**靈魂**、**高等心靈**和**賦予生命的火花**，也就是在純潔和高度進化的人類的情況下；我們不能把低等心靈視為第四塊石頭，因為它只是一個粗大的物質載體，不能「知道」**神**，因為它沒有其他「石頭」所具有的必要高等感知。

詩節 16 中的「恩惠」是指「火」--這裡指的是**靈魂**、**高等心靈**、**火花**和**星光體**--（「多形式的花環」）將不會被再次投生，而是前往它在**第四界**的適當位置，從此以後，它都將以它一直擁有的秘密名稱為人所知，而無論其前世的人名是什麼。並且他們：『從可愛的梵出生，全知，並體認到他，』他們將「永遠到」那個「道路」上。

這個三元組知道**三重納奇克特**，因此實踐**納奇克特**（或儀式）；在他死之前，他拋開了**死亡之網**（以箭的速度穿過第二和第三**星光界**，到達**第四星光界**，而無需返回），把悲傷留在身後--現在在天界的喜樂，或**第四高等精神領域**。

這就是通向（那個）**天上層面的火**（當內心契合於**第四界**的**神聖金色火焰**），也是**納奇克特**在祈求第二個恩惠時所渴望的。而**第四界**的存在們會知道到他**隱秘之火**的純潔度，並稱贊是他（和他們）的成就。

魯魯對於這一切看起來的簡單性感到驚訝，他起初不明白為什麼以前沒有其他評論家能夠解釋這一切。但在這簡單性的背後，是他所愛大師的複雜**智慧**，這只有經過多年的冥想、觀察、契合和靈感才能達到，儘管許多可能的「尋求者」認為這一切可以在幾周或幾個月內掌握！而且，根據此**神聖經文**，甚至**死亡之主**也請求免於回答這個謎語；因為他在提到第三個恩賜（這只是納蘭達剛剛解釋的延伸）時說：『其中**法則**微妙，誠然不易理解；拋棄這個疑問，不要為難我了。』很可能是寫下《伽陀奧義書》中這些詩句古代聖人故意避免直接回答，因為他希望將這偉大**教導**作為一個秘密。

納蘭達教導了魯魯**法則**（Dharma）和**不法**（Adharma）的真正含義，或稱**太陽系**和**混沌**，以及眾神將**混沌**變成有序**太陽系**所使用的巨大力量。他瞭解到「本體」不是「我」，因為**本體**是真正不朽的**靈魂**和**高等心靈**，而「我」是會滅亡的塵世之軀（和**星光體**）。

然後，他向魯魯傳授了最偉大的秘密，那就是在**第四界**之上的**最高境界**中，當人的**三個原則**和其伴侶的**三個原則**達到了**神聖「智慧-純潔」**的真正狀態時，他們是如何

融為一體的；這種融合是如此的崇高，就像一團多色的火焰；柔和又燃燒著難以言喻的欣喜。然後，這兩者合一到達了**精神** (Purusha)或**梵天境界**，從此他們無法被任何之下前四個**精神領域**的存在所認識。139

但他們並不是無聲、無觸、無形體的，如那些不瞭解**真理**的人所教導的那樣，而是這三種和其他所有原則和感知的昇華。他們能看到、聽到、嘗到、聞到和感覺到，這是進化程度低於他們的其他存在所辦不到的；他們是完全**神聖**和**強大的**。

在感官之上是**靈魂**；在**靈魂**之上是**最高本質**；在本質之上是**偉大本體**；在**偉大本體**之上是**至高未被創造者**。他的**形體**超越了所有的異象，但通過**靈魂**（統治著高等心靈）他被揭示出來。知道這一點的人成為**不朽者**。

魯魯學習了各種秘密，包括來自神的**七種生命力量**、**七種火焰**、**七種餵養火焰**的食物（也就是啟發），還有七個世界，生命力量在其中秘密運行；每個世界中都有七個。他學習了 A-um 是弓，「**靈魂**」是箭，而「**梵天**」是標記，只有通過集中注意力才能擊中，使**開悟者**與**梵天**融為一體。在他裡面.....交織著天、地和之間的空間；他只能由**靈魂**來認識，直到**心靈**有資格與之結合，且**星光體**被神聖化。他是通向**不朽**的橋梁，而被淨化的**開悟者**將坐在**神明**的**聖殿**——**以太**中，**智者**在**精神**中注視著他。

在教導魯魯這些**神聖法則**後，他的大師說：『記住這一點：要只說**真理**，並遵守**法則**。不要讓任何東西使你捨棄你的學習、冥想、專注和契合。不要捨棄這些，也不要捨棄善行和**神聖的教導**，更不要捨棄你對**眾神**的責任。A-um！願他保護我們倆，使我們得到他的眷顧。願目標的力量在我們心中增長，願我們的學習受到**覺照**；讓爭議消失！A-um 平和！！我的兒子，願**好運**和**美麗的女神拉克什米** (Shri) 不經請求就對你伸出保護之手；因為她不能被召喚，但在她所願時會出現。不要忘記，一個在任何事業或祈禱的過程中，知道何時該停止的人，是一個真正的聖人。』

現在，納蘭達準備了一個初步的**考驗**，如此一來，當魯魯進行**偉大考驗**時能做好準備；如果這成功的話，將導致**啟蒙**。首先，魯魯進入了自我審視的火，以最終的淨化自己。幾天後，他的大師認為時機已到，便對他說：『在這次**考驗**中，請記住，在面對下層世界魔鬼般怪物的**猙獰**面貌時，你必須繼續前進.....因為猶豫不決或轉身的人將面臨毀滅。』

然後他將一杯酒放在純淨的**苦沙草** (Kushā Grass) 床上，這是一種非常神聖的**達巴草** (Darbha)；他告訴魯魯將匕首握在手中，內心保持平靜，集中注意力在這杯子上，它閃耀著深紅色的光芒。當魯魯的靈魂在冥想中升起時，在他看來，氛圍變得像一片色彩的海洋，在黑與白、金與綠的條紋之間包含了所有彩虹色彩，伴隨著許多光與影、珍珠般的霧氣、透明性和光輝。白色和彩色的條紋變成了一群天上存在，輝煌燦爛。但突然間，他們都消失了，且從黑條紋的斑馬紋陰影後面走出來一群兇猛的怪

物，領頭的是一個巨大的惡魔，直向魯魯走來。魯魯猛地跳了起來，緊緊握住匕首，準備在惡魔攻擊他時出手。但是，從他的意識深處響起了大師的聲音。

『你打算怎麼做，魯魯？』

『用我的匕首殺了他！』他激動得發狂叫道。

『不，我的兒子，』這個聲音說：『你不應該這樣做，因為這會給他進入你身體的力量，並將其用於他邪惡的目的……然後你將永遠與那些幽靈一起居住。』

魯魯站在原地，抓著匕首，把尖端對著該元素精靈。他無畏地凝視著他，而惡魔動搖了，看了魯魯的眼睛再看向匕首，又看了他的眼睛。慢慢地，他開始消逝，他的軍隊也隨之消逝，整個地區變成了鮮艷的紅色，直到魯魯從他的異象中出來，才意識到他還在看著那個高腳杯。酒在水晶杯中閃爍著玫瑰色的光芒，彷彿是一個神靈的心臟。魯魯深嘆一口氣，環顧四周，看到聖人站在蓮花池旁；陷入了沈思。

魯魯跳了起來，跑向納蘭達說：『若是沒有你的指點，我應早已失敗了；我該如何感謝你呢，親愛的大師？』

『不，我的兒子，』納蘭達回答說：『你救了自己，因為我沒有他過任何方式幫助你。』

『但我聽到了你的聲音，勸我不要殺了這個惡魔，親愛的大師！』

『那不是我的聲音，而是你自己的和內在大師的聲音，你的指導天使，你的靈魂，我親愛的弟子。始終相信那神聖的聲音，因為如果你願意聽從它善意的勸告，它將帶領你遠離所有錯誤的陷阱。

『更大的考驗很快就要開始了；但我對你毫無擔心。但無論發生什麼事：保持堅定和勇敢，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靜，並對保護之手有信心，它總引導著純潔的內心和心靈。』

第十八章 偉大的啓蒙

如是我聞：

終於到了這一天，魯魯要嘗試通過大考驗；如果成功了，這會將他引向啓蒙，如果失敗，他將面臨毀滅的命運。

他準備好了嗎？

在此事到來的前幾周，納蘭達與他進行了多次交談，不斷警告他並給予各種最後的指示。但魯魯感到相當有信心，並期待著考驗，這需具備純潔的心靈和獅子般的勇氣；而這兩點他都有。

他想：『我多年的尋找終使我的努力獲得結果。』然後，在一個月圓之夜，他的大師帶他進入他自己的內殿，是魯魯以前從未被允許進入的。裡面有一個祭壇，神龕上放著一個漂亮的銀色杯子，形狀像一朵花；在杯子周圍的幾盞明亮燈裡，紫色火焰升騰而起。

魯魯腰間佩戴著他剛打造好的魔法劍，而明亮燃燒的紫色火焰就映像在那把鋒利的魔法武器上，這能震懾深淵的陰影。他的胸前戴著一個黃金牌，上面刻有秘密字符。他站在祭壇前，喃喃地說著神聖的話語，祈求眾神的指引和保護。當他的請願結束後，納蘭達把他領到橄欖樹林中靠近水池邊處，並將他留在那裡，給他最後的祝福。

魯魯坐了下來，凝視著銀月閃亮的鏡面，其燦爛面容出現了奇異的景象。而且在魯魯看來，他似乎正在升向天空中的那個銀色圓盤。他的頭頂上閃耀著巨大的光輝，他的腳被濃密的烏雲包裹著。四周湧現出巨大的柱子，似乎觸及天際，每根柱子的底部都有一團冒著煙的祭祀藥草之火。彷彿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將他的靈體從他顫抖的身體裡拖了出來。他慢慢的再次沈了下去，發現自己再次半清醒地躺在豹皮上，這是大師在草地上為他鋪的，且塵世的光景被抹去了，來自黑暗中的異象開始了它們的巫術魔幻啞劇；這齣戲可能導致完全的遺忘，也可能揭開所有神秘面紗，閃耀出黎明之光的精神光輝。

奔騰河流；元素波浪；玄眼蝙蝠有著如東風般寬大翅膀；憔悴女巫的邪惡吟唱；看不見的秘密巢穴居住著蠍子；金色寶座的室內充滿了邪惡氣味的香煙，在金色刺繡的黑絲帷幕前蒸騰，靈性死亡的黑天使坐在他的烏黑寶座上，被他的信使們環繞，向他的地獄部下提供邪惡的建議；卡尼迪安（Canidian）巫術 - 且沒有復仇者 - 的深紅之罪；女巫的醜陋裸體和發著紅光的眼睛；無盡的全方位邪惡景象。場景發生了最後的變化，他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寬敞的山洞中，位於一座山的中心。

他的精神朝聖之旅即將開始，在這三個夜晚與白天裡，他將在火的恐怖中徘徊：照亮杜沙克（Dusahk）隱約堡壘的巫術，洶湧著火紅的激情；水：像惡毒的罪孽一樣不穩定，在未曾夢見過的泥濘海岸和無路的不潔荒野中，狂妄的魔鬼在他們墮落的泥濘中打滾；以及汙濁的空氣：用虛幻的煙霧使心靈有機體窒息；虛妄的、虛假的、欺騙的；轉瞬即逝的，就像沒有恆久和諧的特許放蕩者，在陰暗的夜色中，喧鬧著慾望壓力的不和諧。這位有志者如此坐在蓮花池畔，他的靈在洞穴中，等待著接下來的事情；他的心現在充滿了不祥的預感，這邪惡的前奏之後便是即將到來的考驗。

在洞穴的黑暗中，一陣陰沈的吟唱聲起伏著，並點綴著微小紅光；在歌聲之上還可以聽到幽靈噴泉的潺潺聲，以及惡魔在那昏暗洞穴中的瘋狂笑聲。魯魯循著聲音向前走去，進到一個滿是水晶寶藏的深礦區：紫水晶和黃玉、綠柱石和紅寶石、閃耀著珍珠綠色光澤的葉蠟石、紅色的鐵鋁榴石和閃閃發光的岩石水晶，閃爍著星光的一千隻眼。金樹和銀樹的枝頭上掛著凌亂珠寶，彩色火花的漂浮雲不斷的繁殖，並隨著魯魯越深入迷宮般的長廊里，這些雲變成了火霧。長廊向各個方向延伸，非常令人困惑。幾個小時以來，該**尋求者**努力尋找一個出口，但在這個**阿瓦塔拉那**（Avatārana）的黑暗居所，即下層世界的惡魔的家中，**阿達摩**（Adharma）這位**梵天之子**、眾生的毀滅者、不義和罪惡的象徵、與他**神聖父親**的完全相反，似乎永遠站在他的**道路**上阻止他。

然後他看到了一絲微光，彷彿海底之火**巴達瓦**（Badavā）已經侵蝕穿越岩石，現在正站在那裡等待吞噬該**入門者**；但魯魯朝那道光亮走去，毫不畏懼，並進入了一個巨大的石窟，在他看見之處沒有任何範圍和高度的限制。在他的面前，是一望無際的深淵，是**地獄大火**（Mahājwāla）的深淵，有著不滅的火，滾燙的湖水永遠燃燒，因罪惡而在炎熱艱苦承受巨大負擔。但是在遙遠的地方，閃耀出輝煌的**光**之指引，其光輝向他呼喚，甚至使深坑的火焰也黯然失色。他怎樣才能穿越那跳躍著火焰的洞穴峽谷呢？他怎麼能觸及那個**光**呢？

在他的頭頂上方哥處，閃耀著一顆厄運的紅星，如同**火星**（Mangala），且它就像**邪惡和戰爭之主**的一隻中心眼，俯視著這個如此入侵他領域的靈體。

他在深淵邊上困惑地走著，因為他不知道如何穿過那火熱的大鍋，除非某個地方有一座橋，最後他發現了一個有七級寬大台階的地方，通向一條曲折的小路；此路蜿蜒而下至坑的低處，並在火中通向對岸。接著從火焰中出現了可愛少女的身影，她們向魯魯招手，用流淌著蜜汁的目光邀請他走下七個致命的台階，降至恐怖之地，那裡是肉慾與淫蕩的棲身之所，充滿殘忍慾望的下流與永恆之死的遮蓋。因此他站在那裡，站在階梯口，未決定該怎麼做，但在他的內耳中有一個聲音在呼喊：『**等一**下！』

越來越多的少女從火焰中走出來，通道也擴大了，而縞瑪瑙和孔雀石、玉髓和碧玉的巨石在火中升起，且其中擠滿了最淫蕩的女性。他們不停地呼喚魯魯，用滑潤的

手勢和淫蕩的、放蕩的、恣意的姿態邀請他；羞恥的火焰姐妹。

她們有珍珠般的耳朵，但眼神卻放蕩，就像噬血的**杜爾加**（Durgā），她是草藥的滋養者，且她們讓他聯想到了**達基尼**（Dākini），她是**卡利**（Kāli）的女惡魔隨從，以人肉為食。她們有著黃金身軀，展現著魅力如同裸體的**科塔夫**（Kotavis），或者像**卡德魯**（Kadrū），是**達剎**（Daksha）臭名昭著的女兒，也是一千條強大多頭蛇的母親；從她們的微笑嘴唇中發出了一片銀色笑聲的海洋；就好像她們是許多**哈斯亞納瓦斯**（Hāsyaṛnavas），此名字意味著這種蕩漾的歡愉。而且毫無疑問，**克羅達瓦薩**（Krodha-vasā）是所有地上銳牙怪獸、空中或水中食肉者的母親；或者也有可能是**拉瓦納**（Ravana）的惡魔母親**尼卡莎**（Nikashā）。

於是，這些**薩金尼**（Sākinīs）作為偉大女神的隨從，向他呼喚，但魯魯一動也不動；然後在一眨眼的功夫，少女們變得像發狂的老虎，瘋狂的言辭像不受約束的蛇一樣從他們猩紅嘴巴中噴湧而出。她們改變了自己的形體，變成了強大的惡魔群體，成群結隊，準備展開鮮紅戰鬥。

當現在揭示出了惡魔操縱的憤怒秘密和命運時，魯魯舉起了他的劍；一群又一群喊叫形體，惡名昭彰，從那骯髒的洞穴深處湧出，聚集在台階前，但由於害怕精煉鋼製成的聖劍所閃耀的光芒而退縮，且彷彿在等待一位領袖指引他們。

這時出現了**蘇瓦胡**（Su-vahu），是**塔拉卡**（Tārāka）的羅剎兒子，他曾經被**羅摩**（Rāma）殺死，但現在在地獄裡復活了。還有阿修羅**阿伽**（Agha）；**坎沙**（Kansa）的將軍，他在古代以一條巨蛇的形式出現，因而當**克里希納**的夥伴，那些簡樸的牧牛人在躲避暴風雨時，錯誤地認為它是一個山洞而進入了它的嘴巴；但是克里希納拯救了他們，使他們免於毀滅。這兩個惡魔手裡都拿著火的武器（Agneyāstra），如同**巴德瓦節**（Bharad-wāja）給火神之子**如火**（Agnivesa）的武器，後者把它傳給了**德羅納**（Drona）。

那裡出現了火神**阿耆尼**（Agni）本人，有著七個舌頭，他守衛著東南區，這被稱為**火區**（Pura-jyotis）。這一次，他以**克拉維亞德**（Kṛavyād）的身份出現；外形猙獰，嘴裡伸出兩根鐵牙。他是一個貪婪的人，他曾想吃掉整個**坎達拉**（Khāndara）森林，以恢復因過度使用而衰弱的力量。但因**陀羅**（Indra）擋住了他的去路，直到**阿周納**在神聖牧牛人**克里希納**的幫助下，協助了阿耆尼，他才遂了自己的意願。他身穿黑衣；煙霧瀰漫在他的旗幟和頭飾上；手持著燃燒的長矛。他有四隻手，坐在由紅馬拉的戰車上，七個風是其車輪。他聲嘶力竭地吼叫著，穿過深坑的火焰威脅著魯魯，又匆匆忙忙地走了過去；他是勝利的未誕生之神（Aja），他不屑於參加即將到來的衝突。

隨著一個又一個怪物形體出現，時間彷彿不停地飛逝；但魯魯按照命令等待著即

將發生的事情。

這裡出現了被薩亞基 (Sātyaki) 打敗的大羅剎阿蘭布沙 (Alambusha)，以及有著七千個兒子的惡魔穆魯 (Muru)；壞面容的杜爾穆卡 (Dur-mukha)，是羅摩的猴子盟友之一；埃姆沙 (Emūsha) 是有一百隻手臂的黑野豬，曾使大地隆起；卡班達 (Kabandha) 和馬德杜 (Maddhu)，他們趁著毗瑟奴在一個劫 (Kalpa) 的結束時睡著後，從毗瑟奴的耳朵裡誕生，還有一大群木卡尼 (Mukhāgnis)，是火紅臉龐的地精和精靈，像瑪尤 (Mayu) 一樣咆哮著。

彷彿一個折磨的燈在洞穴中點燃，用白熱的光芒燒灼著魯魯心靈的纖維，唱著一曲痛苦和恐怖的輓歌。

現在，巨大深紅火焰的牆升得更高，越來越高，呼嘯著無法滿足的憤怒之風，直衝魯魯的精神，且那裡出現了偉大黑夜天使的黑色形體，他是邪惡力量的可怕，帶著秘密的微笑，不祥而殘酷，用他黑暗而陰險的眼睛向候選者投以可怕的目光；候選者帶著不可見的力量，現在面對的是神秘的恐怖；他的精神披著嚴厲決心的堅硬盔甲。更多的矮人元素精靈以刺耳的爆裂火焰的形式出現，每當有個火焰從中央的火源跳出來時，它們會成形並用野蠻的舌頭和魔法咒語嘲弄著魯魯。

惡魔安陀加 (Andhaka) 是迦葉波 (Kasyapa) 和底提 (Diti) 的兒子，擁有一千個手臂，是濕婆的受害者，身邊有一群無頭的阿修羅，以及杜爾瓦薩 (Dur-vāsa) 的陪伴，他衣衫不整，脾氣惡劣，他詛咒他的陛下，預言了克里希納的死亡，對悔恨感到陌生，是眾神的敵人，且他增加了大量的有角幽靈。

現在，開始施展魔法，試圖震懾那個拿著亮劍而沈默靜止的人，他狂野的歌聲響徹山洞，彷彿要衝破遠方包圍他的鐵壁般巨大山脈。他高聳在魯魯頭頂之上遠方，發出可怕的詛咒、以及恐嚇和神聖死亡的秘密話語，就像一個神秘咒語的十四行詩作者，發出奇怪的絕望之音。顫抖的岩石和紅火焰的噴泉演變成撒旦力量的威武頌歌，石窟的拱頂上布滿了流星和火尾的彗星。現在他做了個手勢，衝上台階，惡魔大軍開始攻擊那個孤獨的身影，在那燃燒的門戶前，憤怒之甕傾瀉至入門者身上。他們向前逼近，試圖撕碎那英勇自衛的英雄，且隨著他的猛烈揮擊和打擊，下面的壕溝裡充滿了被屠殺的毒蟲，他們可怕的傷口冒出濃煙和硫磺煙霧，這把大劍造成傷亡並掃蕩了他們的隊伍。

然而，瘋狂的暴徒們在領袖的鼓舞下，以十倍的憤怒一次次向前沖發起進攻。就像狂喜的風暴，飾有燃燒的蒸汽，戰爭的肆意火焰高高升起，邪惡軍團愈發熾烈的激情在可怕的混亂中燃燒，在殺戮的上空回蕩著飄忽不定、爆發式憤怒的震盪。那些卑鄙和最惡毒的魔鬼，是卡西亞帕 (Kasyapa) 和克羅達瓦薩 (Krodhavasā) 的惡毒後代，這是當梵天產生神和人時，其散落的水滴創造出來的；他們在那把強大鋒利之劍

的閃耀光輝下滅亡了，就像薩利雅（Salya）被尤德希拉（Yudhishtira）殺死一樣。

未被征服的魯魯站在那裡，就像阿吉塔（Ajita）一樣，神一般的勇敢，能面對像波希瑪（Bhishma）這樣的可怕惡魔，他是薩坦姆（Santam）國王和聖河女神甘加（Gangā）的兒子，生於河流者，他被阿周納手中無數的箭射穿，但即使如此，他強大的意志也讓他活著五十八天，他有能力確定自己的死亡日期。

紅頂黑腿的他們對台階上的孤獨者發動了無情的戰爭。而現在階梯暫時讓出了一條路，為了迎接「難以征服」的戰士難敵（Duryodhana）的到來；是怖軍（Bhīma）的大對手，他非常嫉妒怖軍棍棒的技巧。於是他給怖軍下了毒，並把他的屍體扔進了恆河；但怖軍 -- 不會死亡 -- 沈到了納迦（Nāgas）的區域，他們使他恢復了健康和活力。現在，難敵來了，他要單槍匹馬地試試他的奸詐本領，用他的大棒來對付魯魯的劍。這是整個戰鬥中最令人絕望的部分，但命運眾神站在他身邊，魯魯揮舞著武器，力量不減的衝上前去，凶猛的一擊將棍子一分為二，然後如水銀般移動，如閃電般的出擊，並痛擊該巨人的大腿，就像怖軍在被納迦救活後所做的那樣。但是，魯魯這位制服大棒雷電者，在能夠跳回台階的頂部之前，一個從男和女惡魔誕生的黑臉者（Kālamukhas）新軍隊試圖抓住他，因為這就是陷阱的意義，且他們身旁還有冥界的紅翼和束毛者，他們以惡魔凱西（Kesi）的形體出現，後者與因陀羅爭鬥並被打敗，但魯魯就像另一個神靈一樣，毫不畏懼地迎接並斬殺他們，逐漸退到上方台階，直到他再次站在最頂層；勇氣為他戴上了皇冠，一頂真正的克里丁（Kirītin），就像因陀羅或阿周那的一樣。這一幕就像俱盧之野的戰爭，俱盧族（Kauravas）與般度族（Pandavas）之間的大戰役以血腥的結局告終；或者像《摩訶婆羅多》的巨大競技場。

現在出現的是鐵面人（Loha-Mukhas）的最後攻擊；他們行動迅速，不會腐朽，而且是強大的食人者，他們由非常可怕的阿修羅納蘭卡（Naraka）領導，揮舞著穆薩拉（Musala），即英雄巴拉瑪（Balarāma）攜帶的杵狀錘矛；它叫索南達（Saunanda）。

但是，魯魯身披堅不可摧的美德盔甲（Nivāta-Kavachas）迎向他們並斬殺，他們臨死的痛苦從嘴唇延伸至耳；而緩慢的薩尼（Sani）是土星的攝政者，有著黑色面孔並穿著煤灰色的長袍，從天空中贊許地看著，因為此刻收穫頗豐。

但攻擊仍然繼續；他們從四面八方湧向樓梯，仍然受到黑暗主人嚴厲命令的驅使，而魯魯想：『那些黑色部隊會不會永遠不停止他們的進攻？那些令人震驚的眾多形體將永遠不會被征服嗎？哦，祈求我大師的指導之手！哦，祈求他強大的力量可以加到我微弱的努力中。』

但是不行！他必須與這些毀滅軍隊作戰，並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征服他們，他不能有一次動搖，否則他將在痛苦中屈服，並永遠地滅亡。他堅定不移地觀看和打擊那些襲擊的狂暴群眾，而在他的心靈中，他專注於**聖名**，即**力量話語**。最後，從他的靈魂裡傳來命令的聲音：『就是**現在！**』- 他用劍在頭頂上畫圈，直到它看起來像一團巨大的白色火焰，並把目光聚焦在**黑夜之主**，他說出了神聖的話語；**神聖而可畏**；它震撼了那座大山的根基。

當撒旦般的主人消失時，雷聲在洞穴中回蕩；他敗給了魯魯閃耀環形劍的保護符號和他說出的**恐懼名字**。眾多的元素精靈發出了如狼嚎的聲音，且他勝利地著歪曲的軍隊在升起的光芒中逐漸消失；一首**讚美之歌**從光的閃耀心中響起，如同一枚金鐘的鳴響，有著不可言喻的共鳴。整個山洞被那首歌的白色火焰光輝照亮，一千名天使翅膀的沙沙聲，在之前激烈衝突的地方呼吸著冷卻的空氣。坑裡的火焰已經熄滅，一座白色的橋橫跨在鴻溝上，魯魯毫髮無損地走到了遠處的岸邊；他的**考驗**的第一部分已經完成。

但是，當偉大的光再次消退，且歡快的**頌歌**結束時，那座閃耀的**指引**似乎依然遙遠，位於洞穴邊界的偏遠地區。

他發現自己此時所在的地區非常荒涼，似乎沒有盡頭。地面上布滿了數英里的石頭和岩石，阻礙了他的前進。現在是洞穴中的第二個晚上，但由於發生了那麼多事情，前一天似乎過了好幾個世紀；整個晚上他持續前進，只能藉由遠方的光才勉強可見，這是他希望到達的光；當又到了白天時，他發現自己在地上面對著一片陰沈的水面，有一個巨大的湖，在那巨大洞穴邪惡、閃閃發光的氛圍下，顯得渾濁不清，而現在被綠色蒸汽所點亮。黑暗而威脅的水面上布滿了磷光閃閃的火花，就像無數只小眼睛，而遠處的紅色閃光照亮了石窟的陰暗深處。

然後，水中出現了不祥的騷動，使無數漣漪向四面八方擴散，拉長並扭曲了微粒的閃光，攪動著水面。然後一股陰濕的氣味瀰漫開來，就像渾濁河水的氣味，狡猾的兩棲動物潛伏其中，如此冰冷、殘酷和凶猛；或者像厚重花瓣揮之不去的瘴氣，此花有著綠色和腐爛的白色，在黑暗中盛開，散發著熱帶毒汗；它對鼻腔來說是極度苦澀。

發光的微粒在四處浮出水面，魯魯心中充滿厭惡地看到那些有尖頭和毒舌的水蛇。他想，這些微粒原來是眼睛，正用兇猛的、不眨眼的目光盯著他。很快，整個黑暗的表面就被可怕的怪物所覆蓋，如鱷魚、海蜘蛛或大足獸；長有致命顎骨、針狀牙齒的梭子魚；電鰻或七鰓鰻、刺魴和電鱷，以及恐怖的怪獸，具有爬行觸角和類似果凍的形體；且所有這些都匆忙的前往魯魯所站之處，而魯魯周圍則是之前其他**尋求者**的病黃骨頭，在泥濘的岸邊曬成白骨。他如此看著這些蠕動的蛇群和其他可怕事物，它們在**迷惑之地**（Vimoha）的婚姻中結合。現在，它們到達了泥濘的海岸，並呈現基本的形體，從四面八方跟蹤他，希望能困住這個孤獨的訪客，或迫使他撤退。

鬼祟的蛇、蜥蜴和蟒蛇在它們之間爬來爬去，用它們沒有表情的眼睛盯著他：大量有光澤、發光的放肆野獸--凶殘。

出現了一隻偷偷摸摸的蟾蜍，渾身是毒；那邊是蛇怪和鬣蜥；又是蟬蝦，兩邊各有四根觸角，與其他陰森而巨大蟹樣的恐怖生物並排，在空中揮舞著大爪子，不斷尋找獵物。體型巨大的蜘蛛貪婪地急速前行，蠍子和狼蛛神秘地窸窣而過，給昏暗的暮色增添了幾分恐懼。而在那裡，食肉且吱吱作響的吸血蝙蝠拍打著撒旦般的翅膀，有著小小而惡毒的面孔，像突然出現的幻影一樣，背叛了停滯、悶熱空氣的秘密，在無星星且倦怠的黑暗湖面上，在無好處的在陰暗進進出出。一條巨大的龍從水中各種粘滑形體之中升起，並甩掉彩虹色的鱗片上大量爬行生物。這是**大蛇**（Mahāraga），就像**大蛇舍沙**（Sesha）一樣；他的表情很驕傲，彷彿他是**馬卡拉**（Makara）本人，後者是**伐樓拿**（Varuna）的交通工具，帶著那個**海神**穿越狂野的海洋。

從無數欺騙的蝮蛇群從**下界**（Pātāla）的地下國家蜿蜒的爬到洞中的地表。在它們之中，可以看到既能向前又能向後爬行的兩棲動物，使它們扭曲的形體更加恐怖；金冠蝮蛇和紅兜毒蛇豎起了它們有毒的、嘶嘶作響的頭部。下界的地獄區域也瀰漫著幻覺的蒸氣，使聖人們都會感到困惑，在那裡無法區分真與假；就像那位聖人在參觀過下界後返回到因陀羅的天堂時，宣稱下界比天堂更加令人愉悅，充滿各種奢侈與感官享受。

乾旱惡魔之蛇**阿希**（Ahi）和無限者**阿南塔**（Ananta）是所有蛇中最偉大的，是**卡德魯**（Kadrū）的後裔，蛇行而來，多頭的他，伴隨著住在**亞穆納**（Yamunā）深潭的五頭蛇王**卡里亞**（Kāliya）和無數隨從的蛇。他的嘴裡吐出了火和煙，當克里希納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有次趁這位光輝年輕的神跳進了他的水池時抓住了他。但巴拉瑪呼喚那男孩行使他的神力，成功擺脫了這些盤纏。而這是**阿爾布達**（Arbuda）；他昔日被因陀羅殺死，但現在他在自己的領地內重新復活，以向虛弱和無防備的人報仇。而深褐色的**庫里卡**（Kulika）有著半月的頭飾；他現在呼喚著**海螺殼**（Panchajanya），他住在海裡直到克里希納殺死了惡魔，並將海螺殼作為號角使用了很多年。

魯魯毫不畏懼的站在波濤洶湧的模糊岸邊，一動也不動；他胸前巨大的黃金牌燃燒著神的各個名字。但是，他周圍那些惡魔孽種悄無聲息的行動，由冥界眾神創造出來以無情自娛和困惑人類，這比台階之戰更令人不安。在濕潤的泥地或不平整的石頭和岩石上，拖動著粗糙鱗片而發出滑動摩擦聲，老蜘蛛的無數腳正靈活地竄動，蝙蝠發出不和諧的尖叫聲：它們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首不和諧、粘糊糊、神秘喧鬧的交響曲，不斷的重復而膨脹成一場狂暴的騷動，撕扯著不情願的神經，沒有什麼可以減輕它們糾纏不休的痛苦。

巨大的雲朵在湖面上滾動著；他們大腹便便，充滿了尚未發洩的惡作劇劇，隨時準備爆發；桀驁不馴且驕傲。炙熱的霧氣降在不誠實的水面上，掩蓋了它們嘲笑的水平

滑並蔓延到岸邊。接著霧氣凝結，化身為凶猛的**昌迪卡**（Chandikā），或者是**杜爾加**的十臂型態，每只手拿著一件武器；她可怕的面孔上滴著血。她被蛇纏繞著，周圍掛滿了骷髏和人類頭顱，當她想起那個火葬場帶著嬰兒的男孩是魯魯時，便對他咧嘴一笑。她用惡毒的眼神看了他後，她化為一團蒸汽升上石窟的頂部。

接著沙灘劇烈地起伏，因為在戰鬥中被**庫瓦萊斯瓦**（Kūvalayāswa）殺死的**頓杜**（Dhundhu）從他藏身的沙海中升起，用冰冷綠眼看著這位**候選者**。而**毛尼雅**（Mauneyas）從岩洞中升起，是**卡薩帕**（Kasyapa）的**乾闥婆**兒子們，他們在地底下居住了數百萬年。彩虹色的**巨蛇**厭倦了無所作為，無力地甩動尾巴，水中掀起了洶湧的波瀾。魯魯目睹了洶湧海浪所帶來的威脅和滾燙的痛苦，爭相吞噬著彼此，狂熱的浪頭翻滾著，急不可耐地向岸邊衝去。巨大鉛暗的雲層炸裂為一百萬個顫動的雨滴，在狂風暴雨的怒氣中哭泣而下。天空的水溝崩潰了，巨大的瀑布從洞穴的黑暗天花板上落下，像大象踩著泥岸而飛濺和碎裂。每一滴都像一根刺痛的箭矢，閃爍的淚珠在風中糾纏，糾纏在濕漉漉的混亂中，披砍、閃爍、猛仍的漂流 - 傾斜的。

巨大的冰雹落在苦澀的水和刺人的土壤上--被詛咒的；分離於**光明**的水，由兩神**帕吉亞**（Parjanya）統治。

魯魯站在那裡；冷酷而無瑕，而水和靈體闖入了並在湖邊爭鬥，彷彿它們是**美利巴**（Meribah）的水，先知們曾在此得罪了**主耶和華**（Jehovah）。

然後，剩下的雲朵雷鳴作響而爆裂，雪崩傾瀉而下——像困惑的海洋與死亡洪流一般尖聲呼喊。

但突然間它停止了，四週一片寂靜，只聽到蛇和其他動物的輕輕滑行。

『哈，』魯魯想：『終於到了行動的時候了。』他對大龍施了一個法術，而惡毒神情的大龍則無聲地命令其殘酷統治下的隱約軍團，但他的部下卻無法執行他的命令，因為魯魯的周圍環繞著一層不可見但強大的保護罩，由他的意志所投射出來，沒有任何東西能穿透它。於是他催眠了那個龍之怪物，後者是元素形體的邪惡之主，從四面威脅，甚至在雨中；他使那些爬行、蜂擁而至的軍隊無能為力並且看不見他。

『倒下吧，你這條蛇！』他如此命令，而那條龍在波浪漩渦中倒下了，就像惡魔**納穆奇**（Namuchi）被**因陀羅**用水泡沫殺死，因為此時魯魯的精神力量和**羅波那**的力量一樣大，後者是**蘭卡**（Lankā）的惡魔之王，是所有惡魔中最強大的，甚至讓眾神成為他的僕人；或者強大如**哈努曼**（Hanumān），著名的猴子首領，是**帕萬**（Pavan）和**安雅娜**（Anjanā）的兒子，他撕毀了樹木，扛起喜馬拉雅山脈，並抓住了雲朵；他的膚色如熔化的黃金，他的臉的臉紅得如同最亮的紅寶石；他的吼聲如雷，是**羅摩**的間諜和英勇的戰士：這就是魯魯在那個洞穴裡的力量。為了戰勝這些群眾，他扮成了他

們的主並發號施令。他命令下界群眾回到他們的地下巢穴裡，並釋放出他的魔法力量，將蝙蝠和蜘蛛、靈體和惡魔溶解到虛無的空虛中，並將其他一切都回到水中。且他命令他們留在湖面上為他造一條像筏子般的道路，幫助他橫渡湖面，完成後，他毫不畏懼地走向遠方的岸邊。第二個晚上的考驗就這樣結束了。

當他安全地越過那條渾濁的山湖後，便徑直前行，一次也沒有回頭看，直到第三天的早晨，他到達了一個大深淵，寬廣而深邃，徹底漆黑，如此橫躺在他和仍遙遠的榮耀光之指引之間。

他怎樣才能越過那隔離著他與目標之間的巨大深淵呢？在其深處可以聽到嗡嗡聲，就像無數憤怒的黃蜂群，其顫抖的翅膀瘋狂攪動著；一股氣流升騰，以令人驚駭的狂怒攪動了洞穴內部。咆哮的風在他頭上肆虐，但突然降至一片不祥的寂靜中，沈悶的聲音低語著令人不安的、可怕的和聲，搏動著無調的低沈音樂：彷彿暴風雨的空中部落為每一個寂靜間的戰鬥做好準備。

在邪惡空氣中，隱藏的幽靈發出奇怪的呻吟聲，毫無目的地且微弱地傳來，帶著無調醜惡的單調性，彷彿聽到超自然的聲音（Upasruti），它在夜裡呼喚，揭示了未來的秘密。黑夜奧秘的黑色胸膛里湧動著神秘的情緒，彷彿一個怪物軍團在跳著沈重腳步的舞蹈，沈重的腳步踐踏著不安的原始塵土，慶祝著他們永恆的詛咒。沈睡中的風已經從高高的石洞中離去，從世界的八個角落迅速傳播開來，似乎要進入那座山洞進行可怕的較量，由空氣之神伐由（Vāyu）領導，他乘坐因陀羅的車，由神聖的戰車夫親自駕駛；風勢洶洶，沈重的吹拂著站在深谷前的魯魯，彷彿他們就是地獄之靈咧嘴嘲笑。

雷霆在狂風呼嘯的空氣中回蕩，奏響著莊嚴激昂的暴風雨之歌；還聽到了奇怪的嗚咽聲、大風的低沈號角聲，而環境的燈光在黑暗目眩的氛圍中閃耀，這甚至使遠方光之燈塔變暗。爆炸笛聲在狂風中搖擺，在上層空氣的荒涼孤寂中尖叫；旋轉著、嘎吱作響，嘆息著被遺棄的絕望之歌，時而報復心強，時而叛逆不羈，有著輕率的多變，彷彿一家惡棍酒館，缺乏食物而將口渴發狂的常客趕出來，口中咆哮著惡言惡語。

「怖軍-塞納」（Bhima-Sena）是可怕的風神，被稱為狼的肚子，他沈重地在洞穴裡邁步，揮舞著他的棍子，對魯魯滿懷蔑視，就像他曾經對卡瑪（Kama）做的那樣。他是飲血者，能一擊殺象，是個不公平的戰士，當他激動時將十分凶殘和野蠻。他是猩紅暴虐的紅色鬱金香，不容忍和專橫，在他的風與雲和彼此爭鬥時，散發著他背叛的憤怒。

暴風雨帶來了警句，當時他殘忍的恣意妄為，為了毀壞處女雲的純潔，而撕碎了她們的衣冠。炫耀的大風就像嘲鶻一樣，嘲笑著孤寂；這是一個非常奢靡的安息日，不限制任何的貪婪。

在魯魯頭頂上方高處騎行著風暴之靈，藍色火焰照亮了他們閃爍的身影。他們在不斷縮小的環中一圈又一圈的盤旋著，他們下降並以鍍鋅的長矛和標槍威脅著魯魯。他們在憤怒的興高采烈中俯衝下來，將火焰的長矛指向該孤影，但是當「某物」似乎破壞了他們的瞄準時，他們感到憤怒與困惑；他們向下猛擲火熱的閃電，在陰暗中睜著瘋狂的眼，但所有的導彈都沒能擊中他。

而大黑天（Māha-Kāla），即八臂形態的濕婆，殷切地站在那裡，等候著惡魔特里納瓦塔（Trināvartta）的到來，他身披著旋風的飛行長袍；還有其他的怪物，像蘇班納卡（Sūrpa Nakhā），有著像蒲扇一樣的指甲，他在風暴中衝著魯魯做了個鬼臉，而惡靈雅托斯（Yātus）則以各種形體在龍捲風中飄蕩。

四方風的長號和長笛的悍勇之聲，就像吹在埃蘭（Elam）的大風，而風暴的絕望囉嗦猶如對塔施（Tarshish）船隻大聲咆哮的威風，或巴比倫的毀滅之風 - 如此猛烈。

現在爆發了雪崩般的吼叫和詛咒、嘲弄、惡意的嘲笑、譏諷和譏笑，像黑矮人那樣的侮辱 - 只是更加致命 - 直到魯魯的精神挺立在正義的憤怒中，而最後，多型態的怪物、大批女妖和復仇女神發起了聯合攻擊衝向他，像北方無法無天的野蠻人。然而，魯魯用比暴風雨更響亮的聲音向他們發出挑戰，且創造了一個燃燒五角星的思維形體，站立於其中，念著偉大西藏儀式的強大話語：『A-um-A-Hum... Sva—Ha!!!!!!!』

於是邪惡的形體在他魔法標誌的光芒中融化消失了，因為光明對他們來說是巨大的折磨，就像火對凡人一樣；可怕的咒語如同神聖火焰之舌，從他的口中傳出來。整個黑色區域開始震動和顫抖，彷彿神的可怕苦難之風已經驟起，決心一舉徹底推翻其野蠻居民和他們在空中的住所。

150

然後，生命和光的偉大信使們透過神聖號角的合聲發出了他們可畏的挑戰，被未知神的神聖法則所祝聖三次；未知神是無時間和無形體，卻無處不在、全知、且擁有全部力量。

一道超凡之光的噴泉從黑暗居所中湧現出來，昂揚地奔騰，充滿光輝的射向洞穴的穹頂，並用巨大的力量劈開山腰，將盲目轉化成為看見！魯魯隨著那股巨大爆炸的衝擊而越過了深淵，並發現自己在特尤斯（Dyauš）下面，這是一片深藍的天空，其中直徑只有5/6的月亮在星星之中壯麗地航行。

彷彿空氣中充滿了崇高的要素，等待著創造性的話語躍然成為存在，充滿了神之子們聖火的熱情；而魯魯則充滿了不朽的熱誠，與那偉大的聖禮神秘地融合在一起。

在一陣花雨之前，天上傳來了一個天使的神聖聲音，在那裡浮現出一個女神的形象，身穿光之衣袍，在各個地方，上方和周圍，都響起了神靈的崇高頌歌以讚美神。

他敬畏地崇拜著，並歡喜於他在無限光輝的**恩典**中找到的新；**春天**的花香在他的**靈魂、心靈和內心中**散發。

空氣中瀰漫著令人陶醉的香氣，就像**香山**（Gandha-Mādana）的空氣一樣，是位於**伊爾瓦里塔**（Ilāvrita）的森林小山，在世界的中心區域，包含著**須彌山**。當聖人**坎杜**（Kandu）與天上的**仙女普拉姆洛查**（Pramlocha）幸福地共處了一百年，卻好像只過去了一天；然而相較之下，魯魯從深淵中解脫所感受到幸福更為巨大。

「知識之月的升起」（Prabodha-Chandrodaya）醉心於學習，然而魯魯通過**考驗**後的喜悅比前者更大；他，現在就像**蓮花**（Kumuda）達到了完全成熟。**昴宿星團**（Krittikas）從他們的天上住所往下凝視，並微笑著看著那個征服了**恐懼**的年輕人，彷彿他在**哈迪拉婆那**（Hastinā Pura）之戰通過自衛而幸存了下來，那是**俱盧族**的首都，也是**大戰**爆發的地方；當魯魯站在山上，向樹林裡的小傢伙們朗誦他的**偉大詩篇**時，他獲得「**詩歌之鏡**」（Kāvya-Darsa）的稱號；從現在看來似乎是久遠以前；他，與偉大的**熊王**（Jāmbavat）齊等，因為他摧毀了低等元素形體，這將是戰士蜂在未來更大尺度上的任務；即他第一次見到他大師的吉祥日子，他在水晶柱內看到的戰士蜂。

他就像著名的寶石**亞曼塔卡**（Sya-mantaka）一樣閃閃發光，它曾經被**熊王**本人吞下。而**傑納達那**（Janārdhana）的神聖精神，即人類敬仰的**克里希納**，為我們的**英雄**送來了祝福。**月亮石**（Chandra-Kānta）則發出了她冷卻的光線。

他的**精神**進入了聖潔的神秘地穴的最深處，並在那裡看到蓋著面紗的**智慧**；他從真正啟蒙的巫師杯中，得到了魔法飲料，他位於**耀眼光之指引**的中心，被**榮耀**所包圍。他的額頭從此冠以了不朽花環；在蓮花池對面的遠處，他看到黑矮人的可恨形體在他**覺悟**和**照射**的黎明中消失。

當他回到橄欖園時，他內在之**光**照亮了整個園子，使它就像位於**蘇帕斯山**（Supārs）上的**神聖樹林**（Vaibhrāja），在**須彌山**的西邊。

而他從冥界汲取了**火、空氣和水**的三個**真理**（嵌入在**第四元素土**），就像生主們（Prajapāti）從**話語**（Vyāhritis）汲取了神聖《吠陀》，根據**摩奴**（Manu），這三個神秘的話語是：

布（Bhūr），來自《梨俱吠陀》；
布瓦（Bhuvah），來自《塔朱爾吠陀》；
薩瓦（Swar），來自《娑摩吠陀》。
這些就是三個發光的**本質**。

據稱，**生主們**通過治癒它們而從《吠陀》，中汲取它們，當他說出**布**（Bhūr）這個詞時，它變成了這個**塵世**；說出**布瓦**（Bhuvah）則變成了這個**天穹**，即**塵世**和**太陽**之間的空間；一個三重的空間；說出**薩瓦**（Swar）則變成了那個**天空**，即因陀羅的天堂，位於**太陽**和**極星**之間。為了完成這個計劃，還有一個地方叫做「**偉大**」（Mahar）：它是**婆利古**（Bhrigu）和其他與**梵天**同在的**聖人**的居所。

『而且，』魯魯思考到：『其他**元素**不也在這次**偉大啟蒙**中發揮它們的作用嗎？因為一切都來自於**第五個元素**，也就是**以太**，它是**基質之母**，是**平衡者**和**保存者**，在**時間**的永恆支配下。**時間**是**第六個元素** - **持續性**和**連續性**的元素；**第七個元素**是**空間** - **體積**和**維度**的元素。

而**獨牙者**（Eka-Danta），也就是**象頭神**（Ganesha），在天空中吹響號角，充滿了喜悅的氣息。魯魯心中滿是對那位**聖人**的祝福，因為正是他讓一切成為可能。他記得**維斯瓦米特拉**（Viswāmitra）的學生**加拉瓦**（Gālava）的故事，後者想在學習結束後，送給他的**老師**一份禮物。而他的**大師**因弟子的**妄自尊大**而感到憤怒，於是叫弟子送他八百匹白馬，各自有一隻黑耳朵；因為當一個弟子被**大師**導引至**未知**、**不可見**、**無法理解**的**神之寶座**時，他又怎能報答呢？然而，加拉瓦完成了他的任務，交付了馬匹，並因他的忠誠和感激之情而永遠得到祝福。

『哦，』魯魯想：『如果我可以為我的**大師**做類似的事就好了！』但事實並非如此；也沒有必要--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

突然他聽到草叢中微弱的沙沙聲，便轉過身來，見到他的**大師**，他嚴肅但又慈祥的面容洋溢著喜悅。魯魯跳了起來跑向他，撲進了**聖潔朝聖者****納蘭達**等待著他的懷抱，受到了**父親**著急遠方**兒子**的溫暖擁抱；**神聖情感**的淚水順著兩人的臉頰滾落。

『做得好，我親愛的**兒子**和心愛的**弟子**，你現在與我齊等了。』**納蘭達**說：『因你的**堅定**和**決心**而祝福你。』

『哦，**大師**，』魯魯哭著說：『無論在**塵世**或**天上**，我永遠無法與你對等，而是你永遠**卑微**的學生。』

神聖的隱士輕輕地引導著先前的**入門者**，現在已成為完全的**開悟者**，走向他的住所。

第五部 — 雙重的五或十元組



「父-母」神

(現在將每一章視為統一體的雙重三元組)

第十九章 瑪雅瓦蒂

如是我聞：

那天晚上魯魯睡了一個覺，他在克服一切障礙之主的幫助下，避開了**精神命運**的陷阱；銀色的月亮--**草藥之主**--派送它投生的射線到**隱士**的家，彷彿用白色閃亮的祝福聖盾來保護它，使所有陰影遠離。而**三眼者**（Tryambaka）是甜香氣息的繁榮增長者，他的另一個名字是**濕婆**（Shiva），從他天上住所向下看，並增加了**祝福**。

拂曉時分，魯魯和納蘭達在他們第一次見面的蓮花池邊，來回走動，討論魯魯在過去三個日夜的經歷。

納蘭達說：『當高等感官穿透無限的藍色時，它們必須與「智慧-力量」蔚藍深處中的境界相契合；這就是為什麼你在下降到低等區域後，會將精神提升到該高處。我們只能從下往上升，因為當我們到達**神秘山頂**時，只要身體還在塵世上，就不可能進一步上升。這是每一個尋求者的巨大困難。許多人沒有意識到，雖然他們的**靈魂**總是自由的，總是能夠訪問**精神**的每一個區域，但他們的**高等心靈**仍然與身體相連，只有當身體死亡時，他們才能完全自由地翱翔。但是**高等心靈**或許會聽到**靈魂**的低語，且它可以在**靈魂**的幫助下，看到所有的物質事物和精神性情況，**靈魂**會把它的眼睛和耳朵借給值得的人。』

說完這句話後，納蘭達贈送魯魯一個由**夜花樹**（Pārijāta）不朽樹葉製成的花環，該樹是天堂的五棵樹之一。

他說：『好好保護這個花環，我的兒子，』『這是所能擁有的最大財富之一。對所有的人來說，它是看不見的，除非他們與我們有著相同等級；它是**啟蒙者**可以彼此認出的標誌之一。』

黎明敞開了芬芳的大門，散發著所有花香，為她的仁慈歡欣鼓舞；紅寶石玫瑰花叢以及所有其他花朵，都被露水照亮了。一叢夏拉花（shālas）在空氣中瀰漫著花蜜香味的精華；它們巨大的葉子和大白花杯是如此美麗，以至於迷住了樹精的雙眼，它們住在尼拘律樹樹幹和樹根中。

納蘭達把魯魯帶回他的**隱居地**，說道：『為了進一步紀念你的**勝利**，我想讓你接受這個香碗，是我為了那個**永不忘者**所珍惜的少數東西之一。它是由**默勒石**（Murrhine）製成的，古人用它來製作昂貴的器皿。這是幾千年前為一位偉大的**開悟者**製作的，它一直從一位**啟蒙者**手中傳給另一位，所以沒有任何粗俗的手接觸過它。你也要保留它以紀念我，千萬不要讓它落入不值得的人手中，而是輪到你傳給有德行和值得的人。』

魯魯感謝他，不知道如何充分表達他的感激之情。在他們吃完簡單的晚餐後，納蘭達說：『現在，我的兒子，我想請你幫個忙。』

『幫忙，親愛的大師！』魯魯叫道：『不，我不可能有什麼能幫助你的；但我會提供任何你要求的服務，且最樂意的達成，不管是什麼。』

納蘭達說：『從這裡出發三天路程之處，有一座大城。在城市附近有一個小森林，在森林裡住著一個婆羅門，他的名字叫摩訶舍那（Mahāsena）。』

城裡的任何人都會指引你到他的住處，因為他是名聞遐邇的聖潔之士，他通過善行和傳播智慧使那地方變得神聖，並幫助所有透過適當方式來尋求真正啓蒙的人。

『他完全依靠施捨和虔誠信徒給寺廟眾神的祭品來過活，而他擔任該廟的主禮祭司。他的家就在那座寺廟的轄區內，被樹林中一個大而可愛的花園完全包圍。』

『現在那個婆羅門擁有我最大的財富；我請你去找他，在給他看了你的花環後，以我的名義請他歸還它。他將理解，因為他是我們中的一員。』

『當他把我的寶藏交給你時，我希望你能把它帶到這裡來；我不能把它托付給其他人。』

於是魯魯在當天早上出發了，他牢記著納蘭達給他的所有指示，並且很高興在經過所有的學習之後，能再次踏上愉快的旅程；儘管他沒有猜到寶藏是什麼。

在魯魯漫步路上，喧鬧的蜜蜂正在向花朵盛開的灌木叢示愛；他的薩隆琴綁在肩膀上並掛在他的身邊。黃玉蘭的燭台上，每個都握有一個蒼白的花杯，沒有葉子。所有的大自然似乎都在為它的美麗而歡欣鼓舞，不管是在金色的陽光下，在閃亮的空氣中，還是在樹林和樹叢中。昏暗甜美的陰影讓人從無路孤獨的熱中解脫出來，也充滿了低語聲和綠色光輝，這裡和那裡有一條小溪，像梵天的妻子（Yu-tin）一樣美麗和純淨，或者有一個寂靜冥想的池子，它躺在樹蔭中彷彿睡著了，並聽著它的守護天使的聲音，如同佛陀在夢中所做的。樹林似乎在陰暗處喃喃自語，而樹木散發出幸福的思緒，傳遞到神采奕奕的青年，他歡快地往前跨步，身旁是智慧古老巨人的茁壯樹幹，以及幼小的樹苗：萬物都在努力地走向光明。

然候他在有彈性的苔蘚上舒展身子，休息了一會兒，他看著舞動的樹葉，看著鳥兒和小爬蟲，標記著每一朵花和植物的結構，就像過去他常做的那樣；這段過去似乎很遙遠，彷彿是另一個投生。他想到了他心愛的父母以及他快樂的童年家園；回憶起了老朋友和老師；各個場景和事件像雲霧繚繞的全景圖一樣，在回憶之眼前漂浮；就這樣，他在寧靜、沈默的冥想中夢遊了將近一個小時。

他似乎聽到了遠處金色鈴鐺的叮噠聲和銀色的聲音；呼喚著，呼喚著他的內在

耳，並暗示著未來的愉快時光；彷彿一隻天鵝絨翅膀的鳥兒漂浮在寂靜的空氣中，伴隨金黃色小鐘花的叮噠聲，在他的眉宇間灑下羽般祝福。

薩隆琴這把魔法樂器唱著精緻的歌曲，韻律的吟唱著早晨、中午、黃昏、午夜的奇跡；在銀色月亮的陰森氣氛中，月光在神秘樹林聆聽的樹枝和樹葉中嬉戲，在尖叫的號角和嬉鬧的小鼓的伴奏下，脾氣古怪的妖精們演奏著深夜的薩拉班德（Sarabands）和夢幻舞曲，且輕風吹拂...

最後，他到達了城市，並詢問了去婆羅門祭司所居住寺廟的方向。當他說出所要找的人名時，人們臉上閃現喜悅的笑容，並自願的、熱心的帶領他沿著小路走向那住所。

婆羅門住在一個用樹皮搭建的小屋裡，上面的藤蔓長得非常茂盛，只可見到入口處。他花園的花朵傳來了濃郁的香味，像喜悅的火焰一樣充斥著魯魯的感官。藍色的煙霧從寺廟旁的祭壇上升起，摩訶舍那非常簡樸的生活在寺廟附近。

魯魯輕輕地走近小屋，恭恭敬敬地站在屋外，等著婆羅門出現。這時，小屋內有輕微的騷動，祭司走了出來。他已年老頭髮灰白，臉上布滿了精心編織的細紋，但他的眼睛閃耀著強烈的內在之火，善良和仁愛從他身上源源不斷地散發出一股善意；他的眉毛是真正智慧的居所。

魯魯表明瞭自己的身份，而婆羅門用他的精神之眼立即看到了秘密花環，走上前去，用同胞之吻向魯魯致敬。他在詢問了他的朋友納蘭達的情況、以及各式各樣的問題後，他說：『所以你榮幸的被委以從我手中接受納蘭達的寶藏，是嗎？你知道它是什麼嗎？』

『不，』魯魯說：『但不管它是什麼，我都會最好的照顧它；這一點你可以肯定！』

婆羅門輕輕的笑了一下，說：『沒問題，我很確定你會警惕地看顧好這個寶藏，我的朋友；但你已長途跋涉，一定很累了；到我簡陋的家裡來休息一下，來恢復精神。』

魯魯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邀請，他跟著主人走了進去，並發現一切都非常舒適、整潔和乾淨；彷彿一個女人的手已經掌管了這個小居所，用那種細膩的要素使它充滿活力，使她能夠把最簡陋的小屋變成一個真正的家，給它注入一些她自己的甜蜜。祭司用閃爍的眼睛觀察魯魯，閱讀他的想法，如同被寫在一本打開的書頁上一樣。

魯魯告訴摩訶摩訶關於納蘭達所幫助他的一切，使他能前往通向光明之路，從光明到更偉大的光，從榮耀到榮耀，他滿懷熱情和感激地談論他大師對他這個陌生人的恩惠，表示永遠都不足以償還由此欠下的債務。

『不，我的兒子，』祭司說：『那些屬於偉大精神同胞的人，從來不是陌生人，納蘭達以前也以類似方式接受這些教導，因而只是再傳承下去而已。』

魯魯在不久後回想起這句話，但當時並不能看出它所暗指的意思。接著他說：

『但有一件事我一直無法找到解釋，也不敢向我的大師詢問。當我第一次見到我親愛的老師時，他正站在蓮花池的水面上，向大自然講道，當他講完後，便走過水面而沒有引起絲毫的漣漪！那是怎麼做到的，尊敬的先生？』

『啊，』婆羅門反過來問道：『那你為什麼不請求納蘭達解釋呢？』

『我不想這樣做，』魯魯回答說：『以防這只是我主觀的推測。』

『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祭司回答說：『儘管我的朋友不會介意這樣的問題。告訴我，當你看到裝滿蜜蜂的水晶柱時：你認為那代表什麼？』

『我當時被驚呆了，根本想不出什麼，』魯魯回答說：『但後來我想，這是一個象徵，是由我大師的魔力在我心靈中創造出來的：蜜蜂確實代表了我們的高等原則，它必須與低等心靈作鬥爭並戰勝它。但大師在給我看完柱子後變清楚說明其含義了……我不知道你怎麼會知道這個柱子，因為我沒有向你提過。』

祭司微笑著說：『同理，納蘭達站在水面上的幻覺也是給你的象徵，一個由他的意志創造的象徵。這意味著他已經上升超越了世俗存在之水，從此可以向所有方向前進，而不會在廣袤的水上或水中引起絲毫漣漪或干擾，有人稱此為「生命之水」：其實不然，因為這只是用另一個名稱來指物質的欺騙性面紗。真正的生命之水是精神性以太，在它之上是神聖以太，是偉大的未知和不可知者！』

當魯魯吃完飯，悠閒地坐著與婆羅門談論各種事情時，他逐漸意識到一種奇怪的內在感知，無法描述，彷彿氛圍中加入了一些微妙的、新的振動，無法形容，但完全令人愉快，突然他猛地坐直，臉上露出緊張的表情，竭力聆聽著。他能聽到金色腳鐺微弱的音樂叮噠聲從遠處走來，就像聖殿裡的小鈴鐺，宣告著一位神聖的女神的到來，她踩著雪白和玫瑰色的小腳滑行著。瞬間，金色的聲音越來越近，魯魯緊緊抓住椅子的扶手，直到他的指關節像白色的彈珠一樣突出，他的呼吸也因為對即將發生的不可思議奇跡的擔憂而興奮起來；其他一切都被他的感官擾動所遺忘。他腦海裡只剩下他在森林裡用內耳聽到的金鈴聲，以及本能地預感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時刻即將到來。然後... 他所見過的最神聖的存在進入了房間，像一曲音樂一樣滑入房間，至為迷人，彷彿由玫瑰花瓣的翅膀乘著：令人愉悅。

大大的藍眼睛帶著些微驚訝看著魯魯，所有的疲勞感在她的美麗前都從他身上消失了，這就像天上花園的女神，以可見的形體出現在她的神面前。她的長睫毛在她桃

紅色的臉頰上投下陰影，當她從眼角羞澀地看著魯魯時，她的臉頰泛起了大馬士革玫瑰的紅暈，她的眼睛閃耀著極致的寶石藍色，且像荷葉一樣長；她看起來就像一井液體水晶一樣純淨。她就像一個**可愛**與迷人的宇宙，完全不同於其他所有的女人，有自己特殊的屬性，從未見過；魯魯的**靈魂**被她的甜蜜所充滿。

他凝視著她，目光如此強烈，彷彿他的**靈魂**正在努力掙脫離開他的身體，無法再忍受她的美麗帶來的狂喜。

她的紗麗金色下擺環繞著她纖弱的身體，就像藤蔓繞著一棵優雅的樹。在她看到魯魯的最初難忘時刻中，彷彿看到居於純淨**馬納薩湖**（Mānasa）中的高貴的**天鵝**（Shambu）一樣輝煌。

甚至薩隆琴也感受到了她的神聖影響，因為它響起了燦爛的曲調，彷彿紅色、藍色、綠色和黃色的火花從一顆巨大的鑽石中湧出。

就這樣，他們完全驚奇地看著對方，彷彿在久別重逢之後再次相遇。

最後，婆羅門打破了沈默，並拉著她的手說：『這是魯魯，一位**已啓蒙的開悟者**，是你父親的學生和朋友。你是你父親最大的**寶藏**，他是來獲取你並帶領你回到父親身邊。』

他轉身對魯魯說：『你已經聽到了我的話；這是**瑪雅瓦蒂**（Māiāvati），是你大師的女兒。她是一座神聖**智慧**的礦藏，獨樹一幟。她睿智得如**科學**選定的**新娘**，她的名字在世界的耳中是甘露。無論她住在哪裡，那個地方都會成為翡翠花園裡的一座白色閃亮的**宮殿**，那裡的銀色湖泊中盛開著金色的蓮花，到處是玫瑰紅色的天鵝。柔和的微風彷彿從天堂吹來，滿載著芬芳的花香；音調樹木的音樂與那香氣混合在一起，空氣中充滿了神聖的歌曲。』

魯魯在迷茫和困惑中，喃喃地說了一些話，他不知道是什麼，而她回答的聲音就像琵琶的音色一樣悠揚。她用疑惑的眼神看著他，像小鹿一樣純潔深邃；天真無邪；比鴿子凝視伴侶時的眼神更柔和。

『哦，』魯魯想：『她的美貌只能與**蒂羅塔瑪**（Tilottamā）相比，造物者從每個最高貴的存在取一個原子製造了她；她是如此可愛，甚至當濕婆看到那最完美的少女時也心動了。』

善良的婆羅門在一瞬間明白，這裡發生了非常罕見的兩人會面，他們自從**永恆**便屬於彼此；甚至連他平日里的寧靜，也被在那個小房間內迅速循環的磁場所震撼，空氣中瀰漫著一種電流且激發的脈動，預示著重大事件的來臨。

『這是多麼罕見的事情，且他們對於意外重聚是多麼震驚。』他想；他腦海裡思

索有什麼藉口，給這兩個人披上一件斗篷，來掩蓋他們的困惑。他匆匆忙忙地轉過身來，隨意談論他能想到的任何一個話題，為了給一切帶來自然感，而戴上無察覺的面具。

過了一會兒，他獲得了部份的成功，他想：『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出去一段時間以恢復平衡。』他對瑪雅瓦蒂說：『你應該帶我們的客人到外面花園看看；沒有什麼比大自然的光彩更能讓智者開心的了。』

於是他們走了出去；瑪雅瓦蒂帶著魯魯沿著花叢中的小路，走向蜜蜂出沒、散發著螢光的樹木和灌木叢；美味的香氣從每一朵彩花中滴落下來。

哦，那座蜜蜂嗡嗡作響的花園多麼輝煌啊！

哦，突如其來的愛之花蕾喜悅，在青年的心中充滿了熱情的活力！在她的眼睛最初閃現藍色光芒的短時間內，她就纏繞著他的內在自我，如同愛慕的藤蔓一樣；而狡猾的花神用他的花箭刺穿了她感情的柔軟蓮花。

而魯魯想：『所有其他女人的美貌一定都降臨到了她身上，否則她們與她無以倫比的輝煌相比，怎麼會顯得如此醜陋呢？她的身體是內在金色靈魂的映像，當它看到自己所居住的寶庫時，燃燒著幸福的狂喜。』

最後，他們回到了婆羅門的小屋裡，臉上顯得更為鎮靜了。現在祭司建議瑪雅瓦蒂應為明天開始的旅行做準備，於是她回到了她和朋友居住的城市，承諾第二天早些時候回來。

在她離開後，小屋和美麗的花園對魯魯來說顯得荒蕪，彷彿它們的靈魂已經和少女一起走了，並陪伴著她，沒有她就完全不能存在。很快，夜幕降臨，祭司把魯魯領到一張草榻上，為他今夜祝福。

魯魯在黑暗中不安地翻來覆去，因為當他發現自己獨自處在寂靜中時，他猛然想起了以前經常看到的那兩只藍眼睛異象。他坐直了身子驚訝地意識到：『是她，瑪雅瓦蒂；她聽到了我的呼喚並回應了我；為什麼我在看到她的那一刻不知道？哦，親愛的！你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充滿玫瑰花的樂園，身穿金色衣裳的天使在其中漫遊，披著他們的光輝形體，用快樂的微笑照亮所有人。哦，願神在所有的永恆中保佑你！』他如此在突如其來、勢不可擋的覺悟中狂喜不已。

就在黎明前他睡著了，但他似乎還未閉上眼睛，外面就響起了馬伊瓦蒂清脆銀鈴般的聲音，而婆羅門用更深沈的語調回應。魯魯跳了起來，仍有睡意，於是跑到小溪邊盥洗。然後，他因為遲到而有些羞愧地出現在那少女面前，她嬉笑著責備他，頓時營造出少女們的友善氛圍，她們比一個普通男子更能控制這種情況！

她看起來像春天一樣清新可愛，穿著簡單的樹皮衣服，如同一個苦行僧的女兒在她父親的隱居處生活。在她無與倫比的優雅中，她的青春和美麗中彷彿新月的角。她的眼睛閃耀著水晶藍的映像，她笑著的嘴唇就像帶翅膀珊瑚的雙枝，深紅色，如同在海洋珠寶花園裡綻放一樣，且她的頭髮上戴著芒果花。

他們吃過早飯後，魯魯和少女向婆羅門告別，開始了前往納蘭達隱居處的三天旅程。在那些日子裡，他們對彼此更加熟悉，且學會理解對方的黃金美德，欣賞他們心靈的純潔和溫柔。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雙重的啟蒙，他們的心和靈魂再次結成牢不可破的紐帶；他們的心靈再也沒有失去對彼此的有意識記憶，無論是在此塵世或其他地方的生活。

瑪雅瓦蒂是造物者的最高成就，是智慧中至高美德、正直和樸素的精髓，而她迷人性別的咒語是無與倫比的寶石，而魯魯在高雅、潔淨、誠實和真誠方面也是她的同等；而且兩人都很謙虛和堅貞。

當他們繼續前行時，他們收集了鮮花和水果，並一起漫遊在綠葉覆蓋的小徑上；在黃昏的神秘魅力中，或在金色的中午或快樂的早晨中手拉手，肩並肩。

一天早上，魯魯比往常早起，他看著沈睡的她就像白天的月亮一樣美麗。且當看到她無以倫比的榮耀時，愛的火焰在他心中燃燒得更加炙熱，像被風吹動的火焰一樣高騰。當他們在森林中旅行的最後一個晚上到來時，他們在樹叢中找到了一個葉片涼亭，於是他們在保護性的花瓣下休息了一夜。涼亭在兩人上方如同銀色翅膀，展開於極地月亮下：在那神秘的、狂喜的涼亭里，他們迷失在對各自靈魂的沈思中，位於發光眼睛的燦爛光澤背後。

第二十章 黃金日子

如是我聞：

第二天，魯魯將瑪雅瓦蒂帶到她父親的慈愛懷抱中。她從流放地歸來，就像月球從日蝕中解脫出來；當她身著森林般的褐色衣裳，戴著花環，像曠野的仙女一樣漫步於隱居地時，一切充滿著喜悅，她的腳步輕盈，幾乎沒有觸及地面，就像仙女一般。當她輕輕飄過，每一步都是對草地和花朵的祝福，也祝福著大地和石頭。蓮花池的清道光澤，與池中白色、藍色和金色的植物及周圍的樹木：都顯得更加光彩奪目，因為她的光芒反映在它們的美麗上。無論她走到哪裡，她的頭上都飛舞著鳥兒，如翡翠、紅寶石和綠松石的寶石般，也有鴿子坐在她的肩上；膽小的鹿從森林中走來，覓食她潔白手掌中的蓮花，以崇拜之情凝視它們的恩人的美麗。它們那雙大而可愛的眼睛猶如無底的湖泊，充滿神秘的光影，彷彿它們可以看到因陀羅天堂（Swarga）中的幸福居民。她彷彿是一朵剛開的鮮花花萼，她青春的光輝已經準備迸發出來。她具有難以想象的甜美和純潔，她的香氣的花蜜吸引了黑蜂，那些色彩斑斕的蝴蝶，在路過時吻了她，陶醉地飛舞著，彷彿她是來自天堂的香水蘭花。她就像不可抗拒的誘惑化身，且她所穿的粗糙樹皮外衣與她完美對稱身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甚至愛神也無法抵擋她魅力的藍蓮之火。

對魯魯來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且與他有著同樣的感覺，儘管她沒有表現出來 - 這是少女們古老的風度。

他們經常一起長途步行，發現奇妙的景色，是被他們相互吸引的魔力所彩繪。他們在途中經歷了許多有趣而天真的冒險，並看到野外生物的生活樂趣。在他們出發前，她常常稍微歪歪頭等他，就像一朵細長莖上的花沾滿蜂蜜；露出那種愛意初發的神秘微笑。

『哦，我最親愛的藍眼睛女士，』有一天，魯魯突然感嘆道：『你的美麗已經奪走了我的靈魂，並讓我充滿了你自己，以至於沒有空間再容納任何東西。我覺得好像我從一切永恆就認識了你，且在所有的永恆中我是你的！』 161161161

她聽到他的話臉色緋紅，困惑地低下頭。

『我崇拜你腳上的芳香蓮花，』他繼續沈浸在一股熱情的愛之潮中：『綠松石和蛋白石都無法與你無與倫比的眼睛相媲美。水晶瓶裡裝滿了伐樓尼（Varuni）的紅寶石酒和訶利（Hari）的不朽之水，且金盤子裡滿了美麗的天堂之樹（Pārijāta）的果實，以及你所希望的一切，我會比克里希納（Krishna）迅速殺死野蠻公牛阿瑞斯塔（Arishta）還要更快的產生。我將給你穿上絲質的衣服，有著如鑽石、珍珠、藍寶石或任何其他寶石的顏色，材質就像清晨薄霧和薄雲的柔軟薄紗一樣。我想給你比玫瑰

花瓣更柔軟的沙發，帶著月亮的香味，浸透在天上之夢的芬芳露珠中；且你每一個滿意的微笑都會在我的靈魂中回蕩，如同天上六翼天使的音樂，而我不能滿足的每一個願望都會在我心中投下一片陰影！

『我不會要求所有這些東西，也不想要它們，』瑪雅瓦蒂簡單地說：『對我來說，能和我們的愛人單獨呆在一個小屋裡，用草和樹皮做成，上面掛著藤蔓，且我們以森林裡的果實為食，這就足夠了。』

『那麼你將回報我對你的愛嗎？』魯魯狂喜地喊道：『你將成為我的妻子？』

『是的。』她喃喃地說，用她的蓮花眼堅定地看著他。

『就算太陽、月亮和所有星星的光芒在天上熄滅，』魯魯熱切地說：『我的靈魂對你的愛將永遠熾熱，我的愛人。』她回應了他的擁抱，並用嬌唇吻了吻他，她說：『那當我變老、皺紋變多的時候呢？』

『那麼，』魯魯說：『我將更愛你的每一條皺紋和每一根白髮，比你現在的美麗多一千倍；因為你永遠是我心中的榮耀，我親愛的女士--哦，多麼可愛的話，你的藍眼睛永遠是天上的藍色.....那是你，以及你，永遠是你；沒有任何事物能超越你，你是我，如同我是你，我們彼此被五乘以八的愛之甜蜜紐帶束縛著，無法被任何東西解開。』

他的心因她可愛的微笑而欣喜若狂，像一片白楊樹葉一樣顫抖。

魯魯繼續說：『為什麼命運一直等到現在才向我展示你的完美，哦，我的異象和夢想中的女士？你的大藍眼睛里充滿了忠誠，且從中流淌出直率和真誠的光芒，且貞潔的花朵照亮了你可愛的臉龐。』他再次把她拉向他，且他們唇上的一個天堂之吻使他們的靈魂融合；相互融合，即使死亡也不能再把他們分開，在所有永恆中他們將是一體的。

『哦，我心愛之人，有著真實的眼睛，』瑪雅瓦蒂低聲說：『我愛你，我崇拜你，我如此地敬仰你！』

『在此刻之前，我從未真正活過，』魯魯回答說：『其餘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空的。我是一個空虛的身體，而你用你的愛填滿了我。當我曾渴望死亡，你給了我生命；你是在我天上的純白榮耀之雲，是我額頭上的寶石之星。你讓我充滿了巨浪般的喜悅和快樂，而我的心就像一片五彩斑斕的海洋-每朵浪花都是對你的愛的思念。我本來是沈睡的，但你的一個藍色眼神就使我光榮地覺醒了。哦，如果我擁有世界上的財富，我將給你裝滿珠寶，為你建造一座宮殿，由彩色大理石、烏木和檀香木、白銀和黃金打造；儘管它能延伸至天上，覆蓋整個大地，也無法容納我對你的崇拜，我最

親愛的、最甜蜜的女士。你的**愛**是我的**生命**，哦，有著羚羊眼的人.....如同水是荷花的生命般。』 163

當瑪雅瓦蒂回應時，魯魯就像一根燈芯，燃燒在**愛之燈**的火焰中，他傾聽著她甜美聲音中無與倫比的音樂，彷彿沉浸在閃爍的旋律之海中。巨大的紅月正在升起，彷彿急於看到他們的幸福，且他們在他仁慈的光芒下，慢慢地走回**隱居處**前，而納蘭達正坐那陷入深深的冥想中，彷彿他的靈魂已經飄向遠方，高高生至**天上**，神聖默思著屬於自己領域的景象，並非為世人所見。

這對愛人默默地走進室內，生怕打擾了他的異象，並輕聲說了句晚安。

隔天下午臨近黃昏時分，魯魯和瑪雅瓦蒂手牽手走到大師面前，表明他們的願望，並請求他的同意和祝福。

『坐在我身邊，親愛的孩子們，』納蘭達說：『我很樂於同意，並且祝福這個從時間之初就注定的事情。你們都有著神聖的來源，且被派到人類的投生中，目的是成為人類的榜樣，為人類指出如何通往**真正道路**；而今世是你們在這裡的最後投生。魯魯，你知道你的好父母；他們被托付養育幼年的你，是因為他們內心的純潔與心靈的單純，這才是真正的**智慧**。在你這次來到塵世之前，你已經居住在**天上世界**，是一個遙遠的**區域**，被金色的火焰環繞。在你們兩人最後一次下降之前，必須經過你們兩個的同意，因為瑪雅瓦蒂當時已經與你同在那個神聖的地方；且你們本可以拒絕，可以在那裡永遠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你選擇了那個幸福的命運，你就無法再進一步發展了。如果你們不同意這最後的**啟蒙和犧牲**，最高的**三個區域**就會一直對你們倆關閉，你們將不得不作出這一犧牲.....並在**實現**的榮耀中超越它。

『對於瑪雅瓦蒂，我並不擔心；但我的兒子，你的性情非常熱烈，而這場鬥爭將會非常艱苦。你在知道了這些還敢往前走嗎？』

『你已經達成了偉大的**第一步**，那時兩個最重要的要素是勇氣和純潔的心；但你能勇敢地面對痛苦的悲傷嗎？』

『我只能試看看了，大師。』魯魯回答說：『且希望到時我也能得到支持，像在我**偉大啟蒙**之時一樣。』但他看起來若有所思，有那麼一瞬間，恐懼的冰冷之手抓住了他的心。

納蘭達繼續說：『現在我將告訴你們關於瑪雅瓦蒂出生的歷史，她自己從來都不知道。聽著！』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是一個強大的獵人和射箭高手，和魯魯一樣，雖然他從未對我說過他的弓箭技巧。有一天，國內舉辦了一場大競賽，獎品是國王的獨生女。所

有的王子和鄰近王國的著名弓箭手、以及來自遙遠國度的弓箭手，都聽說了這場技能的大考驗，以及給勝利者的美麗獎勵：因為她被認為是所有世界上最輝煌的存在；無論是在這裡、上方還是下方的世界。

『她的母親是天上的飛天女神（Apsaras），有一天她在天上漫遊時，看到了國王展現出男子氣概的力量，用單手搏鬥並戰勝了一隻凶猛的老虎，因此她就愛上了國王並化身為人形。而當她的女兒--公主出生時，她又回到了神界，她只是從那暫時的降臨。

『這個孩子--瑪雅瓦蒂的母親--成長為所能想象的最可愛年輕女性；她的外形結合了她母親的所有美貌，再加上她皇室父親的力量和智慧，她成為了前所未見的女性誘惑化身。

『現在她已經準備好選擇丈夫了，且她的父親，也就是國王，催促她做出選擇，從而避免給他的名字帶來恥辱，因為如果一個應準備迎接伴侶的女兒不結婚，就好像成熟水果在三界中被忽視一樣可恥。

『但該少女有自己堅強的意志，不屑以贊許的目光看待紛至沓來、爭相追求她之手的眾多王子們，因為她認為他們無一是真正男子漢的品質，就像一片片草或乾枯的落葉一樣：他們在奢華的環境中長大，習慣了舒適的生活，因此很不配成為這個任性美女的主人。

『於是她堅持認為應該舉行一個大考驗；一個擁有所有美好、男子氣概的節日，然後她將把獎勵給她認為最值得的人，並把花環掛在他的脖子上。

『當這一天到來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人物聚會。

『當她看到那個結實強大的人群時，她開口說，誰能彎曲她手中的弓，並把箭射進遙遠大樹的心臟，使它穿過層層樹皮，這個人就能得到他的獎勵。

『當我看到她的所有輝煌時，我的心被愛神的花箭無聲的刺傷了。

『首先，王子們嘗試了那張大弓，但他們失敗了，且箭無力地落下，離他們站的地方只有幾英尺遠。

『他們對於自己王子自尊受到的污辱感到憤怒，但該少女只是微笑著敦促著名的弓箭手們輪流試一試。

『儘管有些人可以把弓彎到一半的深度，且把箭射到目標附近，卻沒有人能夠射中那棵樹。所有的人都扔下武器，嘆道：「這不是一個公平的考驗，這個少女在取笑我們，讓我們在世人面前出糗，因為這張弓只有可能由一個強大的神來拉滿，然後他

可能還無法刺穿樹！」

『於是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嘗試，都發現力量不足，彷彿整個世界在男子氣概技藝已經破產了。一大群勇敢而精力充沛的人發出了巨大而深沈的牢騷，在他們中間可見到最強壯、最勇敢、最能幹的戰士和弓箭手，許多人都享有盛名。

『但少女笑得更開了，因為這個場景符合她自己強大和神一般的本性，而且，她還沒有見到真正吸引她女性本質的人。

『她的父親，也就是國王，開始懷疑自己滿足女兒的願望是否明智：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冒險去冒犯他的敵對國王或最優秀的射手和戰士的自尊，以免他們最終成為命運的工具並消滅他。

『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而且是所有參賽者中的最後一個，當我站出來的時候，他們發出了諷刺的噓聲，因為我來自遙遠的地方，他們完全不認識我，他們說：「這個冒失年輕人是誰？我們怎麼都沒見過？難道他在無知的愚昧中，認為能在我們所有最好的人都失敗之處取得成功？」

『但公主用友善的目光看著我，因為我非常英俊，她說：「不要聽這些流氓的話，哦，年輕的陌生人，把箭射到標的上，願戰勝一切障礙的力量之主幫助你。」

『在那場敵意集會的死寂中，當我握住弓箭時，她的願望得到回應，看！我向後彎曲它，直到它幾乎變成了雙倍長，且箭帶著響亮的嗡嗡聲飛了出去，射中了目標，完全刺穿了那棵如此遠的大樹，且再往後50多米長的地方才落下且沒有斷裂。

『這時，那群戰士中響起了震動天際的呼喊聲，公主滿眼光芒地走上前來，給我戴上了幸福的花環，並披上了婚禮披風。

『她拉著我的手，轉身對她的父親說：「這是我的選擇，哦，國王，無論他選擇去哪裡，我將立即跟隨他，且你將不會在這個世界上再看到我了。」

『國王和他的大臣，以及所有的人都靜靜地站著，對於她如此宣佈她的意願與權利而驚訝得目瞪口呆；她在我身後兩步遠的地方，永遠地離開了她的皇室，與我在森林中生活，充滿了絕對的幸福和愛。當我們最後到達我遙遠的家時，她像可愛的玫瑰一樣美麗，徹底成為我的直到永恆。

『她就像天上的仙女，落到地上為我祝福，從而證明瞭她的神聖血統。我們睡在一張苔蘚的臥床上，且她就像葉床上的花一樣甜美，且在她靈魂慾望的純淨水裡，居住著真理、美和神聖的愛，且她有一天對我說：「哦，讓我的心永遠供奉在你的心，且你的心也永遠供奉在我的心！」

『與其他婦女的枯葉相比，她就像是女性完美的活生生花朵。那是春天的月

份，大自然一切都穿上婚紗，我們是朋友也是愛人，就像愛（Kāma）和春天（Madhu），因為春天永遠是愛的伴侶。

『當我從狩獵中回來時，她走過來迎接我，優雅地踩著她珍珠般的腳趾，且她的胸懷綻放著一朵仙女般的玫瑰；她用比雪花還輕的手撫慰我的眉頭。

『有時，當她沒有聽到我的腳步聲時，她就蜷縮在自己的頭髮床上，在青苔的山谷中，彷彿她是一顆神奇的珍珠，在一個巨大的牡蠣殼中夢想著自己的美麗，或者像一個泡沫的浪--懸浮在神秘的異象中，一動也不動。

在她那雙奇妙青金石般眼眸的一瞥之間，將所有的過去都席捲進遺忘之中。

『她總是感覺得到我的出現；因為在我們兩個人之間永遠有一種磁力的紐帶，總讓我們感覺到彼此的接近，當有時我悄悄地爬到她身後時，她會跳起來發出高興地叫聲；因為真正丈夫的臨在就是真正妻子的天堂，因為她唯一的家是在她的主的心裡。

『而女人無誤的直覺在一瞬間就知道誰是她的另一半，遠比男人更為清楚。她的心靈通常更容易保留前世的記憶，因為她的情感更強烈也更精緻，能喚醒沈睡的過去使之活躍起來。

『確實：愛是塵世和天上裡最大的快樂！

『然後就到了眾神派送瑪雅瓦蒂到我們這裡的時候。但在給予我們這種幸福的同時，我的妻子也被奪走了，對我來說，世界變得充滿了絕望。

『瑪雅瓦蒂在這裡出生，且當最後的儀式結束後，我把這位小女兒帶到一些朋友那裡，位於你第一次見到她之處的附近小鎮，我的兒子。

『當她長大後，她經常來看望我，我的孤獨中充滿了永恆的回憶和眼淚。

『我想：「那不可名狀的咒語是什麼，它源自我親愛的人的靈魂本質，透過微笑、眼神和聲音傳遞出來；透過她芬芳身體無法形容的甜蜜；用愛、崇拜和敬仰讓我陶醉，並使我在失去它時絕望？

『然後，當我幾乎被悲傷和孤獨逼瘋的時候，有一天來了一個訪客；他就是你在寺廟遇到的人；那位神聖、善良、受啟發的婆羅門祭司，他把我的寶藏交給了你。

『他是一個真正偉大的啟蒙者，他與我談論道路，並牽著我的手幫助我向上，直到我接受了我的啟蒙，就像你一樣，親愛的兒子，且我的高等心靈的銀色花瓣玫瑰，在白色、神聖燃燒的太陽和最神聖覺照之主下，能更完整的綻放。

『然後，我與心愛的人第一次重逢的榮耀來了，因為我學會觸及她等待著我的神

聖區域；最後，她被賜予了能拜訪我的恩惠，完全可見，就像某個夜晚你在橄欖樹叢中看到的。自那時以後，我滿懷耐心地等待，等待真正的重聚，就像她在天堂的白火焰居所等著我一樣，在不可見之光的聖圈內。』

在納拉達講完他的故事後，太陽看到沒有更多可講述的，就在輝煌中落下，去休息了，沈思著真愛的神聖性。

納拉達帶著他的兩個孩子進了屋內；很高興能和他們一起呆在那個平靜的家裡，受到她那來自天上退隱處的神聖保護，不論日夜都賜予祝福。

第二十一章 圓滿

如是我聞：

隔天，在魯魯和瑪雅瓦蒂開始他們通常的遊覽之前，納蘭達請他們稍待片刻。不久他從他的房間里走出來，拿著一個烏木盒子，上面鑲嵌著象牙、黃金和綠松石，他說：『請隨我到外面的陽光下，因為我有東西要給你們兩個看。』當他打開盒子時，從裡面發出了耀眼光之海，讓愛人們的眼睛目眩神迷。

『這是瑪雅瓦蒂的結婚禮物，』他說：『當我心愛的人離開她父親的宮廷時，她身上綴滿了巨大的珠寶，但因她更輝煌美麗而使它們閃爍著嫉妒的光芒。當我們的小女兒出生時，她告訴我，她希望我們的孩子在遇到她心中的主時，能繼承這些珠寶，而在這之前不行。因此，我認為現在時機已經成熟，如果你們賣掉其中一些，能資助你們建立自己的房子。』

『決不，』魯魯衝動地叫道：『我有一袋黃金和另一袋珠寶，我將賣掉後者這些，且我還有我做宮廷詩人時得到的所有錢；感謝我親愛的老師，哲學家。』

『瑪雅瓦蒂必須保留她母親的遺產，永遠不會與之分離。我們將住在摩訶舍那附近的城鎮，我將在那裡寫書和詩，並教授神秘學給那些希望獲得更高知識的人們；我將培訓年輕的詩人和作家；而你，我們親愛的父親，應來和我們一起居住，永不分離。』

那位大師微笑看著魯魯的興致勃勃，說道：『我同意你所說的一切... 除了最後一部分。首先，你的家裡不應該有一個闖入者（當魯魯和瑪雅瓦蒂聽到「闖入者」這個詞時都爆發出憤慨的抗議聲時，他讓他們冷靜），甚至比這更重要的是，我不想離開這個對我來說神聖的地方，因為它有重要的關聯。』

『但您至少會來參加我們的婚禮吧？』魯魯焦急地說。

『是的，我當然會，』他回答說：『我也許會在我的老朋友摩訶舍那那裡待上幾天。但之後我希望回到這裡，如果你們願意，可以偶爾來看看我。告訴我，我親愛的孩子們，婚禮將在什麼時候舉行？』

『哦，快了，快了；越快越好。』魯魯叫道。

『對於這一切的匆忙，我可愛的女兒話要說嗎？』她父親問道，眼睛閃爍著光芒。

『我必須按照我未來的主所說的去做，且我在各方面都同意他。』她端莊地回答。

『很好，那麼，』聖人說：『我們在三天後出發好嗎？』

『現在就出發，如果你願意的話。』魯魯很快的說；但最後他們同意了納拉達的建議。這對愛人手牽著手向前走去，談論所有情人總會對彼此說的事情，且一直持續著話題。

納拉達站在蓮花池邊沈思，聽到他們快樂的聲音在遠處越來越微弱，然後他聽到微笑的天空中傳來液體般的笑聲，好像海吉拉（Hīrā）本人在她幸運侍從團的陪同下經過。於是他往上看，深深地嘆了口氣，他用記憶之眼再次看到那個完美的美女，是他的妻子，且他的內在之耳聽到她銀色的聲音 -- 極為遙遠，但對他來說是可以辨認的 -- 它可愛的旋律為他的渴望帶來安慰，他知道他已經達到了平和（Shānta），內心的所有慾望都被平息，在他的主濕婆（Shīva）下達到了平和，且他的靈魂在其永恆的自由中歡喜；因為靈魂是永不出生，永不死亡。他活在滿足之中，充滿耐心；他，聖者，是寂靜的人，不僅已無塵世的喧囂和爭鬥，而是更深沈神聖的寂靜，這只有完全平衡那些內在原則的人才能贏得。

當這對愛人繼續漫步時，他們用渴求的目光凝視著對方，就像太陽花與太陽一樣，喝下對方的美，珍惜每一句話。而魯魯熱切的眼神就像磁鐵一樣，不可抗拒的吸引著瑪雅瓦蒂。她的喜悅之蜜如同天賜香脂，她的吻之糖漿使他充滿了火焰。她的微笑就像芬芳綻放的巴庫拉花，似乎全世界都充滿了它的香氣。在她纖小腳步的韻律運動中，他可以發現最神聖的空氣和美妙歌曲；充滿了優雅的詩意。

他們悄悄地鑽進了一個小亭子，在彼此的懷抱中度過了一段時光，就像一對蜜蜂在蜜露玫瑰中。

『聽著，苗條的你。』魯魯過了一會兒說：『我想告訴你一些關於我自己的事情，因為你從來沒有問過我。』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的愛人？』瑪雅瓦蒂提問：『你是我選定的丈夫，第一個和最後一個能得到並接受我的愛。過去的事情，不管是什麼，都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開始的生活，就好像是一本還未寫的書，我們將只在其中寫上我們的愛和我們結合的喜悅。』

『但我犯了很多錯誤，』魯魯回答說：『因為與世界混在一起的人會被不良的交往所污染，而大自然的孩子，比如你，我的瑪麗莎（Mārishā），你是樹木的養育者，夏風和月亮的可愛女兒，如此純潔而甜美，哦，榮耀的寶庫。我是一個錯誤的海洋，需要你的愛之海來把我洗乾淨。』

『我不會相信的，』瑪雅瓦蒂說：『難道不是說，愛因寬恕過去的錯誤而更加偉

大和真實嗎？因為虛假的愛不能寬恕，這只是自戀。籠子裡老虎是不情願的俘虜，但一個充滿愛的女人，則自願成為她的愛人和丈夫內心的俘虜。』當她對魯魯這麼說時，她的聲音結合了旋律和泛音，並直接升到天上，供眾神享受。

『無論你曾做了什麼，』她繼續說：『在我們的情況下，愛、信任和忠誠是沒有例外的規則；因為有例外不是真正的規則。』

『我的愛是永恆的。』魯魯說。

『我對你的愛也是如此，我的愛人。』她回答。

『時間不算什麼，』魯魯說：『只要是和你一起度過的：如果你願意與我永遠在一起，一天的生命也足夠了，即便我們不得不返回你父親提到的天界。』

『如果我們一起相愛生活一千年，』瑪雅瓦蒂補充道：『那也會看似只是一天；因為幸福的日子如一個念頭飛快地過去，並消失在未知的深處，彷彿它們從未出現過！』她拉克什米（Lakshmi）之眼唱著愛慕的旋律，明亮凝眸中不斷變換著光輝。

魯魯說：『你是美麗陶醉的女性化身，在我心中跳動，且我的靈魂看到了天堂。你的大藍眼睛使我失去了所有的理智，我不知道我在說什麼了。』他喊道，他的血管里充滿了火焰。

幸福夢想的花朵沈睡在他們的胸口上；她，是玫瑰花的可愛姐妹，他，則戴著野薔薇和常春藤的冠冕，就像仙女們為神靈加冕一樣。他們再也不需要說話了；每一個心中產生的念頭都會被對方立即領會到了，且他們就像躺在皇家天鵝的柔軟絨毛上一樣。

在短暫卻又如此漫長的三天時間裡，他們在隱居處周圍的森林美景中漫遊，他們喜歡觀賞月亮的光輝，以及在蔚藍夜空中閃耀的巨大太陽和行星，它們無聲地在森林、山丘、山谷中投下它們銀色的光輝。他們找到了一座小山，坐在草皮上看著夕陽，沈浸在彩繪天空的輝煌中；緊緊地靠在一起；彷彿在天上獨木舟中漂流，穿越那些柔和色彩的河流，在火焰中行駛，天神們以他們恣意的天使巧手向雲彩撒下。

然後到了早晨，三人開始了他們前往城市之旅；大師帶著他的朝聖者之杖，他的兩個心愛的孩子在他身邊。他們直奔摩訶舍那住所，他親切的微笑歡迎他們，而瑪雅瓦蒂前往找她在城裡的朋友，魯魯陪她確保路上安全，並為婚禮做準備工作。

當晚他回到婆羅門的小屋裡，等待第二天瑪雅瓦蒂帶她選擇的一些朋友回來，而摩訶舍將主持儀式。在魯魯看來，他彷彿置身於一個巨大而空蕩蕩的虛空中，完全孤獨無助，儘管他的大師和祭司在場，他們跟他說著他不明白的話，且聲音彷彿來自遙遠的距離，像是在一個夢中聽到的陌生語言；他心痛地想念他的新娘。當他們都去休

息的時候，他彷彿被帶到了一片玫瑰色雲彩上，可愛閃亮的藍眼睛無處不在，用它們藍寶石般的純潔來撫慰他。

當早晨到來時，魯魯想象自己一夜未曾入睡，而是與許多天使交談；他們都用瑪雅瓦蒂的聲音說話，都有一雙巨大的藍色眼睛，像神聖的蓮花（Shri），這是月亮神聖光輝的第十二位數；那些眼睛就像創造者們本身的鏡子，充滿了天上榮耀的映像。他在夢中知道，月亮象徵著低等世界，但那些可愛眼睛裡閃耀的愛之光芒，將被轉化為太陽金色熾熱的光，太陽是高等世界的主。他牢牢記住了這一知識，等待著他的女士到來。

然後傳來一陣聲音，彷彿有一大群低語的鴿子在遠處，逐漸靠近。他看到一群快樂的、微笑的、興奮的人，穿著純白的衣服。有幾個少女和她們的男性朋友，且在他們之間他看到了他的新娘：天堂的玫瑰在她的臉頰上閃耀。她的臉就像嬌嫩的茉莉花蓓蕾一樣純淨無暇，洋溢著純真的花香。

摩訶舍那和他的助手們主持了婚禮儀式，而魯魯顫抖著領著他的新娘到火周圍；在接受所有的祝賀、並與納蘭達和摩訶舍那道別後，他帶著瑪雅瓦蒂到他們在城裡的臨時住所，直到他們自己的房子準備好為止，到時那裡將成為天堂。在瑪雅瓦蒂的朋友們的簇擁下，他們前往城市；一個非常歡樂的團體。他們也已經成為魯魯的朋友，因為所有人都欽佩他的男子氣概，他的良好形象，以及他臉上閃耀的光芒。

而從清晨以來的短暫時間里，婚禮的消息已經傳遍了各地，因為瑪雅瓦蒂美貌、對窮人的善意、以及她的智慧和務實而受到人們的愛戴，所以當他們到達城牆並通過城門時，他們受到了來自屋頂的歡快鼓聲和微笑旗幟歡迎。他們的朋友們吹響了海螺以宣告結婚，每家每戶的門上都掛滿了葉與花環；城牆的塔樓上也吹起了喇叭，因為摩訶舍那在前一天晚上已經向一些朋友發出了消息。

這對愛人接受了風暴般的祝福，他們得到了大米、黃金和其他禮物，他們的朋友替他們帶到了住所。人們互相灑上紅粉以表示他們的快樂。主象頭神（Ganesha）在天空中高興地吹著號角，他染紅的象鼻在潔白天際中熠熠生輝，猶如一個節日之火柱，而那天空則宛如婚禮之福的蓋篷在愛侶之上。171

瑪雅瓦蒂依偎在魯魯身旁，就像藤蔓緊緊抓住大樹一樣；然後他們到達了自己的住所並進入，眾人的歡呼和祝福回蕩在外面 ... 此時他們獨處著。

她害羞地看著她所愛之人，他對她來說彷彿是夜空中的另一顆明月，為她的眼睛帶來了一場盛宴。對魯魯來說，她就像月亮從海的地平線上升起一樣完美，用舞動的光輝激起銀色的波浪。

『終於，我最可愛的女士，』他喃喃自語；然後坐下來，把她放在自己的左膝上，兩人互相擁抱，就像濕婆和雪山神女（Pārvati）一樣，這位神與他懷抱中的神聖

伴侶在天空中漫遊。

『哦，我的高貴之人（Aryaputra），』她最後低聲說，這是只有妻子才會稱呼丈夫的親密名字：『哦，我的愛人，我的主，除了你，我沒有別的神。』

而魯魯回應道：『從你光輝的頭髮到你的小腳，你就像甘露之泉，讓我充滿不可思議的激動；我飲下你的可愛，彷彿我是一片沙漠，永遠渴望著你藍色的目光帶來的生命之雨。所有其他女人的聲音對我來說都像沙啞聲，但你的音樂卻像金色的旋律一樣響起；柔和，在我心中激蕩；美麗得無法想象，我的愛人。如果我能坐在你身邊，聽著你的聲音，在你親愛眼裡發出的閃耀藍光中溫暖自己，我將把世上其他一切視為芥草。與你和諧優雅的超凡旋律相比，天體的音樂不過是一種沈悶嘀咕的不和諧，沒有任何意義。你把我從孤獨中解放出來，就像伽羅瓦（Galāva）被薩蒂亞夫拉塔（Satyavrata）解放出來一樣。你比擁有一切完美的羅巴穆德拉（Lopāmudrā）更美麗；所有有刺叢和迷宮般的路徑，在你屈尊一瞥下都變成筆直暢通的道路，而且洋溢著花朵。因陀羅派出五位飛天女神以誘使曼達·卡尼（Manda-Karni）放棄修行，但她們與你純潔的金色權杖相比，都成了滑稽的漫畫；如果從你內在散發的光線不再照耀天上因陀羅之都（Amaravātī），那它的太陽輝煌將變成一個可疑、單調和陰暗的一堆碎石，而你的光輝將重新激發使其從乾旱中復甦。我覺得自己就像擁有一千條手臂卡塔·維里亞（Kārta-Vīrya）一樣，它具有力量以正義制止錯誤、在塵世上公正的統治；我也像克里希納一樣，能用圓盤邊緣的火焰，殺死穆魯（Muru）的七千名惡魔之子，就像殺死飛蛾般；只要你給我一個鼓勵和認可的信號，或只要你希望我這樣做。

『我的前世不過是一個渴望你的夢，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你便把我從夢中喚醒。你不僅是我的本體，而且更好；不僅是我，還是我的靈魂；沒有你，我將迷失和死亡，在最底層鬼魂世界的冰冷中消亡，失去了獲得天堂的所有希望。

『通過凝視你靈魂的藍色深處，我已經找到了平和，居住在最高領域的隱秘森林池中。』

他們的婚禮之日如此交談時，愛在他們的心中閃耀，就像神聖寺廟中的兩盞聖燈，融合成一個巨大火焰的喜悅。

當那晚極星矗立在天空時，象徵著婚姻和新娘的標誌，他們慶祝了天上結合的婚禮儀式；兩團燦爛火焰的融合；在那個超然的時刻，無暇的火在白熾的狂喜中燃燒。

那晚，在摩訶舍那覆滿藤蔓的小屋前，古老的祭司和納拉達一起坐在那裡，深入地進行智慧的交談。

『我的工作已經完成，』納拉達在他們談話結束時說：『我已經獲得了我出生的果實；明天，早些時候，我會回到我的隱居地，世界將不再看到我。請為了她照顧好

這兩個孩子，老朋友，她正急切地等待著我，如同我正等待塵世束縛我的枷鎖解除一樣。』

『我會的，』他的朋友簡單地說，兩個睿智的啟蒙者緊握著手。

對這對愛人來說，時間已失去了意義，彷彿在開始之前就已經結束了，愛的輝煌日夜以驚人的速度飛逝，沈入回憶的無底深淵中。

當瑪雅瓦蒂侍奉丈夫時，她纖細圓潤的手臂從她的絲質長袍中伸出來，就像兩道無可比擬的雪白曲線，她用她最深藍的笑眼溫柔地看著他，他完全迷失在沈思於她無暇的優雅和美麗中；他感到自己彷彿漂浮在一個遙遠世界中，有著難以置信的喜樂；在身體、心靈和精神的真愛的幸福中，一切塵世都被遺忘。

第二十二章 最後的考驗

如是我聞：

當魯魯和瑪雅瓦蒂佈置好他們的永久住所，並像一對神靈一樣居在**天府**時，魯魯開始了他的寫作和教導；很快，大量的年輕弟子湧向他，且精英們爭相獲取他的詩歌和文章，因為這些詩歌和散文的風格如此美妙和崇高，是前所未見的。

於是黃金和珠寶灑不斷湧向他，以至於有一天他對瑪雅瓦蒂說：『小時候拜訪我的那個聖人似乎在某方面是錯的，因為你看：只要你一直在我身邊給我靈感，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們一定會很富有的。但與你的陪伴相比，我並不要任何比更大的財富，我的愛人，但我不知道如何阻止這些寶藏源源不斷地流向我們。』

但瑪雅瓦蒂只是笑笑；因為她透過智慧用這些財富來減輕窮人和病人的厄運，且她在慈善、慷慨和善良的名聲，傳遍了整個**三界**，以至於連天使和其他神聖存在都感到高興和祝福她。

在那個土地上和其他國家的國王，都曾邀請他在宮廷裡任職，並提供豐富的俸祿；但魯魯用精巧的措辭拒絕了所有的邀請，因為他非常不願意離開他們可愛的家，充滿了滿溢的幸福。

現在他明白了為什摩訶舍那稱他所愛的人為**科學之選的新娘**了，因為正如她的名字所表明的，她總是能迅速理解他的教導，就像一束陽光突然出現，照亮了一片風景，且她甚至通過巧妙地提出問題，來對他的作品給予明智的提示；他熱切地接受了這些提示，並將其擴展為閃耀的場景，在他的書籍和學說中充滿了智慧和輝煌。她在各方面都與他對等甚至優於他，而且她身上閃耀的光芒來自靈感的更高領域，與他的天才之火融合，且所有閱讀這些兩次靈感之作的人，都因看到它們的光輝而驚嘆不已。

她一直在他身旁，就像他曾稱呼她為**守護天使**一樣，保護他免受一切世俗的煩擾，以使他的詩意昇華之火永遠熊熊燃燒，並擁有他們的睿智。

於是，他用他的成就所帶來的喜悅特質，照亮了整個地區，彷彿他從天上降下來——事實上他就是如此，儘管除了納拉達和他的愛人之外，沒有人知道這一點——周圍充滿了它的榮耀；或者好像**月亮**降臨到地球，為了給人類帶來之前所缺乏的豐盛**光明**。

有一天，瑪雅瓦蒂從她的一項仁慈行程中回來，魯魯沒有像她想象的那樣完全陷入一種新的和宏大的詩意之美中，而是對她說：『當你不在的時候，我就像一顆沒有光彩的鑽石，因為你的愛的光芒在我內在映射，喚醒了我的**精神**。』

『不，我的愛人，』瑪雅瓦蒂回答說：『像你所擁有的神秘直覺，是天上眾神的

力量，或如同眾神下凡，以人類的形體成為**聖人、詩人、藝術家**和其他受啓發的人。』

『我認為，』輪到魯魯說：『像我們這樣的真愛，是一個永遠綻放的花環，使所有的層面充滿芬芳，甚至用它的狂喜照亮天堂。是如此的睿智，且真正的靈感只能如此誕生。』

他們有時會關起房屋到**隱居地**去遠足。在晚上，他們會找一張苔蘚床，躺在花草樹木中，在彼此的懷抱中入夢；中午，他們在卡丹巴樹的暗影下休息，滿開著香甜橙花。當納蘭達看到他親愛的孩子們幸福快樂時，他總是充滿喜悅，直到有一天他說：

『她訪問了我並告訴我，我與她即將重聚的時刻已經接近了，在天堂里與她永遠地生活在一起。當我離開時，不要為我悲傷，而要高興，因為等待的時間太長，現在終於即將結束了。不要再來這裡了，因為我很快就要和我自己的愛人在一起了。』

魯魯和瑪雅瓦蒂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感到悲傷和震驚，對他們來說如同一盞大燈熄滅，使世界陷入了陰影。納蘭達看到他們的悲傷，心中充滿了憐憫，並說：『永遠記住，這裡的一切都只是幻覺，是一個相當沈悶的夢，而真正的**實在性**在其他地方，在最高的喜悅中。有一天，你們兩個也將不得不面對這段旅程；但不要害怕，因為堅定和信任的心是**光**之選民的屬性。現在 ... 再見了；願天上大師的永遠**祝福**你，且永不落空；我們將再次見面。』

兩人默默地轉身離去，而納蘭達去了橄欖樹林，等待偉大**召喚**的到來。

當這對愛人返回他們愛與關懷、深情和喜悅之家的路上，魯魯說：『現在那位偉大的**聖人、大師**和親愛的**父親**去領賞了。我們絕不能為他感到悲傷，如他所說的，因為如果我們這沒做，就會產生錯誤的振動頻率，這可能會阻礙他的**道路**；這將是自私行為，我最親愛的人。』

儘管瑪雅瓦蒂始終保持沈默，但她在心裡同意她丈夫的觀點；她和他都因大師的最後一句話而感到安慰：『我們將再次見面。』

『是的，』她想：『我們不僅將再次見到他，而且還將見到我們親愛的**母親**，魯魯曾經看到她穿著**天上長袍**，但我從未見過她。』

三天後，當他們接近城市時，他們去看望摩訶舍那，那個智者更進一步安慰兩人，並為他的朋友感到高興，因為他正前往真正的**解脫**。他說：『**解脫**取決於**智慧**，後者由**眾神**置於我們的**高等心靈**中，就像一盞神聖的燈，如果我們真有智慧，就能照亮黑暗的無知世界。納蘭達有這樣的福氣；希望我們三人也是如此。』

在提到瑪雅瓦蒂的善舉行，他補充說：『一個真正的女人會為她所愛的人犧牲自

己--她最親近且需要溫柔照顧的人，不管他們是誰；否則她就不配做女人。』他還為他們倆祝福。

於是他們回到家裡並遵從大師的話，他們想像他與那女士幸福地在一起，這是他內心、心靈和靈魂的女士。為了克服他們的失落感，瑪雅瓦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關注她的病人和需要幫助的家屬，不斷為他們的福祉祈禱，尋找那些過於害羞或敏感而不敢尋求幫助的人，因為這些人最值得關注的。

魯魯沉浸在神聖的創作中，或者他就站在敬仰他的學生圈子前，他們陶醉地聽著玫瑰色教誨，透過深沈圓潤的音調，從他微笑的雙唇中嫺熟地流淌出來。

當這對朋友和愛人獨處時，花神的五支箭再次刺穿了他們的心，他們在凝視對方眼睛的深潭內迷失，看到光芒四射的靈魂從透明窗戶透出；他們就像兩團燦爛的火焰，欣賞彼此內心最深處發出的美麗而喜悅。

『我永遠無法習慣你的愛之奇跡，』有一天魯魯說：『因為我覺得我完全不值得它的奇跡。』

瑪雅瓦蒂回答說：『我的心充滿了你，我的愛人，就像一個杯子被香醇的酒注滿，已經無法再容納更多。』她的頭髮散發出美好的香氣，就像香草混合著一千種涅槃班的氣味；魯魯深飲天使般的甘露，這讓他的心靈沈入了天上夢境。

『但是，』他說，如同看到了一個異象，其中靈魂飛升到神聖境界，並漂浮在一片縹緲斑斕的薄霧中：『如果我將一片玫瑰花瓣放在那酒的表面上，它就會像一艘神聖的崇拜之舟，裝滿了我對你敬仰的仙饈，漂浮在那玫瑰片上，不會灑出杯中的酒，但會增加我們的愛，就像這樣。』

這對愛人互相傾倒充滿熱情的愛之酒瓶；眾神不斷將他們冰長石酒杯裝滿了輝煌的狂喜，上面鑲嵌著紅玉髓和紅寶石、磷鋁石和日長石；時間不存在，永恆也靜止了。在天空中，可以聽到一群熾天使的歌唱，如同一群聲音甜美的鳥兒，或者聽起來就像柔和圓潤的風琴聲。當他們吸收對方的光芒時，就像喝了露光之泉一樣，他們的內在就像一團珠寶星星一樣閃耀，將幸福的光芒射向以太的所有迴路，承載著世界運行於空中軌道上。每當魯魯如此看著他的夫人，他的靈魂深處就會燃起熊熊烈火，升到最高的輝煌；他感到自己像一隻展翅高飛的金鷹一樣雄偉，被賦予了皇家的力量，在充滿豐富和悠揚旋律的天上層面裡翱翔，浸染於最富饒的幸福，深不可測。當瑪雅瓦蒂回報他的目光時，兩人就像一對天使：迷失於崇拜他們的神之中.....。

然後，瑪雅瓦蒂一直站在魯魯身後，像往常一樣看著他工作，聽著他寫的內容，而他會讀出某些句子並徵求她的意見，但她--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突然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臉色蒼白的說：『哦，我親愛的，我覺得怪怪的--會是什麼呢？』

魯魯驚恐地跳了起來，納蘭達的話像晴天霹靂一樣衝進他的腦海：『這是你們倆都要做出的犧牲……並在成就的榮耀中超越它。……鬥爭將非常艱難……』他又聽到了那個陌生人的話：『悲傷是眾神的鑰匙，他們用它打開我們心靈的門戶，使我們可以看到**精神的更高東西**。』

『哦，神聖的**光與生命之主們**，請憐憫我的愛人。』他在心裡默默祈禱，走到她的身邊，看到那親愛的面容蒼白。『我的愛人，怎麼了？』他問道，幾乎說不出話來。

『我不知道，親愛的，但我很害怕。』她嘆了口氣。

他顫抖著，腦中震撼的衝進僕人住處，命令其中一人跑去將最近的醫生帶過來。他匆匆回到瑪雅瓦蒂身旁，發現她靜靜地躺著，幾乎沒有呼吸，輕輕呻吟聲從她的喉嚨里傳出。他因恐懼而癱軟跪在她身邊，握著她的手，不知道該做什麼；因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使他失去所有的思考能力。他在痛苦中麻木地坐在她身邊，請求所有他記得的神靈、**大師**和她的**母親**給予幫助，他完全被一種可怕的預感和恐懼所震懾。

最後，醫生急匆匆地走了進來，但他看了一眼瑪雅瓦蒂就知道了一切，他站在那裡搖了搖頭。

『以**慈悲**之名--做點什麼吧。』魯魯結結巴巴地說。

『你必須保持勇敢，我可憐的朋友，』醫生說：『我無能為力。』

在那一刻，瑪雅瓦蒂睜開了眼睛，低聲說道：『這是短暫的告別，我最親愛的丈夫；你給了我一個女人所經歷過最輝煌的幸福；感謝你對我的所有愛和善意。不要感到絕望，愛人，我將在**道路**上保護你而不被看見。請為了我要忍耐，要勇敢；這是最後的考驗。』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後，停止了呼吸並離開了。

魯魯像變成了一塊石頭站在那；不能說話、移動、或思考。他乾瞪地看著他的愛人，雙眼像深潭般，充滿了不可言喻的絕望黑暗。從前幸福的回憶，就像灼熱的火焰一樣射入他的心臟。他所能做的就是祈求馬上死亡，這樣他就能馬上跟隨他心靈中的**寶石**；再也不會分開了。

『誰在乎「眾神的鑰匙」和他們無能的門戶，』他想：『當一個在塵世上最親愛的人被殘酷的眾神搶走時，誰還想要「成就」呢！他們不過是低級嘲弄和愚人的陷阱！』他在難以忍受的痛苦中詛咒造物者們和他們所有的作品。他用嚴厲的聲音吩咐醫生為葬禮做必要的安排，以埋葬他所有的希望和幸福。他將所有婦女請至別處，後者也因悲傷和驚訝而無法違背他，只留下他和他可愛的新娘--她對他來說一直是如此--他給她換上了衣服，是他們在第一次回家的令人難忘日子裡，所穿的第一件柔軟的絲質衣服，且他給她戴上了她母親的所有珠寶，在她的頭髮上插了一朵芒果花；永遠地

閉上那雙可愛的藍眼睛，最後一次吻了她的額頭。他剪下自己的一縷頭髮，與她的頭髮混在一起，使她在火焰中的最後旅程中不至於完全孤獨。

當抬夫來帶她走時，後面跟著一大群哭哭啼啼的女人和男人，他走在棺材旁邊，當她被放在柴堆上時，正是魯魯自己點燃了火把。貪婪的火焰呼嘯而起，她所有的美麗被永遠摧毀，他發出一聲大喊，像一棵被閃電擊中的樹一樣倒下了。無意識的他被朋友們抬回了家，並陷入了瘋狂的高燒之中，所有人都對他的生命感到絕望。他因為喪親而陷入了極度恐懼和悲傷的狀態，以至於他生命蠟燭幾乎被他痛苦之火焰融化了。在他高燒的夢中，他聽到了薩隆琴的聲音，它在緩慢搖擺的動作中，發出顫抖哀傷的聲響。他在瘋狂的神志不清中，從沙發上跳了下來，沒有人能夠約束他那一刻的巨大力量，且他把可憐的琴從牆上扯下來，並砸成了無數碎片。而它的靈魂從伴隨一聲大喊，從被摧毀的身體中逃脫出來，並像一顆閃亮的流星飛向天上，與它的製造者的靈魂團聚。

魯魯在死亡之門前等了三個月，但解脫的時間還沒有到；且儘管他如此熱切地祈禱解脫，但他還是開始慢慢恢復，直到有一天他可以再次蹣跚地站起來，靜靜地坐在空房間里，在以前幸福的灰燼中。

他乘著心靈的戰車穿越了三界的所有區域，試圖找到他的愛人；但無處可尋，因她居住在一個他的自我無法進入的領域；他因沈重的悲傷而被往下拉，使他精神之翅無力帶他上升。且當她確實降臨以守望魯魯、並祝福和安慰他時，卻找不到方法進入他的心靈；因為他的心靈完全是混亂和迷惑的，混沌且不在她的掌握之中，他看不到她，彷彿兩人都被包裹在一片魔雲之中，使他看不到她，且她的愛語也無法穿透。

有時他會感到一陣溫暖，就好像他的愛人站在他身邊，撫摸著他的臉，親吻他的嘴唇；但他把這一切都歸結為想象，沒有意識到一個真正的女人的愛，會找到方式來傳送到她敬仰的對象，並突破所有物質和精神的障礙和牆壁。但魯魯在心靈上完全病倒了，心碎了，他的思想永遠停留於瑪雅瓦蒂已不在了，從而使他無法感受到或感知到她的臨在；他就像一個花園，被悲傷的太陽熱光燒毀了：所有的花都死了，枯萎了。

他不吃不喝 -- 除非他的隨從強迫他吃 -- 因為他希望按照他所愛的人走過的同一條路去追隨她，但他太強壯了而不會死，死亡之門對他無情地關閉著。他也不應死，因為在他希望獲得自由之前，還有許多職責需要履行。他模糊地意識到這一點，並繼續逐漸恢復；在他的心智迷茫中，有時會響起他的大師的聲音，但他無法理解這些話，彷彿他只有一部分在塵世上，其餘的在其他地方的深處陰影中，一直在尋找他的伴侶。

『哦，唉，』他嘆了口氣：『那份甜蜜從塵世上消失的，使它變得荒涼與貧脊。』

他在他的房子裡遊蕩，沈默而孤獨，垂頭喪氣，並用悲傷、無神的眼睛往下看，

有時摸著一個手鐲，有時是一條披肩，或她採集的一朵死花，或其他任何能讓他想起她藍眼睛之美的東西；他的臉上從來沒有過笑容，因為他死去愛情的陰影覆蓋著他的臉，她的香氣在空氣中縈繞著，在他的心靈中播撒著失去它所感到痛苦。

『哦。』他想：『我願意付出我所有的心智天賦和世俗物品，甚至我在天上層面的位置，只要我的愛人能在我的懷裡，即使只有一瞬間。若沒有她親愛的臨在，生命有什麼用呢？或者為什麼記憶之咒不能從我身上解除呢？記憶用燒紅的烙鐵折磨我，讓我回憶起我們失去的快樂？我們的愛之甘露現在在哪裡？我們被相互喜愛的花鏈所束縛的幸福日子到哪裡去了？我在孤獨的水中沈淪，就像一個遇難而溺水的水手。哦，讓我也像那個幸福的人一樣淹死吧，她現在已經擺脫了塵世的悲哀！』

有一天，他聽到一個吟游詩人在唱她最喜歡的歌曲，魯魯的眼睛里湧出了淚水，使他視線模糊，他像個瘋子一樣衝向那個受驚而無辜的歌手，並用怨恨的咒語把他趕走。玫瑰之翼的愛神的甘露之箭變成了毒箭，像一根殘酷的軸刺入內心和心靈。

然後他想：『哦，那些黃金般的回憶！』而他被悲痛纏繞的思緒之匣，突然間充滿了寶石；當他用精神的愛之手取出每一顆寶石，並用懷舊之眼徘徊在它的完美上時，他的內在被徹底的折磨所撼動。這些話！這些模樣！這些優美的動作！這些親愛的陪伴！這是當他們獨處時的愛之歌曲，那銀色和金色的聲音略帶情感的沙啞！在對於所有偉大的、善良的和美麗的事物的最深刻的理解中，他們的靈魂曾融合在一起；每一個記憶都是有著無數面的閃亮寶石，在神聖的回憶中金光閃閃！哦，他渴望著他的女士，這是多麼令人痛苦……消失了，消失了，消失了！！！他如此在痛苦中度過了這段時間；當他身體好到可以再次出門時，他漫步在樹林、田野和塵土飛揚的道路上；而其他的人就像一群影子：沒有實體性。至於樹木和花朵，野獸和鳥類，輝煌的黎明和拉（Ra）靈魂的日落，只是一個殘酷武器，提醒他所失去的人，並用肆意的悲哀刺痛他的心靈。他哭了又哭，彷彿這樣他就可以把自己溶於淚水中，不再存在。他腦中持續湧現出他為伴侶創造的千千萬萬的愛之名稱，以及她為他取的名稱，可如今卻在絕望中從他的嘴唇溢出。

有一天，他把所有的僕人召集起來，給了他們金子，把他們打發走了；因為他不能再忍受他們的愁容了。他把傳令兵派到鎮子的各個地方和周圍，敲打著他們的怨鼓，在粗暴折磨的棍棒下，低聲咕噥、隆隆作響，發出低沈的嗚咽聲，他們告訴窮人、病人以及需要幫助的人，隔天早上到魯魯的家裡來。當他們衣衫襤褸地，眼裡含著淚水來到這裡，他把剩下的錢財都分給了他們，他告訴他們這是他愛人的最後禮物，也是她對他們所有人的告別。

他告訴他哭泣的弟子們，現在他教導的日子已經結束了：因為他自己需要的東西是沒有人能提供的，尤其是他自己 -- 內在的平和；他用乾瞪的眼睛和無動於衷的面孔，聽著他們的啜泣和懇求，然後揮手把他們全都趕走。

然後他走進室內，把他所有的書和著作堆在一起，放了一把火就離開了房子，再也沒有回來。

他唯一保存的東西是納蘭達給他的古器，他打算去寺廟把它交給摩訶舍那，保存在那所禮拜堂的神聖傢具中。但當他到達那裡時，古老的祭司已經不在了，因為他也聽到了呼喚並回應它，升到了魯魯徒勞地渴望的天上層面。他轉身離去，把器皿留給了摩訶舍那的繼承人，然後走進了森林深處，打算再也不看人類的臉了。

第二十三章 轉變成聖容

如是我聞：

於是魯魯走出了這個世界，徒勞地試圖逃離啃噬他心靈的記憶；他那深邃的眼眸被悲傷的黑天鵝絨面紗籠罩著，就像絕望的昏暗帷幕；它們因哭泣而變得黯淡，直直地盯著，就像活生生的鏡子裡映像著造物的美麗，卻什麼都看不到。他對於愛的回憶交織在一起，就像一件噩夢圖案的深紅色斗篷，有著深紅紋理包圍著他；對他來說，彷彿整個世界都是庫拉芭卡花（Kurabaka）的映像，將其深紅色的光澤投射到整個宇宙。

當他越加深入森林時，森林裡的精靈嘲笑他，伸出它們醜陋的舌頭，向這流浪者吐口水。最後，他開始看到他們，並憤怒地衝向他們，咒罵他們，追趕他們躲閃的身影，卻始終遙不可及。

他自我控制的脆弱細線現在在哪裡？它曾被認為是一根牢不可破的繩子，難道它已經永遠地斷了，且他將永遠在徒勞的憤怒中，徘徊於女巫森林的幻影和妖怪中嗎？一隻飛狐在樹與樹之間迅速跳躍，尋找果實，吱吱叫著嘲笑他。在這個被巫婆纏身的森林里，樹木和爬藤變成了他的愛人的形狀，或者變成了美麗飛天女神的形體，用悅耳的聲音呼喚著他；但是，當他看到他們漆黑而發光的眼睛，就像蠍子谷中的渾濁池塘一樣，他知道即使在悲痛的混亂中，沒有一個是瑪雅瓦蒂。她們圍著他跳舞，臀部豐滿，乳房厚實；像風中花藤的女模化身一樣搖擺。但是，儘管現在他無法看到藍眼睛的蔚藍光芒，但對於瑪雅瓦蒂藍眼睛護盾的記憶，能保護他免於所有陷阱。他想到，如果他屈服於那些女妖的詭計，如現在試圖引誘他的，那麼那些親愛藍眼球中的愛之光輝會變成對他的蔑視。她們仍然徒勞地召喚他，黑眼睛閃爍著致命毒蛇的邪惡憤怒，當他拒絕回應她們的呼喚時，射線從她們身上射出，就像雷雲中的閃電。骯髒的、惡毒的空氣惡魔用他們的虛妄幻覺包圍著他，使他被折磨的大腦在黑暗中，無法區分這些幻覺與真理的光芒。呼嘯的樹木發出多變的音樂，像是龍吐著熱氣的嘶聲，而森林花朵的柔和色彩就像憤怒的毒漬，染在他周圍綠色的宇宙中。

當他繼續往前走時，樹木開始變得稀疏，他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只有荊棘叢的區域；在這之間，他看到了一個吃著樹根的苦行僧，有著瘋狂而近視的眼睛，他蓬鬆的鬢角像垂墜的薄紗頭巾一樣，一簇骯髒的頭髮纏繞在他未洗的臉頰和脖子周圍；他瘦弱而憔悴的身影像一棵患病、消瘦的風茄。那個令人厭惡的存在像一隻半跛腳的蛤蟆一樣，從他的藏身處爬出來，魯魯厭惡地注意到他骯髒的、未修剪過的爪子和皺巴巴的角質皮膚。那東西像猿猴一樣對他喋喋不休，然後試圖抓住他的衣服，直到魯魯嚇得一哆嗦，轉身離開那個獸性的畜生。

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一片廣袤的沙漠，那裡的裝甲蜥蜴像活的翡翠一樣飛來飛去，在石頭之間或沙地上蜿蜒地快速扭動，或以傾聽姿態靜靜地站著，彷彿它們是用

玉石和孔雀石雕刻出來的。他走進那片荒涼的曠野，在動蕩太陽的炙熱下顯得格外孤獨，彷彿是一場噩夢的靜止記憶，它無情地延續著永恆的靜止，以及永無止境的恐怖，直到他因缺乏食物和飲水而完全筋疲力盡，再也無法前行。

『啊，』當他沈入燃燒著的流沙時，他想：『也許現在我終於可以從生命的折磨中解脫出來了，善良的死神會牽著我的手，帶我去找我的愛人。』

當他躺在那裡時，沙漠景象開始變成一連串的海市蜃樓，在他面前慢慢旋轉，就像一個巨大的輪子，上面畫著無盡的全景圖。

然後，沙漠完全消失了，空氣變成了滔天的霧氣，沙浪變成了海洋中輕輕滑行的漣漪，輕撫著，充滿了神聖的奧秘，但又無邊無際與平靜。在夢幻時光的無盡萬古之後，魯魯發現自己坐在一朵巨大的藍蓮花上，寧靜的漂浮著，但現在微微隨著騷動而褶皺的起伏水流而搖動。然後，小波浪開始變高，變成藍色的火焰，在洶湧的波濤中翻騰，直到他發現自己在山頂上，站在齊膝深的潔白雪中，所有的世界都呈列在他周圍；每塊土地上都有忙碌的人，向四面八方奔走，做著虛幻和想象中的差事--沒有實在性。

在藍色的天空中，他聽到一陣騷動，彷彿有一群乘著百萬翅膀的隱形天使在飛翔。他到處尋找瑪雅瓦蒂，但她卻不見蹤影，儘管所有的雪都被點綴上了閃亮的藍色小點，就像她親愛的眼睛一樣，從他記憶的銀片映象到那片清晰的白色。悲傷的熱潮如此燃燒於他內在，幻化出一幕又一幕的荒涼和絕望、輝煌和魅力。

哦！他多麼渴望得到納蘭達的善意幫助，這位偉大的聖人，能通過對美德的冥想和契合於聖潔和真理，從而消滅了罪惡和不真實。當他想到他的時候，響起了神秘詩句的低吟，就像在夢中聽到的神靈聲音。

然後他看到附近有一條巨大的鴻溝，深不見底，裡面充滿了火焰。他在他的內在心靈聽到了一個嘲笑的声音，告訴他，他的尋找是無用的，因為他再也看不到他的愛人了，後者已在火中永遠消亡。那聲音嘲笑、責罵並嘲弄他那無望的尋求；從一開始就很荒謬；虛假追求著從未存在的東西；虛假的努力；因為沒有人能夠實現他所追求的目標，這一切只是眾神的一個誘人玩笑。他騎在幽靈般的恐懼母馬上，衝向火熱深淵的毀滅，心想：『如果這一切只是眾神的嘲弄和遊戲，我將再也看不到我的愛人，我不想在塵世上或其他地方存在，我現在將徹底毀滅自己。』他一頭衝向火焰，但突然有一個響亮的聲音從他的內在深處喊道：『住手！！！！』

在這個命令的衝擊下，他暈倒了；當他再次清醒過來時，他發現自己坐在隱居地附近的小山頂上，他和瑪雅瓦蒂經常坐在那裡。在他的神志不清中，他已經徘徊了好幾天，而有「某種東西」引導他走向那個記憶深刻的神聖山丘，那神聖的約會地點，被他愛之回憶所祝聖。

那是黃昏時分，天空在地平線上呈現出淡綠色的色調，有著奇特的深度。在上方高處的深藍色穹頂內，他看到一座巨大的白色寺廟，邊上有顫動的柏樹。當魯魯看到那片非凡的天空和美麗的神之殿時，他感到自己彷彿在凝視**唯一愛人**的深藍色眼睛，在其中尋求神聖的**真理**，這就是**光明**。金星在一半處閃閃發光，像一顆巨大的寶石，這在**天宮**前的一片銀色湖面上映出來；倒影呈現出顫動的海星形狀，以其自身的神秘生命而振動，具有不可穿透的**魔力**，超出人類的理解。當魯魯凝視著這壯麗的景象時，彷彿遠處有一支圓潤悅耳的長笛在遠處輕輕吹奏，伴隨著甜蜜的金鈴歡快地響起！

『哦，我的愛人，』他喊道：『在我渴望的黑夜中，你是唯一一顆閃耀的**星星**。我將會達到**實在**，無論你身在何處，我都會找到你。』

他整夜坐在那座長滿青苔的山上進行冥想和祈禱，並發送他的思想，通過以太傳給他的**親愛的**，告訴她關於他永恆的愛和奉獻，以及他對最終重聚的希望。他彷彿再次看到了她那雙巨大的藍眼睛，它甚至奪走了天空的碧藍色調。

隔天破曉，他想：『現在我將自這座山上下來，像我的大師一樣，在**隱居地**等待我的**愛人**到來。』於是他下了山，穿過樹林來到那個熟悉的地方，每一朵花、每一個灌木和每一棵樹都在向他訴說著瑪雅瓦蒂。當他到達**隱居地**時，他環顧四周，驚訝地站在原地：因為在橄欖樹林中，神聖的**隱士**坐在他習慣的位置上；但當魯魯悸動喜悅的心衝向他，他並將一隻虔敬的手放在納蘭達的肩膀上時，整個身體倒下了，變成了一小堆灰塵！他在旁邊站了一會兒，然後他跑到**隱居地**，進入**大師的聖所**取來一個水晶瓶，將灰燼放入其中，並將其放置在祭壇上。

現在魯魯開始了對**心靈**的內在探索，以及對他所有能力的最深層冥想和專注，這是他從未想象過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通過實踐嚴格的內在控制，獲得了巨大的力量，並達到了**精神**的最高境界，甚至連眾神也開始警覺到，生怕他在聖潔和力量上超過他們；在外表上，他變得像**阿周那**，駕馭和征服了感官的七匹馬；如同瑪雅瓦蒂是另一個**拉克什米**，她的手中拿著蓮花，住在他**高等心靈**的房間中。但當天神們目睹了他們純潔的愛，以及他們**心靈**的融合，有著珍珠般完美的玫瑰色**本質**，將**靈魂**引向遠超**精神**的**神聖領域**時，他們感到安心，並向他們灑下祝福。

她美麗的外形和優雅永遠不會沈入遺忘的黑暗中，她那令人難忘的、親愛的聲音有著悅耳音調，在他記憶的殿堂中回蕩，宛如金色長笛般的美妙音樂，就像他坐在山丘上時聽到的那樣。他**悲傷之夜**的烏雲在**啓示的曙光**下逐漸消散，且孤獨的黑色領域讓位給了與他愛人永恆重逢的輝煌榮耀。他如此用內在異象之眼看到了它。183

有時，他一連幾天都待在大師的**聖所**裡；在香熏的煙霧中，可以看到光芒四射的神秘天使形體，低沈而甜美的歌聲在上升的香雲中飄蕩，他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他的**伴侶**，可愛而充滿力量的本能，而他思想的偉大性使悲傷消失，直到他站在**崇高歌曲**的**最高和絕對層面**之中，所有高等眾神都居在那裡。

有句話說得好，知道這些**歌曲**的人確實活著。他利用了咒語、儀式、調諧、以及運用他之前所有的**神聖科學**，建造了一座魔法結構，他日日夜夜都住在裡面；人類幻象世界的所有外部影響都被擋在了外面。他如此獲得了一種與**大自然**一樣偉大和崇高的魔法力量；這並非生活於黑暗之人所知道的物質性質，而是**精神的神聖大廈**，遍布整個**太陽系**甚至更遠。而所有以前暗示過但從未完全理解的秘密，都突然理解了；最後，沒有人認識的**偉大者**賜予了引領至**平和**的祝福。他**不可名狀**，**形體精微**，是所有形體的**進化者**，涵蓋一切，魯魯通過與這種**精微性**的微妙契合，而學會了認識**他**；從而切斷了**死亡**的束縛，達到了「超越黑暗」的境界。

在**隱居處**周圍散布著一片廣闊的保護圈，無法穿透，深達數英里，沒有人能夠通過這個屏障，魯魯就在其中做著他的靈修。但是，動物、鳥類和其他生物從遠方湧來，在那片神聖的、不可侵犯的土地上快樂地生活著。當他的思想成形時，它們就像玫瑰花一樣，附著在所有的樹木和灌木上，使森林成為一個芬芳著甘露香料的花園。他的**靈魂之光**衝破了肉體的障礙，照亮了空氣，且它映像在生物的閃爍眼睛裡，沐浴在他的**幸福之陽**中。甚至最微小的昆蟲也變得像一盞雙燈，從它晶瑩的雙眼中閃現出雙重火焰。隨著他力量的增長，不可言喻，他的思想如靈鳥的形態上升，羽毛裝飾著玫瑰色和翡翠色，白色或藍色；在他的頭上盤旋後，立在他輻射物的明亮波浪上，然後上升到天空中，與日夜射向天上的火光融為一體。然後他們不被看見的駛離，直到全世界都被奇怪的騷動所攪動，感受於人的內心和心靈中。在每一個活躍**靈魂**的**自我**的秘密內室中，生長著神秘的騷動，開始時很柔和，而後發酵成為動蕩的情緒，在一些人身上表現為緩慢發光的火花，在另一些人身上迅速閃爍起來，成為強烈燃燒的穩定光線和火焰；而在天才的人身上，爆發出真正火山般驚人和難以置信的靈感，從而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誕生了所有藝術的偉大傑作，當人類看到**美麗的洪流**一波波浸透大地、眼睛和耳朵，是的，每一個感官時，都歎為觀止。

聖潔**陌生**人的話如此應驗了，因為魯魯儘管藏在森林里，完全不為人知，但他成了精神喜樂的甘露之泉，乘著崇高熱情的強大翅膀上升起，用至高美麗的活水澆灌世界。

因為**真光**是永遠隱藏的，真正的**啓蒙者**也像那光一樣被隱藏在人類的視野之中！所有的眾神和天上英雄們為他降下祝福之雨，他如此收穫了他出生的果實，實現了他到來的目的，並達到了偉大的**命運階梯**的最高峰。

雖然他還不被允許像他的大師一樣見到他的愛人，因為這將阻礙他的神聖進展，但瑪雅瓦蒂一直與他同在，是他甜美的精神守護者，永遠喜愛、贊美、鼓勵他，不停地請求**光明之主**們賜予他尊崇和神聖，直到他的使命完成。

一天清晨，在破曉之前，他再次走向**記憶之山**。夜晚的影子仍然被禁錮在樹上，但當他靠近**山丘**時，東方之光的早晨珍珠通過樹葉的間隙掉落。他攀登並坐在山頂上，等待著他知道必將發生的事情。

充滿樟腦的空氣聞起來好像是從午夜月亮上蒸餾出來的，並儲存在水晶坩堝裡。他漂流到超自然的異象領域，看到了星星的搖擺的爐子，聽到了**基路伯**（Cherubim）大合唱團的吟唱。他感受到了天使翅膀的柔軟愛撫，品嚐到了的香醇。無數的發光體在天上領域中閃耀，比**太陽**更燦爛；他們是神聖的**神之火焰兒子們的靈體**，揭示了金光的神聖三角；居住在**美**中。他被包裹在一個四重的五角星和兩重的六角星中，表達了他的靈魂結合於神聖話語的各個點，是**眾存在之存在的統一性**：這是成就於**蓮花之心**（Tautita）的三重榮耀。他已是完美的，並滿懷正當性的喊出：『我沒有任何部分不屬於神。』

他的額頭上閃耀著一顆燦爛的、多色的寶石；他的鼻孔裡充滿了**生命**；至高的愛閃耀於他的胸膛。他看到了一個金色的祭壇，上面立著一個蛋白石容器，裡面閃耀著**克里希納**的血液：深紅色；一種魔法深紅色光芒。他從死亡之門中凱旋而起，身著神聖**覺照祭司**的金色衣裳，向神舉起雙臂，完全獻出**自我**；獻出崇高靈魂和轉化後高等心靈，變得神聖。

在神聖**命運之書**的雪白書頁上，他的名字用金色象形文字書寫；他的**高等心靈**從塵世肉體的枷鎖中釋放出來，像火焰一樣燦爛地升起，融化在靈魂的柔軟懷抱中，且當他被**光**包裹著穿過**以太**時，一個偉大的**天使**在空中揮舞驚人的**翅膀**；魯魯直挺的站著，用燃燒的眼睛致敬。

他在宇宙不變的**核心**中；是一個集中的**虛空**，但充滿了活躍**自我**的幸福和熱情。他看到了一個新的**天上層面**；霜凍銀色帷幕上鑲嵌著千萬顆閃亮星星；**象徵神聖存在的靈魂**。

他在深邃的寂靜中，等待著聽到一些微弱的振動，來自**神本身寂靜帝國**的深處；很快就有一個甜美的音符響起，帶著**神聖**顫抖。它燃燒於自己內在而不消耗；就像一團聖潔的純白火焰，外圍勾勒著玫瑰色，在那**天上領域**的湛藍大氣中，逐漸變為最深紫色。

這是一個美妙的**忘憂藥**；來自**神**的甘露；一個真正的**覺照**；人類所知的所有世界都融化了，廣袤而壯觀的地區向著陶醉的注視者展開。這是一種**聖禮**，五旬節的聖火在敬拜的狂喜中升到了。

現在，彷彿所有的空氣都充滿了無數鳥兒的歌聲，天上閃耀著一朵光芒四射白色花朵，中間是金色的，從它流淌出如此強烈而美妙的香味，傳到了魯魯那裡；他站在那裡，驚嘆不已，因為啊！這和他以前深吸瑪雅瓦蒂頭髮上的甜美氣味一；樣這種香膏如此令人愉悅，是過去和現在的任何東西都無法比擬的；在整個宇宙中，它的芬芳和辛辣香氣是無與倫比的。

那朵奇妙的花迅速地降到魯魯那裡的山頂上，香氣四溢，光彩奪目，最後它站在

了他的面前，在它的心中閃耀著兩只藍眼睛！然後出現了她的臉和瑪雅瓦蒂的身影，她從那金銀色的花朵中走出來，以她所有的可愛站在他面前。她的臉龐閃耀著如此美麗的光芒，彷彿月亮來到地球來探望它，並使它充滿了光輝。她勝利的目光緊緊盯著魯魯的眼睛；他是她快樂的太陽，而她的亮度照亮了天上層面，就像愛神廟里燦爛珠寶的光芒火焰；她用她美麗的光輝完全籠罩了他。

當他看到她時，他站在原地，彷彿驚訝得呆住了，因為她就像女神一樣神聖，乘坐魔車在空中漫遊，且他的心幾乎因狂喜的衝擊而跳出了身體。

最後，他試圖對她說話，但他所能做的只是結結巴巴：『哦！... 瑪雅 ... 瓦蒂！』

而她所回答的是：『魯魯...我的愛人...我在這！』

而他終於完全意識到，最終的障礙已經被摧毀了，面紗被撕開，他搖擺著，像看到突然閃過的陽光而感到眩暈和茫然，金色的能量擊中了他的眼睛。

突然間，他感到自己的身體像斗篷一樣從他身上掉下來，他的精神被釋放出來，和她一起飛到了金色地區；永遠不會再回到塵世。而重聚的甘露在最真實的意義上屬於他們了；因為從今以後，他們在身體上是一體的，但又是超然的；心靈 - 轉變成聖容；靈魂上是雙重的，但在雙重的三元組中是一體的。

就這樣，這對愛人在天上永恆聖婚中結合在一起；他們的神聖使命完成了 -- 魯魯的尋求結束了。

如是我聞。



七是最完美的數字